

歷史長
篇說部

施公洞庭傳

中冊

P. D. HANAN



大達圖書局刊行

5765/0830d

v. 2

新式
標點
施公洞庭傳 卷中

第五十三回 進士府施公暗藏身

上京城劉翼密探信

話說劉翼把施公用了金光之法，出了京省，不多時百里之外，此刻將近三更之時，此人金光，即是敖仙翁之法，救他不過一鐘時候，百里之外，落在一處高山的山頭，把施公放下來，將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脫一件鋪在草面上，靠在大樹脚下，把施公安服坐定，站立旁邊，低聲叫喚施公，此時昏迷不醒，耳邊却聞呼喚之聲，施公抬頭，將昏花眼睜開一看，都是高山，一輪明月如白日一般，見了一人站立身左，心中一想：「本王適纔在南校場受一刀之苦，怎麼我在這光天化日之下，莫非本王就死了麼？」那人叫聲：「王爺甦醒！」施公聽得此言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壯士何人也？」回答道：「那日與王送信的劉翼！」施公聞言，哎呀一聲：「本王明白了，我被細縛，莫非劉爺救了本王？」回答道：「某救駕來遲，王爺受驚，乞怨我無罪。」施公言道：「劉爺是我第二次的恩人，有何言罪，你救我此是何地，本王金枝玉葉，看來有國難保，有家難歸，只落得光天雨露之下。」劉翼回答：「不難，千歲爺，古人云：好人多招難，俺將王爺駝在背上，下了山崗，尋個村莊人戶，借宿一宵，明日再作道理。」施公點頭說好，劉翼將王爺扶起，駝在背上，言道：「千歲將二目緊閉，只聽得風聲响亮，你莫害怕。」施公答道：「是理，是理！」

耳聽風聲一响，就由高山，到了平地，站立路旁，劉翼往前面一看，一盞燈光，現出叢林外，不夠數丈之遙，劉翼道：「請王爺站立路口，我去前面一探，立刻就來。」說畢，抽身就走，不多一時，去而復返，言道：「千歲爺，我進了叢林，見一家人家，高樓大廈，府門外紅燈未絕，扁額高懸，上寫兵部大堂，不知是那一位告職的官，隱居於此，我送你入府，前去借宿，他若問到你我二人，一口同音，與他多談些話，要如此這般行事，千歲要改換姓名，也免識

破機關。王爺的黃馬褂朝珠，一齊脫下，我用布衣裹好，當成包袱一個，若不如此，他是好人，就無破敗，他是歹人，豈不是又投羅網？」施公聞言佩服，忙將馬褂脫了，包好，二人挽手並行，進了叢林，來至府門外，見一座高橋，橋上的房廊，樹林遮眼，上面立一塊匾，匾上三字名道：「斷魂橋」。劉翼看出這就是大不幸，也做個先凶，後吉，挽手同施公過了此橋，來至府門下，這府門半掩半開，劉翼正要叫喊，只見內面出來二人，手執殘燭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劉翼答道：「做生意買賣人，貪趕路程，前無招商，後無旅店，前來借宿一夜。」那人聽得，一人抽身，一人站立門首，然後去而復返，叫聲：「哥哥！我們老爺說，若是過路客人，不可輕慢，請他進府，回答二位客爺，我家老爺在請。」劉爺同施公挽手進府，直到大廳上，幾盞紅燈，燈光之下，站立一人，頭戴青緞的小帽，身穿銀灰色的緞袍，外套青緞的褂子，脚下穿的青緞占靴，龍舞日，年紀不過三旬的上下，幾步下了月台，用手一拱，二位客官，駕至門下，門丁報知甚遲，未來遠迎。劉翼回答：「不當！」上了月台大廳，行禮賜坐，家人獻茶已畢，進士開口便問：「二位客官，做何生理，往那裏而來，行至何處，高姓尊名，這般時候，還在趕路，請出金談，領教其詳。」施公回答：「閣下問的是我，我姓方名也人，蒙古人氏，經營買賣，這一位是我的夥伴，是姓劉名翼，只因路徑不熟，路過那前山叢林，偶遇不良之徒，竊去包袱行李，幸得活命，特到貴府借宿一宵，轉言動問，高姓尊名。」李東山回道：「家父姓李，單名一個從字，在下名道東山，家父在朝，曾為兵部大堂，康熙即位，父子告職回鄉，在下身居武進士之職，此地名曰後山龍川，山下擺林川。」正言之間，家童上前稟：「老爺酒宴齊備。」東山即分咐家人，將酒宴擺設停當，諸事已畢，東山請施公首位，劉翼客位，進士主位，家童提壺，各飲三杯，施王停杯不飲，手靠左腮，兩眼流淚，心中想起自己這場事情，倒不如告職之官，誰料李東山一面與他交言，一面看他臉色，心中暗地思想：「這個姓方的，有些古怪，又說他乃是草埔人，這個名字，他又叫也人，又兩目弔淚，咽喉哽哽，我看他的容顏，面是黃金，臉上不多不少，只有七顆金錢大麻子，他的聲音，一口的京腔，生成一個背跔脚躑，身高不過五尺，嘗聞

人言，本朝的施親王，就與此人十分相仿，前者我的家人，由京省回府，言說施公江夏縣收買民心，上叛天子，現天子詔他回朝，又言他殺了親差，昨日東教場將他問斬，也還未知他的下落，又見他這個夥伴，生得高大，面色好似英雄一般，此人並不俗頭凡夫，叫我如何猜得到他二人的心腹。」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我不如上前冒叫一聲，他不是施公則罷，若是施公，必然大驚小怪，忽然立起身來，指着這兩個家童大罵道：「你這兩個狗奴才，朝廷貴人至此，為何不來早報？」說畢一齊跪在施公面前，口稱：「小臣李東山不知王爺駕至，罪犯天庭。」施公回答：「進士公話說那裏去了，我本是草埔地方，也人，你莫錯認，莫言我是施公。」東山回答：「千歲在上，小臣看了許久，千歲休要疑惑，我無他意，小臣若有暗害王爺之心，滿門必遭天誅。」劉翼在旁，接口言說：「王爺不要隱瞞，我覺進士公是個正大光明之人。」千歲聞言，大哭一聲：「口叫李進士，李東山，本成了甚麼人了，莫要恥笑於我。」東山回答：「臣該萬死，朝廷棟樑，遭此奸害，受此磨折，我那比如水內撈月。」拜畢起身，捶胸大罵：「索伯美奸狗，苦害忠良，有朝犯到我手，將這老賊碎尸萬段，粉身碎骨。」忙分付撤席，另辦酒宴，又分付童僕上房擇新鮮衣服，與王爺更換，穿戴已畢，重飲酒宴，三人將要舉杯，籠內雞聲亂唱，劉翼停杯不飲，道：「千歲，此刻就在進士公府中安身，還望進士公要好好款待親王，不過幾日之內，朝廷自有好音到來，我劉翼尚有兩莊大事在身，不得奉陪王爺，我即刻作別要去了。」施公聞言，一聲痛哭，一手將他扯定，口中言道：「好漢，你丟我一人在此，我無心腹之人，你又忍心得下乎？」回道：「千歲不必阻當，雖然我有兩件大事，却都為的千歲。」千歲道：「爲我何事？」劉翼道：「一件是京省殺得天翻地亂，又不知老賊如何回奏天子，又不知皇上如何下詔，又不知王爺的夫人公子小姐的下落，二件大事，不知黃豹馬奎與你家丁的下落在何方，千歲容我去否？」施公回答：「本王聞言，如夢裏初醒，好漢去也還來否？」劉翼答道：「三日之內，急速就來。」說畢起身，將包袱打開，將施公的官服朝珠，一並交帶，將布衣披在身上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王爺進去，我就去了。」方纔說一個「去

「字，金光一閃，傾刻劉翼不見。不知劉翼回京省的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五十四回 靜山頂英雄聚會 龍川嶺賓主重逢

話說劉翼金光一散，傾刻不見。施李二人言道：「今夜此人好比異人也！」李府之言不表。單言劉翼出了李府，將已東方發白，到了京省，見城門外高掛皇榜一張，畫影圖形，捉拿施仕倫、林朋、黃豹、馬奎四人。劉翼冷笑而已。行不多時，到了李府，家人即忙進府稟告：「劉爺回府！」李洪答道：「叫他自進！」劉爺來至銀安殿，與他姑父見禮，暗想道：「此事他莫知情。」劉翼見禮已畢，李洪言道：「姪兒向何往？」劉翼回答：「訪友去了。」那李夫人聽得此言，想他的肺腑，因奴人多，怕他不敢明言，大人吩咐，你們退下去，轉言便問劉翼：「兒向那裏去了？」劉翼言道：「你兒適纔的話，把肺腑情由，細對姑父稟明此事，僕人甚多，姑父若要將僕人退下，你兒把實事說與姑父知道。」就把他殺場之事，將施公送至進士李府，兒也曾交代清楚，料理停當，適纔由得盛門而進，兒也曾得見城門之上，懸掛皇榜，捉拿四人，兒問姑父：「天子又如何下旨？」李洪言道：「殺場之事，如何傷了許多人命？索伯美父子，本奏當今天子討旨，懸掛皇榜，伯美父子捉拿他們四人，此刻之事，一概捉拿你們這一切英雄豪傑主謀，你們又如何把施公保得回朝？」劉翼回答：「姑父免慮，且看半月的光景，主上自然要下詔請施公回朝保國，莫怪兒誇口，我料事如神。」說畢起身道：「兒也不能陪姑父，我要去了。」大人問道：「又向何往？」劉翼回答：「兒有來路，必有去路，與朝廷辦事。」轉身便走。李洪夫爺見劉翼去了，只得長吁短歎。且說黃豹、馬奎自離八里橋，不數日到了靜山頂，黃馬二人就把施公出朝回京，各處事務，照實情由一一告知林朋、張雲。林朋聞知此事，言道：「索伯美我不殺奸佞，誓不為人！」黃馬二人轉言動問：「林大人，你在常和奸相府內，被人所拿，將你拋在八角井，看你如何得出來，今又得到此高山頂上。」林朋回答：「二位好漢，要問本院，只有一

物，你們拿去，一看了然。」黃豹接過手來，打開一看，方知道是日月山古稀洞救真人臨時打救大人出井。張雲然後排宴，酒席筵前，眾人商議：「此刻朝出奸佞，三楚五湖，洞庭君山水寇，插旗生叛，我們不如在靜山招本國的年少壯丁，去到罷林川保護施公回朝。」眾人議論主意未定，以後進去一個幕兵稟：「張爺，塞門外來了一人，口稱太行劉翼要見。」眾人聞言，都是一個樂以忘憂的形像，弟兄慌忙出寨迎接，劉翼觀看，也有一番歡容。弟兄攙手，並行進莊，來至大廳，與林大人見禮，與眾弟兄見禮已畢，兩旁落坐，獻茶已後，林朋接口：「請問劉爺，此刻朝廷之事，施公的下落，劉爺可知否？」劉翼言道：「若問此事，說起來話長。」便把施公此刻現在何處安身，朝廷降旨，掛下皇榜，還在畫影，捉拿施主與林大人、黃馬二位賢弟，在李府安服施公，特來高山，面會大人，與各位賢弟。黃豹接口動問：「大哥，此刻的事甚急，大哥作何良策？」劉翼回答：「不難之事，為兄即刻拜別大人，與眾位賢弟，就即刻轉回京省，做個藏身躲影之法，暗中扶持方可。」言畢，再說：「黃馬二位弟兄進身，為兄有荷言相敘，那些英雄，只見他三人在那裏，說了如此之話，那黃馬二位，聽得這個密語，恨不得插翅高飛，點頭應聲：『小弟勞勞記心。』」劉翼起身作別而去，眾人送出莊門，分別之時，口稱：「後會有期！」兩下一請，劉翼就回轉京地。單言黃馬二人，即刻作別，林大人與張雲、鮑峯、周全等，收拾行李包袱，張雲忙擺酒宴餞行，弟兄二人辭別下山，奔往後山龍川嶺而來，記書不題。且言施公在李進士府中，也有三日，渴望劉翼歸來，音信俱無，每日到夜間，流淚不止，茶不思來飯不想，愁眉不展。李東山看王爺這番光景，心中却也難過，再三用好言相勸，難以安服。施公的心事，只得分付家人，在廚下備辦酒宴，僕童將酒宴送至後書房內，然後請施公入後書房內，舉杯把盞，請施公上坐，東山陪飲，蒼頭提瓶，暢飲一杯，施公停杯不飲，抬起頭來，把流淚眼一睜，望着李東山咽喉，哽哽哭聲說道：「多蒙進士公，三番兩次，本王不但這些珍羞美味，不願下咽，就是龍肝鳳髓，本王也吞之不下，想來久居貴府，我不能回朝，別無所慮，皆因朝廷這索伯美父子，與這一般的好佞，為我在朝，怕的是謀害當今恐

有不測，辜負我父子一片忠心，我父從前同桂花老王，由蒙古起兵，攻打大戰，殺退李自成，號為闖王與明主崇禎取轉明氏社稷，扭來乾坤，誰知那崇禎老王，追逼無路，梅山上弔，他無後，明室江山已了，因為明主的臣子見崇禎一死，朝內無主，同蒙古的臣僚相商，同扶桂花王即登龍位，改名國號大清，順治在位，至明末清興以來，我朝順治執掌一十八年，人人稱揚，個個稱美，有道明君，刀鎗歸庫，馬放南山，太平盛世，一旦順治爺龍歸天，詔繼傳位於康熙，都是有道聖主，只因索伯美入朝，他父子同與這一趕奸佞，兼之康熙登基選妃，又將伯美的女兒，選入宮廷，封為西宮伴駕，又將我朝索伯美封為國丈，膝下衆子，封了國舅，自從娘娘入宮，將天子昏迷，伯美父子同衆子有謀逆篡位之心，傾害忠臣，進士公你看宮內不明，朝外君山洞庭李昌與老賊同謀篡逆，此事你叫本王怎麼丟得下去？倘若老賊奪了這顆金印，玉印，大清的江山，如何得了？他就像當年的殷紂昏君，本王雖然跳出苦海，曾蒙進士公的雅意，莫非本王就在府中居住，常久廢現，端望劉翼的好音到來，誰知他一去音信全無，你看我怎的不憂，怎的不想？」正說之間，忽然外面進來一個家童道：「稟老爺，府門外來了二位客人，請家爺出去說話。」東山起身便走，不辭施公而出，先到外邊，家童道：「外面來了二人，家爺你道何人？就是劫王爺的黃豹馬奎。」東山聞知，滿心歡喜，三兩步來到府門外，一看果然是二位壯士，滿臉的豪氣，即隨機應變的問道：「貴客莫非是黃馬二位好漢？」二人回答：「正是。」東山聞言，即將二人迎接進府，來至外邊客廳，弟兄們將行李包裹放將下來，三人行禮已畢，各分賓主而坐，煙茶已罷，進士公動問：「二位好漢，請教大名，那位姓馬，那位姓黃？」二人各通名姓，轉言動問：「閣下莫非就是進士公？」東山回答：「虛名東山。」又轉言相問：「二位好漢，此刻從何處而來？」二人回答：「從靜山頂而來，特會進士尊駕，我們有個弟兄，名喚劉翼，前曾在府上叨擾，囑我們特來府中道謝，兼上煩進士公尊勞，與我們引見施公一面。」東山回答：「謹遵，謹遵！」即忙起身，望內庭而去。管家到廚下，備辦上色的酒宴，東山到內庭，見施公閉目臥床不起，走進一步，呼喚：「千歲，甦醒！」

施公抬頭，隨口應道：「你從那裏去來？」東山回答：「外面去來，特地回書齋，與王爺道喜。」施王聞言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進士公，你莫非瘋魔了麼？事到如今，我是甚麼人，喜從何來？」東山回答：「你的心腹標客黃豹馬奎到了！」施公驚訝一聲道：「怎麼說？那黃馬二人到了，快快與我帶路。」只見施公聽得二人到了，與往常精神不同，反加幾倍，不顧高低，偏偏倒倒，與李東山來至外廳，遠遠看見二人，忍不住汨如雨下，叫一聲：「二位好漢，萬不想你我三人還有會期。」二人觀王爺這般光景，也是一場大哭，行了禮，各安坐位，施王問道：「你弟兄從那裏去來？」二人便把劫法場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殺當值官之事，只說打救王爺，誰知忙迫之中，不見千歲，弟兄難敵，就借遁數而逃，回了八里橋，帶領家童人等，去在靜山頂上，偶遇林朋滿漢兵丁，旗牌張雲鮑風周全等，一個都未失落。那日我們劉翼哥哥，來在高山說信，纔知道王爺在進士府安身，弟兄特地前來，迎接王爺去靜山頂上，軍中為帥，衆將馬前為先，殺回北京，除削奸佞，以報我公林大人之仇。那日奏明天子，龍心大悅，我們衆家英雄，也好出頭，還望施王保奏，再去平服水寇。」施公問道：「二位好漢，那林朋私訪常和奸相，將他拿着，丟在八角井內，他又如何得出？又來在靜山頂上？」弟兄聞言，即將手中之物，呈與施王，施王接過手，一看，喜笑顏開，稱：「謝天謝地，謝神靈，怪道來聖天子有百神服湊，大將軍有八面威風，是真忠良，有真佛保守，是好黨全家該誅。」聽得千歲之言，人人稱揚，個個贊美，進士立起身來，請王爺上席，四人尊稱正坐，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四人舉杯把盞，都吃了一個半酣之譜，眼觀天色不早，王爺心中有事，醉臥席前。東山一看，將計就計，分付管家的僕童，把施公服侍到那書房安身，然後再與二人在客廳上打坐，歎不盡的良言。約略初更，手下的家人稟道：「酒宴齊備。」話說適纔終席，不過片刻，為何重排夜宴？這是李東山適纔觀看施主帶醉，他計中所用，做一個酒壯英雄胆，也好保施公回朝。家人二次將酒宴，却擺在花園亭，彼時三人挽手並行，來至園亭，分賓主坐下，席前有家丁一人聽事，進士公提瓶，三人傳杯換盞，只管吃酒，不言閑事，吃得大醉，薰薰古人

云：「酒醉思仇人。」果然話不虛言。東山先看二人的顏色，然後說話，便道：「好漢你們二位哥哥！此刻施親王坑陷在此，不知何年何月，纔得回朝？怕的是年深日久，索伯美那老賊，起不良之心，還恐怕我大清江山有失！正合着古人云：千人之智，你們爲英雄，萬人之智，你們爲豪傑，千萬人之智，你們倍乎英雄豪杰之稱。此刻用何主謀？保定王爺回京，我們辦的這場事，庶不辜負你二位好漢這一種大義。」馬奎聞言，切齒忿恨，揎袖摩拳道：「進士公免慮，若有機會，我馬奎弟兄，把索伯美父子，碎尸萬段，方能算得忠君，如再能把這一班的好狗，殺他娘個干干淨淨，那時再接王爺，庶幾萬無一失，百無一憂。」東山聞言道：「二位好漢，適纔所說，朝廷那有許多奸佞，我也時常聽得人言，朝廷奸佞，只有一個敗國忘家的奸賊，有了這一個奸賊，那索伯美父子這一般人，他方纔敢起奸心。」這些言語，說得二人捶胸頓足，口稱：「氣殺我也！這樣看起來，進士公枉受朝廷的頂戴，明明奸佞成羣，爲什麼你要與這一般奸狗，如此遮掩，你莫非做個隱惡揚善的人？」這話說得東山滿面歡容，不知三人酒醉後，說出什麼計來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東山席間激義士 馬奎進宮刺索妃

話說李進士笑容滿臉，口稱：「好漢哥哥！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朝廷只有西宮娘娘，纔是大大的一個奸佞，皇上被他迷了七竅，不理朝政，不認忠良，偏愛奸佞，這些事情，都是索妃的花容，每每在昏君前，嫩柳天桃，做出風流，迷惑天子之心，忠良之本，不准奸佞誣奏，有靈索伯美，又仗他是寵妃之父，至於以下，這一起奸黨，是伯美父子買活民心的，若得一人，有五行遁術的本領，遁進皇宮，將索妃一刀斬之，無人迷皇上的心，則伯美父子內無幫助，一可以令他膽寒，二可短他的志氣，且可以使以下這儻奸佞，皆不得傍虎作威，恨我李東山，只會提刀舉磴，跑馬射箭，我若有好漢之異術，我早遁進皇宮去了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反手之中，就把賤妃斬之，莫言是人

不及知，就是那代樂金仙，他也曉不得。我李東山話雖這樣說，二位好漢，還須三思。」馬奎在旁，聞之大發雷霆，不等他們話言說了，大叫一聲，拳頭舉起，氣忿忿道：「索妃賤人，你休想活了！」隨順手把皮袋一提，抽身便走。這是李東山用的激將之法，黃豹在旁，忙立起身來，把身一伸，將馬奎的袖子挽定，叫聲：「三弟何往？」看官你道黃豹挽馬奎的袖子，却是爲何？須知人分幾等，各人心性不同，黃馬雖稱弟兄，究竟黃豹比馬奎心細，黃豹足智多謀，已看出李東山用的計策，故而挽定馬奎袖口，問道：「三弟你往那裏去？」馬奎回答：「夜進皇宮，去殺賊妃。」黃豹言道：「三弟縱然要去，權且坐下一刻，爲兄還有幾句言語奉敬。」馬奎無奈坐下，便問：「二哥有何言語？」黃豹說道：「我問三弟，此刻是什麼時候？」馬奎回答：「初更之後，此時去不怕勞苦。」黃豹道：「賢弟既知初更以後了，此時賢弟起身，打算那個時候到京？」馬奎回答：「不過天明之時。」黃豹回言：「三弟你太糊塗之極，那皇宮內院，銅牆鐵壁，有數百名太監，白日隨駕，晚間盡是兵山將海，那裏能進宮行刺，縱然要去，須等到明日清晨起程不遲，一路慢走，打算黃昏時候到京，先就在京城內外，看個動靜，或者初更，或者二鼓，賢弟用法術遁進皇宮，就是那神仙也不知道，若進後宮，遇有機會，一刀將賊妃刺之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爲兄的言語如此，望賢弟再三思之可也。」這番言語，說得馬奎癡癡呆呆，不開口，東山在旁，心中着急，暗道：「我的計策，被黃豹看破，我不如再用一策，看你黃豹如何施爲？」遂立起身來，開了花亭門，叫聲：「家丁走來，菜涼酒冷，另擺一席。」不多一時，酒筵齊備，弟兄二人，不敢推諉，只得同飲。誰知各有一番心意，黃豹的心腹，怕的是馬奎酒醉癡迷，進宮行刺，反轉受害，那馬奎直漢心腸，一心與皇上除奸去惡，準備進京城，殺了索妃，並這一起奸佞，黃豹心中，原也忿恨，正在斟酌，此時二次排宴，他並不舉杯沾唇，但事怕遇巧，偏偏施公醉酒，毫不知道，此刻籠內金雞已叫，馬奎做一個掃席作別，回頭叫：「黃二哥！小弟去志已定，再不要阻擋於我，你若再來阻擋，你我弟兄就要失和氣。」言語未畢，他也不要管好歹，他在桌上把滿席碗盞，打在地下，不管府門開也未開，一溜而去。驚

的是黃豹，喜的是李東山，直至園亭側門一開口，稱「好漢走此地而出。」三人前前後後，離了府門，不到半里之遙，李東山與黃豹上前叫聲：「三弟，此去你要見景生情。」馬奎回答：「小弟不勞費心。」回頭就走。黃豹同東山回府，涼亭打坐。黃豹開言說道：「進士公，我的三弟活活被你逼進京城，除奸削佞，就在此舉。」東山回答：「這皇上出力報效，定有好音到來。」此刻那黃豹一旁閑坐，只望馬奎的好音。李東山清早，即忙分付兩個心腹的家人，進京城打聽好漢的下落，按下不題。再說馬奎離了府門，不過一二十里之遙，天色發白，此刻賸有三分酒性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：「我馬奎做一場甚麼事？皇宮內銅牆鐵壁，我焉能把此事周全得到？但已中了李東山之計，若不即去，恐被他們恥笑；若是即去，又怕大事不成，我反受其害。」又想：「大丈夫橫行天下，生死二字，有何可怕？放開膽量，那怕他皇城上高掛榜文。」這京內的皇城，還有數里之遙，暫且尋一個清靜的酒飯店，便益之處，取了一瓶酒，慢慢飲，酒保將酒送至，馬奎把杯飲罷，想道：「古人云：靜坐常思已遇，閒談莫論他非。想我馬奎自離原郡，糊亂過了幾載，偏偏今夜身担千斤重擔。」一人思前想後，但見金烏下墜，玉兔東升，手在皮袋內，摸出錢來，開了酒飯錢，好走，誰知在李府起程之時，匆匆忙忙，忘却身帶錢鈔，心生一計，叫聲：「酒保走來，你來與爲客算酒資菜錢，共是多少？」酒保回答：「不多不少，共銀子二錢二分。」馬奎說道：「與我先行暫記，我姓馬，名奎，現因有一件大不了的，事在身，起程之時，忘記帶有錢文，明天轉來，我一並付清。」那店小二站在一旁，接口說道：「此事不難，是久在江湖，常在四方，與人交接，諒不失信，况你大爺是個好漢，說來是件小事，不送來亦不要緊。」你道店小二爲何如此慷慨，皆因皇榜上有馬奎名字，一不敢拿他，二不敢惹他，三則脫禍求財，所以他如此言語。那馬奎聽了，覺得店家有情有義，便道：「承情，我轉來加十倍奉還。」說畢起身，不得多會，到了得勝門，此時初更，未到他處，先探得兵內外俱設巡防，並無人盤查，他竟大搖大擺，往內就走，既無人阻擋，又無有人盤查，這是何故？皆因各處都聞的名，並無有多人與他會面，俗言說得好：「惟大英雄能本色。」他並未有畏避之像，故此無人識問。緩步而入，進了九道皇城，在後街小巷緩步，只聽得各處街上，鼓起二更，此時馬奎心中，好不着忙，奔走出大巷口外，都是一路的空地，來至皇亭之下，看此處通後宰門，又站在皇亭玉階下面，各處一看，進這皇庭，係通後宰門的路徑，我想當日在索府中，常聽老兒之言，說這道皇城內的牆垣，通後宮四局庫，這賤妃的西宮，與四局庫相連，萬不相今夜有此機會，說畢邁開大步，便往前行，不一時來在皇城垣下，往上一看，高有數丈，中有走壁，飛檐，甚不易去，正是：「我馬奎聰明一世，爲何又糊塗一時；吾師既點化我的金木水火土，見五行而隱身的法術，我尙延遲怎的？」於是口中念動真言咒語，借土遁而進皇宮，也不到幾個時辰，即到四局庫，耳聽前面鼓樂之聲，往前一看，燈火層層，前呼後擁，馬奎見得，料必是皇上擺駕回宮，半付鑾駕，遠遠而來，將身子一恍，兩脚一舉，縱上四局庫，皇閣亭瓦上站立，往下一看，又只見西角方一排的鼓樂聲響漸近，又往四局庫下一看，一個是正宮，一個是皇上，尹娘娘因皇上在正宮，一月之期已滿，方離正宮，駕遊西宮，須知皇宮的制度，正宮東宮西宮，每年十二個月，皇上所到的時候，均各有一定的限制，此時皇上正從西宮這條路上，帶着半付鑾駕，來到西宮，正宮娘娘正在護送，皇上到四局庫，方轉回正宮，索娘娘正是盼望天子，一聞駕到，急忙出宮，迎接天子，於是皇上到了西宮，只見門外有一班的隨員退回，另武廠的太監，各執各事，只有君妃二人，挽手並行，進了西宮，不相皇上進了西宮，索妃之性命，究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康熙主西宮遇刺客 馬俠士紫金樑上疏

話說康熙皇上與索妃，挽手並行，進了西宮，左右四十名御林軍，兩個當值的太監，又八名采女，皆在下面伺候，那馬奎在四局庫上，將身子一恍，飛將下來，就借遁法，口中念咒，即會以珍珠銀遁法，這遁光之下，是火隱身，他能看得別人，並無別人看得見他，他遂進了西宮，此宮雖不像金鑾殿，却與銀安殿相仿，光采徹身，在屏風後

見了他君妃二人行禮已畢，四十名御林軍，隔百步之外，人人手提月斧金瓜，玉棍捶簡，在兩廊保駕，兩名太監，站立天子金交椅後，八名采女，站立索妃椅後。此地是皇宮內苑，高大寬闊，比不得民間的房屋褊窄。馬奎雖站在屏風後，心中也自思慮，怕臨時事變，抬頭望上一看，紫金樑上，也是金樑畫柱，遂身子又往上一跳，飛在樑之上，兩眼往下一看，側耳細聽，玉宴齊備，君妃對坐同樂，三杯以後，索妃停杯，只聽得索妃開口稱：「陛下妾有本奏。」上天子回答：「玉妻縱然有本，明日再奏不遲，今夜君妃相會，寡人陪玉妻飲酒作樂。」索妃聽得天子不容他奏，半天不語，想了一計，便把咽喉哽哽，秋波垂淚盈盈，啼啼哭哭，口稱：「陛下，不容妾奏，屈死人也。」這一句話，把那馬奎在紫金樑上，急得忿恨難消，忽聽皇上叫聲：「玉妻不必啼哭，十本八本，與孤奏來。」索妃起身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陛下容奏。」犯官施仕倫賊匪馬奎黃豹遠逃在外，請主上須要早早傳明，曉諭各省，拿獲回京，斬首示衆。」皇上的龍頭，點了幾下道：「玉妻平身，寡人准奏，明日即傳旨。」索妃奏罷，將要起身，忽聽紫金樑上，大叫一聲：「馬奎提刀飛身而下，正與索妃對面站立，用刀之時，正好兩耳忽聽兩廊呼吼一聲，那御林三軍，早把馬奎圍住，索妃嚇得倒退，姑立不穩，跌倒宮廷，却巧跌在馬奎刀下，馬奎正欲砍時，忽見一隻花豹，不見索妃，正在疑惑，那些御林軍又圍攔將來，此刻馬奎心慌意亂，如何煉得五行遁術咒語，又念之不靈，御林軍早將他拿獲，繩捆索綁起來，所提的刀，又被他人搶去，采女等見索妃嚇昏，急忙上前喚道：「娘娘醒來！」那康熙皇上，見有刺客，亦嚇得龍行虎步，倒退在皇亭閣門之外，深怕刺客提刀殺來，不知所措，隨口喊叫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即不省人事。此時宮人太監，及文武官員，都到身邊喚聲：「萬歲！」半晌方甦醒轉來，看官你道那馬奎提刀殺索妃之時，如何不見索妃，只見一隻花豹，康熙皇上爲何又念一聲阿彌陀佛？因這索妃是修道多年的花豹轉世，今他此刻命不該死，故而現出本相，逃避此難，這康熙皇上，本是佛門羅漢轉劫，因此刻遇難，忽然還他的學性，不知不覺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。誰知馬奎眼中，只見一尊羅漢，一隻花豹，並不見有皇上，索妃刀既不

能下，法亦不能展，且只有馬奎看見，傍人並不看見，故此馬奎心急，忙念咒語，亦錯不亂靈，御林三軍，所以纔能將他拿住網綁。此時太監宮人，將天子喚醒，天子問道：「文武官員，在此何事？」各官回答：「捉拿刺客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朕的玉妻可在否？」他的花容可曾傷損否？」索妃應聲道：「妾妃顯遭毒手，幸而賤軀未損。」皇上即傳旨，命宮人采女，將索妃護送回宮。又傳下口詔，命快打朝王鼓，朕欲登武英殿臨朝，即刻命半付鑾駕，擁護天子臨朝。此時滿朝文武官員，聽得三更將盡，忽然朝王鼓亂響，料到皇宮定有大事，於是人人慌忙，個個不及冠帶，未有多時，兩班文武各員，均至武英殿齊集，只有皇上的龍顏大變，又見九龍口下，捆得一個大漢，大衆看見此人，心中也都明白，必是刺客。只有索伯美父子，認得是個馬奎，嚇得他父子魂消魄散，又怕天子追問時，馬奎訴說他父子情事，此時前無所進，退無所歸，只好隨同文武，上了九龍口，朝見皇上。此刻文武衆官，朝見已畢，天子開言道：「你們文武官員聽着，寡人今夜回轉西宮，突遇刺客，險遭毒手，已經拿獲，你們文武兩班官員之中，誰能帶下殿去，看問個明白？」話言未畢，當朝首相張朋格應聲道：「爲臣領旨。」又有幾位爵官，一同下了九龍口，把刺客從頭至尾，細細一看，只見此人一身好威風，他頭上捆扎青絲羅帕，英雄結子，身穿非色湖縐的戰衣，大袋捆腰，青色開口打鞋，渾身高大，面色撲實。那張相開口動問：「好漢聽着，古人云：螻蟻尚且貪生怕死，你這人莫非不惜命乎？」馬奎回答：「怕死的不來，既來的就不怕死，賢公何人也？」朋格回道：「雖甯縣張朋格，馬奎應道：「失敬了！」朋格抽身便走，來至龍書案邊，「臣奏陛下，爲臣纔領旨下殿，看個明白，果是一個刺客，請主上降旨，如何發落？」天子降旨，與朕推上殿來，不片刻之間，將馬奎押上九龍口來，馬奎大叫一聲道：「昏君請了！」皇上龍目圓睜，把刺客從頭至尾，渾身上一看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思想道：「看此人是個平常之人，不像是個刺客，爲何有此一身武藝？此人定然有一個道理。」沉思一會，開言便問道：「胆大的刺客，寡人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是何人，姓甚名誰？因爲何事進宮行刺，你講。」那馬奎聞聽開口大叫一聲：「昏君呀昏

君要曉俺的姓名，俺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俺姓馬名奎。這些人聽得「馬奎」二字，都嚇得胆戰心驚，天子固屬害怕，兩班文武亦各魂飛天外。至於這一班奸佞，更嚇得如癡如呆，都像啞口一般。天子道：「馬奎呀，你實在膽大，那日你們衆人劫朕的法場，傷害朕十七名公差，又將施仕倫搶出法場以外，現將他藏於何地？你今又被他支使前來行刺，須知你們這些人都是犯罪天廷，你今被獲先行問斬，御林軍何在？將他與孤推出午門斬首。」此時天子之話，尙未說完，只聽得響亮一聲，繩索已斷，那武英殿前珍珠銀道的光采閃閃，皇大吃一驚，文武紛紛擾亂，片刻之間，馬奎遁脫，索伯美父子與這班奸佞心稍放下。天子驚而復醒，文武官奏道：「刺客逃走。」皇上把龍頭一點口叫：「呀！嚇了朕也！你們各官聽着，今夜刺客逃走，將來亦是君臣們的後患，朕有龍票手書，賜與張愛卿朋格行文各省，着卽畫影捉拿。」傳旨已畢，文武官員尙未退下，皇上正要離位起來，忽然紫金樑上大叫一聲：「昏君那裏走！」此刻君臣好比綿羊見猛虎一般，御林軍及御前傳衛各提兵器，站立天子身後左右，好比離娘的小孩一樣。天子把頭一抬，往紫金樑上一看，口中字眼不明，氣喘吁吁的叫聲：「刺客！你仗有眞人所傳的法術，殺你不了，你就該遠逃，爲何不走？莫非寡人少了你的命債，你藏在朕的樑，阻朕的變駕，又是何故？」馬奎在紫金樑上應聲回答：「我馬奎無事不來鬧你的皇宮，我既來又不查問我的來意，反傳旨將我捆綁問斬，此刻要問我的來意，生也是爲的施仕倫死，也是爲的施仕倫，至那夜劫法場之事，亦是爲他，他是忠良，我是義士，我義士不保忠良，倒反去助奸爲惡麼？我義士也知昏君與施王是血表，爲甚麼如此昏迷？三番兩次，將他問斬，那施仕倫身犯何罪？罪犯何條？昏君你講。」天子聽罷，長嘆一聲道：「這時朕纔明白了，刺客你那知，朕不念施仕倫是朕的血表，朕將他法場問罪，朕因他有幾大罪，萬不能容，故而問斬，一罪是不該殺黃龍寺的替度，二罪買活民心，起意造反，三罪是殺朕的大國舅欽差官，四罪是縱惡奴行凶，得勝門下傷害朕的忠良，五罪是衣冠不整，貌視王章，罪犯天廷，你既是義士，你看朕問他的斬罪，是也不是？」馬奎在紫金樑上應聲道：「皇帝在上，所說施仕倫五罪，我要替他辯訴，不知可容奏否？」天子聞言，半晌不語，張朋格出班奏道：「臣有本奏，刺客馬奎阻我君臣之興，主上旣難回宮，臣等也難逃脫，請皇上暫且大度包容，容他辯奏。」天子開言道：「愛卿你這本與朕意相同，合朕肺腑，卽准卿奏。」朋格退回班中，皇上卽傳話，命馬奎奏來。不知馬奎如何奏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馬奎奏本辯含冤 張相領旨迎忠良

話說馬奎在紫金樑上，口稱：「小人本奏當今，一罪黃龍寺的妖僧，強搶婦女，謀害人的性命，這妖僧在漢陽府打播，死在高小姐拳頭之上，與民除害，不干施公之事，一罪可免。」皇上准奏：「二罪，坐親王買活民心，起意造反，在漢陽府擺播，是爲的入府巡按林朋奉旨巡查三省，這林朋私訪，被奸相府內拿着，丟入八角井中，至於漢陽擺播，是爲的艾程恩二人，開井下救林朋出井，並不是施仕倫買民造反，二罪可免。」皇上回答：「准奏。」

「三罪云：不該殺國舅欽差，若論此事，聖旨來得有差，施王與皇上是皇兄御公，旨上云：詔回朝廷加官，豈不是一道假旨？小人出世，喜的忠臣孝子，恨的奸佞小人，是俺怒氣不平，將他殺之，應當拿我償命，爲何罪於施公？三罪可免。」皇上回答：「准旨。」

「四罪得勝門下，亦情有可原，爲奴應當守義，爲臣應當盡忠，古人云：君出臣保，駕父出子相隨，僕人隨主回朝，繳旨，程敬忠不該阻擋他的僕人，此僕爲主，乃是義僕，保主之道，四罪可免。」皇上又回答：「准奏。」

「五罪說他空頭素服上殿，問成欺君之罪，須知他的免冠謝罪的意思，何敢欺君？况大清的江山甫定，我皇上是有道之君，施王有功於朝廷，爲何將他問罪？俺看這五罪，盡皆可免。」看官你道馬奎是個粗人，爲把一條一狀，奏得如此明白？乃是馬奎福至心靈，而且粗中有細，所以這五條奏過之後，皇上方纔明白，如夢初醒，兩班文武，皆歡服稱贊於他，想有這一起奸佞，人人膽戰心驚，個個毛骨悚然。此時康熙皇上，望着

紫金樑上，低聲細語，叫道：『好漢！你與朕辯奏明白，是朕一時之錯，悔之不及，今既准了你的奏保，也可以去了。』馬奎回道：『主上要俺退出金鑾殿，這也不難，但俺還有本章，要奏明天子，方可去也。』天子無奈，不得已，言：『你試奏來！』馬奎道：『皇帝在上，一本奏大鬧法場，並非俺一人所為，俺有個朋友，姓黃名豹，是非分明，專喜保護忠良，所以把施公救出苦海，請皇上出郊天大赦的聖旨，致將他父親林士舉囚在天牢，這無罪之人坐牢，即是冤屈也，請皇上回奏道：『林朋實在含冤，該遭奸賊誑奏，致將他父親林士舉囚在天牢，這無罪之人坐牢，即是冤屈也，請皇上出郊天大赦的聖旨，赦他父子無罪。』天子准奏，馬奎道：『還有第三本，施仕倫此刻在龍川嶺，林山忠良李崇的府中居住，請皇上御筆寫一道詔旨，交與張相爺前去，詔施仕倫回朝保國，俺還有口隨身朴刀，被那宮中太監等人，奪過手去，要退還於我，以上之事，都請恩准。』皇上回言都准，即忙傳旨，將口朴刀望紫金樑上一拋，馬奎接刀在手，叩謝皇恩，天子又傳旨，將林士舉放出天牢，官還原職，銀安殿詔見，又御筆親寫詔書一道，交與張朋格往召施仕倫，朋格領旨，將要回班，那馬奎在紫金樑上，口稱：『謝主龍恩，俺去也！』此時天色將要發白，燈光不明不暗，只聽得紫金樑上，風聲一動，君臣們抬頭看來，馬奎的蹤跡全無，天子驚醒方定，文武請駕回宮，即命擺半副轎駕回轉西宮，不提。話說滿漢文武官員，早離了宮門，各自回府，惟有那吏禮兵三部大人，與張朋格，然後出宮，行至朝廊門外，只聽五鳳樓台，高聲大叫：『相爺衆公留步！』各官聞得，抬頭一看，却是馬奎問道：『你不走爲何？』馬奎答道：『特在此處等候相公，及衆位大人，看諸公捧旨後，辦事遲早如何？』諸位回道：『君命在身，何敢遲延。』馬奎應聲道：『既是如此，還請從速爲妙！』兩下一請，馬奎抽身便走，轉眼不見不提。三位大人回府，單言張朋格回轉相府，換了官服，穿了常服，用過早飯，即重穿官服，吩咐衙役伺候帶領堂官一個，坐上轎，即行起程出京，去宣詔施仕倫回京，一路不表。再言馬奎在路，得意洋洋回轉李府，日高數丈，不覺來在李府門外，斷魂橋邊，早有人在此等候，正是：『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來人。』自從馬奎去後，黃豹李東山早晚

都令人在此處不住的來往探聽，所以他一到，即有人報知，預先在府中備辦酒筵，黃豹東山即忙下了橋頭道：『賢弟得意而歸！』馬奎回答：『此事笑殺笑殺！』三人遂在橋頭相會畢，並行進了李府迎賓館中，謙讓坐下，茶罷，黃豹偷眼看馬奎的面色，心中暗想：『三弟去時，滿臉的殺氣，今日回來，容顏大變，古云：『相隨心轉。』』黃豹便問道：『三弟入宮之事如何？』馬奎回道：『一時難以說盡，險不可言，請問進士公，王爺此刻在那裏？』東山回答：『在書房。』馬奎道：『請你着人請他出來。』却說施公酒醉一夜，方纔睡醒，並不知馬奎進宮等事，只見家人來請，施公即隨家丁就走，來至大廳，看見廳上酒席整齊，三人都在廳上迎接出來，家人擺設坐位，四人一同入席，飲酒三杯之後，將杯停放，馬奎忽然立起身來，望着施公，滿臉的笑容道：『千歲俺與你道喜！』施公問：『喜從何來？』馬奎即將酒醉之後，遁進皇宮，見皇上在西宮與索娘娘飲宴，俺如何殺索妃未成，索妃命不該死，俺如何忙迫，身被捆綁，皇上如何坐武英殿，滿漢文武官，如何整齊，天子如何動問，將我問斬，我又如何遁脫，到紫金樑上，奏明各事，皇上又如何准奏，親自御筆，傳下龍詔，現今另有請詔，傳到進士府，請王爺回朝保國，馬奎把一切事，都說得明明白白，施公聞言，半疑半信，黃豹東山聞之，歡喜不了，正是樂以忘憂，莫說他們讚美馬奎的豪傑丈夫，就是那李府上下老小人等，都暗暗贊嘆於他，施公聞之，低頭不語，片刻之間，口稱：『好漢！休來欺哄於我，那皇宮內院，銅牆鐵壁，燕飛不到之所，好漢雖有本領，此處恐不易去得。』馬奎回道：『王爺若還不信，這裏有一物拿去觀看。』施公用手接過，仔細一看，哎呀一聲道：『真是好漢！』山東黃豹接言動問：『千歲！此物何名？』施公回道：『這是一顆東珠，在那皇帝帽上所帶的。』二人聞言，又驚又怕，施公復問道：『好漢！哥哥！此珠在皇帝頭上，爲何落在你的手中？』馬奎回道：『俺在匆忙之時，忽然聽得一聲阿彌陀佛，俺就一驚，只見有酒杯大一顆寶珠，光分五采，向我射來，我即用手一揚，抓過手來，御林軍來得急，遂即將此物放在懷中，只說逃走，不意被擒。』正說到此，忽然外面來了兩個家丁，跪在階下道：『稟王爺！聖旨到了。』此時把衆人

忙在一處，施公問道：「何人捧旨？」家丁道：「張相爺捧旨！」施公聞言，方纔放心，聲言：「甚好！但我只有穿着，並無頂戴。」家人稟道：「小人打聽張相爺是便衣小帽。」黃施李三人忙擺香案，家丁數人兩傍站定，馬奎迎出，張相朋格轎至大廳外落下，陪堂官隨相爺進府，來至大廳，口稱：「聖詔下！」施公回道：「臣跪接聖旨。」不知聖旨宣讀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施仕倫應詔回京 索伯美羞慚托病

話說張朋格捧旨，高聲唱讀，奉天子旨意，為臣拜擇，皇帝詔曰：「太子千秋，孤掌江山，臣受奔波，是孤一時知錯，誤把皇兄捆绑法場問斬，多蒙義士馬奎，在金殿纜把這場是非，奏明寡人，朕才知皇兄受屈，孤王如夢初醒，今有請詔，詔請皇兄回朝保國。」聖旨讀畢，施公謝恩起身，然後張朋格行同僚之禮，又與東山黃豹馬奎三人同行，見禮已畢，敘坐獻茶，謙遜以後，張相動問：「王爺，如今朝廷事已明了，林士舉官還原職，各處的黃榜，天子倒旨一概悔了，此刻請詔到來，王爺幾日回朝？」回道：「丞相趕緊取路回京復命，本王回朝，我有幾件大事，多則半月，少則十日，回朝繳旨。」說畢送客，相爺作別回府，眾人送出府門外，天色已晚，坐小轎一乘，上挂燈籠一對，手下人早已安排，辭別起身，回朝繳旨，不表。話說眾人與王爺退上大廳，重排酒宴，眾人陪王爺吃個荷花水樂以忘憂，此刻將盡初更，停杯不飲，馬奎道：「王爺早點起程，去到八里橋某便回轉靜山頂，迎接林狀元來至八里橋取齊回京。」事事周全，擇席安宿一夜，施公修書一封，來交馬奎，去到靜山接林朋到八里橋，馬奎起程作別而去，一路不表。再言施公分付黃豹收拾行李，誰料李東山早以分付當值的管家，準備珠色的扛担，又排二十名莊丁，兩匹銀鬃馬，事事備齊，即日起程，李東山護送，施公至八里，日落西山之時，守備步兵，來至接官廳，等候迎接，施王公所落坐，然後送酒席一桌，眾人同飲，此書記下不表。且說馬奎自離進士府有三四天的日子，

早已到了靜山莊，丁入莊稟報：「有馬爺回！」眾人聞言，必有好音而歸，這鮑豐周全出迎，來至迎賓館，眾人見禮落坐，獻茶已畢，馬奎把進宮見駕，詔請施王回朝，一切的事務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奉王爺差遣，迎接大人，與張雲鮑豐周全三位弟兄，去至八里橋會合一處，回京繳旨，事不宜遲，遲恐京省有變。」張雲回道：「三哥緩言，少時席前自有話說。」五人同飲酒過數巡，張雲開口言語：「二哥保大人滿漢精兵，明早起程，小弟三人的本意，我要穩坐高山。」這林大人接口便問：「張雲兄弟，與我手足之情，此事朝廷現已明白，何得又不去？」回道：「大人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今番大人與黃馬二位仁兄，保護施公與大人回朝，官還原職，太平無事，弟兄三人再來拜會，恐有不測，我們在此，也得外援，今番回朝，恐受他人之害，莫要一網打盡。」大人言道：「佩服張兄後慮之心，此番小弟回京，倘有好音到來，兄要火速回京。」馬奎早已分付滿漢兵丁，莊門外備辦停妥，請大人早早起程，弟兄三人，送大人下山，行至山口，分別而行，張雲回在靜山，常常命人隨後聽信，單言林大人一路之上，不幾日到了八里橋，早有黃豹李東山帶本官的將丁，來至接官廳，迎接大人，一同至八里橋公館行台，與施公行禮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罪犯天廷！」回道：「公子請起，你我二人，苦楚甚多，一體同然，多蒙馬奎進宮，辯明這件是非，今有聖旨到來，詔你我二人回朝，你的爺爺，托罪回府，異日到了金殿，你把漢陽私訪常和奸府中，一切的事務，奏明天子。」那守備將官，早排酒宴，請王爺狀元公上席，守備將官與黃馬同席，林李二人與施公陪飲，將好舉杯，耳聽行台外面，有黑驢大叫幾聲：「施公吩咐施達出營看個明白，片刻回來稟。」千歲夫人命家奴小子，于候送至王爺的坐騎。」施王爺道：「把于候帶進來。」不多一時，那人來到酒席桌邊，口稱：「千歲小人叩頭。」回道：「起去，我的坐騎從何地而來？」回稟：「千歲這是那日王爺進京上朝，回復天子，此驢由端午門亂吼亂叫，跑回府來，此刻奉夫人之命，與王爺送來坐騎。」施公分付：「各自回府，稟明了夫人，你說本王明日回朝。」來人拜別而去，施公與林朋在八里橋一夜無宿，至第二日，叫黃豹馬奎前頭開路，後隊施公林朋李東山

自八里橋起程，方纔午刻之時，到了北京皇城門外，早有這一班的文武，慌的慌，忙的忙，滿堂值事武將，排成隊伍，惟有索伯美父子，與這奸佞，聞知此信，嚇得魂飛天外，焉敢出京迎接，這老賊計上心來，分付七個兒：『你們弟兄，官服穿代，去在會府落坐，施仕倫上朝見君之時，你看他與林朋二人，如何本差？又看天子如何倒旨。』衆虎子回道：『爸爸爲何不上朝站班。』伯美大罵：『奴才好糊塗，爲父上朝，他二人豈與我干休不成。爲父在府廷聽好音，況且天子傳旨，免了爲父三月不站班朝賀。』衆國舅聞言，只得拜辭而去，在會府等候，只聽得各條玉階之上，鼓樂齊鳴，滿漢的官員，迎接王爺與林朋進京，未上片刻，齊至朝廊，衆公陪送千歲林狀元會府落坐，國舅免強起身，上前迎接，口稱：『親王弟，兄弟少來遠迎。』施公見了這般奸賊，如眼中插針，回道：『不勞。』衆公一齊落坐，張朋格正要開口，與施王交言，忽然聽得朝房門外說：『稟衆公大人，有都堂大人，口稟天子選文武上殿朝參。』衆公一齊起身，惟親王來至皇門，施公與林朋、李東山、黃豹、馬奎這五人在五鳳樓下，皇廷打坐，這些文武上殿朝賀當今，君臣禮畢，歸班落坐，張朋格俯伏金階：『奏吾主萬歲，爲臣奉旨，詔請施仕倫回朝，現在端午門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』天子傳旨，在龍書案上，把親王的頂戴官誥朝靴，即命皇門官送出端午門，禮部穿戴上殿朝參，不多一時，官服穿戴齊備，來至金階，分付林朋在此等候，候我上殿的下落。張朋格引見當今，施公隨後來至九龍口下，站立不動，張朋格來至龍書案口，回覆聖上，天子傳旨：『施皇兄金殿朝參。』施公捧定朝王象牙簡，一拜三步，一偏一正，以上品級臺前端然站定，抬頭往上一看，見得天子站立，施仕倫不覺咽喉哽哽，淚如泉湧，口稱：『康熙皇上，大清主子，你還認得爲臣，臣是有罪犯天施仕倫，萬不想今朝君臣重逢，臣見主上，龍恩萬歲。』皇上的龍抓一拱，口稱：『皇兄平生。』施公謝恩，龍書桌左，金交椅賜坐，施王落坐已畢，手靠龍書，一言不發，半言不吐。這般做作，也是爲何？施公做的是君問臣答，此刻天子也禮會，口稱：『皇兄，你莫非無本見孤。』回道：『這王府金殿，那或有我姓施奏的，只有那翁塔郎舅。』這一句話，問得皇上容顏失色，半晌不語，思了一會，忠良性烈如火，天子只得忍耐，說：『皇兄話說那裏去了，你我皇兄御弟，爲一字的親王，同孤執掌山河社稷，何言無有你奏的。』施王回道：『既有爲臣的本奏，容臣冒瀆龍顏。』將袖內本章，排在龍書案上，不知施仕倫這些本章，如何奏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施仕倫諫本阻聖駕 李東山授職鎮漢陽

話說施仕倫將袖內的本章，排在龍書上面，皇上開本，龍目一覽，書不從說。這一道本章內面的事務，相同馬奎進宮所奏，一句不差，二句不錯，自己做的事務，與林朋所作所爲的，一概是明明白白，皇上看畢，口稱：『皇兄近位。』施公起身，端然站立，天子言道：『當初之事，付於東流，孤與皇兄，官還原職。』施公口稱：『陛下慢慢些，爲臣身不滿五尺，乃是廢人而已，臣無本領，膽敢做你大清的一字親王之職，尤恐外國聞知，說我大清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子，怕的各國動了兵刀，江山有失，請主上另選一位大臣，匡扶社稷。』本奏未完，手中捧一摺，道辭王表章，送上龍書案，『望王開籠放鳥，開網放魚，爲臣告職，轉回故里，本國事奏爲臣的父王國母，君若准本臣之福也，若不准本臣之禍也。』施公這一本奏，得天子魂飛天外，胆戰心驚，滿漢官員，交頭接耳，惟有國舅那個奸佞，心中歡喜，天子半晌，口稱：『施王兄，你是孤的好忠臣，如今是非已明，孤也知過，須念血表，如君臣正好撫孤的山河社稷，卿爲何一旦告職還鄉，若要孤人准本，萬萬不能。』施公聞言，再三苦辭還鄉，天子再三苦留，如今水清石現，魚濫刺出，君難舍臣，現在施公再三告職，莫非這王府金殿，就無一個官員，知道王爺的心意，這兩班文武甚多，故意做個掩耳盜鈴，忽然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左班首相張朋格俯伏金階：『臣奏皇上，施仕倫苦苦辭職，主上可知他的心事否。』皇上回道：『孤人不知。』朋格二次奏道：『施仕倫自入朝閣，累受奸佞之害，辜負他一片的忠心，此刻回朝，未曾清理國政，恐與受職，日後又招奸臣之害，古云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皇

上傳旨，出交天大赦，赦他滿身無罪，王爺清理國政，君之福，臣之幸，容臣冒奏當今。皇上口稱：『愛卿，此本與孤的肺腑同然。』張相奏歸班，天子的龍頭一點，喜笑顏開，叫道：『皇兄孤出交天大赦，赦你滿身無罪，准兄清理朝故，十本八本，皇兄錯奏有准。』施公隨機應變，連忙俯伏金階：『臣謝龍恩，天子若要為臣保國，要賜十二道免死金牌，要主上金口御牙封過，又要大清剛刀，永不斬施，天子賜臣上方寶劍，為臣每日清理內政，巡查三宮六院，有奸妃亂宮者，斬為臣清理外政，有滿漢的奸佞者，殺主上再賜金馬鞭與為臣，刻幾行字，御如那奸佞不犯斬罪，將金馬鞭打死無論，皇宮倘有奸犯，不當斬罪，將金馬鞭打死無論，主上臨朝，清理國事，要為英明之君，或者昏暗，為臣手執金馬鞭，打打！』這三道奏摺，奏得陰雲四起，日色無光，武英殿前，黑暗層層，只見對面不見人影，伸手不見掌。此刻把這康熙皇帝，由如癡聾咽啞，主上心中亂思亂想：『古人云：出口的天子，並無恍言的帝王，豈肯出乎爾，反乎爾，適才傳旨，又出交天大赦的聖詔。』天子心中想了一會，暗暗把龍頭一點，低聲細語，叫聲：『皇兄！你奏一本，孤准一本，皇兄每月清理朝政，在孤近前，你要從容。』回道：『為臣知道。』皇上將十二道免死牌金馬鞭上方劍，一並交付施公，接過手來，謝主龍恩，忽然下跪金階，口稱：『為臣奏明皇上，現有林朋與忠良李崇之子進士李東山、義士黃豹、馬奎，此三人現在五鳳樓下，皇上傳旨，宣上金殿，把前番之事奏明。』天子回道：『愛卿平身！』金交椅坐落，然後傳旨，宣林朋上殿，不到片刻，林朋穿戴衣冠，手捧奏摺，上得王府金殿，九龍口下，三呼：『萬歲！』俯伏金階，都堂太監將奏摺排至龍書案上，天子開本，龍目一覽，岳州幾次私訪漢陽鎮，同知二府與洞庭常和奸相同謀，私抽百貨厘金，他女黃素娥，父愚女賢，素娥如何許親，為臣綠鴨灘前如何受害，某日黃達來到臣衙，臣如何將此人革職，為臣二次私訪奸相常和府內，那府內隱藏不法之徒，日在操兵，夜在演將，為臣看出奸情，將我拿獲，丟下八角井內，皇上將奸看到奏摺，那八角井上面，粘得存字帖，天子把字帖一看，上寫着：『日月山古佛洞玄門傲金龍特救保國大臣。』看畢字帖，奏摺交與當值的太監，收於

寶倉庫內，然後傳旨：『寡人錯怪林愛卿，佩服忠良之稱，將上方劍巡撫印繳還，與孤仍掌狀元公之職。』天子傳詔，與愛卿父兒加封賜祿，黃素娥與愛卿夫婦，擇日完姻。林朋謝恩，此刻父兒金殿重逢歸班，皇上傳詔，單選馬奎，不詔黃豹上殿，你道說天子何意？這黃豹與馬奎，他二人一體同罪，皇上喜馬奎的胆量，進宮辨明，這場含冤所奏的本章，粗中有細，曲折奏得分明，天子可喜，與他將功抵罪，宣上金殿，大小賜他一職，乃是施王的心事，不詔黃豹明言，不是有功無罪於朝廷，施公好把他帶回原籍，以作施公的標客。馬奎接旨，別了李黃二人，隨都堂太監會府，穿戴官服，頭戴官東大帽，上安暗藍頂子，單眼領子，箭袖的袍子，長大的補褂，朴底的朝靴，他是個白丁，俗言說得好，他有一個官職，又是一個殺人的勇漢，他頂是一個粗人，這一身穿戴，馬奎才受職，一身毛骨聳然，早知做官穿戴都如此作難，那有平常人好，古人云：『是莊莊全靠衣裳。』登時容顏大變，改換相貌，人說相由心變，那都堂太監看到馬奎穿戴，心中好不安然，替他一場冷笑，回道：『馬將軍，快快同我上殿朝參。』馬奎說道：『公公千歲，且慢，我是個粗人，見了皇上，我怎麼行禮？或望公公千歲指教。』都堂太監哈哈大笑，說：『會不愧心靈也！少時隨我上了王府金殿，我站立左邊，你就三呼：『萬歲！』口稱皇上，會蟻在九龍口前，見個聖主仁皇帝，你要跪地磕四十八個頭，這就是白丁見君王的王禮，行了王禮，那個時候你就俯伏金階。』奎道：『我早知是這麼作難，我就不做官也罷。』回道：『不用多言，隨着我來。』太監前走，馬奎後跟，進了朝廊，來至九龍口下，那馬奎果是福至心靈，公然站立不動，他就知是九龍口了，依着太監的言語，口稱：『聖主仁皇帝！』俯伏金階，天子傳旨：『馬愛卿平身，有罪於朝廷，如今前功於社稷，孤赦罪於你，賜封八台總兵之職。』施王耳聽，叫馬奎謝恩，與衆公見禮已畢，親王二次本奏道：『當今李東山有恩於臣，主上下旨定奪。』天子傳詔，賜他的官誥，上殿朝參，東山接旨，作別黃豹，隨旨上殿，此人王禮煉熟，欽賜頂戴，武職的穿戴，王府金殿，口稱：『臣見主龍恩！』此刻施王見上殿，即忙把本：『臣奏當今為臣保他威鎮漢陽鎮。』天子點頭，皇上傳詔，叫聲：『李東山！』

孤封你漢陽鎮協台之職，滿漢兵丁賜與你，愛卿領旨威鎮漢陽鎮。」東山謝恩，拜了文武官員，轉身再拜施公，稱爲恩師，歸班落坐。此刻將盡二更，看來爲天子者，莫得百姓如此清閒，午時登殿，二更不能回宮，天子傳旨：「欽賜御宴。」施公用手阻當：「臣有本奏。」這施公阻當天子奏本，不知奏的是何本章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康熙王賞功罰罪 李大人訪佞查奸

話說施公阻當天子，臣有本奏，天子也無奈。回道：「皇兄再有本章，明日再奏不遲。」施公道：「不能容臣所奏，主上休想回宮。」天子言道：「與孤奏來！」施奏道：「奏主上！我主有西宮索娘娘，有何功於國家？每每殘害忠良，我主莫非不知道？」這一本奏得皇上魂飛魄散，難以回答，說道：「皇兄的主見！」施公本奏：「奸妃亂宮，他爲亂國，若不削除，後是君臣的禍患，皇上傳旨，將他法場以正國法。」天子聞奏，心中不樂，渾身是汗，口中言道：「皇兄自古輪留帝王，無有斬龍劍，那有賜鳳之禮？」回奏：「不斬辦他絞罪。」天子回道：「皇兄須原情！」施公道：「此情看在何人身上？」回道：「惟念孤的龍鳳配合！」施公聞知，怪叫一聲，手指金馬鞭，在皇上面前，搖搖擺擺，主上此刻又昏了。天子見了這般光景，孤人一時之錯，也難怪施仕倫不忠。天子口稱：「皇兄，孤來下旨，把殘妃打落冷宮，你可容他否？」施王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君心不樂，臣心何安？君臣好比父子一般，我施仕倫心中太很毒了。」自己思想一番，只得叫一聲：「臣的主，曾不愧你們恩愛夫妻，任憑你罷。」你看主上此刻下詔，眼含珠淚，心如劍穿，暗地喊了幾聲：「御妻休得怪朕。」聖旨交與都堂太監，帶領御林三軍，五廠的小太監，即至西宮，此刻索妃等候天子回宮，糊裡糊塗，不知音信，就把他竟送冷宮，交與冷宮的太監收管。再言天子傳旨已畢，即道：「愛卿孤要回宮。」施公道：「且慢！臣尚有本奏。」皇上回道：「你奏！」施公道：「臣奏主上，此

朝參之期，文武百官，與天子站班，然何索伯美與皇上翁婿君臣，老賊不上殿，莫非他知罪麼？」回道：「太師監斬，受了驚恐，神氣短少，孤免他三月不站班，不朝孤王。」施公用手一揚，龍書案上，即便打了幾下，說道：「昏君爲臣千層浪裏，得了性命回朝，爲何又不痛愛爲臣？」這一本奏得皇上啞口，無言回答，只得自己方便，即忙傳旨，宣伯美上殿。誰知索伯美他自知也有此事，或有後患，命他幾個兒子上殿之時，伯美隨後官告，亦來至會府等候，此刻二更以後，老賊見朝無事，正要起身回府，不覺聖旨到來，隨旨上殿，俯伏金階，皇上着怒，大罵：「奸臣！孤說你保王忠心一片，誰叫你奸佞謀國，孤王將你問斬，念皇親國戚，知情與孤，八旗之列，死罪以免，罰俸祿三載，這大事的權衡，一概削除，三載無過，官還原職。」老賊嚇哭謝恩，方才起身。朋格自作道理，散身出班奏：「主上！此刻朝事已清，夜靜更深，請駕回宮。」皇上進宮不表。且說文武官員出朝回府，話說施公出了朝房，帶領黃豹、林朋父子、張朋、格馬、奎、李、東、山會府落坐，親王言道：「本王今番回朝，多蒙衆公金殿的保奏，又把林士舉保出天牢，此刻天子傳旨，大人帶領公子回府，與你的兒，宴樂嘉賓。」回頭又向着黃豹言道：「好漢！此刻皇上把你就屈了，馬奎得官，你還未成受職，其中一段事務，你知也不知？」回道：「此事莫言，我豹不知，我也曉得馬三弟進宮，把王爺與林朋的冤曲訴明，天子喜他胆大智高，將功折罪，可是這一段情由？」施王回道：「曾不愧好漢肚內的機謀相同。」說畢，林士舉父子作別回府，明格拜辭而去。那黃豹馬奎、李、東、山、隨同施王回府，才將三人安頓外府公所，親王帶領家人施達在銀安殿三堂坐落，此刻正是五更，王府各處燈燭未滅，夫人帶領公子小姐，在三堂迎接千歲，一家人在殺場晚間一別，今日方才在王府相會，夫妻禮拜，姊妹二人上前，與施公行禮。夫人問到千歲，那夜在殺場叫之聲，王爺被何人所殺，又如何得回朝？天子如何倒旨？回道：「夫人要問，本王府把這一切的事對你說明。」便把監斬官殺害，又殺了官將，誰人將本王府救出，在李府安身，馬奎進宮辯本王府金殿，詔本王府回朝，上得金殿，本王府又是如何面奏天子？皇上又賜本王府的上方寶劍，金馬鞭，十二道免死的金牌，天

子欽賜聖旨，將索妃打下冷宮受罪；他父索伯美，罰俸祿三載；官全無職。細說一番，夫人公子小姐，聽得這些言語，只得謝天謝地謝神明，天色大明，金盆打水洗臉，分付家人，設宴迎賓館外府公所，請黃馬李三人，親王別夫人，先到迎賓館打坐，方才坐下，總兵協台與黃豹至迎賓館，與王老行禮，四人同席，四人俱是素服，李東山首位，黃豹馬奎客位，施公主位，幾人同飲，酒至數巡，停杯不飲，親王道：「李東山，此刻本王保奏，天子有恩，爾奉旨威鎮漢陽鎮，你不可貪戀京省，少時兵部請兵，戶部領糧，黃馬二位好漢，隨本王坐在王府，不多日期，你我或有大公幹事。」東山聞言，起身作別，出了王府，請兵請糧，事事周全，出了京地，當先命營內的哨官，帶領滿漢的精兵，先往黃草關等候三日，本官作別回府，書不煩敘。王府之事，暫且不表。且說林朋父子回府，換了官服，至二堂拜他的爺娘，一家人二堂落坐，士舉言道：「林朋兒，你那這奴才，奉旨出京，你為何做出這些事來？若不遇馬奎好漢，為父豈不是教你誤死在天牢？今番幸得施親王保奏，奴才要想活命不成，今是往事，從今以後，我兒做事，再不可如此糊塗。」回頭叫聲：「老哥哥，你去對他們東書房彭先生去說如此。」家人去說過好良辰，林府至期，迎賓館夫妻完婚，林府記書不表。且言協台李東山回府，安付家筵，不數日帶了數圍清兵，送了日期，到了黃草關會兵一處，至是黃草關起程，不數日出天津，住在天津關外行台，安營下寨。大人傳令，分付本地官，河邊靠船人馬，一并上了戰船，鳴鑼開舟，一帶水路，無波無浪，連海風居然未動。古人云：「王位人家，講的國運救民的由時也命也。」此刻協台李大人，正是官星當現，好容易糊理糊塗，做一個漢陽鎮的協台，比配林朋狀元做巡撫，如何的奔波，進士協台一路，多得太平，豈非官星當現。一日到了漢鎮，鴨綠灘頭，那湖岸邊上，層層疊疊，都是隊伍，協台李大人，他是皇上欽賜，早有知會漢陽鎮的文武官員，起初在岸上，排設接官廳，軍陣官近官倉，稟大人，漢陽鎮文武官員，湖岸迎接。大人分付：「不當，衆公各自回本衙，本官公事已畢，再來回拜。」湖岸上面衆官員，各回衙門，漢陽鎮的大人上岸，文書一并交與天津衛的守將，原船帶轉，即把文書交呈天津衛的總

兵官。此刻李大人到任，文武衆官來會大人，總不見，木牌懸在協台衙門外面，照牆之上，寫着：「本營的滿漢精兵武行營內的管帶馬步兵丁，須要公買公賣，不准硬索百姓之財，違者斬。」李大人或者三日出衙，私訪各處，或者五六日出衙，暗地私訪，又有幾個心腹的家人，也有私訪漢陽鎮金龍嶺常和奸相府內的事，有私訪漢陽鎮黃龍寺的僧人，有私訪漢陽鎮君山洞庭水賊的事，各處的私訪。一日大人正在階台下，忽然見家人進得衙來，說道：「稟大人，此刻黃龍寺廟後，玄武山房左，青龍嶺廟右白虎山，彷彿人煙甚多，小的們稍須看出點破綻，關稅處處都是綠棚的連營，小人私訪常和奸相府內……」不知這奸賊做出什麼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索賊通賄起反意 李昌洞庭逞干戈

話說漢陽鎮協台李大人，令心腹家人私訪，各各回報：「小人訪得有破綻的機關，那府外每日夜間，進進出出的人，一概是些亡命之徒，相府內面，或者一兩日，或者四日，吹打軍鼓，又打聚將鑼。」稟大人，小人私訪君山洞庭，青旗遮天，紅旗繞地，又有青草湖各湖水面上，扎的連營戰船，日日在操，天天在演。三處的家丁，各說各的軍情大事，言畢，大人分付：「爺與你們記功，再去探訪。」此事不提。話說索伯美父子，自那日朝王見駕回府，請來巴斗洪程敬忠，喻倫敖奎王爺，至府待宴，這一般奸狗，怎比得往常，占索伯美的威風，到了如今，一個一個盡都短少志氣。伯美言道：「衆公大人，老夫今番出帖相邀，多蒙衆公動步，想你我當初，何等志氣，可恨昏君把個施仕倫看得來如此貴重，將娘打下冷宮受罪，又將我長子殺害，金殿之上，罰老夫俸祿三載，又貶老夫之職，將老夫的權衡摘去，看將起來，是老夫一家人不幸也。」傍有奎王言道：「親翁大人，莫非此仇不報？」回道：「父仇不共戴天，豈與他干休不成？老夫自有道理，太爺如何主謀，但不知可用得否？」衆公回道：「太師爺有何高見？」伯美言道：「老夫的意見，借各公大人的金名，修書一封，做成祕文，老夫命心腹的家丁，送至君

山洞庭交與李昌叫他們合處起兵，三楚地方一帶等處，見得洞庭起共造反，各省定有奏摺回朝，天子見了各省的奏章，必在金殿傳旨，何人軍中爲帥，何人馬前當先，若得你我，我們把不得推諉，把滿漢的兵丁，權衡錢糧，一並奪過手來，去至洞庭，與水主李昌合兵，走至一關，殺一關，走一省，取一省，老夫諒想京省，也無甚能將來敵，倘若神天保佑，殺進京都，古人云：『江山非一人之江山，社稷不是誰家的社稷，昏君坐得，老夫與衆公亦可以坐得。』各公大人，聞言點頭：『太師主謀，此爲上策。』說畢，撤席，這老賊與衆公轉身，來到內府的公廳，打開硃紅，巴斗洪提筆，不過三兩個時辰，祕文修造齊備，封折過了印紅，交與心腹家丁家將，扮做百姓的模樣，多帶銀兩，出了兩省城外，須要緊趕，做個雞毛間火炭的文書，如此急迫，要討洞庭李昌君的回文，那時回府，老夫重重提拔於你，送文書之人，拜別太師出府，就往洞庭湖而去。這些奸佞，作別太師回府，暫且不表，再言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二十餘日，家人回府，來至銀安殿，事怕遇緣，索伯美他父子八人，敖巴王程四人，每裏相時在索府，此刻在他府內銀安殿飲酒，見得家人回府，這一些奸佞，人人回頭，個個看着家丁衆將，那人大走一步，上了月台，走近索伯美身邊：『稟太師爺，小人回來了。』回道：『遠勞辛苦，立地言話。』家人起身，笑嘻嘻的手捧一封文書，遞與老賊，老賊轉交巴斗洪拆開一看，高聲朗誦：『回書無別，某照書行事。』這些奸佞，見了回文，一個個精神更加百倍，看各省奏摺，何日何月回朝，衆奸各自回府，這索府常時命人各處探聽消息，不表，且說張朋格自那日在朝與施公一別之後，每天每日，俱要在施王府中，走上一回。那一日，朋格將回相府，才坐下，忽見看門官慌慌忙忙，走上台口稟：『相爺，湖廣湖北漢陽鎮各處，差人回京，要見丞相，相爺容見否？』回道：『領至西亭的公所。』門官就走，吩咐相爺的伺候，等將各處的來人，往側門而進，在西亭落坐，獻茶已畢，聽說丞相到來，當即衆人起身，迎接相會。丞相言道：『你們兩傍依次坐下，某某相次坐下。』丞相問：『你們各路差官，由那裏回京，何人差你們？』回道：『我是湖廣。』『我是湖南。』『我是湖北。』這三省的制軍，命來回朝投文送奏摺。『我

是漢陽鎮協台李大人，差我回朝送文書的。』相爺便問：『爾等可知其事否？』回道：『丞相，就在這幾封書裏。』相爺便命從人，接過來四封文書，三道摺奏，丞相吩咐說道：『發賞。』俱各叩頭謝領，來至相府外亭飲宴，相爺退歸銀安二堂，問道：『老管家，少東人在何處樓閣攻書？』又問道：『那彭宣東昌的幕客請來。』片刻之間，那彭宣到來，此人年方五旬的上下，面如白玉，八字青鬚，此人是明白的，進得相府作幕，上前與相爺見禮，丞相與他賜坐獻茶，先生開言：『請問相爺喚敵門生，有何貴幹？』相爺把這幾封書，交與他，請先生過目，先生接過手去，拆開一封，低聲細語，念過明白。朋格點頭幾下，說道：『先生，你看此刻風聲，一事未了，二事又生，不消說得，此刻是朝廷這些奸佞，與洞庭這一些水寇，通同作弊，若得聖主仁皇帝洪福常現，兵戈平定，倘是王家衰弱，這一場殺劫，何日罷休？』回道：『丞相事到如今，不必大得過慮，古人云：事不自由，相爺不如早通知施王與施王叔王英王保王慶王奎王與衆家王爺會議，又看衆王如何定奪。』回道：『先生之言，正合我意。』說畢，先生回到書房，丞相吩咐外邊手下人，青紗小轎一乘，隨帶二三名家丁出府，不多幾時，進了原林原城相爺前轎內一看，東邊一帶，事事相齊，乃是東二府，那西邊一帶，是他們四正旅修造的西二府，與他些王府相同。朋格吩咐抬轎之人，往施王府外大堂月台下轎平坐。傳帖之人，上了月台，穿過大堂，王府的門官，雙手合掌，口稱：『公公王爺請了。』他們正黃旗各府中，天子賜了四名小太監，每人當值三月，傳帖人與他行禮。那小太監把頭一抬，口稱：『你這個帖子爲甚事？』回道：『張相有帖，煩代一代勞通傳。』那太監不言不語，將帖接過，抽身便走，不多一時，只聽王府銀安殿雲板曉響，內面有請，中門閃開，曾不愧當家官社稷臣，志氣昂然，進了中門，看了一張，相自銀安殿，兩手提起了龍補褂，上前與施王見禮，施王雙手扶起，賜了坐位，寒溫已畢，獻茶以後，開言動問：『丞相駕至，有何貴幹？』張朋格將四封書文，交與施王爺，親自觀看，不用幕賓代看，親自過目，一則無弊，二則莫得稍亂，此人有些三國志孔明的性情，謹慎爲佳，看罷文書，大罵：『水賊，甚等之人，無非小鼠跳梁，難成大波。』

回頭叫聲：『丞相！洞庭起兵，可知其中的圈套？』回言：『爲臣心中猜疑，朝廷定有奸佞，通同作謀。』回道：『敬服丞相，你那心事，與本王相同，明日不等東方發白，丞相早些上殿，本王與我們衆家皇兄王弟上殿朝賀當今，又看天子如何討旨，事到臨時，本王自有定奪。』說畢排宴，宴罷，送張朋格回府不表。施公然後相邀衆家王侯，會其王府，把洞庭興兵三省的奏摺回朝之事，一切事情，對衆公說明，只等三更後，一齊至朝廊伺候。且言索伯美這些奸佞，早就有心服家人四路探訪，此刻三省奏摺，在相府頭堂掛號，這惡奴回府，不知這惡奴回至太師府，怎麼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施親王奉詔平寇 索國舅押糧當先

話說這惡奴回至太師府中，與老賊父兒說知，他父子知會那一干奸佞，準備上殿朝賀，及至三更以後，那些文武滿漢官員，各出府門，如潮一般，至朝廊會落坐，朝王鼓方纔止息，景陽鐘連次數聲，此刻皇上在東宮，半副鑾駕，玉香一排，坐了文武殿，朝廷論藩，各分品級，一班一班朝賀當今，天子開金口：『文武歸班！』也有歸班落坐的，也有站班無坐位的，也有在九龍口下站班保駕的文華殿四方八面高掛珍珠明燈，天子傳旨：『文武有本便奏！』左班中閃出張朋格，俯伏金階：『爲臣本奏陛下！』都堂太監在丞相手中，接過奏摺，送在龍書案上，聖主仁皇帝將三省的奏章，看個明白，看罷口中大罵：『水寇你螻蟻之輩，膽敢頂這太山！』丞相回班，天子傳旨：『皇兄何本見孤？』施王不慌不忙，一躋一跛，到了龍書案左：『爲臣本奏，我的大清主臣保武將狀元彭華，立刻出朝，江夏縣金龍嶺捉拿奸相常和滿門，回朝定罪，也免內通奸佞，外通水寇，他在其中取巧。』天子聞奏，龍心大喜，龍頭一抬，龍目圓睜，把兩班文武，看了一眼，然後叫道：『彭華近位！』狀元應聲，閃出班中，俯伏金階，天子開金口：『與卿賜職軍門提督，孤賜欽旨，滿漢精兵，即刻起程，兵部領兵，戶部領糧，去拿那常和奸相全家。』

回朝，孤與愛卿論獎賞功。』彭華領旨謝恩，拜別恩師，施王離了王府金殿，自辦他的公幹而去。天子二次動問：『皇兄洞廷水寇舉兵，何言奏孤？』施公接言道：『臣奏當今，爲臣保奏索伯美太師，與皇上是翁婿君臣，此人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謀，此刻有罪於朝廷，皇上討旨，挂他軍中爲帥，他的公子七八人，幾人馬前爲先，或派幾人營中押糧，古人云：打虎還是親兄弟，出征殺賊，要他們父子兵，太平時班師回朝，才與他們父子將功折罪，爲臣冒奏龍顏！』這一本奏得皇上，龍顏大變，奏得索伯美父兒，滿心歡喜，正中他的機會，你道皇上龍顏變色，却是爲何？這伯美與皇上本有翁婿之情，雖然把他權衡摘貶，暗地裏心中不忍，皆因他父兒是文官，不是武職，此去伐兵，又是一死，若得不准，如此孤人前番失口，欽賜他的金馬鞭與施仕倫執掌，故而皇上龍顏大變，索伯美父兒，心中歡喜，莫非他們父子不懼乎？誰料早就把此計安排停當，他父兒領兵，好與洞庭合兵一處，施公一身的聰明，此時迷竅，天子思想一會，只得把龍頭一點：『皇兄退回班中。』回頭便呼：『索皇親！』伯美出班接旨，閃身而出，口稱：『爲臣見駕。』孤有旨一道，令一枝滿漢精兵三萬，戶部請糧，皇親軍中爲帥，衆國舅幾人馬前爲先，幾人押糧。』索伯美連忙謝恩，誰料東廊班中，閃出一人，立起身來叫道：『且慢！』文武一驚，天子抬頭一看，才是遂甯縣張朋格來到龍書案上，俯伏金階：『臣有本奏，索太師父兒，本是文官，一刀一鎗，俱也不會，君山水寇李昌是八百里的水脚，太師父兒，今番伐兵，只有出京路，並無回朝的歸期，主上即位，海外八百國，國國每歲朝賀當今，清朝定鼎已來，堂堂的大國，豈少能征慣戰的大將，何得遠勞太師？』這一本剛巧與皇上的情意相同，天子正有痛愛伯美之心，張朋格這一本，豈不是正投機關，天子心喜，然而那索伯美父兒在旁，心中反恨，天子傳旨：『皇親父兒，暫且歸班。』回頭問那朋格：『愛卿變理陰陽，有何見孤？』天子與張朋格正在言語，只見施公在金交椅上，切齒忿恨，口未言語，心中惱怒，這張朋格本王用計害他，這一些奸佞，死於五湖四海，天子不知，已經准本，看着魚兒上弔，又被張朋格這一本，我又看這匹夫，如何奏來，話分兩頭，把施公的心腹事記下。且

說天子待喚張朋格近前求策，他就將計就計，俯伏金階：「臣保奏一字親王施公掛帥！」這一句話言未了，施公在金交椅上，怪叫一聲：「匹夫，你會奏！」聲音未斷，親王早至朋格身邊，手執金馬鞭，大喝：「匹夫，你謊本奏告，欲害本王，莫非我打你不得？」朋格慌忙站立起身，一手把金馬鞭扣住口中，低聲細語：「千歲要從容，王爺一時心中迷竅，想必心中興兵，老賊父子是裏應外合，此時千歲盡知，為何反轉保奏他帶兵出朝，他有聖旨，有皇令，將京中的滿漢精兵，庫中的糧草，一並奪過手中，才與合兵水寇一處，殺回朝來，國中無兵將對敵，糧草虛，那時又如何得了？」施公聽言，如夢初醒：「丞相誠令人佩服，解破此情，但為何保我帶兵，我是廢人，六根不全。」回道：「千歲雖是文職，武將的威名，揚名於四海，莫言水寇，就是海外八百國，聞名喪胆，千歲行事，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，中辨人和，足智多謀，行事謹慎，軍中掛帥，百不一失，臣保奏王爺心腹的好漢黃豹馬奎，以做左右的，前對先鋒千歲的意見，此刻現有武狀元彭華帶兵在外，千歲的兵到，彭華也由你提調，此人就是王爺的膀臂，漢陽鎮的協台李東山，現在漢陽鎮，千歲兵到邊江，此人豈不是王爺的後隊，千歲這一本，為臣有理無理？」這一切事務，說得施公智慧大開，回答：「怪道來，人言宰相肚內能撐船，既是如此，你與我奏奏！」施公退後幾步，並未歸班，張朋格回頭，俯伏金階，保施公軍中帥，保馬奎為先鋒，黃豹為接應，三萬兵，戶部請糧，隨便施公奏畢，平身，回班落坐。皇上传旨：「施卿近位！」施公俯伏金階，聆皇言道：「孤賜愛卿御營招討大元帥，馬奎先鋒，黃豹接應。」施公謝恩平身，站立都堂，將龍令聖旨，交付施公，施公將聖旨龍令，交付粟小波執掌。一刻，施公回身轉來：「臣奏主上，為臣出朝，帶兵平賊，誰人與臣押糧？」天子無意失口：「任憑皇兄金殿選舉一人，與卿押糧。」這話正合施公的心思，奏道：「主上！臣保二國舅索虎押糧到邊庭聽用。」天子傳詔：「依卿所奏，依卿所傳。」又班中一人叫道：「萬歲臣有本奏！」眾公回頭一看，却是二國舅索虎，為何他出班來阻本，他見天子准本，我索虎在他營中聽用押糧，豈不羊入虎口，早以防備。張朋格瞧着口稱：「皇上朝事已清，請聖駕回宮。」且說天子回宮文武出朝，行至端午門，眾公正要分手之時，施公回頭問道：「索二國舅！天子命你押糧，本王明日就要起身，問你來與不來？」回道：「卑職要來！」施公言道：「要來早些來，若是來遲了，我到等不得你，只怕我的上方劍認得到你！」說畢，眾公辭別施王而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西爾府施公別家 東校場索虎殞命

話說施公與眾大人分手，各自辭別而去。單言施千歲帶領黃豹馬奎，回轉西爾府，同眾人齊至府門。番鞍下馬，施公回府，至銀安殿落坐，千歲言道：「馬好漢現有官職，此刻黃豹好漢，尙是無官，你要耐煩耐煩，隨我出京，平服水寇，太平班師回朝，本王把本呈上面，奏龍顏，好漢不少，王字之頭，今公之尾。」吩咐手下人排宴，三人同席，酒至半酣，親王停杯，傳皇令出府：「知府五營四哨，各營將官，滿漢精兵，將人馬撤出皇城，東校場伺候着，前營後營，左營右營，各營各隊，各棚人，人謹守營規，本王明日早辰，校場提兵調將，須要早早準備。」中軍接令過手，令出王府帥堂，即將三萬人馬帶出京，皇省城外校場伺候。王爺回頭，分付排席，黃馬二人站在公所。單言施公轉入三堂，夫人公子小姐，迎接禮畢，落坐，夫人問道：「千歲爺今早上朝回府，滿面歡容，喜從何來？」王爺把金殿之事，招討元帥之職，帶兵攻打洞庭，夫人回說道：「千歲今番請兵出朝，不消說全獲大勝回朝，請問王爺何日起程？」回道：「復聽君命，招不挨駕而行，明日辰早，在東校場提兵調將，即日起身。」夫人回道：「分付家人排宴。」王爺首坐，夫人客位，公子小姐主位，丫頭輪流進酒，酒食四杯，菜過數殺，停杯不飲，施公抬頭，二目圓睜，先把夫人看了一看，回頭就把公子小姐看了一會，施王咽喉哽哽，呼呼的喘氣，悲切公子小姐叫聲：「爹爹！施公含淚叫聲：「施璧兒，為父明日一早，校場點兵，一家人眼睜睜分離，兒在書房發憤攻書，不可懶惰。素兒，你要隨同母親，攻讀書籍，無事之間，兒要描龍綉鳳。」子女回說道：「父王之言，孩兒謹遵。」施公回頭，望着夫

人道：『本王出京，不知三年五載不曉，別無囑託，只有我那個施璧兒，到不大不小，分付執門官人，不准出西爾府同府門，恐有不測，怕的別人暗害，再有一事，素娥姑娘，生長歲大，古人云：『女是娘的羅裙帶，倘有機會時，你要與他如此如此，作個主張。』』夫人點頭，妾身牢牢謹記。『有一事，本王去後，命我們王府的家人，常常打聽，恐有一事不明，夫人親自修書，另人送至我們邊庭。』家中的事，從頭至尾，分付明明白白，重排酒席不提。且言索伯美父兒，上殿朝參已畢，回府，父子退在二堂，脫去官服，穿的素衣小帽，此刻將盡才黑，燈光齊發，父子分付兩廊坐下，排開酒宴，父子同飲，酒過三巡，停杯不飲，伯美開言：『索虎兒呀！不知施仕倫何日起兵？我兒明日去別諸公，與他們會議，你隨施仕倫出了京省，到了邊庭，見機會，若有機會，修書一封，知會水主，黑夜來劫糧草，使他兵無糧而自散。』言畢，索府記書不表。正言第二日卯時，黃豹馬奎二人，隨施公出府，先打出開路先鋒旗，光陽旗，正陽旗，正大黃旗，白安朝陽旗，紫京得勝旗，一直出了九道皇城，十里之遙，來到東關校場，文案師爺將佐人等，迎千歲行營打坐，衆將官上前參拜已畢，立起身來，兩傍候事。施王傳令，吹動軍鼓，敲動聚將鑼，施王官服穿帶齊整，上了將台，台上搭的黃色綠棚，排着皇令上方劍，將將台上一看，左邊坐的馬奎，右邊坐的黃豹，施公背後，站立家將施達，校場左右，站立千百把總，哨官遊擊，都司參將外委，馬糧站糧，各營務處，五營四哨，各隊齊整，候王爺傳令。問道：『陰陽時辰，此刻甚麼時候？』回道：『正當辰時。』施王分付將軍冊簿呈上將台，千歲把軍冊一看，上面註定滿漢精兵三萬，然後把將台下左右一看，諸將一帶都也齊整，爲何不見押糧官兒？索虎此時施公將計就計，順手將皇令執在手中，立起身來，分付左右，與本皇起鼓武棚樓上鼓止，樂棚鳴鑼齊止。施王高聲大叫：『諸位將軍，你們站東立西，要幽雅肅靜，不必喧嘩，本王點名。』人人俱應聲：『我等不敢違令。』王爺手提羊毫，將五營四哨，略點一二，此時這是掩衆人耳目，二次高聲大叫：『押糧官！』連呼大叫，無人應聲，千歲正在拍案大怒，馬奎在台下回說：『押糧官不到。』施公聞言，不覺怒氣冲天，滿臉之上，怪聲一叫：『好好狗！』

欺我大令下，本王紅旗一杆，交汝馬先鋒，與我招轉押糧官。』萬不想仇人遇着冤家，爲何不差別人，單差馬奎將令奪過手來，往西轅而出，翻鞍上馬，施王賜親兵四十名，隨着馬奎身後。施王傳令已畢，下了將台，綠棚小營打坐。馬奎一手勒馬，四蹄如飛，四十名親兵，却也跟隨得上，片刻之間，進了九道皇城，門內有一人叫喊一聲：『馬奎！』馬奎大人一看，認得施王府跑上房的小管家施平，馬奎問道：『管家在此何事？』回道：『我到校場去傳信。』馬奎問道：『傳甚麼信？』回道：『二國舅索虎，此刻在鐵筆御史巴斗洪府中代宴。』回道：『我記下了。』耳聽馬蹄如飛，由是風聲響，馬奎一直奔走，巴斗洪府中，搖頭口稱：『傳押糧官！』門官一見，回頭一走，走至迎賓館，跑上城埃，稟大人。施元帥有紅旗一杆，詔押糧官。』回道：『各自下去。』此時二國舅索虎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口稱：『我命難保！』巴斗洪在一傍，嚇得泥塑木雕形像，內有陪堂官在旁邊開言道：『國舅何得如此形像？古言：小官見大官，不顧生死，還是要見國舅，不如隨着紅旗去，在東關校場，見了施元帥，拿些好言哀求。』索虎聞言，口稱：『罷了！』就在席前，與巴斗洪作別，轉身出府，斗洪與索虎一般的兒郎見識，國舅出府來了，即忙把青紗大轎打來，國舅正要上轎，耳聽馬奎怪叫一聲：『那是索二國舅，你要着意留心，好生打點行事。』這兩句話，說得國舅周身是汗，心如劍穿，進了青紗大轎，馬奎催動脚力在後，比如騰雲一般，不多時跑到西轅門下，馬奎早已闖進轅門，來至綠棚，回復將令。施公即忙登了將台，傳下將令，分付：『押糧官爲什麼事幾次不到？此刻朝廷輪藩，你本是朝廷的國舅，纔知你是大元帥所管行營的押糧官。』耳聽得二國舅索虎告進大營，不多時，索虎來至將台下，口稱：『卑職索虎打參。』俯伏在地，不敢抬頭。親王問道：『本王奉旨帶兵平賊，東關校場起營，連點數次，你爲何不到？你講你說。』回答：『卑職在巴府代宴，不知王爺今日起兵，望王爺寬恕。』回答：『聞你之名，你罪犯天庭，本王昨日在端門外，與你作別，何等言語託附於汝，頭次點你，二次點兵，三次將台點兵，你爲何又不到？若是邊庭平服賊寇，兩軍陣前對敵用糧，那時莫非你也去作別飲宴？我也知道你心意，你是朝』

廷國舅，目中無君，你或有本王否？別人不敢與你作對，本王何懼乎？馬奎在台下，回答：「伺候大帥！」施公在台上，把面色一變，馬奎會意，回頭便走來至國賊身邊，站立把上方劍扒出，照着國舅項上一劍刺去。施公故意：「玉賊做事，理該問斬。」馬奎將人頭獻上將台，該當國舅天長命短，劍到人頭落地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彭軍門岳州失印綬 宋參謀洞庭訪故人

話說馬奎手執上方劍，將二國舅索虎一刀兩段，此時滿營將官，爲有黃豹馬奎、施公三人，俱無懼色，即忙傳令，將首級屍骸，移出校場外面。國賊這一般的惡奴，胆敢言話，只得將尸首領回府中。施公台上傳令，分付：「馬奎將軍隨我進京，本奏天子，再討一個先鋒。」說畢，二人上了坐騎，帶領親兵進京，朝見聖駕，記書不表。單言索伯美來人，把國舅的尸首，領回府門外，早有家人進府稟報：「太師施仕倫在校場，把國舅爺斬首，我們領尸回來，死尸現在府門外，木板放定。」父弟聞言，大哭起來。這一哭，國賊府內，陰雲四起，日色無光。父子七人，擦衣大步，奔出府門，見得木板上面，這付屍首，曾不愧父子弟兄知情，不顧血迹淋漓，抱頭痛哭一場。口稱：「我兒萬不想你如此結果？鬼門關前，你慢慢走，爲父與兒報仇。」哭畢，分付他六個兒子，把你兄長領至後花園，往後側門而進，高搭孝堂。衆人七手八腳，趕辦此事。老賊抽身進府，與公子等暗暗商議，如何報仇，不表。且說施公進了京，省，一直跑到朝房，來至朝廊下，忙了親宮當值的都堂太監，接那施公的奏摺，送進皇宮。此刻施公外奏都堂太監，將奏摺送至正宮宮廷。此日皇上由偏宮轉正宮，這正宮主母尹娘娘，正好迎接王駕，君妃樂飲王宴，見都堂太監送來一道奏摺，天子接過奏摺，拆開觀看，比時驚天動地一般，却是施仕倫斬了押糧官索虎。古人云：「無奈不呈池，莫非平地謀殺。」他奏一本，拿二國舅屍狀，不是天子觀看，理應問斬，奏摺下情，再要保奏三國舅索

仁，弟代兄勞，押糧出京。三接奏章：「臣在陛下近前告假，限期一月，東關校場操演一月精兵，武藝練熟，帶兵出京，一戰成功。」皇上從頭至尾一看，天子准旨，即出交天大赦，施王無罪。皇上下聖旨一道，傳出皇宮，賜與施王千歲領旨，謝恩起身，翻鞍上馬，四蹄如雲，不多一時，來至索伯美府門之外，口稱：「聖旨下！」別人捧旨要進府內，二則要高搭龍棚，要焚香設案，施王捧旨與衆人不同，他不進索府，不得生禍，故而在府外黑驢上面坐定，叫聲：「聖旨下！」國賊府內，一事未了，二事又生，父子七人，無可奈何，不得已一齊出府，回道：「何臣接旨？」施公應聲：「索仁接旨！」此時三國舅不敢違背，俯伏塵埃，旨內情由，說弟代兄勞，押糧出京，早來候差，若是來遲，效你兄長之故，讀完交旨，勒馬回頭，仍然去到東校場，停兵一月，操練精兵，限期已滿，帶兵出朝，此書不表。再言三國舅接過聖旨，父兒回到銀安殿，伯美叫聲：「兒呀！此刻康熙皇上這昏君，把我父兒當做糞土草芥，不知今番又有聖旨到來，從今已後，不可解怠，每日要到校場去聽差。」回道：「兒也知道施仕倫這個醜鬼，如狼似虎，爲兒謹記在心。」安葬二國舅，索府記書不提。話分兩頭，另有一枝，話說武狀元彭華官拜軍門提督，奉旨出京，拿奸相常和自出京省，一路之上，關關來接，處處迎送，出了天津，未滿一月，兵至湖北岳州城外，前期是林朋在此扎營，如今是彭狀元在此扎營，與岳州一帶的文武官員，前來迎接狀元，他一總不見，只有本州岳太守，許可接見。太守在行台，與狀元行同僚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，口稱：「大人到來，少來遠接，還望大人海涵。」回答道：「本軍門至此，奉旨來貴地，一件大事不了，請問貴州金龍嶺奸相常和尊州可知他事否？」太守回答：「大人奉旨出京，莫非捉拿奸相回朝？」回答：「正是！」太守接口言道：「大人的兵，尙未曾出天津，老賊一家，逃至洞庭湖去了，這一座相府，用火而焚，化爲灰飛。」彭華聞言，怪叫一聲：「壞了大事！」口稱：「尊州有事，請回衙門避。」吩咐點炮送客，太守回衙不表。單言彭狀元吩咐散隊，命家人在文案房，請來參謀宋安，不過片刻，來一位司文，此人姓宋名安，本是秀士功名，不能上達，已在彭狀元幕下，今番代他出朝，以作文案聽用，此人年紀

三句以上，多有才幹，來至小寨。見了彭華一番全禮，狀元將扶起來，與他還禮已畢，二人對坐。宋安接口問：「大人有何貴幹？」回答便把常和相府逃走，焚火之事說了一番。適才相請先生，本官在先生進前求策，先生用何計？回道：「此事急迫之間，事也難成，大人此刻穩坐魚台，自有方法。」彭華聞言，沉吟一番，點頭稱善。正在言語之間，忽聽得公所後面，忽然痛哭悲聲，他二人抬頭一看，却是老管家彭宗小管家彭義一老一小，啼哭之聲，跪上前來，口稱：「大人，小人罪該萬死！」問道：「甚事？」家人言道：「那後房響亮一聲，現出一道白光，射出閣門外，頃刻之間，風靜浪平，我們進屋內面觀看，印盒打得稀爛，提督印信，永無蹤跡。」管家與彭華這一報，驚得彭華狀元面如土色，慌忙之間，立起身來，挽定宋安二人忙忙迫迫，左右人等齊集，來至內閣，果見印盒打得粉碎，只得悄悄的左找右尋，不敢張揚出外。宋安先生觀看大人顏色不正，恐有不測，如何得了，正欲用好言安慰，忽聽大人哎呀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倒退二三步，跌坐交椅。宋安上前一看，大人目定口呆，連呼幾聲，甦醒轉來，死中得活，反本還陽，隨機應變，叫一聲：「先生萬不想招此滅門之禍！」宋安回答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大人不必如此着急，某今有一計。」問道：「先生有何高見？」宋安說道：「必定是洞庭湖有這千異端不法之徒，兼之常和又逃在那裏，這水寇李昌暗地命人來到此處，用了邪法盜去，或是有之。我在大人進前告假五日，各處暗訪，但有動靜，即便回來。」答道：「甚好！」宋安拜別大人，變成賣藥之人，出了岳州府地界，不數日，回營見大人，聞知答一個「請」字。宋安在公所內收拾行李，轉過小營，面見大人。彭華與他以禮答坐下，便問：「先生此番何往？」答道：「五湖一帶，看出破綻，洞庭地方，五湖戰船，夾地連營，外有青龍白虎，朱雀玄武，中安泰山顛倒，層層密密，洞庭君山重重疊疊，連營數座，君山下面，四方八角，排列十八道寨門，立出高杆，懸掛木牌，不論軍民人等，准行通商，是有這樣破綻，盜印之賊，必在洞庭！」彭華聞言，低頭不語，半言不吐。狀元開言：「敢問先生所說這一切事端，如何才好？」回道：「大人不須過慮，我獨自一人，扮成商賈，親往洞庭湖口外，假意扮着商人，私訪破綻，君

山進出的道路，果然准行通商，我便就去探訪這盜印的消息，若得實事，我便回營，對大人明言。」彭公回道：「先生乃讀書之人，不會武藝，洞庭是殺人戰場，若是被人看出，先生自去送死。」回道：「大人本是我知心，此刻也不敢哄瞞大人，我有一個好友，長沙府人氏，與我同鄉共里，此人姓汪名廉，人人稱他神算子，當年與我同窗共讀書，文章詩賦，比我高強，久考不第，他看破紅塵，與我一別，他由完巡師訪道，自小某那日告假出營，聞聽人言說洞庭有一個道人，名叫神算子，倘若遇巧，會到我那好友，莫說一顆印，再有幾個印信，都可拿得回來。」大人聞言，滿心歡喜，事不宜遲，遲則有變，宋安抽身回轉公所，更換衣衾，大人吩咐排宴，二人同飲，酒過數巡，飲畢撤席。大人與宋安挽手並行，送出轅門，再三囑託，兩下分手，不知做出甚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聯陞店小二講水寇 洞庭湖江望說通商

話說彭大人與宋安分手，此書不表。單言宋安讀書人，膽量最大，正是聞聽此山有虎，便往虎山行。一日查點之間，到了鄱陽湖口岸，此處有一鎮，名曰平陽鎮，隔鄱陽湖有三十餘里，隔洞庭湖不知多少路程。平陽鎮內有聯陞客店，投宿一夜，店小二接進西房落坐，小二問：「客官發賣貨物，可用酒否？」宋安回道：「平常酒菜，拿上幾殺。」小二回頭，把那酒菜送上，桌案排得周全，自斟自飲，觀看店小二站在旁邊不走，宋安回頭一看，便問：「店小二，此去洞庭湖通商，你這寶店路隔鄱陽湖洞庭湖多遠？」回道：「洞庭湖是八百里遠近，是蘇杭浙江三楚相連地方，湖北有青草湖的來往，此平陽鎮是五湖的口子，天下客人，七十二行，各有買賣不同，洞庭湖分成九道水寨門，東門有將把守，西南北亦有將把守，尚有生門，亦有將把守，看你們各位客人，轉的那行貨物，旱路不通，水路才行，此地走鄱陽湖，不當運船通商小道，要走洞庭湖才能。自此到洞庭湖路隔三十餘里。」說畢，宋安追問洞庭湖如何折扣，為何鄱陽湖或有這樣太平？」回道：「客官問者是禮，其實洞庭湖大王，自稱水主，號

曰洞庭君綽號金鈎鬚子，姓李名昌，人言他是李子成的兒子，洞庭與兵造叛，他是樓人，另人害人，我們這一帶等處，多年無人了，雖爲盜賊，他莫害人之心，還有什麼人通商。古人言道：爭江山，奪社稷，百姓是皇上的兒女。他二人言畢，菜涼酒冷，另自換過，小二去了。宋安心中有事，暫飲幾杯，房中安宿一夜不表。第二日早晨起來，將酒飯錢開清，與店主作別起程，行至三十餘里，此刻辰時，走到洞庭湖南岸，一看岸上，岸下，岸左，岸右，擠擠密密，盡都是戰船，無數餘隻，宋安自思，怪道個人言在講，這八百里的洞庭湖，舉目一觀，真個是海岸無邊，汪洋之類，真個是水主君山險要，可稱贊這五湖的龍潭。宋安看罷，想那施千歲呀！我看這場軍務，如何太平，不覺得自己思想，又再看，一雙足行走過去，行走過來，往上一看，宋安自嘆，雖然大船已有不計其數，每船風杆上都掛得有各省各府各州各縣各行的貨物，客商的號口，如何得去？正在岸上，主意難定，聽得有人喊叫一聲：「岸上那一客官，你莫非來寫船的？」宋安聽得，回頭一看，見一少年，年紀未滿三十，光頭赤足，一根毛辮，挽在頭上，面容甚善，穿兩件短衣。宋安接口：「正好寫船。」船頭小二連忙上岸，望着宋安深深作一個揖，見禮已畢，宋安以禮接待，船夫說道：「請問客官，既來寫船，岸上不是言語之所，上小舟再講買賣。」回道：「甚好。」復聽船上分付：「貴客寫船，不要他受驚駭，跳板好生搭穩，兩邊安穩伏手。」宋安聽得衆人的話句相同，並無一疑惑之心，上了大船，有六七人來接，下了船，入官艙，安好坐位，獻茶已畢，宋安此刻眼看，心中想道：「在岸上不覺得，來至在船上一看，此船寬有數丈，不知頭尾長有多少，真不愧海湖也。」船家在旁倍坐，開口動問：「客人鄉關姓名，辦的是什麼廣貨？這一條路，近來得多回，或者初到，願領其詳。」回道：「請問小哥，高姓尊名？」那船夫聞言，暗暗冷笑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問他的鄉關，他一言不答，反轉問我的姓名，這人定是報夥子，才學做生理，是第一回買賣。」船夫抬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客人小弟姓江，我個單名叫望，船上這一夥人，盡是我的家夥子。」宋安接口追問：「江兄，我乃初次買賣，原來不熟，俗說離城五里，先問鹽米，在鄉隨鄉，古之常禮，今到湖邊，巧相逢，偶遇江兄，

或望兄台將洞庭湖准行通商之事，指點指點，兄台不棄，我小小一行買賣，或望兄台可以關照一二，故你寶船在此借光。」江望聞言，此人言談溫良恭儉，口稱「先生」，你既要問，請聽這一帶湖水，也看爲客的才運時運如何，客人那你的財運若還好，這湖岸的順風，一則不過二三日，就直到洞庭湖的南岸了；或者時衰運退，或者海水來潮，海風一起，連我都不曉得，推在那湖海之前岸。」宋安聞言，駭得周身發汗，戰早知如此險路，我就不該來了。船夫又道：「凡是洞庭來買客行貨物，都不要緊，惟有米糧，這不是上等的客商，朝廷動兵，聞人言說，施親王掛帥，不久大兵要到，由北京到洞庭湖前，故而多辦米糧，採買硫磺火硝的客商，往東寨而去，頭東門有陳彩收取，辦兵器往南寨而去，南門有湖剛收取，這綢緞布疋，往西寨而去，水府君岳剛收取，若有零星物件，往北寨而去，有吳雄收取，辦米糧者，往生門而去，那生門收取米糧者，乃是長沙府一位道者，人稱爲神算子，汪廉。」宋安聽着船家說，汪廉所管一切事務，宋安先生何存有心勞記，聽着生門的汪廉，此時陰陽四散，忽然現出青天，一洞江洋大海，回道：「江兄，我本姓宋，名安，我也是長沙人氏，辦得有十四載白米，不過幾日，就至此湖，或望江兄，幫辦幫辦，裝載的價資，兄也不要高抬實價，我當從厚，不得虧心。」船家江望道：「富足之人，原來做的公平交易，我不如撥下小船一隻，把客官送至生門，洞庭湖內管生門汪廉先生面會，把這價值議好，我便更閒色送包好，先生意下如何？」回道：「甚好，難得江兄仗義疎財。」旁有一人叫：「江兄，請宋安客人，一杯撥魯酒，遮遮風霜。」一共四人同飲，此刻飲酒多杯，並不覺醉。古人云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」一聞聽汪廉的下落，故而多杯不醉，漸至午後，宋安去會汪廉的心事太急，恨不得此時就去方好。江望開言說道：「宋先生，你膽大膽小？」回道：「如何？」膽大，這才午時，我撥小船一隻，備辦小菜，派幾個水路熟諳的，送你前往，此乃十幾天色，天氣清朗，今夜定有星斗月明，海水不潮，海風不起，不過是明日晨早飯後，就到得生門，宋先生可好否？」回道：「甚好。」事不宜遲，急忙吩咐江七、江八、江九，擺動火速開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宋秀士假稱米販 汪軍政誑言修船

話說前回書中，說至江望叔姪，送宋安至洞庭旱寨，只見三人擺開小舟，請宋安坐下，一人拿柁，二人推橈，直向洞庭而去。所幸風波平靜，你看那宋安坐於船中，用目將四面一看，得見一望無涯，到了此時，雖則胆小，却也莫可如何，恁那小船推向前去，行至次日太陽東升，方至岸邊，宋江二人起身同行，不過二三里之路，已至旱寨生門，宋安往上一看，只見霧騰騰一座高山，這寨門與北京城一樣巍峨，外面扎得有連營數座，好不整肅。正在觀望，耳聽江望叫道：「先生，不要亂走，我去看看就來。」說畢，抽身便向營門而去。正向前走，只見內面奔出一人，隨口叫聲：「江哥，這回你裝那個客人的貨物？」望即答道：「兄弟裝的米！」你看衆人聽說，都皆歡天喜地，言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有勞老弟，速去稟知軍師。」那人聞言，抽身便向內面而去，不過頓飯之久，方才出來，叫聲：「江哥，快來！」江望正欲同那人進去，忽聽後面咳嗽之聲，即忙回頭一看，見是宋安心中明白，便向衆人說道：「各位，你們認得此人否？這就是那個販米的客人。」衆人聞言，一齊說道：「你爲何不早說，這是我們救命王到了，快快請進營中。」江望隨同那人進了忠義堂，走至江廉面前，口稱：「二爺小的叩頭。」江廉問道：「你來何事？」望道：「小的送來一位販米客人，姓宋名安，要面見二爺議價，現在營外等候。」江廉聽得宋安二字，心中想道：「賢弟與我分手，一別數載，今日來此，不知爲了何事？少時會面，問過明白。」即命江望快快來與貧道相見。江望奉命，即速來至營外，請宋安進內。宋安聞聽有請，即隨至營內，只見合營戰鼓齊鳴，兩廊軍士站定，江廉站立階前，宋安忙步上前，口稱：「汪」字，只見汪廉遞一個臉色，開口言道：「客官，你受了汪洋之險。」宋安一聽此言，心中了然，即改口叫聲：「軍師爲客有禮。」汪廉隨即還禮，言道：「客官請坐。」二人一同禮畢，煙茶落坐，汪廉吩咐衆兵，各自散隊，只見衆人散去不提。且說忠義堂此時只有宋汪二人，並數名心腹而已。

此時汪廉見衆人散去，即忙吩咐排宴，不多一時，酒席排齊，賓主敘坐，方叫了一聲：「宋安賢弟，方才之事，你可明白？」宋安答道：「小弟却也理會。」廉道：「請問賢弟，當年弟兄分別，算來數載，賢弟又作何事業？」宋安即把別後之事，現在武狀元彭華衙內作幕之事，如何失印，假扮客商，探訪途中，聽聞哥哥在此，大膽前來，從頭一一說明。汪廉聞言，答道：「賢弟，想常和老賊，現與水主在君山同住，耳目衆多，當言則言，不言則止，此刻賢弟前來，會着劣兄，有何事件？」安道：「兄長，小弟無事不來，因彭大人失却印信，招了滅門大禍，一旦不測，小弟又何日出頭，故冒險前來，望哥哥搭救，明雖救彭大人，實則救小弟一般！小弟與兄跪下了，哥哥如能大發慈悲，小弟方才起來，不然小弟死在哥哥面前，不出洞庭了。」你看宋安這一跪，跪得汪廉心中不忍，兼之弟兄情重，難以推却，即忙用手扶起，說道：「賢弟不必憂心，此件大事，爲兄與你擔任是了。」宋安聞聽，大事已允，即起身致謝，再整杯巡，此時日色正午，汪廉叫聲：「賢弟，此地不可留戀，稍坐一刻，爲兄去去就來。」不多一時，只見汪廉手拿書一封，交與宋安，言道：「賢弟，你將此書帶回，交與狀元公，就說爲兄不多一二日，便來營內會面。」宋安接過書來收好，說道：「哥哥不可失信，小弟在營恭候。」汪廉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豈可失信於弟乎？」回頭吩咐傳江望，不片刻之間，江望到來，說道：「二爺喚我何事？」汪廉道：「適才這位客商，與我米價定妥，乃是你一場大買賣，昨日送來他時，一路水脚，用過多少？」望道：「分厘未用。」汪廉道：「這就甚好，現有小銀一錠，以作水脚費用，仍將客官送至湖口，沿路須要小心伺候，若將客官受險，你的狗命難活。」江望連稱：「不敢。」汪廉轉身，手挽宋安一同出了忠義堂，送營門外面而別。不言宋安江望回轉湖口，且說汪廉送了宋安去後，回至忠義堂，吩咐水軍備船，本軍師有要事面稟水主。衆兵聞言，即將船隻備好，請軍師上舟，即向君山搖去。不知會面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神算子君山瞞水主 宋幕友岳州望故人

昔日石崇豪富，錦帳十里長銷，驕奢華美將王侯，上干神天怒惱。家業全歸烏有，一旦盡成澤湖，誰知留作藏奸藪，反惹羣雄爭鬥。

(右調西江月)

却說前集書中，汪廉應允宋安代訪軍門印信，故而獨駕扁舟，直望君山搖去。不過數時之久，已至君山。早有執事小軍，報進大寨，水主即命進見。汪廉隨步入內，與水主見禮。一旁坐下。李昌問道：「弟不在水寨，回山見兄，有何要事？」汪廉言道：「大哥不知，小弟命人沿途探聽，施仕倫帶兵已出北京，想我們五湖六島，水旱各寨，以及各路戰船，均已朽壞，故小弟回山請示。」昌道：「依賢弟意見？」汪廉道：「依爲弟愚見，就命那位賢弟前去，將各處修好，方無後慮。」李昌聞言大喜，說道：「此乃大事，何必另委他人？就煩賢弟辛苦一行，順便探聽軍情，限期一月完備，賢弟可願去否？」廉道：「大哥所委之事，焉敢推辭。」昌道：「賢弟願去，可將生門之事，委人照料，速急督工修整，爲兄等候好音。」回頭命人排宴，與軍師餞行，飲酒已畢。汪廉起身辭別，駕舟回至生門，將寨中大事，交四個心腹人周龍等看管。寨門外掛下公出牌，佈置已畢，隨即起身。周龍等送至湖口，汪連吩咐：「倘有各寨頭領來會，可說二爺查探去了。」周龍等答應：「是。」汪廉上了划舟，二名水軍，用篙將船點開，離了洞庭，得遇順風，直向岳州進去。次日早，攏邊岸，即吩咐水軍，將船搖回，隨即捨舟登岸，向清營而行，不過十餘里之遙，望見清營旛旗繞繞，即忙步至營門，忽聽有人在內呼叫，正是：

莫言君行早，還有早行人。

再言宋安自從由洞庭回營，日日盼望汪廉，今日正欲出外探望，將至角門，一眼看見汪廉，心中大喜，即忙出營，叫聲：「汪二哥，想殺小弟了。」汪廉正在觀看，忽聽有人喊叫，抬頭一看，却是宋安，即上前相見，挽手步進大營。此時彭華聞知，已出外迎接，知汪廉道家裝束，故未冠帶，便服相接在中軍等候。汪廉同宋安進內，看見中軍一人，此人身體七尺，面如淡金，黃中有光，兩道龍眉，一雙鳳眉，眼鼻似樑柱，口闊齒白，兩耳連腮，膀寬腰圓，肚大

如罈，真是國家柱石，就知是彭華了。那彭華把汪廉一看，頭戴青緞三叉魚尾巾，身穿銀紅色道袍，外套古銅色行梭子的道褂，脚下薄底烏靴，腰拴黃絲緞，胸掛執袋，手執拂塵，眉清目秀，八字清鬚，面如白玉，唇似丹砂，好一個仙家門人。那宋安在旁，向着彭華道：「大人這便是汪先生！」彭華即向汪廉言道：「先生駕至，未曾遠迎，恕罪，請至小營。」汪廉方與彭華二人見禮，手下獻茶，坐下談敘寒溫，隨即擺宴。汪廉首坐，宋安客位，彭華主位，相陪。酒飲三巡，彭華口稱：「先生大駕光臨，實爲萬幸，本官有滅門之禍，先生全知，望先生大發慈悲之心，打救滿門性命，閣宅人等，沾感無際。」廉道：「大人不必憂心，貧道既來，定要查訪出來，原璧奉上，但不知在何處失落？待貧道親去看個底細。」彭華即命老少管家引路，三人一齊起身，同入內閣。汪廉用心向四週查看一遍，各處並無形跡，心中暗想：「觀這盜印之人，並非水旱俠義，先前貧道失口，應承此事，此刻看不出破綻，我又在那裏去找何處去尋？難道我這就此罷休不成！」正在尋思，偶然想起一人，要將此印尋出，少不得向北京城去拜求我那黃衰大哥，他本是七俠之領袖，此爲上策。主意已定，即忙轉進小營，三人仍然入席飲酒。汪廉席前向着彭華言道：「貧道在大人近前，借便服一套，扮做在俗人，出遊查訪，自有好音。貧道之衣，交與宋安賢弟收檢。」彭華聞言，即命管家取出常服一套，又命手下人，叫來待紹來與先生梳頭整容。不多一時，待紹進來，汪廉即起身離坐，將毛辮梳好，卸去道裝，穿好便服，改換英雄本色，隨帶佩劍一口，以作防身之用。彭華命人取出路資，交與汪廉收拾停妥，隨即起身作別。彭華二人送至營外，兩下分手，正是：

欲重千金諾，不辭路途遙。

却說汪廉離了清營，獨自一人，行在路途之上，左思右想，我在水主面前，請假一月限期，這三楚到京，數千里途程，不知何日方到？若多延時日，悞了限期，水主知道，說我私通清營，我又何言對答？兼之誤了彭狀元之事，我連水老祖傳授五行遁術，不免用遁術早到北京，會着我那黃衰大哥，有印無印，自然分明，我好回洞庭銷假。主

意已定，口中念詞，駕起遁光，直向北京而去。不知會着黃衰訪出印信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施親王奉旨出征 衆文武長亭祖餞

却說施王前奉聖旨，攻打水寇李昌，將人馬扎在東關校場，操演一月，期限已滿，傳令出去，曉諭五營四哨，滿漢兵丁收拾器械馬匹糧草等項，准定明日辰刻拔營起程。吩咐已畢，然後方回方爾府囑託，戚大人並一雙兒女，方將朝服穿戴齊整，至端門辭駕，聖主傳旨，命滿朝文武，明晨齊至長亭，與施公餞行。施公謝恩，仍回東關校場，準備明晨起馬，衆文武均已接着聖旨，知施王明日出征，皆等次日長亭一別，正是：

忽聽君王詔，祖餞出征人。

却說三國舅索仁，聽得施王傳令，明日起程，即忙回至府中，辭別一雙父母，並五位兄弟。彼時伯美囑咐道：「我兒此番出征，與魏龜一各如羊伴虎一般，兼之押解糧草，乃軍中大事，我兒處處留意，刻刻經心，不然恐遭惡手，爲父現有祕書一封，吾兒緊收貼身之處，若有機緣，照書行事。」老賊囑託一番，旁邊走過五個兄弟，一同言道：「三哥遠行，小弟等備有餞行酒，願兄長一路清吉，早晚二時，須要小心，免他人之害。」這索仁言道：「衆位賢弟，此刻乃我父子七人生離死別之時，縱有珍饈美味，你叫爲兄如何吞得下？但則爲兄此次與施仕倫一路出來，這番軍務，三年不知五載不曉，日後軍務太平，不知爲兄能面朝否？堂上二親年老，爲兄又遠離膝下，還望弟等代兄晨昏定省，稍報效勞，而今妹妹打在冷宮，父親貶職閑居，大體盡失，不知隨後如何結局？」索仁這一番言語，說得弟兄流淚不止，老賊帶淚言道：「吾兒免慮，汝牢牢記着，爲父那一封書，知道機會，那時你來看，還有施不全否？吾兒快快收淚，早回校場侍候，以免禍生肘腋。」索仁只得起身，拜辭兄弟，叩別父母，酒淚出府門而去，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却說次日天明，施公早起，梳洗已畢，即升座傳令，命馬奎爲第一隊，帶領三千人馬，作前部先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造橋，押糧官索仁爲第二隊，亦帶三千人馬，施王親督中軍，作爲三隊，領帶諸將，又將欽賜滿漢精兵五百名，並三千人馬，交黃豹管理，作爲後隊，其餘兵士皆隨中軍而行。又曉諭各營人馬，一路公賣，不准踐踏禾苗，違令者斬首示衆。傳令已畢，拔隊起行，出了東關校場，早到十里長亭，只見中軍施達上前：「啓稟王爺，今有滿朝文武奉聖旨，意在長亭與王爺餞行，請王爺示下。」施公吩咐傳話出去，滿朝文武均請回衙理事，單留張相爺與尹戚二王，官廳相見。施達答應是，即將話傳出，文武紛紛回衙，將手本存下。施公即催動黑驢，逕奔官廳，早見尹戚二王，官廳相見，一同迎接。施公即忙番鞍下驢，上前挽手，同進官廳落坐，酒過三巡，施公停杯，望着張相叫道：「丞相！此番本藩奉旨帶兵，征勦水寇，勝負未料，不知何年何月方得太平班師，猶恐征戰日久，朝中無人，丞相乃朝廷柱石，須時刻留心防備，恐一旦禍生肘腋，那時防備不及，如何是好？倘有奸佞亂朝，火速修書通知本藩，要緊要緊！」張相言道：「王爺征勦水寇，但願馬到成功，早唱凱旋之歌，朝中大事，王爺放心，自有二王與臣等料理，適才之言，謹遵台諭。」施公又望着尹親王言道：「皇兄是椒房之親，又是八旂之列，與本藩亦表親相稱，同扶社稷，令妹身居母儀，但此刻索家父子，雖則貶職，仍在朝中，賤妃入冷宮，恐主上一旦忘却前隙，詔回西宮，索家父子，必是官還原職，定然又起風波，趁兄未在朝中，賤妃們父子，通同水寇，暗害朝廷。」尹王出言：「皇兄放心，自有弟等暗暗防備，諒也無妨。皇兄出京，沿途須當保重，弟等立候捷音歸來。」施公又回頭叫了一聲：「戚親王！你係內戚之親，爲兄此番出京，無有別的重託，你的姐姐，乃係女流之輩，你那一雙姪男女，年紀幼小，不知東西，我那府中一切事務，望祈我弟照應一二。」戚王答道：「話說那裏去了，誼屬至戚，分所當然，但願此去，早日太平，回朝再來話語西窗。」施公囑託已畢，隨即起身，吩咐放炮拔營。張相二王，一齊送出官廳。

見施公上了坐騎，方一齊回朝覆命。正是：

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

且說施公跨上征鞍，隨帶閣營將士，一路浩浩蕩蕩，早行夜宿，軍紀嚴明，沿途秋毫無犯。不覺一日早抵天津。本地文武，一概免見行營，扎在關外，候戰船修好，由水路直發洞庭。不知何日開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天津衛偶得敵信 北京城尋訪故友

却說汪廉自從離了清營，駕上遁光，早至天津衛關外，只見連營無數，旌旗招展，殺氣冲霄，鼓角齊鳴，不知何處人馬，抬頭向中軍一望，只見坐騎上面斗大一個「施」字，方知是施仕倫帶兵征剿洞庭，心中不覺驚懼，本欲探訪印信，奈洞庭戰爭又起，欲回君山，又失信義，事在兩難之際，忽見一路工人，向面前走來，即忙上前去拱手問道：「各位國務這般行忙，向何地而去？」內有一人停步言道：「壯士莫非迷路？」廉道：「非也，請問前面連營，是向那處去的？」工人答道：「壯士不知，此乃施王爺所帶之兵，前去攻打洞庭，我等是修戰船的，王爺候戰船全備，方由水路進兵。」說畢便抽身而去。汪廉聽得這一番言語，方才將心放下，暗地尋思，我不如趁此機會，催動遁光，速往北京而去，早早會着我那黃大哥，有印無印，我也好趕回洞庭提兵調將。主意已定，口中念動催咒，直向京城進發。不多幾日，早至北京，進了九道皇城，在那六街三市游玩，只聽得老幼百姓閑談，也有說國運衰弱，朝出奸佞，也有說施王出征，不知何日太平。汪廉心中有事，也無心聽這些街談巷議之言，一直往二龍巷而去。走至巷口，找不着黃衰住着，在於何處？站立巷口，向四面一望，並無一戶人家，盡是一片平陽之地。心中一人思想，那年我們七十二弟兄，在湖南白虎廟中，結為異姓同胞，連盟之後，弟兄各自分散，也有為商的，也有務農的，也有隱居的，也有保標的，我汪廉保定明公在君山起意，占踞洞庭湖一帶等處，與朝廷為難，我在君山

常常命人打探衆兄弟下落，方知黃衰大哥，隱居北京二龍口，故而山遙路遠，前來探訪，欲知印信下落，此巷並宅舍俱無一處，况這皇城如此之大，再向何方尋訪。正在進退維谷之時，忽聽遠遠有人叫苦之聲，仔細一聽，只聽叫：「冤孽病纏我身，死不死，生不生！」口中雖在呻吟，其音聲如洪鐘。汪廉定睛一看，只見遠遠的現出高聳聳一帶牆垣，這聲音就從那裏而出。心想這人有些奇異，我不免前去看過明白。黃衰踪跡，有何不可。即忙邁開大步，直向黃衰走來，行至面前，只見牆根下面，現出三間茅屋，漏濫不堪，却是一貧寒之家，得見門內竹椅，上坐一孩子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光景面如土色，估眼暴睛，眉歪嘴斜，頭上之髮，其色如金，身上穿的排扣打衣，一雙赤足，右腳橋在左腳之上，雙手抱膝，口中呻吟不已。汪廉一眼瞧看他，那右腳從膝蓋直至腳背，皆是膿血，雖則難堪，並無臭氣，心中雖則詫異，口中不得不問，上前口稱：「小郎，你得的什麼病？口中如此叫苦，為何不請醫調治？」那病人抬頭將汪廉看了一眼，言道：「客人，我亦不知是何病症，請醫調治，家中貧寒，日用維艱，那有餘錢調理這冤孽病？」廉道：「你家中雙親可在？」弟兄幾人？」答道：「我椿萱並萎，弟兄終鮮，蒙師教誨，只有師徒二人。」廉道：「令師何人？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答道：「我姓方名向，師尊黃衰。」汪廉聽得「黃衰」二字，心中甚喜，正是：

欲尋無覓處，誰知在目前。

且說汪廉無意探出黃衰消息，雖則心中欣喜，不知此人在此否？想黃大哥乃是我們早道二把交椅的劍客，為何如此落薄？其中必有原故，待我問過明白，便知分曉。隨即開言問道：「令師在家未曾？」答道：「現在家中。」廉道：「既令師在家，為何不請醫與你醫治？你令師難道無錢？」答道：「未言得明白，家如水洗，我又寸步難行，就是我師徒二人，每日一食一粥，俱也不飽，那裏還有餘錢？」汪廉聞言，大笑不已，向着方向言道：「你將才之言，哄別人罷了，難道哄得過我不成？你令師是劍客領袖，就如此赤貧不成？」方向聽汪廉之言，即忙問道：「

先生何人爲何知道吾師請問其詳。汪廉道：「吾與令師，乃是同盟弟兄，我姓汪名廉人稱神算子便是，特親來拜訪令師的。」那方向聞言，怪叫一聲：「你老就是汪二爺！小子適才唐突，多多有謝二爺！小子聞師言說，二爺在湖南洞庭君山爲軍師，與那水主李昌運壽帷幄，提兵調將，因爲甚事，不辭山遠路遙，前來探訪吾師？」汪廉言道：「我與令師，分別日久，常常憶念，兼有要事相商，故不遠數千里而來，你可速去稟你師尊，自有分曉。」方向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二爺稍等一刻，弟子去去就來。」說畢，只見他將爛足放下地來，週身筋骨一响，兩手一揚，雙足一縱，身子一閃，由如長生雙翅，直向裏面而去。正是：

鬧中來取靜，何妨近市居。

且說汪廉見方向如此行爲，心中實在佩服，方知先前形像，乃是遮人耳目；只得在門前等候，不知會着黃衰未曾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回 神算子得遇黃衰 玉金童指引汪廉

且說黃衰得地仙教金龍口授心傳，故在北京城內二龍巷隱居煉道；因昨晚元神出舍，知汪廉今日前來探訪，故命弟子方向前去茅屋等候，引他入內相會，好指引他去邪從正，也不枉同門同盟一番。正在裏面等候，只見方向上前：「啓稟師尊，汪師叔到了。」黃衰吩咐：「請他進來。」方向出外，向着汪廉說道：「家師有請。」言罷，轉身在前引路，汪廉在後跟隨，過了草房，忽然現出一座高大房屋，正在東瞧西望，只聽內面有人叫聲：「汪二弟，快請進來！」正是：

弟兄一別許多春，故人千里又重逢。

却說汪廉耳聽有人招呼，即忙回頭一看，得見黃衰站立塔沿之上，即忙步上塔台，弟兄挽手，同進正廳，雙雙敘禮落坐。黃衰開言：「二弟！自昔年白虎廟分手，爲兄未曾一日去懷，吾弟保明公君山起義，不在那裏提調軍機，來會爲兄何意？」汪廉答道：「兄長不知，小弟此來，一則思念兄長，久欲趨謁，問道起居，奈一刻不能分身，前來追隨左右，望吾兄原宥！但弟今來此地，不爲別事，因清營提督軍門彭華岳州扎兵，不知何人，將印信盜去，杳無形影；伊營之中，有一幕友宋安與小弟幼年同窗，故伊私扮米販，來至洞庭，求弟與伊尋找此印，弟念及同學之誼，方才允諾，一來打救彭華全家性命，因此小弟在明公面前，請假一月，假言修理戰船，直至岳州清營查看一遍，毫無破綻，弟思此事，定是我們道中人，方能有此手段，雖如此設想，又未知是何人取去，此時小弟，真是欲罷不能，左思右想，猛然想起吾兄，故不揣冒昧，前來拜懇兄長，望吾兄大發仁慈之心，普救羣生，代爲一查，不但彭華全家感兄大恩，即小弟亦沾感莫銘矣。」汪廉言罷，只見黃衰怒目圓睜，大聲叫道：「一聲！汪廉匹夫！兄只道你前來看望於我，你却與他人作忙，怎的不向別處去找，偏偏要到此來，想爲兄自從昔年分手，小隱此地，數年之久，並未出外遠遊，亦未干預外事，知道什麼印信？我看你這鄙夫，如此裝束，已忘却本來面目，尙有何顏來會爲兄？我觀你這般情形，那裏找尋印信，明明奉李昌所差前來，約兄入夥，借探國中虛實，是也不是？爲兄須念同盟，我這手中之物，他怕認不得你。」說得汪廉羞愧難當，正欲分訴，只見黃衰用手迎風一幌，向汪廉一揚，只見掌心一道毫光，直奔汪廉而來，汪廉大吃一驚，知黃衰抓風神石利害，速借土遁而逃。那黃衰見得汪廉借土遁逃去，亦不追趕，轉身向方向說道：「汝師叔來此找印，並非爲師居心用神石打他，亦不過使歸於正道耳，若不如此，他怎能離這二龍巷？汝須好好看守門戶，爲師入內煉氣去了。」回道：「弟子謹遵師命！」正是：

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且說汪廉被黃衰用抓風神石打他，急駕土遁，一直逃出京城，曠野之地，一人獨立，心中暗自沉思：我汪廉爲什麼事來，好好在洞庭居住，被我那宋賢弟前來，苦苦托我，與他找尋印信，那時情面難却，兼之憫念彭大人忠

良受災，欲救他全家性命，故而滿口應允，方才去北京探訪，又被黃衰羞辱一場，反用神石，險喪他手，此時叫我有何顏回轉岳州？回覆宋安賢弟，正是：

無故強出頭，一身不自由。

且言汪廉正在兩難之際，只聽樹林之中，有人口叫：「結緣來，結緣來！」即忙轉身，向着內面一看，只見出來一個道童，頭挽了雙髻，上帶一字巾，身穿八卦道袍，腰拴黃絲帶，胸掛執帶，脚穿草履，手執拂塵，左手將便鏟肩於肩上，鏟上掛一巖瓢，笑容滿面，走至汪廉面前，口稱：「汪道友稽首了！」汪廉聞言，一驚詫異：「我與道友素未會面，爲何知姓汪？」那道童笑道：「道友真是認之不得，想那年鴨綠灘，會着道友之時，尙還是道家裝束，如今爲何反道還俗了？」獨自一人在此，何意我是那日月山的玉金子師兄，真是忘記了不會？」那汪廉聞言，如夢初醒，方知是師弟，想起昔年與師弟分手之時，吾師言得明白，日後若有大事不了，可回仙山。雖則如此，我已將道露迷失，趁此機會，玉金子在此，我不如求他引我回山，主意已定，即向玉金子言道：「弟兄分別日久，故而忘却，望師弟恕罪！」即將欲回仙山，叩問失印之事，一言明。玉金子道：「既師兄要回山問師，趁此時光尙早，我二人急速起身。」玉金子在前，汪廉隨後，行行走走，不覺天色黃昏，四面無路，玉金子霎時不見，只剩汪廉一人，不知回山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傳天書祖師指授 爲印信弟兄結仇

却說玉金子爲何忽然不見？他乃師命所差，前來指引汪廉，故而引廉至此，將身隱於土遁之中，看汪廉如何動靜，再引上山。再言汪廉至此，天色昏暗，師弟又不知去向，四面霧氣騰騰，分不出南北東西，耳聽不遠，又有鐘鼓之聲，只見人並無道路，汪廉此時心中迷迷糊糊，橫豎汗流，那玉金子在暗中得見師兄爲難，心中不忍，即將手中便鏟，在那青石板上，一擊，嘩哪哪一聲响，汪廉一驚，方才甦醒，用目一看，天清氣朗，面前現出一條大路，直通山頂，即忙邁步上前行，至山上，週圍皆是古樹參天，松柏夾道，只有一條灣灣曲曲小路，並無別徑可行，只得向前走去，那知裏面滿地皆是荆棘，走得汪廉汗流浹背，氣喘不止，正是：

欲盡朋友誼，途中受苦辛。

却說汪廉正往前行，忽聽有人叫聲：「汪師兄，你來得好快！」汪廉一看，却是玉金子。言道：「師弟爲何戲弄爲兄？」玉金子笑道：「少時便知快隨弟來。」二人挽手便行，沒有一刻，出了羊腸小路，早見古佛洞不遠，汪廉即忙整頓衣巾，隨即步入洞中，行至雲床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弟子汪廉叩祖師萬壽無疆。」敖仙道：「無量佛弟子，一旁坐下。」隨命玉金子與你師兄獻茶，玉金子奉命而去。敖仙回頭向汪廉道：「汝不在君山回洞何事？」汪廉知祖師明知故問，只得將彭華失印之事，宋安求子弟查訪，前前後後說過明白，弟子無處找尋，故回仙山，求祖師指示前程。方才將話稟明，玉金子茶已獻畢，汪廉起身接茶在手，吸在口中，甜如蜂蜜，香如桂花，霎時之間，週身筋骨作响，遍身汗流，肚中如雷鳴之聲，坐在一旁，搖搖無主，不多一時，神清氣爽，心如明鏡一般，心中思想：「哎呀，我汪廉從前爲出什麼事來？想那李昌乃逆天行事，我反助紂爲虐，嗎？候印尋出，我要去邪從正。」正是：

掃除心中礙障，直向坦道而行。

且說汪廉正在掉轉念頭，忽聽祖師叫道一聲：「弟子適才你飲了此茶，有何動靜？」汪廉稟道：「弟子此刻明白，望師尊慈悲！」敖仙道：「汝知此茶貴重乎？」汪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敖仙道：「此茶名曰換骨花寶茶，乃汝師爺揀花柳真人，親身所造，爲師賜你一杯，與你改換心腸，歸真反璞，掃除邪念。」汪廉起身，謝過祖師的指示，仍然旁邊坐下。敖仙道：「汝可將內面各物取出，爲師指點於爾，便知用處。」汪廉即恭恭敬敬，將各件一一取

出，却是三件：三枚金錢，三節清香，一本無字的書。敖仙向汪廉指道：「此乃無字天書，搖動三枚金錢，三節清香，乃珍珠寶書，待後如有緊急之事，在那光天化日之中，焚起寶香，搖動三枚金錢，暗暗禱告，打開天書，汝可照書行事。但天機不可洩漏，不然，恐遭天譴，汝可好好收存，吾言勞勞謹記！」正是：

指引吉凶事，全在此書中。

且說汪廉蒙師指示，起身四禮八拜，謝過祖師，仍將各件收入袋內，一旁坐下。敖仙回頭吩咐：「玉金子，你去各雲房查問，本月某日，是何人巡查人間之事，喚他出來。」玉金子領了法語，轉至內面，不多一時，只聽東南之上，怪叫一聲：「弟子來也！」汪廉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只見裏面出來一人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頭戴蓮巾，身穿黃林布道袍，足蹬草履，滿臉凶氣，跟隨玉金子來至法台下面，站一八字脚，口稱：「弟子見過師尊，那日乃是弟子值日巡查，四方善惡，師尊有何吩咐？」敖仙道：「那日岳州府，失落軍門印信一顆，那日是汝值日巡查人間，爾乃難免失查之事。」道童聞言，慌忙跪下：「弟子稟明師尊，那日弟子巡遊在金光之下，由岳州經過，看那一顆印信，毫光閃閃，知是朝中至寶，弟子心中難捨，故而帶回古洞，伴修大道，望師恕罪！」敖仙聞言，罵聲：「孽徒！想那彭華乃上界黑虎星降世，扶保大清，你把印信盜來，不知要緊，害得彭華全家性命，有虧爾真，不知輕重，還不速去取來，看你怎的？」道童謝恩起身，向內面取印。敖仙向汪廉道：「此人係爾師兄，姓龍，名海，法號飛龍，年紀六十餘歲，修持有年，故而返老還童，雖然盜回此印，有一機緣在內，故引爾至此，傳授天書。」汪廉聞聽，心中方才了然，不多一刻，飛龍將印信捧出，交與敖仙轉交汪廉，即忙雙手接過一看，真是黃錚錚一顆軍門印信，心中甚喜，謝過祖師，放於袋內，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龍海仙盜印受責 神算子大樹夾身

却說敖仙將印交與汪廉，回頭叫罵：「龍飛龍，爾這孽障，罪該萬死，私盜印信，豈是為仙家門人所為？念爾初犯，與師羞下月台，重責戒尺四十。」早有當值兒童，將飛龍按在月台下面，打了四十，只打得他疼痛難當。飛龍受責，扒起身來，跪在雲台，敖仙道：「為師與你慈悲，爾可上前，向你汪師弟賠禮，他為此印，受不盡的辛苦，險遭不測。」飛龍領師法語，轉身照着汪廉，滿臉怒容，抱拳言道：「我與你初次會面，害得我如此光景，以後你要仔細打點，我飛龍與你見禮了！」汪廉起身答禮，心中暗想：「飛龍這般模樣，我還在此做甚？不如拜辭下山去罷。」即起身上前，口稱：「師尊，弟子要下山，與彭華送印，一免伊等盼望，二則限期已滿，但弟子不知下山路徑，望師慈悲。」敖仙聞言，早知二弟子結下仇恨，我不免與他二人解釋，回頭叫聲：「龍海為師命你送師兄下山，可願去否？」飛龍應聲：「弟子願去，不辭！」回頭望汪廉一笑，正是：

畫虎難畫骨，知人不知心。

且說汪廉見得祖師吩咐飛龍送他下山，即忙稟說道：「弟子不敢勞動師兄！」敖仙聞言，微微發笑，說道：「為師說出，不用多言，各自去罷。」回頭叫飛龍相送一程，隨即掩了神光。汪廉無奈，只得與飛龍起身，出了古洞，不過數步之遠，耳聽得後面霹靂一聲，古洞路跡全無，心中留意防備，却滿臉裝做笑容，隨着龍飛龍向前行去，不過二三里遠近，並無去路，左右皆高岩，如刀劈斧削一般，中間一條夾溝，一根大樹，生在內面，恰恰將路塞斷。汪廉此刻知道有些危險，只得問飛龍師兄，下山路徑。飛龍言道：「此樹是根界樹，這邊是仙境，那邊是紅塵，要下此山，須要樹中而過。」汪廉言道：「大樹擋住，何能過去？」飛龍笑道：「常聞師言，傳授你五行道法，難道你迷了竅，忘却了，何不破樹而過？」正是：

老龍正在深潭困，一言提醒夢裏人。

却說汪廉正在爲難，忽聽飛龍之言，如夢甦醒，急速口中念念有詞，用手一指，那顆大樹，如斧劈之聲，從中分爲兩破，汪廉卽伸手向飛龍拱道：『請了！』身子一閃，向樹中而進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飛龍手執拂塵，向着大樹繞了幾繞，呀呀一聲，那樹合攏起來，把汪廉緊緊夾在內面，只得受死而已。你看那飛龍欲報四十戒尺之仇，手提一塊石磚，走至汪廉面前，口中罵道：『汪廉潑道，別人失印，干你甚事？你偏偏到此找尋，圖你立功，不顧他人性命，此時有何話說！』手提石磚，照着汪廉泥丸宮打去。正是：

天堂有路爾不去，地獄無門你要來。

且說汪廉只說由木遁下山，誰知被飛龍用定樹之法定住，手執石磚打來，大叫：『我命休矣！』忽然空中大罵一聲：『飛龍爾這孽徒，做得好事，爲師來也！』金光之上，敖仙卽傳法旨，卽命得六丁六甲神祇，將汪廉送入紅塵，又請接地金剛，將這孽徒打在蓮花池，與金鯨一同受罪。不知飛龍何時脫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回清營印信歸舊主 返洞庭酒後吐真言

却說汪廉在高山招險，只說命喪荒坵，誰知狂風四起，忽然昏迷不省人事，霎時之間，人醒轉來，定睛向四面一看，仔細想想，我將才被樹夾身，龍飛龍欲報四十戒尺之仇，用石磚結果性命，爲何在大道之上，這是什麼情由？思想一回，必定蒙吾師打救，將我送至此處，只得望空一拜，拜畢向前一看，乃是岳州府地面，身上一看直袋，尙掛胸前，內面各物俱在，將心放下，直望岳州府城而來。不過數日，早至清營，只見宋安笑容可掬，迎將出來，叫聲：『汪二哥，辛苦了，快快請進。』隨即手挽汪廉步進大營，彭華早已降塔相迎，同至小營落坐，伴當獻茶已畢，彭華說道：『先生前託之事如何？』汪廉言道：『卒不辱命，今已完璧歸趙。』卽用手在直袋內取出，彭華接過手

來，心中大喜，舉目一看，果真是一顆提督印信，隨卽交與老管家，用黃袱包定，裝於印盒之內，囑咐經心照守。不刻酒宴擺好，彭華卽請汪廉入席，賓主三人同飲。席前彭華言道：『汪先生此番爲某之事，路遠跋涉，受盡風塵之苦，此恩此德，無有別的報答，只有合宅人等，早晚二時，用馨香一瓣，聊表大德於萬一。請問先生，此印，究在何方尋出？又是何人盜去？』汪廉叫一聲：『大人！只要原物歸主，也不必尋根究底，多惹煩惱。若云報德，何德可報？此亦不過盡友誼而已。』轉臉問宋安道：『賢弟爲兄去了多時？』宋安道：『二十餘天。』廉道：『既是如此，將兄道裝取出，兄要告辭回山了。』彭華道：『先生何必匆忙，稍住數日，聊伸鄙意。』廉道：『大人不知，小人在水主面前，請假一月，看看限期將滿，如逾限期，猶恐生出別事。』彭華道：『先生且慢，某做介紹之人，先生扶施王二臂，生乃清世良才，胸藏星斗，足智多謀，何不棄邪歸正，扶保我主，不久施王兵到，某做介紹之人，先生扶施王二臂之助，共破洞庭，異日回朝，不失封侯地位，先生意下何如？』廉道：『我亦有此心，聞聽施王愛將如寶，我這裏修書一封，存在此處，大人將書親交王爺，照書行事，若不如此，我將生門之事，料理清楚，隱居深山，再不管塵世中之事。』說畢將書寫好，交與彭華，隨卽更換衣巾，告辭二人起身，出營而去。彭宋二人送至門外，方才兩下一別。正是：

此時分袂後，他日再相逢。

且說汪廉辭別彭宋二人，回轉洞庭，行至生門，早有四名心腹前來迎接進內，隨卽折去公出牌，向四人問道：『自我去後，可有人前來？』四人道：『並無一人。』汪廉道：『這就是椿美事。』卽起身向君山銷假，見了水主，行禮告坐。李昌隨命擺宴，弟兄二人入席，汪廉隨卽稟明：『各寨各船，皆已完善，施仕倫兵札天津，候戰船修齊，由水路而來。』昌道：『此次把吾弟辛苦，容日備宴，約衆兄弟回寨，與弟接風，咱們大家一醉。』汪廉起身，謝過回轉生門，重備酒宴，與四個心腹弟兄，周龍、吳虎、鄭海、王強同席飲酒，將心腹之事，向四人言明，又囑咐周、吳二

人道：『你二人乃三千水軍頭領，鄭王二人乃三十隻戰船領袖，你四人與某同鄉，須要常常用些好言語，買動衆人，候施公兵到，你我看事如何，再定行止，並要命人探聽各寨之事，報我知道。』四人同聲應道：『二爺放心，何勞再三叮嚀，我四人謹遵台命。』正是：

酒逢知己飲，話向故人说。

再說彭華自汪廉去後，即將書信收拾，專候施王到來，親自面呈。每日無事，與宋安閒談兵機，操練人馬，又常命探事兒郎，打聽施王何日起馬。一日與宋安正在憶念汪廉不知回君山之事，若何又不知能否投誠，大清忽見外旂牌稟事言：『施大老爺昨日兵抵武當山。』彭華急速傳命，吩咐五營四哨，將官兵丁人等，準備二成隊伍，明日五鼓齊至營界上迎接。一夜無話。次日黎明起身，帶同士卒，一齊奔至界上，候施王到來。不知接着施王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彭華移營泰山島 施公兵扎岳州城

却說施親王兵扎津衛，足有半月光陰，造好十隻戰船，統領大兵，向岳州水路而行，不多幾日，兵至鄱陽湖，將十隻戰船一字排開，靠於湖岸，是日天色黃昏，湖之岸上，燈球火把，如同白晝，岸上亦扎有連營數座，係兩湖所派之兵，奉總督即各上官差委，前來迎接施王，沿途護送，號炮連天，鼓角齊鳴，擊鐸敲柳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正是：

號砲震雷震，干戈日月明。

且說次日天明，湖岸之上，來了全省文武各官候施王傳見，各將手本，交與黃豹馬套二人，打聽施公梳洗已畢，正在冠帶，二人一步步進官廳，啓稟：『王爺，今有湖廣全省文武官員，皆在湖岸迎接王爺，請王爺示下。』施公言：『免見。』傳話出去，皆請各回衙理事，一概當駕黃馬二人退出，將王爺言語轉啓。各官便紛紛散去。早有

李東山、彭華二人，候各官去後，方上船來，與黃馬二人見禮，各道契闊。方進官艙，稟見施公，行禮已畢，兩旁落坐。施王向東山寒暄一番，轉身問彭華道：『狀元公出京許久，未曾將常和拿問進京，莫非其中有私通之意？』彭華聞言，即起身打躬稟道：『王爺不知，武職出京之時，老賊聞風，先就打點，統率眷屬，投奔洞庭，李昌去了，等卑職領兵前去捉拿，早已踪跡全無，違背聖命，請王爺示下。』說畢，俯伏在地。施公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恕爾無罪。』彭華謝恩，起身歸坐。施公吩咐鳴鑼開船，留二人在官艙閑談，問問各處民風，操練兵丁，即洞庭水寇之事。二人一稟，明不日船到岳州，黃馬二將率同卒士，在岳州府城外，向洞庭扎下連營，各事完好，方請王爺進了中營，升坐中軍，將士參見已畢。施公吩咐道：『各將士沿路辛苦，休息十日，再議開兵，雖則如此，爾等亦不可懈怠疏忽。約束士卒，嚴守軍紀，多派偵探，沿湖調查水寇消息，如違令者，梟首示衆。』施公諭畢，退帳，衆將士各歸各營，這正是：

令出山搖動，帳外鬼神驚。

且說曉諭各營已畢，隨即退歸小營，安排酒宴，施公與李彭黃馬四人，同席飲酒，酒至半酣，向東山言道：『貴鎮乃通黃龍寺要道，須要刻刻防備，免惡僧暗助水寇。』東山起身告辭，言道：『謹遵鈞諭。』逕回漢陽鎮而去。東山去後，彭華起身，口稱：『千歲，卑職有一事稟明。』施公道：『有何事件，慢慢講來。』彭華即將失印之事，後得汪廉尋印，卑職勸他棄暗投明，伊臨行之時，留下書信一封，呈與千歲，照書行事。一一稟明，即呈上書信，施公接過一看，上寫着：『施親王千歲惠覽。』看罷，將書攏於袖內，向彭華言道：『本藩照書行事，將汝本部兵丁一齊帶去，泰山島扎營，以防黃龍寺進兵，捉拿常和之事，本藩自有奏冊回京。』彭華道：『彭華當効微力。』隨告辭領兵而去。施公又暗囑黃馬二將：『我觀索仁動靜，有私通水寇之意，况這糧台，乃重要之件，全軍生命所爲，非同小可，二位將軍，須要時常偵探，不可大意。』二人領命辭出。施公退至寢室，在袖中取出書信，將封口拆開。

內面信牋，逐一查明，收檢一邊，低頭一想：『那神算子心意，無非錯投其主，欲順大清，又恐不能重用，雖聞我禮賢下士，恐是虛名，要我親至洞庭，暗地聘伊，試我胆量如何？一人敢去否？况在正用人之際，何妨放胆一行，招伊投順，洞庭去一腹心，我又得一臂助，一舉兩得。』主意已定，事不宜遲，正是：

冒險探虎穴，只爲一封書。

且說施公喚進施達，爾可將本王坐騎，另換一副鞍轡，摘去鑾鈴，候人靜之時，牽至青草湖岸綠塘等候，此刻可將食料喂他，不可遲誤。施達聞言，不敢下問，只得照辦而去。施公換了一身便服，胸掛招討印，腰懸上方劍，由後營而出，恰好黃昏之時，行未數里，耳聽驢兒叫聲，在那裏月光之下一看，聽得施達低聲叫道：『家爺！小奴在此。』施公步至面前，將印交與施達，囑咐道：『如黃馬二人問我，就云有病，不可走漏消息，各自回營去罷。』施達此時不得已，言道：『家爺欲向何往？』施公即將汪廉書內情由，故自己獨至洞庭私會，一一和施達說明，只嚇得施達目瞪口呆，叫道：『家爺千歲！想那洞庭乃殺人戰場，豈可獨自一人深入險地，還是帶黃馬二將，保駕才是！不然，奴才同去，請王爺三思。』施公罵道：『奴才爾敢違命令，還不將印帶回，在此怎的？』施達不敢多言，只得回營，另打主意。再說施公一人，跨上黑驢，此驢乃是神驢，能通人性，只見放開四蹄，不快不慢，在那青草湖岸上走來走去，施公身跨鞍轡，眼望湖中，真乃好一個地方。本王雖來此地，又如何得汪廉前來會我，心中正在思想，忽然响噠一聲，正是：

爲國求良才，那管死合生。

不知此聲何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卜卦爻天書有準 遭危險奎宿現形

却說汪廉自那日銷差，回了生門，將心腹之言，說與四將知道，專候大兵到來。一夜在忠義堂靜坐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必有大事，即起身，手提直袋，由小寨門而出，在那星月之下，焚動寶香，望正西方四叩八拜，拜畢，打開天書，將三枚金錢，用手搖動，一連六次，文王卦皆鋪在蒲團，天書之上，香煙忽斷，即收拾各件，進了小營，坐下方打開天書一看，口中言道：『嚇煞我也！原來施公乃魁星臨凡，今夜獨自來洞庭訪我，你又何到得生門？施王千歲，你真是！』

朝廷之柱石，國家之棟樑。

不顧好歹來會我汪廉，果真禮賢下士，名不虛傳。我恐那青草湖上，有水府軍岳剛，下有陳彩胡剛，各帶水軍，在那一帶地方，夜夜探聽各處虛實，倘若今晚遇着，必有性命之慮，不如趁早過湖，與伊會面。』主意已定，將渾身道裝去了，頭戴三叉魚尾巾，身穿青布水襖，腰纏青色水裙，足登草履，手執拂塵，便鐘出了生門，囑托四人，一直步至湖邊，下了滑船，直往青草湖搖去。正攏岸邊，得見岸上一人，身跨雕鞍，眼望湖水，知是施公，即棄舟登岸，施公正在留神觀望，耳聽湖中啾呀之聲，不一刻得見船中一人上岸而來，即問：『來者何人？』汪廉聽是京腔，果然此人到來，真是：

忠臣不懼死，懼死不忠臣。

汪廉即低聲應道：『汪廉！』施公開聽，隨翻鞍下了黑驢，上前手挽汪廉，叫道：『我的好先生！本藩得見先生，所留之書，閱後，隨即改裝，不顧危險，前來聘請先生，正好先生既然來此，請上黑驢，代本藩與先生牽馬墜蹬。』汪廉聞言，口稱：『千歲貧道承千歲雅愛，親冒風霜前來，我汪廉還有未了之事，那洞庭生門，係貧道管理，身邊尚有四個心腹，周龍、吳虎、鄭海、王強，人人武藝精通，還有三千水兵，三十千大戰號，百十隻小清船，糧草數萬，候過數日，貧道將各事佈置停妥，一齊約期，船至大營，此非久戀之地，千歲乃朝廷棟樑，貴體要緊，恐有不測，如何！』

是好千歲請上龍駒。」施公道：「先生莫非見本藩六根不全，不堪與先生兵事，故且推辭，是也不是？」廉道：「千歲的話，說那裏去了？貧道久欲進謁，投在麾下，奈無援引之人，今因與彭大人尋印，遇此機會，得介紹於千歲，貧道如不踐書中之言，皇天鑒臨，況且千歲所帶之兵，不識湖中水道，要破洞庭，非我四將，三千水兵，難以取勝。」二人正在細談，只見上岸一帶火光冲天，人聲吶喊，二人大驚，施公問道：「這是何處人馬？」廉道：「那是岳剛所帶人馬，奉水主之命，每夜巡查沿湖一帶，千歲快快上馬，不然，我二人皆有性命之憂！」施公亦不言語，扭着汪廉袖口，死也不丟，那黑驢又怪叫幾聲，驚動岳剛，知道有人私探，帶着兒郎，尋聲而來。汪廉此時無奈，將施公雙手一送，施公站立不住，跌倒在地，汪廉借土遁而去。正是：

欲救無從救，只得把身抽。

且說黑驢能通人性，見衆水兵圍上前來，怪叫幾聲，四蹄如飛，回營報信而去。施公被汪廉丟在地上，正欲將身扒起，忽衆水軍一湧上前來，盡將他高高舉起，岳剛上前用目一看，認得施公，不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施不全醜鬼，你不在清營，提兵調將，因何自來送死？」吩咐將他捆綁，丟在滑船，收拾隊伍，一齊回轉洞庭。天色將曙，急速解至大寨，李昌聞報，命打鼓升堂，此刻已日高三竿，衆賊知道，同進大寨，兩旁列坐，岳剛將施仕倫至忠義堂，拋於地下，早有吉神擁護，暗暗扭斷綁繩，施公翻身坐起，抬頭往上一看，上坐李昌常，不禁大罵李昌拍案大怒，罵道：「施麻子，你乃六根不全之人，不知道理，想那明室崇禎奔駕，被你蒙古這一班蠻夷，佔據大明江山，失了我漢家威儀，孤無處安身，方辱此地隱居，你等番狗，容之不過，屢屢與孤爲難，今日醜鬼自來送死，有甚話說，你說你講？」施公言道：「水賊奸相，此時既已被擒，有何話說？要殺開刀便了。日後我營領兵，踏平賊的巢穴，那時碎屍萬段，方遂心頭之恨。」李昌聞言大怒，吩咐：「兩旁兒郎，架起刀山，將這番狗，拋上刀山，分屍碎骨。」兩旁兒郎，么吼一聲，將刀山擺好，遂舉起施不全，方欲拋上刀山，施公閉目待死，心中一急，忽然泥元宮一聲

响，如霹靂之聲，嚇得衆賊人事不醒，正是：

聖天子吉神擁護，忠良臣奎宿現形。

却說李昌常和龍登高三人，同衆水賊，得見施不全身後，接出一物，奇形怪像，左手執斗，右手執筆，向着衆賊一點，一齊昏迷倒臥於地，不知甦醒何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欲思援手訪義士 彼此同心救良臣

却說汪廉昨夜見水兵圍將上來，也顧不得施公好歹，急駕土遁，回轉生門，命人打聽下落，探事回報，施不全被岳剛所擒，送進大寨去了。汪廉聞聽，知是不妙，急忙奔回君山，見景生情，也好援救施公，恰恰步至忠義堂外，忽聽內面迅雷之聲，用目向內面一瞧，得見一奇形怪狀之物，手執一管羊毫，金光閃閃，就知是施公本命出現，霎時九神歸位，見施公昏迷塵埃，望堂上一看，見明公與常龍二人，及衆賊等，俱皆不知人事，忽然計上心來，步上忠義堂，高聲叫道：「明公醒來！」正是：

欲害忠良臣，反轉受虛驚。

且說李昌衆人被元神出現，嚇得不省人事，耳邊忽聞呼喚之聲，悠悠甦醒，睜開二目一看，得見汪廉站立面前，問道：「二弟來了許久，可見甚麼動靜？」汪廉道：「小弟方才至此，見得明公衆人均皆昏迷，故而小弟呼喚大衆方能醒轉，請問明公爲何人人如此？又是甚麼情由？」李昌即將昨日巡夜，拿獲施不全如何拋上刀山，忽然霹靂一聲，現出一青臉紅髮，巨齒獠牙之怪，故而人事不知，一一說明。汪廉假意言道：「好險呀！好險！幸明公洪福齊天，故未招害。此刻那施不全大數未盡，故有奇異之事，明公何不將此六根不全的醜鬼，交與小弟帶回生門，用囚籠囚好，日後他營若發兵前來，將他綁赴法場，清營衆將見了主帥這番情形，必然不敢交戰，彼的軍

心一懈，小弟那時週圍密置戰船，四面攻打，一鼓而擒，豈不大妙！請明公三思。」李昌沉吟半晌，言道：「二弟莫非另有別意，欲投清營，暗救施公，不是？」一言道破汪廉心事，但那汪廉神色不變，正容答道：「明公說話那裏去了，你我由白虎廟至此，佔據此地，招兵衆將，小弟事事實心料理，此刻因施公不全，疑惑小弟，况小弟五遁俱全，若有二心，早已去了，這等此時，既明公疑心小弟，就此告辭，雲遊訪道，生門之事，明公另委他人，就此一別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畢轉身便走。李昌慌忙離位，一手扯着汪廉說道：「二弟既無此心，爲兄錯怪於你，望賢弟海涵，話已說明，二弟把施賊帶去，好生看守。」汪廉見水主中了機關，心中欣喜，命人扛着施公，告辭回生門而去。正是：

不是口舌利，怎救股肱臣？

且說汪廉用計，將施公誑回生門，方才慢慢甦醒，手足疼痛，呻吟半晌，方睜開雙目一看，見得汪廉一人在旁，言道：「先生本藩爲何在？」汪廉將上項之事一一說明，施公如夢方醒，說道：「先生既將我救回生門，快快同我回清營去罷，救我性命，此德慢慢再爲報答。」二人正在言語，忽探子報道：「啓稟軍師，青草湖岸上清營來了無數人馬，一首「黃字」旗，一首「馬」字旗，請令定奪！」汪廉聞言，又驚又喜，驚者恐水主知道，發兵對敵，立定要斬施公，喜者黃馬二人來到，好保施公回營。即吩咐周龍你急過青草湖面會二將，如此如此，不得有誤。又命吳虎去探各營，若有動靜，速來報我。又命鄭王二人，速去收拾戰船，安頓水兵，候我傳令。一面安排酒宴，與施公壓驚，席前與施公說明一切事件，俱已安置備妥，千歲請放心飲酒。施公口稱：「甚善！」不一刻，吳虎回報，東營並無動靜。廉道：「再探再報！」正是：

各事安排定，一心順大清。

不知周龍回報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見黑驢知主遭險 報黃馬發兵救援

却說施達自昨晚將印信捧回，欲與黃馬二將說知，夜已深沉，心中正在憂愁，忽聽黑驢咆哮之聲，只見外旂牌報進中軍，知事不妙，步出後帳，見黑驢呼氣喘，大聲狂叫，望着施達出來，走至身邊，跳躍不止，早已驚動黃馬二人，來至中軍查看，施達接進，將上項說明，二人聞言，大吃一驚，言道：「不好！」急速帶三千人馬，望青草湖進發，此時天已大明，囑咐施達將佐等，不可遠離，照料閣營，候我二人信息。說畢黑驢在前引道，一同行至湖邊，在岸上一看，並無一船在湖，這又如何過得湖去。亦探聽不到千歲下落，正在無法可設，忽見湖中搖來一船，將攏岸邊，中艙出來一人，一步跳上岸來，口中喊道：「那位是黃馬二位將軍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某等便是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姓周名龍，乃四寨水軍頭領，奉軍師命令，報信前來，你們施千歲昨夜被岳剛所擒，水主問斬，是軍師說下巧計，方才救到生門，請二位將軍退回人馬，同我去到生門，面會千歲，不然水主知道，千歲性命難保！」黃馬二人言道：「若不說明，險誤大事。」即命哨官捲旂息鼓，將人馬速退回營，抽身轉來，隨同周龍渡過河來，到了生門，步至中軍，上前參見王爺，言道：「末將救駕來遲，望千歲恕罪！」施公道：「二位將軍，何罪之有此，乃是本藩之過，險遭不測，多蒙軍師汪先生打救，不然，永無會期。」正是：

只說永別，誰知重逢。

且說黃豹馬奎聞聽施公之言，知汪廉有歸順之心，即回頭向汪廉謝道：「二哥你我弟兄久違，不料兄長棄邪從正，此回千歲不是吾兄，焉能活命，弟等代千歲行禮了。」汪廉一手挽定，言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此乃兄分內之事，何敢言謝。」回頭吩咐排宴，說道：「二弟陪王爺飲酒，兄暫去，就來奉陪。」言罷，向後去了。不多一刻，轉回中營，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不必過飲，速速保護千歲起身。」話言未了，見帳外進來四人，汪廉一一與各人指示，各通

名姓，隨即扶保施公，出了生門，來至湖邊，一同上了戰船，施公中艙落坐，汪廉即將軍冊呈上，言道：「此有三千水兵，三十隻大戰船，五百號划船，滿載糧草，兵符令箭，一概交與千歲。」回頭吩咐周吳四人：「你等隨同王爺，將戰艦划船，開至青草湖岸，扎下水寨等我。」施公接口道：「先生何不一同過去，還在此地逗留怎的？」廉道：「千歲休疑，貧道在此，要探聽東寨行事，方好準備。千歲只管開過湖去，決不失信於千歲。」施公道：「難得細心！」兩下一請：「本藩湖邊等候。」汪廉用手一拱，抽身回轉生門，一人步至內面一看，又向周圍四方走了一轉口中嘆氣說道：「明公李大哥，怪不得小弟了！」正是：

今晨巍巍之地，斯時空空如也。

且說施公離了虎穴龍潭，一晝夜船至青草湖岸，即命：「洞庭周龍四將，扎好水寨，候軍師到來，速報本藩。」話言未畢，早見岸上號砲連天，清營衆將，率同各營隊伍，前來迎接王爺，施公即帶同黃馬二將，跨上黑驢，手執絲鞭，直向清營而去。正是：

鯨魚脫了金鈎釣，五湖四海恁逍遙。

且言施公離清營不遠，見得施達同旗牌等俯伏道左，與王爺問安，手挽絲韁，至中軍，下了坐騎，三聲大砲，升帳參見已畢，施王道：「本藩今日禍中得福，閣營擺宴，與諸將一樂。」吩咐已畢，後營小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金鈎鬚君山傳將令 神算子洞庭初交兵

話說洞庭東門，有巡湖偵探，探得軍師汪廉將洞庭大小戰船糧草器械，三千水兵，一並統率投大清去了，急向君山大寨一一報明水主李昌聞報，勃然大怒，言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這潑道做此欺天滅地，忘恩負義之事，惟怕

天地不容！」隨手取下將令，即命：「岳剛、胡剛、陳彩三人，速即帶兵前去，追趕活捉匹夫回轉，如拿之不着，直搗清營，指名要汪廉，務將潑道擒獲，方遂心懷。」三人領命而去，汪廉探得此情，星夜向岳州清營去了。正是：

從此兩分手，以後各西東。

且說是日辰刻，施仕倫升坐中軍，聚集諸將會議，打恭已畢，只見周龍上前，啓稟：「千歲在上，軍師汪廉已抵青草湖岸，請示定奪。」施公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即命滿營衆將，擺齊隊伍，隨本藩至水寨迎接，不多一刻，只見旌旗招展，迎風映日，浩浩蕩蕩，直奔青草湖而來。攏了水寨，汪廉早上岸，迎接言道：「貧道何能，敢勞千歲親身至此。」施公道：「不必過謙，回營再談一切。」回頭命人牽過銀鬃馬，汪廉手挽絲韁，拌鞍上馬，一同並行，早抵清營，只見號砲連天，鼓角齊鳴，施汪二人，翻身下馬，挽手步至清營。中軍施禮落坐，施公道：「承蒙先生不棄，愛厚本藩，歸順大清營，得先生一臂之助，今本藩將兵符令箭，交與先生，求先生代勞。」汪廉回言：「千歲言重，想貧道乃山野鄙夫，無能之輩，只知玄門修持，豈敢參預軍機，千歲德望素著，人所敬佩，我汪廉只可聽命於麾下。」施公道：「本藩久慕先生，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，中識人和，有安邦濟世之才，旋轉乾坤之志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何必推諉怎的？」汪廉再三推却不過，只得應命。施達上前，啓稟：「王爺酒宴齊備。」施公即命諸將，一同陪飲，酒飲半酣，各回汛地。施公命人在營外，高搭一台，明日各營各哨，齊集將台侍候。一夜無書，次日天明，早有十營衆將，恭守遊擊旗牌兵丁，俱在將台等候，將至辰時，營門三聲大炮，鼓樂齊吹，施達手捧兵符，隨定施王軍師一同來至蘆棚落坐。施達將符令安排停妥，請軍師登台，汪廉拱手，向施公道：「貧道諧越了！」至台下拜過符令，舉步登臺。正是：

手握兵權軍容整，紀律嚴明神鬼驚。

且說汪廉登臺坐下，施達將軍冊簿呈上，汪廉打開，逐一看過，手提硃筆，將五營四哨滿漢精兵，共計三萬人

馬，一點畢，方點押糧官，索仁即上前打恭。汪廉道：「三國舅糧草乃行軍必需之物，衆士卒生命所繫，汝宜用心照料，倘有疏虞，莫說你椒房文貴，本軍師只知以軍法從事。」索仁滿面羞慚，唯唯而退。正是：來在樓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

汪廉點名已畢，正欲起身，忽見帥旗無風自動，就知不妙，早見探事水軍報上臺來，稟：「軍師洞庭君差來，岳剛胡剛陳彩三人，帶領人馬，已抵青草湖岸，指名要軍師出馬，有戰書一封，呈閱。」汪廉將書接過手來，拆開一看，只氣得咬牙切齒，十分忿恨。施公問道：「先生書內是何情由，如此氣惱？」汪廉即將書送與施公，施公接過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施元帥麾下，今有敵寨汪廉匹夫，背叛君山，拐帶生門水軍三千名，大戰艦三十艘，小划船五百隻，器械糧草無數，於前日私投麾下，今欲來三路兵丁，捉拿此忘恩負義之賊，祈貴營將伊捆綁送出，暫息干戈，如若不然，請營命將出戰，以決雌雄。此上。

施大元帥鈞鑒

洞庭君李昌頓首

且說施公看罷，不禁大怒罵道：「此賊實爲欺人，快快點將對敵，殺他片甲不還。」汪廉答道：「何必另點別將，待貧道出敵。」即命周龍吳虎鄭海王強帶領本部人馬，營門侍候。四人接令應聲，忽聽將臺左邊大叫一聲，口稱：「且慢！」衆將一看，乃是抓水石黃豹。汪廉道：「二弟爲何阻令？」黃豹答道：「小弟並非阻令，想這小小戰場，何勞軍師親身臨敵，未將願一人前去。」汪廉道：「賢弟差矣，想那岳剛三人，皆是猛將，你單絲不能成線，豈能得勝而歸？」黃豹怪叫一聲：「軍師休云他人勇猛，渺視小弟，如若不勝，甘受軍法。」廉道：「非兄阻你之興，觀看賢弟滿臉晦氣，猶恐出軍不利。」豹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，小弟去心已決，難以挽回。」汪廉口稱：「善哉，數不可逃。」即將將令交與黃豹：「吾弟須要小心，恁命周龍四人接應。」正是：

天數早安排，人力不可挽。

且說汪廉見黃豹出營，嘆息不已，只得下了將台，同施公衆將回營，聽候消息。不知兩軍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抓水石捨死忘身 金鈞鬚斷情絕義

却說黃豹手提一對朴刀，混身找扎停當，帶領四將，來至兩軍隊前，列開旗門，向對陣一看，岳剛居中，左有陳彩，右有胡剛，正在觀看，只見岳剛手提一杆花鎗，步出旗門，向黃豹舉手口尊：「黃二哥久違了，想俺們弟兄結義情重，何必二哥出馬？此刻弟等領兵前來，乃奉明公將令，特來捉拿汪廉，你請回營，要那匹夫親出營來，分個勝負。」黃豹言道：「岳剛你我各爲其主，休得饒舌，看刀！」岳剛急端鎗迎敵，向上一領，只聽一聲响，花鎗折爲兩斷，岳剛手無寸鐵，難以抵敵，只得敗下陣去。黃豹不捨，隨後追趕。且說陣左陳彩接住周吳二人，殺在一處。胡剛敵住鄭王二人，攪在一堆，戰未數合，陳胡二人見岳剛敗下陣去，也只得將手中軍器一擺，一同敗下。周吳四人，帶領士卒，吶喊一聲，一齊追上前去，不過半里之遙，兩邊蘆塘，伏兵接應，上前一冲，將清營士卒，分爲數段。黃豹困在陣中，前有岳剛，後有接應，王雄左有陳彩，右有胡剛，四人團團圍困，黃豹知事不妙，正欲口中念詞，借土遁而走，兩手一慢，被四人活捉過去，用繩網綁。岳剛恐黃豹遁走，即將他頭上五色絲羅號頭，撕下一段，分爲兩段，將黃豹兩手寸關尺脈筋上，緊緊纏住，就是有五遁，皆恐黃豹遁逃脫。正是：

縱有五行數，斯時若奈何。

再說周龍吳虎四人，見得黃豹被岳剛等所擒，欲救不能，只得敗回，交令。就將黃豹被擒，稟明千歲，施公及衆將皆大吃一驚，早有馬奎一聲怪叫：「氣殺我也！軍師快拿令來，待某前去救回。」汪廉心中了然，即取將令，交

與馬奎，馬奎接令在手，隨帶滿漢精兵，直向青草湖追趕而去，趕至湖邊，岳剛等已開船，向洞庭搖去。馬奎站立湖邊，大聲叫道：「岳剛狗子，你快將黃二哥與俺送轉來，不然，馬爺與你誓不兩立。」口中雖罵他，看看船已去遠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回營交令，慢慢探聽生死。再言岳剛等將黃豹捉回君山，送進忠義堂，稟明水主李昌，聞言，即命抓進來，衆將將黃豹擁至塔前，黃豹口稱：「請了！」李昌開言罵道：「匹夫！想你不得時投奔於我，將你留在此處，當上將看待，知爾這匹夫家寒，爲兄念在白虎廟結義之情，每月命人與你送安家銀兩，爲兄只說日後洞庭有事，不過多一助手，誰知你這匹夫，不以爲德，反以爲仇，借探江夏私投清朝，爲兄發兵，爲的汪廉誰知爾稱能前來送死，事到而今，有何話說？你講！」黃豹道：「莫提起私投江夏，提起此事，我好失悔！」昌道：「此時悔之晚矣！」豹道：「我悔那時抓水石神，未曾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昌道：「你這村夫，還記得此事，我這膀上，現有痕跡，今番被擒，你這村夫怎說？」豹道：「各爲其主，有甚說的！」昌道：「既知各爲其主，爲何一臣事了二君？」豹道：「爾乃水賊，有何君臣之分？我生冤家，死對頭，還能容我不會要殺開刀，何必饒舌怎的？」李昌大怒罵一聲：「黃豹村夫，太爲胆大，口出惡言，難道孤殺不了你？」豹道：「量你不敢！」昌道：「你這村夫，孤與你一個好結果！」回頭吩咐軍兵，與孤抓起來。李昌起身，走至黃豹面前，手提剛刺，將黃豹兩目刺瞎，血水流出，猶如亂箭穿心。黃豹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正是：

因提前番事故，爾下無情。

且說黃豹雙目疼痛難當，破口大罵：「李昌水賊！俺與你有何深仇，將我雙眼刺瞎，何不一刀結果性命？你如此殘忍，與禽獸何異？如我清營日後知道，將你這狠心狗肺之人捉拿，那時挖賊心肝，祭奠於俺，方遂我心。」李昌聞言罵道：「村夫！我這說挖爾雙眼，滅你火性，以報一石之恨，胆敢口出惡言，辱罵於孤，孤也顧不得了！」即命水軍二次將黃豹肘起手執朴刀，將黃豹雙足之掌一齊砍下，十指連心痛徹骨髓，不禁昏死在地。李昌即命

岳剛帶領水軍，將黃豹送至湖岸，使他營知洞庭利害。岳剛奉命，將黃豹抬至划船，搖至青草湖，即將黃豹棄在岸上，各自交令去了。此時正是初更，那黃豹在岸上甦醒，將身坐定，側耳一聽，靜悄無人，不知是何地方，看天無眼，立地無足，眼足疼痛，心如刀絞，咽喉哽哽，嚎啕大哭，前思後想：「我黃豹一生，爲出什麼人來？平素行俠尚義，並未做虧心之事，如何遭此殘害，想這是我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丟我母妹，不顧我母死時，不是我那金花妹子賣身安葬，豈不是拋尸露骨？」口中自喊道：「黃豹呀，黃豹！你枉爲七尺之軀，尙不能敵一女子，枉披人皮，如何不受此慘報？」心中一想，昏迷不省人事。正是：

痛心徹骨時，方念劬勞恩。

不知黃豹被何人搭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救髻沙灘賜金丹 汪廉後營卜神課

却說黃豹在沙灘之上，昏迷過去，半晌甦醒，忽聽有人言道：「無量佛，喜哉痛哉！吾弟子爲何成了這個模樣？」黃豹知是救髻祖師到了，即扒跪在地，口稱：「師尊！弟子被李昌所害，望師尊搭救。」救髻道：「弟子不必提說，爲師早已知道，即在袋內取出紫金養傷丹，放在眼足之上，須臾之間，疼痛立止。」黃豹道：「叩謝師尊救命之恩，望祖師送弟子回營，代弟子報仇。」救髻道：「弟子不知，此乃數不可逃，弟子災難滿時，自有爲師與汝接足還眼，那時你二人冤冤相報，方能了息此仇。」黃豹道：「想弟子兩眼刺瞎，兩足越段，那有瞽目重明，殘足再生之理？不過寬弟子之心罷了。」救髻道：「信與不信，恁憑弟子，臨時自然知曉。」遠遠觀見燈火照耀，爾的救兵到了。救髻拂塵一擺，駕上金光而去。又言馬奎未曾救轉黃豹，放心不下，是晚帶定士卒，尋找至此，忽見一人，獨坐沙灘，上前用燈一照，方知是黃豹，見滿面血痕，足無兩掌，忙將黃豹摟抱在懷，哭叫：「黃二哥！因何成了這

般情形快對爲弟說知。豹道：『一言難盡，回營再談。』正是：知己痛知己，猩猩惜猩猩。

再說馬奎見黃豹如此情形，不禁心中悽然，速命軍校牽過馬匹，攙扶上馬，命人左右維持，直奔清營。衆將同施公汪廉等，早已聞信，皆至營門接着，將馬直騎至中軍，命施達鋪紅毡於地上，將黃豹抱在毡上坐下。施公方上前，將兩目看看，眼內無珠，雙足一看，脚上無掌，不由得兩行珠淚，濕透衣衿，悲聲哭道：『黃將軍！可將此段情由說與本藩一聽。』黃豹即將如何被擒，如何大罵李昌方先刺雙目，又提江夏行刺千歲，被末將神石所傷，故又將足掌越吊，方送至沙灘，幸得吾師打救，用紫金丹止痛，恰遇馬賢弟救回，一一說了一遍。閣營人等，無不下淚。只見汪廉口稱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早有旂牌引進一人，衆人一看，原來鐵脚板劉慶走至施公面前參見，回顧見黃豹坐在紅毡，成了這般樣兒，即問馬奎是何原由。馬奎逐一言明。劉慶邁步上前，一手將汪廉指住，罵道：『你這牛鼻子騷道，黃二哥受此慘酷，你在一旁袖手旁觀，大約你假投清營，是也不是？』廉道：『賢弟方至，不知前情，爲兄豈能假降？黃二弟之事，乃天數所定，賢弟不可錯怪爲兄。』施公一旁說道：『劉壯士不必多疑，軍師並無二心。』劉慶聞言，即向汪廉道：『二哥！小弟適才言語，多有得罪。』廉道：『不知不過。』施公命人將黃豹抬回東營，囑馬劉二人細心照料。回顧汪廉口稱：『先生！本帥行兵不利，未曾攻打水寇，先傷我一員大將，先生拿何良策以教本藩？』廉道：『千歲不必憂慮，待貧道今晚私探洞庭消息，再定行止。』言畢告辭，回至後營，待晚間拜求天書，正是：

爲恐天機洩漏，故云賊營偵探。

且言是日天晚佈滿星斗，汪廉身掛直袋，一人步出後營，將天書放於蒲團上面，焚起珍珠寶香，手捧三枚金錢，連搖六次，打開天書一看，才知李昌是施公本命奎星脚下所踏金鰲，一轉一刻，不能歸位，若要收伏，再過七

七四十九日，有能人前來，掃平水寇。看罷，收拾各物，回至後營安寢。一夜無書。次日清晨至營，中軍面見施公，諸將早已齊集，各各參見落坐。施公言道：『先生昨夜調查之事如何？』廉道：『啓千歲！貧道打聽洞庭並無動靜，候我處發兵，做個以逸待勞，現我營中尚欠幾位能人，貧道算就此數人到來，等過七七四十九日，一戰成功，千歲請放寬心，萬無失誤。』施公道：『本藩恐耗費錢糧，有誤軍機，既是算就，聽憑先生。』說畢起身，衆將各自散去，不表。再言敖髯仙翁在沙灘之上，救了黃豹，即上金光，回了日月山古佛洞心中一想：『我不免隨帶幾件寶物，下山指點兩人，去清營扶助施仕倫，有何不可？』即忙改換一個化緣道人的模樣，以免世人識透。隨帶一枝魁星寶筆，一雙波浪履，錦囊二封，一并放入直袋，駕上金光，直向甘肅省階州黑虎山下，指點黑虎星而去。不知黑虎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烈暴師贈波浪履 三級仙賜魁星筆

却說敖仙身帶寶物，足駕金光，直向黑虎山而去。不多時辰，早到烈暴莊前，雙手合掌，口稱：『善哉！無量佛！莊內有施主否？快快與貧道結緣，有緣遇着，無緣錯過。』早驚動莊內之人，出來兩個家丁，上前口稱：『道爺！我二人與你結緣。』道人開口大笑道：『大的不善，小的善，你家可有主人，貧道結大緣來的。』二人笑道：『若大莊村，豈無主人待我們進去，與你請出來。』說畢轉身，不多時，莊內出來一人，邁步上前，口稱：『道爺！俺來與你結緣，或化針化線。』敖仙道：『不化針化線，與你見一面。』手中拂塵一指，隨定吾來。此人當時昏迷，不知好歹，跟着道長後面行，不多時，至一山脚下，跳上石岩，口中叫聲：『烈暴快快甦醒！烈暴！忽然心內明白，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是當年點化我的師尊，即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『師尊！今日不知駕臨，望祈恕罪，請至弟子莊村，備辦素齋，聊表寸心。』敖仙道：『弟子不必如此，起來站立一旁，聽師吩咐。今有清營施仕倫掛印征勦洞庭水寇，爾不

必久戀家庭，爲師賜你波浪履一雙，錦囊一封，此書臨危拆看，前贈你各物一並帶在身旁，爲師之言，牢牢記着。那旁來了一人，在那觀看。」烈暴回頭，敖仙駕道金光而去。烈暴扭轉身軀，不見祖師，只得望空一拜，回至莊內，將家事料理收拾行裝，逕奔三楚而去。又言敖仙由金光去，至淮安城內，田太守府門，抬頭一看，小門額上，寫當大事三字，大門左右寫「寢苦枕塊，諸親上步」，就知田太守去世，站立門外，口稱「善哉！」只見出來一個家人，人道：「你莫非是化緣的？」敖仙道：「非爲化緣，特來會你主人。」家人即進內而去，不多時出來言道：「相公有請。」敖仙舉步入內，田三級接至書廳，分賓主而坐，家人獻茶。敖仙道：「貧道不用茶，公子你還認得我否？」答道：「不能認識。」敖仙道：「不識不怪公子，吾路過岳州，得遇令親黃豹與公子帶來一函。」說畢將書並筆，放於桌案，告辭出府而去。三級送至府門，回轉內所，黃金花接着問道：「夫君那裏去來？」三級道：「你的兄長，託一位道長送來一信，爲夫出外接見。」金花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夫君快快拆開一同觀看。」三級將書拆看，內面寫的：「吾本爾妻舅黃豹師尊古佛洞，敖金龍是也，因黃豹被李昌挖眼削足，現在清營內養病，吾賜爾魁星筆一枝，現在書房，並錦囊一封，爾速收拾身傍，去至千歲廳，下一與國家出力，二報削足之仇，速去無延。」看畢，金花大放悲聲，三級不禁悽然淚下，說道：「賢妻此時哭也無益，快至書房一看。」三級手挽金花同至書房，果見有筆一枝，光華閃閃，錦囊一封，上寫「危急方拆」，金花見此二物，急催三級，即日起程，夫妻回至內廳，金花即與收拾行李，送至外廳一別，正是：

只爲骨肉情重，折散連理分枝。

且言施公自從聽汪廉之話，停兵未戰，看看四十八日，未見一人到來，是日聚齊滿營諸將，請汪廉至中軍答話。施公道：「前日先生原說有能人扶助，此刻限期將滿，動靜全無，先生將何以教我？」汪廉正欲回答，只見值門小校上前稟道：「啓王爺營外來了四人，有名帖在此。」汪廉接過一看，乃是尙艾、程恩、田三級、烈暴四人，即

將名帖轉呈施公，施公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即吩咐小校：「有請！」四人同行入內，上前與施公打參，轉身與軍師衆將一一見禮，兩旁落坐，小校獻茶。施公向田三級問道：「公子那年江夏縣一別，你們夫人雙雙回籍，可好？目今膝下有幾位令郎？」三級欠身答禮：「託王爺福蔭，學生與內子皆好，後嗣一事，虛化全無。」施公又問：「尙艾、程恩二位壯士，江夏一別，又在何處安身？」二人答道：「前蒙王爺厚愛，賜某等路費，恁然浪迹天涯，以四海爲家，聞聽王爺兵扎岳州，故而前來效力。」回頭又問：「烈暴、傑士前漢陽一別，這幾載可好？」烈道：「千歲與俺賜福！」衆人彼此均皆寒暄，只有田三級坐在一旁，東瞧西望，爲何衆將皆在，我那內兄又向那裏去了！莫非挖眼削足之事，果是真情，只得請問：「千歲滿營諸將俱在，學生那內兄，他向何處去了？」此話問得施公及衆將半晌不語，汪廉一旁落坐，答道：「公子寬坐一時，黃將軍出營公幹去了，早時回營，自然你們郎舅相會。」正在言談，忽聽大叫一聲：「急煞我也！」不知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兩郎舅相見敘苦

衆兄弟會議報仇

且說劉慶見田三級坐在中軍，東瞧西望，就知找看黃豹，他即抽身去至後營，叫聲：「黃二哥！令妹丈田三級公子到了此處，看望二哥，現在中軍，與千歲談話。」黃豹聞言，悲喜交集，隨命四名小軍將行椅抬來，劉慶將他抱放椅上，小軍抬至中軍，衆人早已看見，即將黃豹連椅安放施公案左，黃豹欠身與施公問安，與軍師並衆將問好。忽聽身傍有人叫了一聲：「內兄！你爲何成了這個樣子？」黃豹聞聲，知是三級回頭，挽着三級之手，口稱：「兄弟！爲兄此事，言之痛心！」即將李昌、江夏行刺，被神石所傷，結下仇恨，以後汪廉棄暗投明，李昌差岳剛、胡剛、陳彩三人，前來捉拿汪廉爲兄出馬，對敵貪功，被三人前後伏兵，擒回洞庭，那水賊想起前情，故將爲兄挖眼削足，拋在沙灘，多蒙師尊前來，用仙藥點上方才止痛，細細言明，忽聽田三級大叫一聲：「氣煞我也！」喚道：

聲：「水賊李昌我田三級不報此仇，誓不為人！」又安慰道：「舅兄不必憂慮，為哥此來，與水寇誓不兩立。」豹道：「妹丈乃文人，怎曉武事？」級道：「舅兄不知，小弟得令師教仙指示，特命小弟共破洞庭。」豹道：「却是這般樣的，有勞妹丈了！」又有一人叫聲：「黃賢弟！為兄與程恩烈暴二位賢弟，一齊在此處看望，代吾弟報仇，好否？」黃豹聽得，尊聲：「尚大哥！你與程烈二賢弟，為何一齊至此？」尚艾道：「我等與田公子皆在途中相會，故而一同至此。」黃豹此刻，見了早道英雄，心如芒刺，哽噎言道：「尚大哥！二位賢弟！想我黃豹被水賊挖眼削足，成了廢人，此時能說不能行，還望我們早道弟兄，代我黃豹伸冤，削恨不然，我們早道之威名掃盡，恐天下英雄恥笑！」尚艾道：「賢弟不必着急，我們弟兄俱到，知吾弟受水賊殘害凌辱如此，我們早道弟兄，古說有云：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！」

難道袖手旁觀，我等不成？」回頭向汪廉道：「二弟！清營符令，誰人執掌？」汪廉道：「承千歲不棄，乃是小弟執掌。」尚艾道：「既是賢弟執掌，為何許久停兵不戰，是何意見？」廉道：「大哥不知，因洞庭李昌五遁俱全，能與水寇對敵者不多，今大哥既來，明日乃戊午日，上上大吉之期，正好交兵，方獲全勝。大哥可領三千人馬，另扎新營一座，程恩烈暴為左右先鋒，與兄同住一營，田公子與黃二弟回營，今夜一更造飯，四更齊集三軍，天明中軍聽點。」分撥已定，即命小軍擺設接風酒宴，在中軍之內，留諸將陪王爺在此一樂，又賜各營大小三軍，羊一隻，酒一罈，各歸本營暢飲，無得酒後滋事，違者重責。吩咐已畢，中軍帳內，各依次序而坐，且吃到天色黃昏，方各自安寢。汪廉帶四將回了本營，即差周龍等，同去查探洞庭消息，速急回報。四將奉命去了，方獨自步出後營，行至佛山頂上，仰觀乾向，見得清營之上，衆星明朗，向對面君山一看，只見黑暗無光，陰雲四佈，不禁點首嘆息，口稱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數不可逃矣！」正是：

大劫難逃無處行，私探紅塵走一遭；天運當興光靄靄，氣數將終暗沉沉。

且說汪廉觀罷天星，回至後營，早有四將回報：「洞庭水寨扎攏青草湖邊寨中，燈火不明，並無人聲，只有旌旗密布，不知如何情弊，請二爺裁奪！」廉道：「把你們辛苦了，各自安寢。」四人告辭而去。汪廉耳聽二鼓，在床閉目養神，等候來早點將，不知命何人攻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神算子登台點將 鐵腳板再打洞庭

且說汪廉次日辰刻，至中軍與施公同升寶座，帳上衆將打參，兩旁侍立，即向衆將士宣言道：「此次施千歲欽承聖命，平伏洞庭水寇，統率士卒數萬，扎營於此，不覺數月之久，未曾與洞庭交過一戰，現各英雄前來臂助，爾等技藝弓馬，業已精練行熟，今日正將士用命之時，爾等士卒臨陣之時，務要萬衆一心，伏從上官之命令，貴步法整齊，不可怯胆退後，必須銳氣向前，聽金鼓作進退，看旌旗分東西，此日一戰成功，他年名垂竹帛。」那時鞭敲金鼓响，人唱凱歌聲，聖主稽勳績，改換舊門庭。

本軍師蒙千歲委任，執掌符令，言出法隨，決不徇情，願爾等慎之！」宣畢，衆軍同聲：「謹遵示諭！」汪廉手執令，押糧官何在？伺候軍中糧草，乃行軍必需物品，今日會戰之期，更宜經心運送，如違者斬，索仁唯唯而退。第一隊請尚大哥程賢弟帶一千人馬，埋伏青草湖兩岸，捲旗息鼓，聽號炮一响，搶賊營水寨，抵當岳剛人馬。第二人得令去了。又令：「馬奎帶一千人馬，埋伏湖岸三里之遠，斷賊歸路。」又命：「烈暴身懷地信炮，見李昌追趕，劉慶即將信炮放起，四路接應，不得有誤。」又命：「劉慶賢弟只帶一兵一卒，前去討戰，指名要李昌出馬，伊若不出戰，賢弟惡言叫罵，水賊動怒，必親身與弟決戰，弟可如此如此，自有能人接應。」劉慶領命去了。汪廉正欲收令，早有田三級上前阻擋，口稱：「軍師！為何不差學生？」施公一旁言道：「田公子！你本文學生員，只會作文習經，此乃鎗林炮雨之中，身無縛雞之力，不諳武事，如何去得？」三級答道：「千歲軍師！不能知悉，學生自配黃

金花之後，得內人傳授，半日習文，半日習武，學生上陣，不用刀鎗劍戟，只用我這一管羊毫，擒水寇易如反掌。」廉道：「此筆有何貴重？」三級即將筆取出，執在手中道：「此筆乃日月山敖仙所賜。」真是仙家至寶，用手一舞，滿營金光輝輝，閃得眾人眼花撩亂。只有汪廉得見此物，知是奎星寶筆，能伏金鯨。言道：「田公子！今有令箭一枝，帶領五百人馬，去至離青草湖五六里之遠，蘆塘埋伏，馬奎隨來接應，一齊擒拿賊首。」三級領命而去。汪廉隨後掠陣，施公退回小營，正是：

四面撒下青絲網，安排金鈎釣海鯨。

且說施公獨坐小營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一人寂寞無聊，何不隨帶施達並四十名親兵，前去遠遠觀陣，有何不可？」主意已定，隨將帥印交施達帶在身旁，一同步出後營，向高埠處行去不表。回書再言劉慶獨自一人，手提鋼刀，來至青草湖邊，水寨不過一箭之遙，見內面靜悄悄，寂然無聲，放胆走至面前，高聲罵道：「金鈎水賊，快快出來，與你爺爺決一死戰，若懼怕劉老子，爾可將龜頭縮進你那硬壳內面，永世不要出頭。」早有探事水軍報與李昌得知，稟道：「湖岸之上，有一黑漢，獨自一人辱罵水主，指名要水主出去，所罵之言，不堪入耳，小人不得不報。」李昌聞言大怒，手提金背刀，向岳剛等道：「待為兄親自出馬，活捉這匹夫。」說罷步出寨門，只見一人在那岸上，東跳西舞，叫罵不休。李昌跳上岸去，吼道：「何方狂徒，敢在此處叫戰，速報名來，李爺好送爾回去。」劉慶答道：「水賊你好生站穩聽着，老子姓劉名慶，乃草地戰車人氏，今奉清營軍師命令，前來活捉於爾，挖心剖腹，與黃二哥報仇雪恨。」李昌怒道：「爾這村夫，乃無名小卒，有何本領，敢與明公對敵，明公饒爾不死，汝可回營喚汪廉前來納命。」劉慶道：「水賊爾自稱明公，劉爺說你不公。」昌道：「不懼死的村夫來來來，早些送爾上路去罷。」說罷手提金背刀，向劉慶砍去，慶即舉刀相還，戰未數合，劉慶虛砍一刀，言道：「劉爺戰爾不過，不必追趕。」直敗下去，李昌隨後緊追，不過半里之遙，劉慶站立路口言道：「敗兵不可勝追，爾既不捨，劉爺把這

倉血洒了。」二人提刀又戰數合，劉慶又敗，李昌復追，隔蘆塘不過二里遠近，只聽後面信炮一响，喊殺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劉慶知各埋伏得手，回頭叫道一聲：「水賊呀，逆寇！爾此時遠遠追劉爺，怎的你中了我營中軍師誘兵之計，劉爺與爾交鋒，連敗數陣，爾尚昏迷不醒，水賊爾回頭看看。」李昌聞言，手舞金背刀，以防暗算，掉頭水寨一看，只見清營旌旗佈滿，知本寨已失，向身後一看，水軍不過三二十人，前有劉慶，後有清營衆將，大叫一聲：「此天絕我也！」正是：

中了調虎離山計，斯時進退兩無門。

不知擒獲李昌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鐵脚板詐敗誘李昌 田三級埋伏擒巨寇

且說李昌見青草湖水寨已失，劉慶向蘆塘敗走，莫非內有埋伏，縱有伏兵，又何懼哉！想罷手執金背刀，大罵：「村夫，快來領死。」劉慶道：「水賊劉爺在平陽之地，戰爾不過，敢同劉爺進蘆塘一戰。」昌道：「村夫恁爾蘆塘內面，有千軍萬馬，明公豈能懼乎？」說罷，二人一前一後，直奔蘆塘。李昌追進裏面，霎時劉慶不見，心中正在疑惑，忽聽戰鼓之聲，號炮連天，抬頭向高埠一望，現出一「田」字旗一杆，只聽旂門內面有人大叫：「水賊休走，學生來也！」鋼鈴一响，只見一騎馬冲出陣前，李昌乃是步戰，與三級並未會過一面，斯時見馬上一人，並非武裝，乃是一讀書秀士。李昌叫道：「呔！爾乃讀書之人，不在芸窗用功，來此殺人戰場何事？」三級馬上言道：「瞎爾狗眼，你連公子爺認之不得，爾好生站穩聽着，學生姓田名三級，今在施千歲麾下，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你。」昌道：「明公觀爾文質彬彬，只能箇下手，握羊毫作文，何能臨陣對壘，此地非鎗刀不能成功，觀你手無寸鐵，難道子曰詩云，便將明公擒到不成書獃子，明公饒你一死，速回營去，另換大將前來，速速去罷。」三級笑嘻嘻答

道：「水賊爾口口聲，自稱明公，依學生看來，你明在那裏，公在那裏？你明就不能中我軍師之計，你公就不該佔據洞庭擾亂三楚，到如今你有何話說。來來來，與學生戰過數合，分個高低。」這一番言語，氣得金鈞的鬚鬚倒豎，提刀照三級砍來，三級即用七星刀相還，不過三四回合，三級假敗，將魁星筆執在手中，勒馬回頭，叫聲：「水賊休趕，看學生羊毫來也。」照着李昌一點，只見金光燦爛，射住李昌雙眼，兩目昏花，週身麻木，此時雖有五遁插翅難飛，早被衆士卒繩網索綁。水兵見主被擒，直奔君山報信去了。正是：

原本魁星足下驚，私下塵寰走一遭，擾亂三楚干天怒，得見斯筆豈能逃。

却說尚艾程恩見李昌追趕劉慶一齊領兵殺奔水寨，烈暴足穿波浪履，前來接應。岳剛等欲上岸抵敵，又被周龍等戰船截住，知勢不可敵，呼哨一聲，將船開回洞庭湖去了。尚艾等會同馬奎一齊直奔蘆塘接應。不多時汪廉帶領衆將也到了，三級上前接着說道：「李昌已被擒獲，劉將軍已用絲絹將賊脈筋纏着，候軍師示下。」廉道：「此回算公子首功，候回營登記。」即至李昌面前，叫道：「水主明公！小弟帶來滿漢精兵，閣營將士前來迎接，來遲休怪！」李昌二目圓睜，大罵一聲：「汪廉匹夫，爲兄那裏薄待於你，你將生門戰船划船糧草器械士卒等，悉行拐帶，私投清營，今日有何顏面來會爲兄！真乃衣冠中禽獸，塵世上小人，有何面目立於光天化日之中？是我李昌羞都羞死了。今日雖則被擒，乃是天意，非爾等之力，速將明公解回你營，看那醜鬼其奈我何！」汪廉道：「水主此事也難怪小弟忘恩負義，小弟也是不得已而爲之，明公暫受一時之苦，回營自有分曉。」回頭向周龍等臉色一丟，只見周龍四人抬過鐵囚籠，即將李昌手足用手肘腳鐐帶上，裝入囚籠內，面汪廉同衆將隨後押着，簇擁向岳州而去。正是：

任爾冲天翅，此時難飛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紅雁島丁紅中箭 五岳山少保救援

却說施公是日早晨，瞞着汪廉悄悄由後營而去，出了後營，將路走錯，直向岳州南路而行，行至午時，那黑驢忽然大叫一聲：「早驚動此地紅雁島，扎得一座旱寨，內有兩個水賊，一名丁紅，二名金狼，聽島外驢兒喊叫，隨即身跨驕鞍，手提花鎗，帶領數百賊兵，沖下島來，大吼一聲，早將親兵沖散，施達怎能抵當，施公早將黑驢一抖，直向樹林中而逃。丁紅不捨，隨後追趕，此刻施公身抱驕鞍，任隨驢兒亂跑，看看追至五岳山前，丁紅正欲手提花鎗向施公刺去，忽聽樹上有人大叫一聲：「狂賊休得逞強，寶貝來了！」只聽嗖的一聲，一枝刁翎，直中丁紅左膀之上，丁紅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！」扭回絲韁，直向島敗去。這黑驢見水賊逃走，知有救星，即將四蹄站住，早有林內出來一人，走至黑驢身邊，叫道：「客官甦醒！」連叫數聲，施公方才悠悠醒轉，穩坐驕鞍，心神一定，兩目微睜，只見面前站立一位少年公子，混身武裝，手執弓箭，鞍懸箭，即開口問道：「你這少年姓甚名誰，適才水賊又向何處去了？請向我言明其故。」那少年拱手向施公言道：「小子姓岳，名少保，我父岳倫，現在岳州知府，小子在衙無事，隨帶家人，五岳山前捕獵，偶遇那賊追趕尊官，小子怒見不平，暗放刁翎，方將那賊殺退，小子觀尊官模樣，不知在千歲營中，授何官職？」施公聞言，喞呀一聲，口稱：「公子適才多承救援，我非別人，乃招討大元帥便是。」少保聞言，慌忙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千歲！小子有眼不識，冒犯虎威，望千歲恕罪！」施公在驢背用手一揚，言道：「公子何罪？快快請起，送本藩回營，就在營中助一臂之力，日後太平班師，本藩重重酬報。」少保即謝過千歲起身，吩咐一名家人，速回府衙，稟明雙親，家人領命去了，方同幾名家人護送施公，直向清營行去。正是：

不是郊外擒虎豹，怎能立下大功勞。

且說施公同少保回營，早有施達用手接着黑驢，扶施公下來，一同步至中軍，更換衣巾已畢，與少保賜坐，只見小校報進中軍：「軍師生擒金鈞，大獲全勝。」施公開報，心中大喜，不多一刻，汪廉諸將一齊回營，至中軍向施公賀喜。施公指着少保，向衆人將上項之事言明，衆人即與少保彼此見禮。汪廉又將活捉李昌及衆將功勞，一一稟明。施公即命打鼓聚將，同汪廉升坐寶帳，將功勞逐細一一登記明白。又命人至東營，將黃豹抬至中軍，田三級走至黃豹身邊，口稱：「舅兄李昌被小弟活捉，少時好報眼足之仇。」黃豹道：「有勞徒弟！」二人正在言語，施公早命人將李昌抓進帳來，李昌抬頭，向兩旁一看，只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將身站立中軍，一言不發。施公叫聲：「洞庭君！今日被擒，你悔也不悔？」昌道：「爭江山，爭社稷，有甚悔的？今日被爾等所擒，要殺開刀，有甚話說？」施公道：「洞庭君！依本藩看來，這場干戈，非你一人之見，必是朝內奸黨，欲謀不軌，故使爾擾亂三楚，日後事成，平分疆土，那時爾被伊等愚算，只說富貴共之。此時爾被本藩擒來，誰人救你不了？聽本藩相勸，投順我朝，將爾同謀各奸，向本藩說明，放爾回轉洞庭，把常和等一綁，遣散水軍，同本藩回朝，不失封侯之位。若不依從，少時身首異處，枉爲一世英雄，爾要三思！」李昌聞言：「醜鬼！你要明公投你，只非日出西方，海水逆流，明公死後，自有我那一般弟兄前來，與明公報仇。那時拿着你這醜鬼，碎尸萬段，方遂明公之心。」施公大怒，道：「此賊辱罵本藩，推出斬首！」不知斬了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常和寄書通伯美 汪廉暗地囑馬奎

却說施公被李昌辱罵，心中大怒，即命劉慶馬奎將李昌推出斬首。早有田三級上前阻擋，道：「且慢！可將他眼足去了，方雪心中之恨。」施公點頭應允。劉馬二人即把李昌送至黃豹面前。田三級叫聲：「舅兄！這有鋼針一枝，純剛刀一把，可報前番刺眼剔足之仇。」黃豹答道：「有勞各位賢弟！」用雙手把李昌週身一摸，全是

繩索網綁，不覺咽喉哽哽，叫道：「洞庭君黃大哥！你活活把小弟害了，想我我弟兄，並無殺父之仇，你下此毒手，把小弟眼足損壞，成了廢人，今日被我營所擒，本得將你眼足殘害，還是無補於小弟，亦可聊報前日贈金之情。將才聞千歲之言，勸明公去逆從順，此乃金石良言，不可直拘，不然兄落黃泉，弟成廢人，可惜一世英名，成了畫餅！」這番言語，只說得李昌淚如泉湧，叫聲：「黃二弟，爲兄前日一時之錯，陷害吾弟，此時悔之晚矣！今日相勸之言，兄銘感五內，若要投誠，除非海枯石爛。」回頭指着施公大罵：「施不全！快快將明公梟首，明公好在冥府等你。」正欲推出，汪廉一旁言道：「且慢！想此次軍務，耗費朝廷若干糧餉，皇上只聞洞庭金鈞之名，未曾見其形像，千歲命那五位將軍帶領員丁，押送囚車回朝，使皇上親見其人，一顯千歲之智，二表衆將之能，鄙意如此，千歲三思。」施公點首稱善，仍命把金鈞裝在囚車，周龍四將，抬回本營看守。又保岳少保遊擊虛銜，命少保回府稟明雙親，三日後送奏章，並押解李昌回京。少保辭別去了。吩咐大擺慶功酒宴，閣營一樂，正是：

生擒巨寇同歡飲，豈料水賊再興波。

且說洞庭岳剛等見水主被擒，救之不及，只得一同奔至中軍水寨，與常和龍登高商議，誰人掛帥，誰爲先行，帶領各寨水軍，一齊殺奔清營，決一死戰。救出水主，方爲上策。常和言道：「不忙，命人前去探聽，看明公生死存亡，再行定奪。」陳彩言道：「小弟願去。」說畢，直奔岳州。不過午刻後，回寨報道：「小弟打聽明白，並未問斬，只在三日後，命人押解囚車回京。」衆人言道：「這就好了，我們分作數路，假扮官商船隻，去各湖口停泊，候他來時，把水主救回，豈不美哉？」常和阻道：「不可，你們何必着忙，想他等既將水主解回京地，待本相修書數封，命一得力心腹人，連夜進京，交與索太師，等他個暗地，必然運動，打救水主，何勞與師動衆？」說畢，急忙修好書信，命人進京去了。不表衆賊。再言岳少保回至岳州府衙內，拜見一雙父母，呈上功牌，稟明營中各事，父母心中大喜。岳倫不免勉勵一番。至第三日，少保拜辭一雙父母，二老囑咐，一路之上，須要小心，抵京之日，早寄回信，以免

懸念。又命八名家丁，一名書童，隨身使喚。少保起身，來至大營，稟見施公。施公即送五百子弟兵，交少保管帶。命劉慶馬奎一同押囚車回京。擺下餞行酒宴，衆將同飲。飲畢，汪廉請少保馬奎等至後營，交小書一封與少保。日後若有危急之事，照內面行事，萬無一失。少保接過小書，放於貼身之處。又附耳密囑馬奎，水主見駕之時，如此如此。二人辭別回營，一夜無書。次日辰刻，馬奎劉慶另帶三百士卒，押解囚車前行。少保辭別千歲軍師，帶五百子弟兵，作爲後隊。施公將奏摺交與少保，又將黑驢賜他乘坐，又送八百親兵以作護衛。少保一一拜謝，將表章摺於背上，跨上黑驢，一直向北京而去。正是：

只知措本朝王駕，誰知奸佞起毒心。
不知少保受何人陷害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岳少保金殿受封 洞庭君午門梟首

却說岳少保劉慶馬奎三人，押解囚車回京，沿途勿阻，不分星夜。一日早至北京，進了九道皇城，直奔丞相府，投進文書。張相接過一看，知解李昌回京，心中大喜，即吩咐：「有請！」中門廠開，三人邁步進了二堂。張相降階相迎，三人一齊打恭。張相連稱：「不敢！各位將軍沿途鞍馬勞頓，快快請坐。」三人一同告座。張相問問施千歲及如何生擒李昌三人，逐一稟明。張相連聲稱贊，說道：「三位將軍，迎賓館代宴，少時一同見駕。」三人齊赴迎賓館。張相即將文書拆開看了一面，隨即換了冠帶，招呼三人，押着李昌，直奔午門。斯時驚動滿朝文武，一齊均至會府。索伯美亦在其內。此賊如何在朝，皆因施士倫遠征洞庭，皇上思念索妃，原封西宮，故將伊父子赦却。恁府將公文朗誦一遍，衆文武知三人立下漢馬功勞，無不欽佩。三人之中，馬奎皆已會過，只有岳劉二人初入朝。

廊，張相一一指示二人，相見禮畢，落坐。衆人正在談論三楚戰事，耳聽景陽鐘鳴，知聖駕臨朝，一齊步出會府，上殿朝參，兩旁侍立。皇上向朋格問道：「張愛卿，適才內侍奏朕請孤臨朝，言施王兄命人解金鈞李昌回朝，現在何處？」張相奏道：「現在午門候旨，不敢上殿。」皇上傳旨，宣岳少保三人上殿朝參。張相接旨，至會府交習少保朝儀。同馬劉二人齊步金塔，口稱：「微臣岳少保劉慶馬奎見駕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」二十四拜，俯伏金塔，皇上傳旨：「衆卿平身！」三人謝恩站立。皇上龍目觀看岳少保，而如冠玉，唇若塗硃，站在金殿，猶如鶴立雞羣。神童再世，龍顏大悅，笑容問道：「愛卿手捧何物？」少保奏道：「施千歲奏章。」張相接過，放於龍案上。皇上從頭至尾看過，方知洞庭神算子汪廉棄暗投明，在施仕綸麾下爲軍師，提調兵機，用那埋伏誘敵之計，生擒水寇，諸將皆立下功勞，後勦滅巢穴，方才班師。岳少保又有救施仕倫之功，不禁龍心大喜，向着張相言道：「愛卿，朕觀奏摺之中，施王兄遇險，不是岳少保援救，豈不失朕肱股之臣，論功要算第一，兼之青年胆壯，武藝超羣，神清骨秀，氣宇不凡，朕有心賜姓，收爲御兒，官封太子太保，愛卿以爲何如？」朋格心中想道：「千歲有存書，囑本相保奏，此時主上有恩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即奏道：「此乃皇上洪福，又得擎天玉柱，跨海金樑，亦是此人之福也。」皇上聞奏，龍心大喜，言道：「岳愛卿進位，朕封你爲御兒，殿下，加陞太子太保，賜姓必身列鑲黃旗，馬奎加封八台總兵，劉慶都司之職。」三人一同謝恩，朝廊換了冠帽，聖主叫聲：「皇兒汝初入朝，不明儀注，拜在張相門下，少時同回相府，學習三日後，五鳳樓孤設御宴，君臣一樂。」封官已畢，即命金瓜武士，隨同馬劉二人，將金鈞押上金殿。二人奉旨，走至午門，將囚籠打開，馬奎隨手扯去絲絹，這是臨行之時，汪廉暗囑馬奎之言，金鈞氣數未終，故爾放他逃走。衆武士將他押上金殿，天子墜下珠簾，龍目往下一看，得見水賊站立九龍口，前身高七尺，面如童顏，一部連腮銀鬚，蓋定海口，雖然身帶刑具，面不失色。皇上觀罷，大罵：「逆賊見孤不跪，難道不懼死乎？」昌道：「你非我君，我非你臣，你乃滿州胡兒，洞庭君豈能跪爾？」皇上大怒，命九門提督問斬，殷鑒領旨，將水賊押

出午門，手執上方寶劍，站立身旁，向着李昌一劍刺去，只見毫光閃閃，狂風大作，嚇得眾人兩旁一閃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鐵鑾鑾謀施巧計 索娘娘暗起毒心

却說殷鑾將李昌押下九龍口，手執上方寶劍，照定頂上一劍斬去，李昌即借金遁逃走，霎時間無影無形，只嚇得殷鑾魂不附體，摘去冠帶，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微臣萬死！」皇上道：「卿有何罪？」鑾道：「臣奉旨問斬李昌，寶劍一舉，金光閃閃，霎時形影全無，不知是何邪術！」皇上聞言，恨道：「這也怪你不得，想必那金鈎賊五遁俱全，必是借金遁而去，此賊逃去，干戈何日太平，孤念汝有功於朝，赦卿無罪。」殷鑾謝恩歸班。此時喜煞索伯美，一般奸佞，知李昌逃走，又好重整干戈，少時回府，命人沿途探聽，明公消息，以好送些路費。只見天子傳詔：「送御宴一席，命岳少保三人，隨同張相回府，同飲御宴。」傳旨已畢，聖駕回宮，文武紛紛散朝。單言索家父子六人，與同巴斗、紅喻、能陳、惟忠等，同至索府，伯美安排酒宴，衆奸一同入席。只見四王舅言道：「爹爹不如把地和人三位英雄請來，大家商議。」伯美點頭，索義即起身出府，去不多時，領來三位壯士前行，二人一樣打扮，身不滿五尺，年紀不過三十左右，面如黑漆，粗眉大眼，鼻似蒜頭，口闊無鬚，天窄地扁，兩耳削尖，頭纏青色絹帶，身穿銀灰色錦緞大衫，外套藍色馬褂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後面一人，乃是道家打扮，頭戴九梁道巾，身穿黃色道袍，腰繫絲縵，足穿厚底緞靴，手執拂塵，面帶紫色，眼似三角尖之字，眉八字，鬚鼻如刁，耳若兔，年紀約五旬以外，同至銀安殿，敍禮入坐。前面二人，乃同胞弟兄，兄名鐵梭梭，弟名鐵鑾鑾，其父鐵大龍，外號人稱南山豹，本建南五屬萬坦平，小草壩大龍山人氏，那洞庭岳剛，本是同門，乃人和二號，那道者姓晉名白，用外號混日子，乃杭州西湖人氏，本地字號。這三人皆與索府保標，酒過數巡，索伯美口稱：「各公老夫有一莊心事，在諸公近前求計。」巴斗

紅道：「太師爲的那件？」伯美道：「想那岳少保，本係岳州府岳倫之子，小小年紀，有甚功勞，官封太子太保，這昏君三日後，在五鳳樓賜宴，此子在朝，有施仕綸、張朋格二人保護，又蒙昏君寵愛，那還有你我勢權，因此老夫氣他不過，欲害此子，衆公計策安在？」只見鐵鑾鑾口叫：「太師並衆位大人，何必憂心，待到臨朝，某駕動黑風，去在五鳳樓隱住，天子必賜御酒三杯，岳少保舉杯之時，某用飛黃石損壞玉杯，豈不有欺君之罪。天子必定問斬，張相不善教誨，亦有誑君之罪，此爲一弓換兩弦之計。」衆賊聞言，心中大喜，盡歡而散。正是：

欲除眼中刺，設下牢籠計。

却說岳少保隨同張朋格回轉相府，銀安殿師生敍禮落坐，忽見屏風後面出來一位相公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天寬地厚，對面不見雙耳，一身素裝打扮，就知是張相之子，只見他上前與張相見禮，口稱：「爹爹，這位尊官何人？」朋格道：「吾兒不知。」就將少保原委，逐一說明，回口稱：「千歲，此乃吾兒玉書，年方二十四歲，已中二人進士。」口叫：「玉書快快見過千歲！」少保起身擋定，二人平行禮畢，張相吩咐擺宴，少保首坐，父子二人相陪，席前三人閒談，無非說的調和鼎鼐，變理陰陽，三略六韜，行兵佈陣，八股文章，五經書史等事。宴畢，少保同玉書外書房住宿，無事。張相教習儀注，少保一一記着，且且表。再說皇上退朝，早有三宮主母接着，至正宮落坐，尹娘娘奏道：「主上此時設朝，有何要事？」皇上道：「梓童那裏得知，因施王兄生擒洞庭反寇，命岳少保押解回京，金殿見駕，朕觀此子，年方不過二十，猶如玉筍挺秀，立此大功，是朕龍心大悅，收爲御兒。」前前後後之事表明，尹恩二娘娘心中大喜，惟有索妃暗地不悅，心想：「此子乃施仕綸救命恩人，故保舉入朝，偏偏與這昏君有緣，收爲御兒，官封太子太保，有這乳子在朝，必與我父兄作對，豈不被伊所害？」心中正在尋思，忽聽尹娘娘奏道：「萬歲三日後，在五鳳樓賜宴，皇兒御宴畢，何不命皇兒進宮，參拜二位御妹，與同臣妾等，各不愧天下母儀。」萬歲准旨道：「五鳳樓賜宴之日，孤即令皇兒進宮參拜尹娘娘。」一同謝恩，恩索二妃各自回宮。此

時索妃回宮，心中歡喜，三日之後，孔子進宮參拜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除此患。岳少保你不來便罷，如來你方知娘娘利害。正是：

尤恐父兄招害，因此暗起毒心。

且說馬奎劉慶二人，帶了五百子弟兵，扎在御營一處，無事操練兵丁，每日三餐，皆陳進忠由兵部供給；只望五鳳樓宴罷，早回岳州，以好二打洞庭，再擒金鈞，不知五鳳樓賜宴，岳少保問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借金遁李昌脫逃 贈路費伯美通情

且說金鈞李昌至臨刑之時，借得金遁逃出京城，行至蘆溝橋，天色將晚，兩手空空，只得把身上外褲脫下，疊成包袱，來在鎮上，尋一旅店安身，抬頭只見一座客寓，招牌上寫着「三級官店」，隨即步進店中，叫聲：「小二，與爲客看間官房。」小二答應道：「有有，請客官上客房打坐。」李昌來至上房坐下，小二獻上香茗，問聲：「客官或是宿店，或是飲酒？」李昌道：「爲客前來投宿，店中可有上等酒菜，火速與爲客送來。」小二答道：「酒菜便易，客官寬待片時，少時一共送上。」小二抽身下去不多一時，酒菜一併送來，擺在桌上，李昌道：「小二不必伺候，少時添酒，一呼便至。」小二叫聲：「失陪！抽身去了。」李昌獨自一人，自斟自飲，心中仔細思想：「此番多承馬奎賢弟，改去手中絲絹，方能逃脫性命，我此次回轉洞庭，重興世業，日後若與清營交兵，囑咐衆弟兄，逢着馬奎，不可傷害性命，以報他救我之德，方是我豪傑所爲之事。」想去想來，忽然想起身無半文銅錢，只飯號之數，又從何處取來？此店又無認識之人，則又如何是好？正在作急，忽聽官房門外步履之聲，李昌抬頭觀看，只見進來二人，平常打扮，走至席前，滿面笑容，細語低聲，叫道：「明公受驚了！」李昌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急速站起身來，問道：「二位何人如此稱呼，只怕認錯人了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明公不必疑心，我弟兄並非別人，我名索福，兄弟索祿。」

乃太師府中兩名家丁，自明公逃走，太師趕回府中，知明公缺少路費，取出銀兩，即令我弟兄二人，速出京城，沿途跟隨明公行至此處，只見明公宿此店中，我二人在外等有頓飯之久，方至店中，假問小二，我員外怎麼形像，可曾在你店中住宿？小二用手一指，我二人方敢進來，這有書信一封，包袱一個，多多拜上明公，書內情由甚長，此地不可拆看，猶恐洩漏消息，兩皆不便，亦不可住宿此處，早早奔回君山，聚集一般英雄，照書行事，恕我家太師爺未能遠送。」李昌答道：「多承二位管家辛苦，回府多拜你家太師爺，我李昌深謝了，倘若日後事成，富貴共之。」二人拱手辭去，李昌打開包袱一看，裏面銀兩書信，也不細看，即喚小二前來，將賬算明，開清酒資，收拾包袱，作別出店，離了蘆溝橋，不分星夜，直往洞庭而去。正是：

家貧不算貧，不是伯美救，路貧愁煞人，焉能返洞庭。

且說張朋格前日領旨，帶岳少保回府，教習朝儀，今辰期限已到，即帶回岳少保，至朝房候駕，滿朝文武紛紛到來，不一刻忽見五鳳樓前，一陣旋風，左右盤旋，只在五鳳樓口，一團黑氣，或高或低，衆文武無不驚疑，不知是何情故。此時惟有索家父子，知這黑風內面，定是他府中標客鐵鑾父兒，心中好不歡喜，只等主上駕至，便好暗害少保。正在思想，耳聽金鐘响，知皇上駕至五鳳樓，張相同少保，一班文武，齊至五鳳樓參駕。張相少保左右落坐，皇上正欲傳旨，忽見樓前金光一閃，這金光內面，不是別人，乃是那抓風石黃衰，因那夜私探索府，正遇衆奸商議，暗害少保，今日五鳳樓賜宴，故而駕動金光，隱身樓左，暗暗保護少保。早見鐵鑾鑾在那黑風之中，那鐵鑾爲何看不見黃衰，此乃邪不勝正之故。閑言少敘，再言皇上，正問張相：「岳少保朝儀，可曾習好？」只見金光四射，君臣大驚不止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鐵鑾暗器損玉斗 黃衰神石救良臣

却說康熙聖主駕臨五鳳樓，文武朝見已畢，早有各內侍，將御宴擺設停當，皇上居中，命張相伯美、少保三人陪宴，衆文武席設兩旁。尹恩、戚肅、殷五位王爺，在樓左同飲。席前皇上向少保問道：「皇兒可將邊廷之事一一奏朕得知？」少保領旨，就在席前承奏。爲臣那日捕獵，因施千歲觀陣，偶遇丁紅水賊追趕，爲臣如何救駕及汪廉調兵攻打，田三級等，怎麼擒捉李昌、黃豹，如何被水賊挖眼剔足，從頭至尾，奏個明白。那皇上聽少保奏畢，又喜又悲，喜者諸將皆是能征之人，武藝精通，洞庭水寇不難平服，悲者黃豹被水寇挖眼剔足，成了廢人，皆爲孤的江山。轉眼看看少保，氣宇不凡，神清骨秀，真是少年英雄，不覺轉悲爲喜，即命內侍看御酒來，早有內侍手捧金盤，內放玉斗，皇上親將玉斗，賜與岳少保，少保即忙起身，雙手接過，謝了聖恩，口稱：「父王待黎民如赤子，此酒臣兒不敢自飲，達謝天地覆載之恩，保父王皇圖鞏固。」二樽酒接過手來，跪在皇上面前：「此酒願父王國泰民安！」三樽酒雙手捧定，步至樓口，向着岳州府，雙膝跪下，叫了一聲：「雙親撫兒成人，教兒成名，今蒙天恩，賜孩兒御酒，不敢自私，以報父母養育深恩。」正舉手將酒奠在樓台，忽然滴水簷上，嘩哪一響，一塊物件飛來，將玉斗打爲粉碎，岳少保往後一仰，跌倒在五鳳樓台。彼時張朋格及兩班文武，大吃一驚，見少保損壞玉斗，跌倒樓台，恐皇上降罪，暗地耽心。只有索伯美這一黨奸賊，心中無限歡喜，衆人正在各懷意見之時，忽聽五鳳樓酒水之上，哎呀一聲，衆文武並各位親舅，康熙聖主均抬頭往上一看，只見前面一團黑霧，後面一道金光，向前緊緊追趕，由如閃電一般，直向東方而去。只便是那鐵鑾，用飛黃石暗損玉斗，不料黃衰抓風神石，打着鐵鑾背心，因此哎呀一聲，扭轉風頭便逃。黃衰駕着金光，意欲生擒活捉，却被索賊瞧出破綻，情知不妙，即偏伏駕前，啓奏：「皇上岳少保損壞玉斗，張朋格不善教誨，皆有欺君之罪，請主上聖裁，以正國法。」皇上還未傳旨，只見肅小波、尹親王二人奏道：「臣啓陛下，雖然岳少保失儀，依臣等看來，適才那團黑氣，被金光追趕，其中定有別情，望吾主定奪。」二親王只一本奏，得聖主心中了然，將龍頭點了幾下，言道：「衆卿歸班，朕自有判斷。」早

有內侍，將少保扶起，俯伏跪在地，張相亦跪在駕前，一齊口稱：「臣該萬死！」康熙聖主道：「二卿何罪，朕仔細思之，中間顯然有別，非二卿可歸班平身。」張相師徒，連忙謝過天恩起身，只見宮人手捧旨意，口稱懿旨下來。是：「岳少保跪聽宣講，正宮國母，命卿三日後進宮參駕。」傳旨已畢，皇上回宮，文武散朝，只有索賊心中忿恨，正

只說除却心頭恨，用盡奸謀枉徒然！

再說黃衰追趕鐵鑾，直至百里之外，見座高山在後面，用抓風神石將鐵鑾打下塵埃，黃衰下了金光，口中吐出一股清氣，用手一指，接住化成一口龍舌劍，指定鐵鑾，言道：「爾平生所作之事，今日怎說？」鐵鑾跪地求饒，黃衰言道：「要爺饒兒不死，除非對天盟誓，從此改邪歸正，永不助奸爲惡，放爾回鄉。」鐵鑾無奈，口稱：「蒼天！我再湊奸爲惡，死於亂草之中。」黃衰言道：「去罷！」鐵鑾拜謝起身，直向建南大龍山去了。黃衰見鐵鑾去了，收了龍舌劍，回家不提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索太師西宮求計 岳少保內廷承恩

却說索賊回府，請出鐵梭梭問道：「令弟可會回府？」鐵梭梭答道：「自從早晨出府，未見回來，不知朝中之事，可會停泊？」伯美歎道：「莫提此事，提起真真氣煞人也，令弟已將玉斗損壞，其時一道金光，直向令弟追去，老夫情知有變，即忙駕前啓奏，又被肅小波等保奏，此刻不知令弟向何處去了？」鐵梭梭道：「太師免慮，想來舍弟，因此事不諧，無顏回轉，待某出府，四處探望，自有下落。」說畢告辭去了。伯美回頭吩咐諸子道：「汝等弟兄，今日不要遠走，爲父有一件大事，要親身辦妥，如有諸公來會，就言爲父公出。」吩咐已畢，老賊退入上房，等至黃昏之時，素衣小帽，乘一小轎，悄悄來至後宰門，家人手執大紅東帖，至內參見，當值太監即入內稟過都堂，那

都堂聽得伯美到來，隨帶二名小內監，手執珍珠銀絲燈，將伯美接進便殿，言道：「太師昏夜至此，有何要事？」伯美言道：「今有機密大事，進宮參見鳳駕，煩勞公公進宮通報。」都堂却也會意，只是不好明言，口稱：「太師少坐一時，咱家進宮代奏。」都堂抽身去了，不過半個時辰之久，早見都堂口言：「懿旨宣太師進宮。」伯美聞旨，起身隨着都堂，步至西宮，進得宮內，只見伊女索金花，坐於上面，兩旁宮娥彩女，左右侍立，手執日月掌扇。伯美撩袍俯伏參見，宮人傳旨平身，收了掌扇，索妃起身，父女相見，伯美旁邊綉椅落坐，宮人獻茶，索妃笑容滿面，問道：「父親今晚進宮，有何大事相商？」答道：「娘娘不知，皆因岳少保這個孺子，何功於社稷，天子收爲御兒，官封太子太保，愛如明珠，今日五鳳樓賜宴，損壞玉斗，爲父奏本，已正國法，又被肅小波等保奏，並未問罪，正宮主母，又宣伊進宮，參駕，這個孺子蒙君王之寵，那還有我們父女，日後施仕倫得勝回朝，這孺子背膊更甚，那還了得！爲父因此進宮求計，趁此時孺子除却，日後免招伊害，看娘娘有何妙計？」索妃聞伯美之言，半晌不語，低頭想了片刻，言道：「爹爹不必久在深宮，請回府去，三日後孺子進宮之時，你兒借景生情，要害此子，只在我掌握之中，爹爹不必憂愁。」伯美聞索妃之言，心中愁腸去了八九，上前別了索妃，隨都堂出了西宮，向都堂道旁分手，步出後宰門，乘轎回府而去。這正是：

奸妃起下狠毒意，欲害保國少年臣。

且說張相教習少保進宮儀注，不覺三日期限已滿，張相即命少保整頓冠帶，腰懸上方寶劍，身跨黑騾兒，隨同張相，前呼後擁，直往朝房而來。一路之上，人人贊嘆，個個稱揚，不多一時刻，到了朝房，文武起身迎接，張相少保朝房落坐，忽見內侍宮人口稱：「懿旨下來！」衆文武一齊起身，早見都堂太監，步進朝房，向着岳少保，口稱：「正宮主母口詔下，選太保進宮朝參，衆文武散朝。」口詔宣畢，少保辭別文武，隨同都堂太監進宮而去。張相與衆文武紛紛各回府，再說岳少保同內侍都堂，進了清宮，一直來至正宮之外，站立一旁，聽候宣詔，那都堂太

監進得宮內，奏道：「太保已至宮門，無旨不敢進宮！」皇上傳旨，太保隨咱進宮參見。少保即舉步低頭，進了昭陽正院，至品級台前，三呼：「父王國母！臣兒少保朝見。」二十四拜，俯伏在地。皇上道：「皇兒平身，綉椅賜坐。」少保謝恩起身，端端正坐，皇后問道：「皇兒家住何地？在何處立功？青年得志，做了朝中棟樑，細細奏來。」少保承旨，就將原原委委，奏了一遍。少保一面再奏，娘娘一面留神觀看，此子天元地方，粉臉硃唇，真好乃一個福相，即命宮人與少保簪花披紅，賜御酒三杯。少保跪地飲畢，皇上傳旨，命都堂太監，用宮車一乘，御樂一部，隨同太師，至東西二宮朝見。都堂太監領旨，即命小內侍備宮車，候少保起身，謝恩登車，御樂在前引導，都堂太監隨後，來至東宮，恩娘娘宣進宮庭，少保二十四拜，恩娘娘命宮人帽插金花兩朵，披紅綢一根，欽賜三樽御酒。少保一謝恩，拜辭出了東宮，坐上宮車，笙簫鼓樂，直往西宮而去。行未數步，忽然坐在車內，眼跳心驚，神魂不定，心中暗想：「這是何情弊？今日進宮朝見，正宮東宮主母，均已朝過，如何要到西宮？如此光景，哎呀！我那恩師言過，西宮乃伯美之女，此去必然凶多吉少，罷罷罷！事到其間，進退兩難，臨時再作計較。」這正是：

退後違抗聖命，進宮恐惑禍殃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岳少保進宮有無凶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少保宮中懸心吊胆 索妃席上巧語花言

却說岳少保奉旨朝見三宮主母，正宮東宮皆已朝過，此時隨同都堂太監，坐車逕奔西宮，來至宮門之外，得見兩名宮人，叫聲：「止息，娘娘有旨，不准身帶利器，隨旨入宮朝參！」少保聽得，口稱：「領旨！」下了宮車，將上方劍摘下，交與彭都堂，隨着兩名宮人，低頭步進西宮之內，心中暗想：「幸得暗藏流星一對，不然那有防身之器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抬頭看這西宮，與別宮不同，這些內侍宮人，皆在宮門之外，內面靜靜悄悄，行至玉塔，只見上

坐一人，就知是索妃，身後只有數名宮女，只得俯伏塔下，口稱：「微臣岳少保參見娘娘！」拜了二十四拜，俯伏塵埃。索妃言道：「岳卿何不仰面？」保道：「爲臣不敢。」索妃道：「恕卿無罪，平身賜座。」少保口稱：「謝恩！」起身。索妃言道：「愛卿金交椅落坐！」少保謝過娘娘，放胆坐下。那索妃舉目將少保一看，得見此子，天寬地厚，齒白唇紅，眉清目秀，鼻正口方，真如神童一般。又兼武藝超羣，非怪主上收爲義子。看過一番，方命宮女看茶。隨開口問道：「愛卿家鄉何處？父母可還康健？弟兄幾人？卿父是何官職？叫何名諱？愛卿可有伉儷之樂？細細奏知。」少保躬身奏道：「臣本安徽人氏，椿萱皆茂，單生小臣一人。今年二十一春，尙虛中饋，父單名一個倫字，現任岳州知府。」索妃道：「原來官家之後，卿如此年歲，又在何處立此大功？」少保就將立功之事，逐一奏明。蒙皇上天恩，封爲太子太保，收爲御兒，殿下進宮參拜三宮主母，天恩如此深厚，小臣雖粉身碎骨，難報萬一。少保奏畢，索妃又驚又喜，驚者此子救過施不全，又有汗馬功勞，正在英年，怪道主上寵愛此子，將來洞庭平復，醜鬼回京，此子如虎添翼，尙與我父作對，怎生防備？難怪吾父黑夜進宮，求計畫策。今觀此子英勇，若不早除，定生後患。喜者我已定下計策，事事安排停妥。此子今來，難逃出你娘娘掌握之中心，內在想望着少保微微一笑。少保見得索妃沉吟半晌，此時微微帶笑，情知內有蹊蹺，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，即起身奏道：「臣啓娘娘，天色將晚，恐主上中宮等候，臣就此辭駕。」索妃道：「且慢，卿乃有功之臣，豈可空回？娘娘特備御宴，陪卿同樂，卿可少安毋躁。」回頭即命宮女將燈發亮，速擺御宴侍候。娘娘還有言語，向太保細說。衆宮女將宴擺好，東西各安坐位。索妃即命少保入席。少保奏道：「娘娘小臣不敢。」索妃道：「卿家若論國法，君臣之分，若論家法，你乃御兒，娘母之間同飲，有何妨礙？皇兒不必胆怯，就是父王知道，有娘娘承當，快請坐下，何必推辭？怎的娘娘還有言語相告？」岳少保此時被索妃逼得進退無門，不得已放開胆量，告罪入坐。正是：

明知此宴非好意，且聽伊人口中言。

再說少保謝恩入席，坐於東邊交椅之上。索妃在西坐奉陪，命一老宮女席前侍宴。席上無非山珍海味，也難細述。酒過三巡，少保起身告辭。索妃阻道：「皇兒寬坐，娘娘有幾句言語，皇兒喜聽否？」少保回言：「娘娘宮廷之中，何等莊嚴之地，娘娘有甚口詔，何不將衆宮人宣進，當衆宣言？」索妃道：「皇兒不知，娘娘心意，此言只有娘娘與皇兒密談，外人豈能參預其間？」少保道：「娘娘當言則言，不言則止。」索妃回頭與宮女遞一臉色，宮女等一齊迴避去了。此時這燈光之下，只有君臣二人，那隨侍少保之宮人，都堂彭太監，皆在宮外等候。見天色已晚，內面寂無人聲，太保亦未出宮，不知宮內有何事件。衆人皆在疑惑，再言索妃遣開宮女，回頭望着少保，滿面春風笑說道：「皇兒不知，非怪娘娘三番兩次阻擋於你，娘娘有一番肺腑之言，向皇兒細談。想你父王自登基已來，尙還有道，後選娘娘進宮，封爲西宮伴駕，配合以來，十分恩愛，朝朝陽台，夜夜巫山，誰知歡喜不長，被奸佞讒言誑奏，言娘娘迷亂宮廷，昏君不念數載恩愛，將娘娘打入冷宮，久後醒悟，救出冷宮，方能重見天日。雖往西宮，愛情不比從前美滿。今見皇兒青春年少，恰是潘宋復生，况皇兒求諸佳偶，娘娘正在妙年，今夜晚上，共效鸞鳳，結成連理之春，何等不美？皇兒再飲數杯，也好同入鴛幃。」少保聽得這一番言語，只嚇得真魂出竅，心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即按定心神，笑容答道：「娘娘說出此語，豈不成了海水逆流，倘父王知道，難免滅門之禍。」索妃道：「不妨，縱有千斤重擔，娘娘一力承擔。」少保知難以推却，說道：「娘娘不棄，容臣背地思之。」索妃點頭應允。少保起身，步至玉石欄邊，四面一望，並無一人，暗將流星取出，握在手中，翻身來至索妃面前，口稱：「兒臣與娘娘請罪！」將頭低下，索妃正欲握少保袖口，那少保流星發將出來，索妃倒地，現出一隻花豹撲來，少保口叫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欲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康熙王勘問少保 索太師誑奏宰臣

却說索妃欲以子妃暗害少保，誰知被少保一流星打來，翻身倒地，現出原像，却是一隻花斑豹子，向着少保撲來，少保口叫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斯時驚動內外之人，一齊上前觀看，得見索娘娘岳少保兩人倒在塵埃，昏迷不醒人事，旁一老宮人打死在地，不知是何情由，忙將二人喚醒，將索妃扶起身來，那賤妃得見少保上前，一把扭定，說道：「你這奸賊！娘娘好意賞宴，爾敢淫亂宮闈，身帶暗器，佔逼娘娘，又打死宮女，爾等快將這賊細綁，速奏皇上。」早有都堂彭太監，將流星搶在手中，奔至昭陽宮，奏明一切，皇上聞奏大怒，傳旨將妄臣拿至顯慶殿，速集兩班文武勘問。此時正交二鼓，衆文武忽聽朝王鼓錦陽鐘响，不知爲了何事，急速燈球火把，來至朝房等候，只見值日內監，向各官道：「主上御顯慶殿，衆文武速集朝參。」此時只有伯美明白，大功成就，隨同衆臣至便殿參駕，見皇上龍顏大怒，不知何等重要事件，只有張相見少保未回府去，明知凶多吉少，正在尋思，忽聽皇上道：「衆卿！我朝中出了一件欺天滅地之事，實爲希罕，故爾聚集衆卿等朝見，以觀奇事。」回頭向內侍道：「速將賊臣押上來！」不多一時，只見衆宮人押上一人，俯伏金塔，不知何人犯罪，看不出面目，衆文武心中疑惑，只聽皇上向內侍道：「爾這一趕奴才，命爾等隨侍，做出此件事來，爾等向那裏去了？」衆內侍跪奏道：「奴才等回至西宮之外，娘娘傳旨，單選太子進宮，不准身帶寸鐵，隨侍之人均在宮外侍候，不得入內，因此少保取下方劍，交與奴才等執着，隨入宮內，奴才等在宮外候着，值至將近二鼓，聽得宮內人聲喧鬧，方敢進宮，得見席前娘娘與太保皆在塵埃，屏風後打死一名宮女，娘娘甦醒，扭住少保，言少保亂宮，此是奴才實話，上奏。」皇上正欲開言，耳聞哭泣之聲，只見西宮索妃，俯伏殿前，「望萬歲作主，岳少保至臣妾宮中，臣妾喜伊有功之臣，賜御宴一席，豈知賊口出邪言，淫污不堪，妾欲扭此子面聖，不料暗取流星，向臣妾打來，駭得臣妾倒跌地上，未招伊手，因此打死一命宮女，如此殘臣，萬歲若不嚴究誅戮，法律何在，綱常何存？」賤妃奏罷，悲泣不已。皇上說道：「御妻回宮，不必傷懷，自有寡人作主。」索妃謝恩回宮去了。衆文武方才知曉岳少保亂宮，文武無不驚嚇。

惟張朋格替少保耽心，更甚別人。正是：

巧言金殿誑奏主，駭壞台閣宰相臣！

再說皇上傳旨，命刑部檢驗官驗明，檢驗官奉旨，檢驗宮女傷痕已畢，上殿復旨：「臣驗明週身無傷，實係一鐵器打中命門，一傷治命。」奏完呈上凶器。皇上一看，果係一鐵流星，現有血跡，上面還有少保名諱，此時信以爲真，向着少保罵道：「爾這奸賊，孤有何虧負於你，你押解水賊回京，孤叫你青年立功，官封太子之職，名爾朝見三宮，爾不想天恩浩蕩，胆敢淫亂西宮，打傷宮女，爾是何居心，可殿前奏來！」此時岳少保本欲辯明，賴索賊這一趕奸佞，他還容我得下，縱說出奸情，我何人證明，這場冤屈，况打死宮女是實，現有流星爲憑，惟有領死而已！俯伏金塔，痛哭奏道：「臣受恩深重，難報天恩於萬一，此時罪犯天庭，雖粉身碎骨，臣死而無悔。」奏罷，啞泣不已。皇上見少保認罪，並無辯奏，不禁龍心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賊臣，既知受恩情重，爲甚不忠於國，因何做出這紊亂綱常，欺滅天倫之事？」這正是：

孤王喜愛少年臣，誰知爲臣心不真？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

且說皇上即命侍衛，與孤推出午門，以正國法。侍衛正待上前，忽聽班中叫聲：「且慢！」皇上向班中一看，出來四人，乃是裕親王尹清，伴駕王肅，小波，九親王恩徽，九門提督殷鑾，四人出班俯伏金塔，口稱：「臣等見駕。」皇上道：「卿等有何本奏？」尹親王道：「想岳少保亂宮，法律理應問斬，但此人有救施親王之功，平復水寇，解救回京都，午門問斬，此賊尙然逃去，亦定死灰復燃，這場軍務，非施親王不能掃滅，那時施王被險，若非少保打救，日後又命何臣領兵，况馬奎劉慶現扎兵城外，臣等別的不慮，單恐那馬奎知道，又效從前，替施王辨本之事，故臣等冒奏，請聖主裁酌。」皇上龍頭點了幾點，說道：「依卿等所奏，奈法律何？」尹王道：「暫將少保下在刑部天牢，施王班師回朝，再爲定奪。」皇上依允，命四人歸班，即命侍衛將少保打入天牢而去。這少保此時，却是：

千層浪裏翻身轉，地府之中放回還。

再言索伯美見未斬少保，心中不服，即出班奏道：「少保亂宮，皆張朋格不善教誨，請旨定奪！」皇上道：「皇親平身！」回頭望着張相道：「汝可知罪？」朋格免冠頓首：「爲臣知罪！」皇上道：「律無斬相，同下天牢。」起駕回宮，不知何日方得出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衆親王朝房會議 二將軍御營設謀

却說康熙聖主將朋格少保二人，下在刑部天牢，不察虛實，各自回宮去了。衆臣散朝回府，只有尹恩肅殷四王，吏部徐和禮部余成龍，兵部李洪，一同至朝房坐下。尹王道：「衆王兄大人，今日之事，其中顯然露出暗害之意，其情就在阻擋隨侍的人，不准入宮，宮內雖有宮女，皆是心腹，少保一人進宮，索妃故可賜宴，以延時刻，席前以邪言挑之，少保奸中奸計，想少保雖在青年，見奸妃動靜，暗中防備，奸妃見少保難動，故上前扭住口喊：『子淫父妃！』少保情知難免死罪，發出流星，打死奸妃，自知以死相抵，不料打死宮女。本王愚見如此，各公以爲何如？罪及張相，情理更謬，主上不省真僞，二人一齊打入天牢，衆公其計安在？」衆人道：「王爺詳者不錯，但欲打救二人出牢，我們大家想計。」衆人想了一陣，皆無善策。李洪言道：「各公現在馬劉二位將軍，兵扎御營，馬奎二人均在營內，我等不如同去，與二人相商，古人云：千人之才，不敵一人之智。衆公以爲然否？」衆口稱善，隨坐轎來至御營，馬奎二人正在嘆論少保之事，知被索妃詐害，正不知二人何時方能出牢，欲與施千歲報信，又恐師生被奸賊暗害，正在商議，忽報各王爺與衆大人到來，弟兄二人即出外迎接，至寨內落坐，獻茶已畢，馬劉二人說道：「王爺同衆大人駕至，未將等未能遠迎，望祈恕罪！」衆人道：「好說不當！」馬奎道：「千歲大人散朝，不回府廷，來此何事？」衆人即把來意說明。馬奎道：「衆千歲各大人，此事不難，有我二人承耽，打救張相少

保，自有妙計。」衆人聞言大喜，重托二位將軍，說罷拱手而別。劉慶見衆人去了，說道：「馬三哥！這事你哥子雖則應允，究竟有何妙計？」馬奎笑道：「賢弟，你我皆是粗人，有甚妙計，他們既來求計，兄乃無心之言，雖則將他哄走，如打救不出，豈不被外入恥笑，弟兄枉爲英雄！」劉慶道：「管他英雄不英雄，你哥打個什麼主意？」馬奎道：「爲兄想來，無有別法，非賢弟辛苦一回，不分晝夜，趕至岳州，把朝中之事，一一向千歲稟明，請千歲回朝，方能救出二人，不知可願去否？」慶道：「稟報千歲，小弟願去，但朝中之事，你哥須要時刻防備，此時朝內無人，恐索賊趁此機會，謀害朝廷，及天牢二人。」奎道：「京內交與爲兄，兄每夜必駕遁光，查探二處，賢弟放心前去。」慶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小弟去了！」馬奎阻住道：「賢弟且慢！」慶道：「三哥有何話說？」奎道：「可聽黑驢顯叫之聲，爲兄險些忘却此物，亦在思主，賢弟就將此物騎去，以免路途辛苦。」慶道：「三哥！此事如此危急，騎了此物，何日方到岳州？弟有縮地金光法，難道三哥忘却了？」奎道：「非也，弟不知此物，乃是一匹神駒，日行千里，若不將此物帶去，日後千歲回朝，又用何物乘坐？千歲有此黑驢，賢弟有縮地金光，豈不是容易回京！」劉慶道：「三哥！小弟未曾料及此處，實不如三哥見識。」即命人將黑驢牽出，鞍轡上好，劉慶將渾身找扎停當，拚鞍上了黑驢，將鞭一揚，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不辭艱辛稟帥主，欲救天牢受屈人。

且言馬奎見劉慶去了，即命人懸掛公出牌，吩咐：「有人拜會，說爺有公幹去了。」囑畢入內，獨自一人，慢慢飲酒，候黃昏之時，好進天牢，保護二人，不表馬奎。且言伯美老賊，朝罷回府，心內不樂，想道：「此事枉與吾女定計，看看問斬，却被這一趕對頭，保奏打入天牢，倘施仕倫知道，豈不枉用心機，不如今晚命人暗進牢中，刺殺二人，方消老夫之恨，回頭即請鐵梭梭天牢行刺，鐵梭滿口應允，待至天晚，身帶兵器，暗暗行至刑部，不知刺着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九十五回 二龍巷得逢故友 刑部牢偶遇刺客

却說馬奎待至黃昏之後，內面找扎停妥，外套便服，與外人無異，身藏利刃，出了大營，直向街上慢慢而行，向着刑部走來，行至二龍巷口，得見前面一個躑子，直向巷內行去，其行如飛，心中詫異，仔細觀看，手握一對鐵蹬，情形可疑，即施展鏢步，緊隨後面，直追至巷外，乃一片空闊所在，四面無人，亦無房屋，那躑子行至此處，也不走了。馬奎正欲上前問個明白，躑子早已開口：「身後跟我者何人？我乃求食之人，爲何緊緊相隨？這個地方，豈是你來得的？」馬奎大笑道：「爾這個花郎，太爲無禮，你走你的，難道別人就來不得的？我乃八台總兵馬奎，難道爾都不認識？」快將爾姓名說出，與馬老爺一聽。」躑子言道：「爾這人真乃不識時務，把你這八台總兵，看得來好不貴重，莫說你小小總兵，何是那張相爺岳少保，此時身在囹圄，富貴何益？古人云：

伴君好似羊伴虎，一點失錯便遭誅。

到而今身不由主，怎比得我躑子，日食長街，夜宿涼亭，無榮無辱，無憂無慮，一生任我自由，好不快哉！」說罷大笑不止。這番言語，說得馬奎毛骨悚然，汗流浹背，心中一想：「此人並非求食之輩，不過藉此遮身。」上前言道：「朋友方才言語唐突，尙希原宥，高姓大名，請道其詳。」只聽那躑子言道：「我乃黃衰是也。」馬奎聽得黃衰二字，心中一驚，到退數步，見那躑子站起身來，手提鐵蹬，噹啷一响，馬奎定睛一看，果是黃衰，好不欣喜，叫了一聲：「大哥久違了！」黃衰言道：「那是三弟今晚出其無意，不料弟兄在此地相逢。」這正是：

自從江夏分袂後，誰知此地再相逢。

黃衰說道：「此非言語之所，隨兄來罷。」一路黃衰在前，馬奎隨後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們早道英雄，一個強一個，萬不想黃衰大哥隱於此地，先前那番打扮，就是別的弟兄，也認之不出。」二人心中思想，不覺已至茅屋內面。

坐下其徒方向，即上前獻茶。馬奎開言：「動問大哥，方才言及張相少保，莫非知道此事？」衰道：「三弟爲兄常改裝，在這京城內外行走，並無一人知曉，故此京中事無大小，爲兄皆知，今夜賢弟莫非天牢保護張相少保，是也不是？」馬奎言道：「真正佩服大哥有先見之明。」黃衰笑道：「賢弟乃是有職之人，去之無益，倘洩漏機關，兩皆不便，將近二更，快回行營，此事爲兄替弟代勞。」馬奎道：「如此有勞大哥，小弟去了。」黃衰見馬奎已去，隨即遁入天牢，向四下一看，只見獄神堂一盞孤燈，聽得天字號有哭泣之聲，說：「我岳少保被奸妃詐害，險些身首異處，此時身坐天牢，不知何日方能見我堂上父母，並恩師施千歲及合營中等，哎，恨只恨馬劉二人，袖手旁觀，此事若得施千歲回朝，方能重見天日，除奸削佞。」又聽地字號嗟嘆之聲，罵一聲：「賤妃岳少保雖在青年，品正行端，言笑不苟，真乃至誠君子，豈做越理犯教之事，明明借游宮捏造巧言，鼓簧聖聽，以奸害却少保，連及本相，均入天牢受罪，爲有望千歲得信回京，方有出獄之期。」這師生言語，黃衰聽得，亦歎惜不已，忽仰面觀看，見房上一黑影一恍，知是刺客，即輕身上後房，向前面一看，見一人復身瓦上，週身青衣，即隨手向風一揚，一抓風神石打去，只聽哎呀一聲，一陣旋風逃去。黃衰也不追趕，各處查看，別無動靜，也回二龍巷而去。再言被石之人，乃是鐵棧棧背上着一神石，咬住牙關，回了索府，向着老賊假言巡更人衆，無從下手，待有機會再去不遲。說罷，回後面養傷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鐵腳板岳州報信 施仕倫朝廷面君

却說劉慶自從出了京省，不過十餘日，到了岳山，隔大營不遠，那黑驢呼呼發哮，早已驚動各營，惟有施達急忙步出營外，只說押解水寇衆人回轉，不料只得劉慶一人一騎，見他滿面怒容，即抽身進了中軍，「啓稟王爺，今有劉將軍單人獨騎回來。」施公尙未回答，劉慶早至中軍，心中着急，盡至忘情，向着施公言道：「請了！」即

坐於旁，喘息不已！施公見劉慶行爲變常，又是一人，必有甚事，問道：「將軍爲何一人回岳？形容變改，是何情由？」慶道：「爾還不知，朝廷現在土崩瓦解，爾還在此打甚洞庭快快回京要緊！」施公見慶失禮，也不見究，命施達快與將軍看茶。劉慶接茶，一飲而盡，心中方纔清醒，見施達站於旁邊，上坐千歲一人，自己亦坐於椅上，忙起身言道：「末將失儀！」施公道：「將軍辛苦，仍然坐下，把京中之事，慢慢向本藩說來。」劉慶告罪坐下，方把京中之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一稟明，因此衆王爺各大人，同末將等商議，非千歲回京，不能打救張相爺岳太保出獄，故末將乘着千歲龍駒，不分星夜，兼程趕至岳州報信，請千歲定奪。施公聞言，大吃一驚，心中不勝忿恨，想那索妃父子，一個打入冷宮，一個貶職在朝，這昏君趁我在外，均皆起復，還則罷了，爲甚聽信賤妃讒言，將相打入天牢，非我回京，二人怎能出獄？但這軍情亦是重件，帥印又交何人？不如聚衆人商議，即命施達擊鼓，自己升堂，少時合營皆至中軍，參見千歲，又見劉慶一人，不知爲了何事，惟有汪廉明白，與千歲見禮坐下。假意問道：「千歲聚將何事？」施公道：「先生不知！」就將劉慶稟報之言，向大衆宣言一遍：「先生何以教我？」汪廉道：「千歲聚將道之意，將招討印交托心腹，軍令仍然貧道執着，那李昌元氣未復，一刻道還無礙，速回京城要緊，不然恐社稷有失，鄙見却如此，請千歲主裁！」施公道：「說得不錯！」即命施達去泰山島，調回彭華，施達奉令去了。即命排宴，與劉慶洗塵。諸將皆在此陪飲，宴畢，劉慶同田三級去至彼營，會黃豹，重排酒席，弟兄慢慢談朝中之事，一夜無書。次早清晨，彭華已抵大營，施公已在中軍，與汪廉分派各項事務，見彭華到來，請進中軍，彭華參見落坐，隨即問：「千歲調卑職回營，有何公幹？」施公即將京中之事，一一說明，本藩要回北京，清理朝政，這帥印交與大人護理，如洞庭與兵，可與軍師商酌，不可自專。吩咐升炮奏樂，施達手捧招討印，彭華拜畢，將印接過，交與老人家升座受參，各事完畢，方離坐位，與施王汪廉見禮。施公即命施達選三十二名親兵，營門侍候，又囑軍師一番，方邁步出了中軍，彭華汪廉帶合營將士，送至營外，施公拌鞍上馬，劉慶施達亦向衆人告辭。汪廉取出一封書信，

交與劉慶，囑咐非有緊急之事，不可拆開。劉慶接過，收好一邊，把手一拱，隨同施公，向北京而去。汪廉等進營，靜候好音。正是：

馳驅回潮爲國事，忠心那管路途遙。

再說施達劉慶帶着三十二名親兵，擁護施公，兼程而進，一路無阻，不過十餘日，早至北京蘆溝橋，那驢兒怪叫一聲，四蹄跳躍如飛，直跑向得勝門而來，對了得勝門，又怪聲大叫數聲，進了九道皇城，連連發哮，早已驚動滿朝文武，知施公回京，忙至朝房接見。那馬奎在御街接着，同至朝房，少時衆文武陸續而來，皆上前與王爺請安，不一刻各親王已到，一一見過，惟有索家父兒，聽得驢叫之聲，知對頭到京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不知面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施親王直言諫聖 康熙主虔心問臣

却說施公至朝房，與文武接見，尹王言道：「皇兄沿途辛苦，弟等未曾遠迎！」施公道：「爲國忘身，也說不得辛苦二字，爲兄回京急迫，弟等那能知曉，少時金殿奏君，還望保本。」衆位正在談論，早有都堂太監進宮啓奏：「今有施千歲回朝，現在朝房，候主上登殿。」皇上聞奏，大吃一驚，此人回朝，定爲少保之事，只得擺駕登殿，打動王鼓金鐘，施王正欲起身，只見公子施璧，上前請安，言道：「父親母親知爹爹回朝，必要面君，命該兒送來，十二道免死金牌金馬鞭。」雙手呈上，施公接過，言道：「吾兒回府，少時朝罷歸來，慢慢談敘。」公子應聲遵命，回府去了。方至午門，候着文武衆官朝參已畢，早有吏部徐和出班奏道：「今有施親王回朝，午門候旨。」皇上傳旨，宣上宮殿，施公聞聽，緩步上了宮殿，口稱：「我的主子，施仕倫見駕。」皇上道：「皇兄平身賜坐！」隨問道：「皇兄爲王無有旨意，回京何事？」施公奏道：「臣蒙皇上賜臣上方寶劍，前番交於岳少保同馬奎劉慶，押解水

寇回朝，誰知三人貪戀京城榮華，不回邊庭，爲臣故爾回京，調遣三員勇將，方能平復水寇。臣抵京之時，只有馬劉二人迎接，不知此子又回向何方去了？再者今日朝事，衆文武皆至，這首相張朋格，乃當朝元宰，社稷輔佐之臣，此時還未入朝，這等怠玩國事，成何體統？皇上可命侍衛，速將欺君藐法之人，拿上殿來勘問，以正朝綱。」皇上言道：「皇兄此本，知而問知，不知而問。」施公道：「爲臣遠在邊廷，朝內之事，如何得知？」皇上即把岳少保封官賜宴，參拜三宮，西宮逞凶，子淫父妃，打死宮女，張朋格不善教導，故爾亂宮，依律理當梟首，孤念功臣，不忍問斬，打入刑部天牢，以戒朋格疏忽之咎。少保狂妄之愆，皇兄你看如此定罪，違背法律否？」施公道：「臣只說少保青年貪圖富貴，不知此子違犯律條，此事依臣想來，主上溺愛索妃，被伊迷惑聖聽，未曾細心省察，聽信奸妃一面之詞，打入天牢，這就是主上之過。想少保西宮參那奸妃，未必少保一人，必有隨侍宮人，不離左右，爲甚不准入宮？少保入宮，不過賜酒三杯，那有賜宴之理？顯然欲借事詐害少保，奸情已露，你這昏君，不察真偽，只說少保受屈，何不當殿辯奏？昏君你想奸佞滿朝，那時昏君又迷了七竅，忠言豈能入耳？那少保受恩甚重，一死而已。昏君那張相與少保，雖是師生，日時不久，縱有亂宮之事，與他何干？亦打入天牢之中，朝中無相，邊無將，昏君倘有奸佞串通，謀你這昏君江山，那時你才失悔！」正是：

爲君豈知臣受苦，聽信讒言便遭誅。

施公只奏得怒氣悻悻，在金殿之上，走來走去，奏得皇上，心中明白過來，知是爲錯，即向施公言道：「皇兄，那是孤一時不明，若非皇兄回朝辯本，孤的社稷，險些不保。」即降聖旨一道：「天牢之外，高搭天橋，命索伯美父子頭頂香盤，跪於天牢之下，迎接二人出獄。」刑部領旨回衙，急時命人將天橋搭好，牢中請二人沐浴，獄神堂將冠帶穿好，向二人說明，施公回朝辯奏之事，師生心中大喜，即向獄神拜過，升炮奏樂，刑部大堂，送師生上了天橋，二人在上，拜過皇天后土，向橋下一看，見索家父子，如此光景，心中不忍，速即步下天橋，開言道：「本相何

勞太師國舅迎接，實不敢當！」即用雙手扶起。父子好不羞愧，也不言語，隨着師生，來至金殿，覆旨歸班。師生二人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罪臣蒙皇上天恩赦宥，謝主龍恩萬歲！」皇上道：「愛卿平身，原職歸班。」二人謝恩起身，又與施公見禮，拜謝保本之德，然後歸班坐下。皇上回頭，大罵：「索伯美父子，三番四次，朦奏寡人，這樣不忠之臣，責貶出朝，永不准入朝辦事；西宮索妃，仍然打入冷宮，永不復出。」命內侍回執庫，取出上方劍，交與施公，劉慶邊廷迎接施公回朝，加封「八台總兵」，仍在軍營聽用。施公又奏道：「此時少保可將宮中之事，當殿奏明聖主，以免冤屈好人。」皇上即命少保，細細奏來。少保即將進宮賜宴各事，一一呈奏，有礙國體，隱於舌間之下，未曾說出。此時皇上及兩班文武，方才明白索妃暗害之故，正是：

水清石頭現，魚爛刺出來。

且說康熙聖主，命內侍安樂宮設宴，君臣一樂，飲未幾杯，只見都堂太監，手捧表章，呈與聖主，聖主拆開一看，言道：「嚇殺孤也！」不知奏摺內面，是何大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奉聖旨查探水災 獻密計暗中行刺

却說施公同衆文武見皇上覽表大驚，不知爲了何事。施公問道：「主上看表，因何這般形像？不知又是那路奏章？」皇上將奏摺交與施公，施公接過一看，即高聲朗誦道：「皆因蒙古所管白塔城，河中府，弱水關，四屬之中，有一條熱河，這熱河內有一水怪，湧動河水，直至四城牆根，淹壞黎民無數，此刻濯水，遠入海眼，故鎮守四關諸大臣，魁王粵王盛王義王會銜入奏，一則收怪，二則撫恤。」讀畢衆文武方才知曉，心中無不驚懼。皇上向着文武言道：「這是孤國運衰微，邊廷干戈未息，風波又起，拿何良策奏孤？」早有張朋格出班奏道：「臣啓主上，臣保施王帶領劉馬二將，同回本國，查實災患，望主傳詔。」皇上准本，言道：「皇兄領劉馬二將軍，願去否？」施

公道：「願去不辭！」皇上道：「四關被災，父老百姓查明，分別賑濟；熱河之中，看是何怪，設法捕捉，以免再起波濤，以安庶黎。」口詔畢，聖駕回朝，文武散宮。施公帶領劉馬二人，回至西爾府，下了黑驢，進入內面，夫人與公子碧小姐素珠起身相迎，一家團聚，好不歡喜！夫人命擺酒接風，親丁四人同飲。施公席上，覺看一雙兒女，皆已長成，心中不勝欣喜，直至夜深，方才安寢。次日，施公早起，仍帶馬劉二人，並同四十名親兵，正向蒙古進行，不過二日，早抵河中府。河中府總兵，至五里之外迎接，至東關之外，朝皇樓居住，以作行台。施公帶施達並親隨二名，樓上存扎馬劉二人，同四十親兵，扎在樓下。一刻，土司官同通事上樓參見千歲。施公向土司問道：「你把水怪情形，向本藩說來！」通事代土司稟道：「小土司稟明千歲，那熱河水怪，於三月初九日午時，忽然沿河兩岸，起一般旋風，那熱河之中，水吼如雷，一浪幾尺，一湧數丈，四關百姓，盡遭水厄之災。突然來一道者，披髮赤足，左手端一木瓢，右手執一木劍，腳踏水中，口中言道：善哉！善哉！只念咒語，將那木劍向空中書符，方把此水止住，慢慢退入海去了！故爾拜本回朝。」施公道：「此刻道人在何處？」回道：「自水退之後，不知去向。」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各回汛地，本王自有道理。」通司同土司別去不表。再言索伯美老賊，自從施公回朝，奏明天子，赦出二人，父子頂香跪接，受了一場羞辱，又被革去官職，女兒打入冷宮，心中忿恨難消，欲出這口惡氣，又拌他不動，老夫何計安之？一人正在思想，只聽旁邊叫道：「太師免慮，某家來也！」老賊掉頭一看，乃是鐵梭梭上，前與老賊見禮，言道：「太師！候黃昏之時，出探施仕倫，奉了聖旨，查探熱河水災，明日起馬，待某身帶利刀，跟至熱河，若有機會，將那賊刺死，豈不除了心頭之恨？那時太師官職還原，娘娘赦出冷宮，此人已死，還有誰人敢與太師作對？那時奏上一本，誅却心腹之患，太師爺你看此計如何？」伯美聽鐵梭梭這一篇言語，心中大喜，言道：「好漢！此事若成，老夫重重有賞。」即命擺宴餞行，酒宴已畢，梭兒整頓行裝，渾身青色打扮，頭包絲絹，身藏利刀，辭別老賊，連夜出府，直奔熱河而去。再言是夜鐵梭梭出京，黃衰早已探確，改換行藏，身穿破衣，頭戴濫草帽，兩手空空，旁人觀之，

猶如乞食花郎一般，暗暗跟定鐵兒，如何知道，有人識破機關？在後步步跟隨，只顧向前，直奔河中府。打聽施公朝皇樓住扎，馬劉二人親兵四十名，本地總兵，亦派兵丁在此保護，無從下手，找一旅店安身，遇有機緣，再來下手。那黃衰或隱或現，保護施公，看這鐵梭梭狗子，如何行刺？不知刺着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豆腐店荆媽談啞兒 熱河岸施公探水怪

却說那熱河岸上不遠，有座高山，名叫圓背山，半山有個古洞，名叫蓋海古洞，洞內有一隻猿猴，修了數百餘年道性，受過了火刀風雷四劫，脫了具皮，能轉人性，煉就騰雲駕霧，呼風喚雨之能，後又修三百餘年，煉成了個銅頭鐵背，火睛金眼，每逢三月初九日，湧動海水，淹死黎民無數，上皇惱怒，特命定軍山插花柳真人下山收復，真人接了玉旨，變化平常道者，下山定了水脚，隱身圓背山中，等候施公帶領福將劉慶到來，也好暗地扶助。施公取那猿猴火眼金睛，千年猴腿，好與黃豹還腿接足，上珠安睛。天數派定，故真人不敢違背玉旨，下山了不表。再言施親王在熱河，住了四五日光景，一日叫施達取出藍布舊衫子一件，破帽一頂，舊布鞋一雙，收拾停妥，身藏利刀，奔下樓台，施達即忙擋住：「王爺這般打扮，要向何往？」施公道：「探訪水怪。」施達道：「王爺何不帶二將同往，豈不穩便？」施公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太得勞叨，本藩去後，不必使二人知道。」施達不敢再阻擋，唯唯聽命。看見王爺下樓，只得在樓台等候。且說施公下了朝皇樓，悄悄出了後面，一跛一蹶，竟向熱河而去。行未多路，早已日色高掛，走得渾身汗流，口中煩渴，欲思飲茶，向前一看，得見路旁左邊，現出三間茅房，施公快行幾步，走到茅房一看，門兒開着，內面只有一位白髮老母，正在推磨，即在外面口稱：「媽媽！我來與你討熱水一杯，解解口渴。」聽見老媽兒將磨兒一停，頭上汗水，用帷腰揩乾，走至門口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答道：「叫化的。」老母道：「花郎哥！你千討萬討，如何討在我窮苦人家來了？莫言熱水，就那冷水一點俱無。」施公當時想那老媽如

此的貧苦待我問問家事，遂說道：「媽媽貴姓？老伴可還在否？叫何名諱？所生男女幾人？可向我說來。」老母道：「丈夫姓荆，本國人氏，在本國販些珠寶，至北京發賣。我娘姓黃，我父母北京人氏，住在二龍巷內，開設一酒店，房丈夫去來，就棧在我家，因此我媽媽將我許配來去十餘載，方一齊搬回本國，不料丈夫前九年亡故，老身方身懷文甲，懷胎二十五日，背父生下一個兒子，今已九年，奈渾身無骨，不能站立，又聾又啞，日日推豆腐發賣，以度終朝，生水用完，老生還未去取，故無杯水之敬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兒子叫何名諱？此時因何事那裏去了？」老母道：「吾兒下地之時，週身是傷，因借「傷」字為名，取名荆傷啞兒，每天喫了早飯，即兩手抓土，兩足登地，一抓一登，猶如開弓放箭一般迅速，去在沙岸上玩耍，至午時後回家，吃了午飯，又到河岸，至晚方歸，天天皆是如此，只是不能站立，成了廢人。」施公聞言，驚疑不止，問道：「媽媽那熱河水怪湧水之時，你那兒子又在何處躲脫？每日河岸戲耍，豈不怕水怪吃他？」老母道：「你不替他耽心，他偏偏不怕水怪，今年三月漲水，這一帶數百里，皆被水淹，惟我這茅房，一點水俱無。」施公聞言，更甚疑惑，心中想道：「莫非荆傷是那水怪變化？」便又問道：「媽媽你娘家還有何人？」老母道：「有一個兄弟，名黃衰，外號抓風石。」施公言道：「媽媽你那兄弟，我會會過，日後遇着與你帶信，叫他前來看你。」說罷，回頭向熱河而去，不多一刻，已至熱河，向圓背山一看，現出斗大字四「蓋海古洞」，金光閃閃，瑞氣盈盈，心中一想：「莫非水怪在此古洞之中隱形？」正在用意觀瞧，不覺有飛沙走石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孩子，兩手抓地，兩足登沙，一炙一炙，至施公身邊，將頭一招，一個盤脚，坐於地上，望着施公，笑容滿面，口中啾啾唔唔，聽之不明，兩手抱拳，彷彿見禮一般，將他頭上一看，前髮至眉，後髮披肩，兩道大眉，一雙圓眼，鼻似懸胆，面似黃金，厚口闊天圓地方，身破衣服，一雙赤足，這莫不是那荆傷啞兒？即叫：「啞兒！」他點頭一下，口內呀呀的聲。施王啐一聲，啞子應一聲，施公想道：「人說聲啞耳聾，為何他啞又能聽話？」越想越疑，想老母必是老妖，這啞子定是小妖，趁此無人，他來戲弄本藩，仗主子洪福，除邪此怪，不枉查

探一場，也與這四關百姓，除了大害。一面在想，一面扒出寶劍，照着啞子一劍砍來，劍口上火光一閃，啞兒呀的一聲，倒在地下，左扒右抓，口中哩哩哪哪，兩眼望着，如同動怒一般，只嚇得施公魂散魄消，站立不住，哎呀一聲，倒臥在地，人事不醒，不知施公如何甦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施公遇仙賜圖畫 黃俠訪祖贈金銀

却說施公欲殺啞兒，手執寶劍，照頭一砍，劍上火光迸出，啞兒未曾傷着一點，施公大驚，仰面一交，倒於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岸邊忽來一位道長，口稱：「善哉善哉！」行至施公身旁，連叫數聲：「千歲醒來！」施公雖然昏迷，耳聽有呼喚千歲，一驚而醒，坐起身來，道人即忙把千歲扶起，二人對面站定，千歲把道人看了一看，言道：「我乃求食之人，沿門托鉢，路過此地，險些被水怪所害，承道長打救，前有出頭之日，再來報答厚恩，你為何喊我千歲，是何道理？」道者笑道：「王爺休瞞貧道，我出家就在河中府西邊路口玉清觀，就與朝皇樓背後相連，在那觀中燒香換水，王爺乃奉旨來查水怪，扎在朝皇樓，如何認之不清？先前在豆腐店化茶，為何一人來到此地，倒臥塵埃？」施公手指啞兒，言道：「這就是水怪變化，望道長慈悲。」道人道：「千歲錯認，此啞兒乃是那豆腐店荆媽媽之子，名曰荆傷啞兒，並非水怪變化，千歲不必多疑。」回頭手挽拂塵，照着啞兒一擺口，叫：「孽障！還不去！」啞兒聽得，兩手一抓，兩足一登，噉噉呱呱，回豆腐店去了。施公見此情形，疑心頓釋，向道者言道：「道長有何法術，可除此怪？巢穴又在何處？請道長明以教我，方好救生靈塗炭之苦。」道長道：「千歲體上蒼好生之德，欲誅此怪，這也不難。」即將手中之物，交與施公：「收伏此怪，就在其中。」施公接來，打開一看，乃是一副單條，長有五尺，寬有三尺，上面並無墨跡，要來何用？向道長問道：「此副單條，上面並無痕跡。」道長道：「千歲可將此副單條，帶回朝皇樓，二更之後，將圖挂起，焚香虔誠，四禮四叩，此圖上面，自然會現出山水形跡。千歲細細詳

解得開照圖收復此怪，易如反掌。」說畢仍然捲好，交與施公言道：「千歲那旁妖怪來了！」施公一驚，向身後一看，並無動靜，掉回頭來，道人不見，往上一看，只見五色祥雲，向那圓背山週圍繚繞不散。方知得遇異人，賜我一副單條，定有妙用，只得望空一拜，回轉朝皇樓。行路比往日甚快，不覺其苦，早至行台。正是：

人逢喜氣精神爽，忘却辛苦步如飛。

再說黃袁自跟着鐵梭梭來到河中府，步步跟隨，未離左右，那鐵梭雖不知黃袁暗地防他，實在難以下手，今日午刻，見鐵兒在酒樓飲酒，大約有些時候，即抽身至一惡霸之家，取了二百銀子，去至豆腐店，看望姐姐，行至店門，向內叫了一聲：「姐姐在家麼？」那荆媽媽正在裏面燒飯，忽聽門外有人叫姐姐，好似兄弟聲音，急忙出來一看，果然不錯，心中大喜，即上前挽手，同進草堂，請黃袁坐下，方叫了一聲：「兄弟！不想徒弟一別十年，今日又得相會，自先年別後，兄弟作何事業，因何成了這般模樣？怎麼又到此地？看望為姊，可細細對為姊說明。」黃袁言道：「姐姐自從昔年分別之後，店房生意不順，坐食山空，只落得沿門乞化，日久思念姐姐，故一路求討而來。」你看那荆媽媽聽得兄弟如此落薄，不覺雙眼吊淚，說道：「我姊姊何如此命苦？好兄弟既來到此處，也不必走了，就同為姐一堆，熬乾養稀，兄弟你說好不好？」黃袁道：「承姐姐美意，小弟敢不依從，奈小弟乞食自在了，況小弟數年以來，東積西湊，有二百兩銀子，特與姐姐送來，作為日用，以好過活終朝，為弟三年兩載，還來看望姐姐。」荆媽媽道：「兄弟苦積而來，留作日後自用。」黃袁道：「姐姐何必推辭！」即將銀子交與姐姐，荆媽媽只得收了進去，仍出來問道：「為姐老糊塗了，兄弟吃飯未曾？」黃袁道：「用過！」正欲告辭，只見房內扒出一乳子，至黃袁面前，坐在地下，兩手扯住黃袁之衣，口內呀呀而叫，好像招呼親人一般，滿面發笑，黃袁一驚，問道：「姐姐此是何人？」荆媽媽便將丈夫去世，生下此子，如何情形，取名荆傷啞兒，細說一遍。黃袁聞言，將他仔細一看，又驚又怨，此子雖是殘疾，骨氣不凡，後來還有好處。回頭勸慰姐姐一審，起身告別，荆媽苦留不住，姊

妹洒淚而別。黃袁離了豆腐店，急急來至酒樓，不見鐵梭梭，向四下一看，不見形影，叫聲不好！急奔朝皇樓而去。不知找着梭兒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一回 施親王朝皇樓被刺 柳真人熱河岸誅妖

却說施公自熱河回至朝皇樓，施達上前接住，打水洗澡，換了衣巾，命施達安排酒宴，一人獨坐歡飲，等候二鼓，再命施達安排香燭，各自下樓，不准喧嘩鬧嚷，非喚不准上樓。施達奉命去了。施公飲至二鼓，方起身漱口洗手，將條幅掛在香案後面，焚香點燭，虔誠四叩，拜罷起身，對着香案，坐定觀看，爐內香烟，直冲條幅之上，繞來繞去，不多一刻，那畫圖上面，好似雷鳴之聲，半刻之久，香烟杳無，畫圖上面現出一座高山，山脚下一片汪洋大水，半山有一石洞，由洞內出來數十猿猴，一個個手攜着手，直至山脚上，上下挨一挨二樹子上，結碗口大金瓜，那些小猴，各摘拿瓜在手，東跳西舞，在那山脚下，來來往往，正看入神，猛然一道火光，焚圖畫，施公又驚又喜，心中想道：「道人曾對我說，收此怪物，要解得畫中形跡，我又如何解得透？」沉吟一會，猛然想起這圖畫形情，豈不與圓背山相同，山半石洞，豈不是一蓋海古洞，「莫非水怪在這石洞之內，但這些猿猴摘瓜，火焚圖畫，是何意見？沉思一會，莫非這水怪就是那猿猴，常常熱河與妖作浪，猴子愛瓜，見瓜必摘，在這瓜中引火，猴子渾身是毛，見火必焚，豈不燒死在內。細細想了一番，不錯，不錯，正欲收拾安寢，忽聽樓門响噓一聲，掉頭一看，一陣狂風，吹開樓門，那風中有一人影，直奔前來。施公見事不好，欲待喊叫，不能出聲，只得倒退幾步，以避其鋒。那賊正欲拔刀，只聽噓的一聲，那賊哎呀，駕風向樓門而去。早已驚動馬奎、劉慶士、司通事，帶領兵丁，燈球火把，奔上樓來，看見王爺倒臥樓台，施達即忙扶起坐下。眾人問：「王爺是何情由？」施公言道：「好險！好險！適纔本藩靜坐，一人前來行刺，若非你們前來，險些遇害，你等可曾拿着刺客？」馬奎道：「末將等上樓之時，只見狂風，並未見人。」

傍有一兵丁道：「小人在樓上檢有字帖一張，呈上王爺觀看。」施公接過一看，乃一張黃紙束帖，上有幾行字跡，寫着：「我乃黃衰，由京至熱河，荆家豆腐店，看望姐姐，那日外男啞兒，荆傷，蒙千歲未曾殺害，因此前來謝情，偶逢刺客，故而救了千歲，此刻追趕刺客，後會有期，家姐外男，望千歲另眼相看。」黃衰百拜。施公看完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向馬奎等道：「此乃義士黃衰相救，但不知刺客何人，可能夠拿住？」馬劉二人聽是黃衰救了施王，心中大喜，言道：「王爺不必耽心，既是黃二哥定將刺客擒獲，可無後慮。」施公道：「惟願如此甚好。」回頭向土司通事吩咐道：「汝等候天明，速至河中府，傳找扎工匠人，趕做紙金瓜數百個，大小不等，內藏硫磺焰硝，引火之物，內安消息，外套引綫，限三日之內，一齊完備，立候聽用。」吩咐已畢，均各安寢。不覺三日之期，土司回稟：「王爺金瓜造成，請王爺驗看。」施王下得樓來，一看其形，如真碗口大小，玲巧非常，看畢，隨即吩咐馬劉士司等，明日選百名士兵，鼓鑼號炮，俱要齊備，聽候本藩分派。一齊應諾去了。次日早晨，馬奎劉慶士司通事，候施王起身，梳洗已畢，伺候上了黑驢，衆兵士把紙金瓜挑起，擁護王爺，一同奔至熱河岸上。此時正是六月初三天，熱如火，施公吩咐衆人，將金瓜散於河岸，引線連好，各士兵四面各隔二三百步遠近，如見有小猴前來搶瓜，各將火線燃起，鳴鑼擊鼓，號炮齊催，不得有誤。安排停妥，等候命令不表。再言是日柳真人，手提柳木劍，站立雲端之上，指住蓋海古洞，大罵：「猴精！爾的惡貫滿盈，吾奉玉旨，前來收復於你，你這孽障，快快出來受死。」且說蓋海猴正在洞中間住，忽聽有人洞外叫罵，心中大怒，仗他銅頭鐵骨，手提黃金棍，光頭赤足，跳出洞外，駕朵黑雲，直上雲端，大罵：「何處妖道，敢來與老仙接戰。」將黃金棍迎面打去，真人用劍相迎，三四回合，真人按落雲頭，往下一敗，直奔沙岸，猴精後面追趕，一衆小猴，擁至沙岸之上，施公在驢上，見一朵祥雲前行，後跟黑氣許多小妖，同奔熱河岸上，即命牽動消息，小猴來搶瓜，霎時引線發動，烈火冲天，燒得小猴乾乾淨淨。再言真人見猴精趕來，一掌心雷，將猴精打倒雲頭，即將子午乾坤針，取出圓溜溜一雙火眼，金晶裝在寶瓶，又用柳木劍，把猴腿由

第一百零二回 獨角獸沙場救啞兒 衆王兵腐店迎荆母

膝蓋砍下，口稱：「善哉！」方將命根結果，身駕祥雲，直向岳州而去。回言施公用計，火焚猴精，等至火滅，將尸骸埋了，諸事完畢，回朝皇樓，設宴慶功，候天涼方回朝繳旨，暗寫文書一角，施達送往河中府，交總兵收執。你說王爺多拜大人，定要所辦。施達奉命去了。不知蓋海猴死去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却說那圓背山蓋海洞中老猿，修了十年道性，煉成火眼金睛，因水淹百姓，上皇惱怒，故命柳真人將他收復，丟了性命，失了眼足，靈魂不散，在那沙場之上，嚎泣悲哀，驚動熱河之中，有一萬年得道獨角獸，道行深大，變化無窮，鎮守熱河一帶地方，可惜誤入旁門，是夜三更，聽得沙灘有哭泣之聲，方知蓋海猴被柳仙所害，發動慈悲，手執分水珠，上了岸來，將猴精三魂七魄，真陽聚成一個嬰兒，統入袖內，帶回水晶宮，煉了三九之期，煉成了五寸高，七竅全，赤條條一個小兒。心中一想：「又借誰人軀壳？」猛然想白虎星托化啞兒，此子現年九歲，十六歲方能開口，還有六年之期，不免將蓋海猴真陽，撲了啞兒，帶回水府，教他煉道，待等六年一滿，白虎星撲身，那時已有六年道性，命他至洞庭，扶助金鰲星李昌，攻打清營，捉拿施不全，替蓋海猴報一劍之仇。主意已定，即分水上岸，站立雲頭，遠遠觀看荆傷來也。荆傷坐於沙灘，仰面觀看，忽然落下光閃閃赤條條一個物件，啞兒一驚，倒臥於地，此物直落胸前，闖入肚中，霎時四體筋骨响噠，週身汗出如雨，忽然兩足一伸，登時立起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心中不勝歡喜，怎奈不能言語，只聽空中叫道：「弟子爲師來也。」一個道者，從空而下，用拂塵照着荆傷頭頂，一下，不覺咽喉發痒，少時嘔吐一物，其白如霜，有那湯元大小，荆傷怪叫一聲，忽然開口，叫聲：「師尊！」雙膝跪下。道者說：「弟子可能認識此物？」回道：「不能。」道者說：「此名啞骨，爲師與汝有師徒之分，因而與汝脫胎換骨，故爾能言能行，快快回家，告明你母親，汝可說六年之後，再來會面，不可貪戀，爲師在此等候你。」荆傷奉

命，急急歸家，回至門口，連叫幾聲：『母親在那裏？』荆傷回來了。那老母正在房中，聽得外面有人喊叫母親，心中詫異，幾步出了房門，用目細觀，面貌形像，確是兒子，但他不能站立，不能言語，怎麼成了好人？荆傷見母親不信，纔將沙灘偶遇神仙打救之事，稟明老母，老母心中大喜，言道：『兒哪！現已成了好人，再莫去熱河頑耍，你舅送爲娘二百銀子，添作本錢，在家多做豆腐，挑至河中府去賣，也免爲娘憂愁。』荆傷聽得母親言語，欲待不去，猶恐錯過機會，欲去，母親年老無人，翻來想去，還是要去才好，倘若不遇師尊，一世廢人，仍然不能養親，罷罷！罷！不如向母親說明去罷。卽雙膝跪地，說道：『兒稟老娘，只因那道長與兒有師徒之分，現要兒去學道，日後倘得修成，前來渡母親。』說罷，叩了四個頭，起身便走。老母用手去拉，奈去遠了，急得嚎啕大哭，不顧生死，直往前趕，口中喊道：『兒哪！想你父親去世，家中無錢，爲娘背父生兒，受盡辛苦，方撫九歲，雖是啞子，爲娘百年之後，也有披麻之人，兒哪！快快轉來。』你看那荆傷，總不回頭，看看追至沙灘，得見此子，與道人站立水面，老母不禁大怒：『何方妖道！拐我兒子出家，奴才還不上來？』正罵之間，只聽水吼，老母一驚，二人忽然不見，四下一看，形影俱無，急得捶胸頓足，大放悲聲，望着熱河，哭叫一聲：『荆傷兒！你不思娘撫育之恩，劬勞未報，聽信妖道之言，竟自不管爲娘了。』只哭得氣塞胸膛，倒於地下，昏迷不醒，正是：

養兒防身老，積谷不充飢。

且說河中府總兵，接得施王密札，拆開一看，方知王爺遇刺，黃衰打救，那豆腐店荆媽媽，是黃衰姐姐，王爺欲報大德，故囑我好生重重看顧。點頭會意，特命得伴當數人，迎接荆母，衆伴當奉命，卽僱車子一乘，各騎快馬，直奔熱河豆腐店而來。行至店門，喚了數聲，未見答應，尋至河岸，見一老母，倒臥沙灘，衆人將他扶起，問道：『你是豆腐店荆婆婆麼？』老母道：『老身正是，各位尊官，到此何來？』內有一人答道：『我名施達，那一天有個花郎，在婆婆店中討茶解渴，乃是我家的一字親王施千歲，改裝巡查熱河水怪，是日回了行臺，夜間有歹人行刺，

被兄弟黃衰所救，去時留下字帖，囑托看照母子，我們奉命而來，迎接你們河中府城內安身，自有好處。』荆母聞言，卽把兒子出家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衆人勸慰一番，一同回至豆腐店，要緊東西，收拾車內，放把火燒了茅房，方上車去，一同至河中府。施公也在此地，與荆母見面，交與河中府總兵，已置好一處，小小院落，找了一個孤苦無供老婆作伴，又買一名丫環，以作使用，另僱一中年男僕，買買東西，日食用度，一切由總兵交給，諸事完備，荆母卽日進去，坐享厚禮，正是：

從前有子忘無子，而今無兒勝有兒。

不知荆傷可否成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三回 揀花仙嵌火眼金睛 抓水石接飛毛猴腿

却說柳真人自那日在熱河，取了老猴精眼足，駕起祥雲，一直來至岳州東營，恰在二鼓已後，各營皆已睡熟，只有黃豹一人，獨坐在床上，因失去眼目之時，致髻向他說過：百日滿後，自有能人接足還眼。今已九十九天，一人暗地嗟嘆，不知可有能人前來？正在自言自語，聽得有人叫聲：『黃豹！休得嘆惜，爲師的來了。』此非言語之時，隨師爺前去，自有好處。卽用手將黃豹提起，耳聽風聲，頃刻身落塵埃，真人吩咐黃豹，此刻已在湖岸，師爺與你接足還眼，少時聽有人聲，不可害怕，說畢，口念咒語，請來六丁六甲，寶瓶內金丹，將火眼金睛安上，搽了金丹，命丁甲神將猴腿接上，亦搽了金丹，遣退了甲神，不多一刻，那黃豹眼中發痒，流水不止，渾身汗流，兩足筋骨作响，卽用兩手一摸，雙足已經接，但左腿有毛三根，心中詫異，忽聽叫聲：『黃豹！還不起來。』那黃豹雙足一伸，將身站立起來，又聽說：『何不睜眼？』黃豹用力一睜，則見瞞天星斗，心中大喜，重見天日，卽向旁邊一看，見一道長，頭戴三叉龜尾巾，身穿藍色道袍，腰繫絲縵，胸掛直袋，手挽拂塵，知是救他之人，雙膝下跪，口稱：『蒙老

祖師慈悲，與弟子補好全眼足，不知此二物何地得來，並請祖師法號仙山，弟子也好朝夕頂禮。」真人道：「吾乃五子山金真洞揀花柳真人，法號子春，你師赦金龍，乃吾大弟子，前番與汝止痛，今日災難已滿，故師爺與你將眼足醫好，若問此物，乃蒙古熱河圓背山蓋海古洞內，千年得道猿猴之眼腿，因違犯天條，上帝命師爺收伏，故取他眼足，以救弟子。此眼乃猿精煉成火眼金睛，能識山精水怪，左道傍門，此足左腿有飛毛三疋，若在兩軍陣前，逢着敵手，將此毛一扯，如騰雲一般，起在空中，但不可善用。爾如同營，明日衆人看見，問你之時，切莫洩漏仙機，此乃是汝仙緣，有此奇遇。現刻施親王熱河收妖，秋涼之後，回朝繳旨，那時三打洞庭，遇着姓荆之人，不可與他接戰，穩坐營中，不信吾言，恐眼足有害。爲師爺之言，汝須牢牢记，後會有期，吾當去也。」拂塵一展，只見白光一道，真人頃刻不見。黃豹望空四拜四禮，謝了慈恩，十分歡喜，站起身來，試試飛腿，即把三疋毛一帶，霎時起在空中，飛東寨而去。此時半夜之後，悄悄回房，看那田三級，已經睡熟，黃豹將帳子掛起，低頭叫道：「三級醒來！」田三級正在睡濃之時，忽聽有人叫喚，雙眼睜開，得見床前站立一人，二目如電光在閃，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打鬼打鬼！」黃豹即用手把三級之口蒙住，道：「姊妹是俺黃豹。」三級聞言，即披衣下床，把桌上燈亮剔明，將黃豹一手扯定，仔細一看，兩眼兩足，俱已完全，心中不勝奇異，即問黃豹道：「舅兄先前安宿，你還是廢人，如何此時眼足俱全，是何情由？」黃豹道：「姊妹仙機不可洩漏！」三級聞聽明白，也不再問，二人隨即坐下，談說往事。黃豹問道：「姊妹前日擒獲李昌，是如何情由，可向爲兄一談。」三級道：「若言此事，乃令妹贈我七星寶劍之力。」黃豹笑道：「非也，想那七星寶劍，乃爲兄所造，焉能捉住水賊，况弟乃一文人，不諳武事，其中定有別件，休瞞爲兄。」此言問得三級不得不說，道：「舅兄不知，小弟承令師赦仙翁來在舍下，賜弟魁星寶筆，命前來收伏水寇，若無此筆，焉能立功。」即將筆取出，交與黃豹，黃豹接過手來一看，只見亮光閃閃，與金睛鬥光東營面上，如五色祥雲，繞來繞去。黃豹一見，即時交還三級，道：「真乃仙家至寶。」三級接過，收檢已畢，不覺

天色微明，也不再睡，隨即一同梳洗已畢，只見小軍稟道：「軍師拜會二人！」隨即叫請。且言汪廉因昨夜卜課，知道黃豹災難已滿，特來看看，聽得有請，步進內面，早見二人迎接，同至小營坐下。汪廉道：「黃二弟爲兄與你道喜，不知眼足怎麼還原，請道其詳。」黃豹道：「此事別人不知，難道二哥不曉，何必故問？」廉道：「恐弟洩漏，故爾試探，吾弟雖則眼足完全，不可恁性貪功，候千歲到來，方三打洞庭。」囑畢告別，郎舅相送汪廉，回至小營排宴，二人同飲。黃豹席上言道：「姊妹兄想今夜我們二人，去至洞庭私探，若有機會，遇着水寇李昌，我弟兄將他捉住，以報眼足之仇，姊弟可願同去？」三級道：「有何不可，小弟奉陪。」二人等至黃昏，將衣找扎收拾停當，各帶暗器，吩咐衆兵用心看管，我二人去去就來，囑罷之後，悄悄直向洞庭湖岸而去。不知黃田二人，私探可否捉住水寇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四回 洞庭主脫難回山 金鰲星現形湖岸

却說金鈞李昌自北京客店起身，駕作遁數，不多時日，早回洞庭君山，常和龍登高岳剛等，接着忠義堂落坐，大家問及京師之事，金鈞一一說明，深感馬奎之德，衆皆嘆息不已。即時擺宴，與水主壓鰲酒宴已畢，水主即傳令道：「岳剛陳彩胡剛各位賢弟，好生把守東西南北，生死乾坎八寨各門，中軍之事，爲兄自守，多派探事，偵查清營，隨時稟報。」分派已畢，各各別去。自此以後，數十日並未開戰，只有探軍常和，有聞必報，或時報施千歲回京，或報查探熱河，那一日報清營免戰高懸，各營靜悄悄，動靜全無。金鈞李昌聞報，心中不信，恐未探確，不如今夜一人前去探聽明白，他營果無防備，然後發兵，出其不意，一戰成功。主意已定，是晚找扎停當，週身青衣，身背金背刀，出了生門，借作水遁，已至湖岸，恰逢黃豹三級私探洞庭，亦至此處。那黃豹火眼金睛，早已看見李昌，低聲向三級道：「水賊李昌來了！」三級用目一看，百步之外，果然有一芒影，此時正是七月中旬，月明如畫，金

鈞李昌正行之間，忽見電光一閃，心中一驚，停步不走，向前面一看，有兩個人影，只說清營探軍，提起那金背刀，大呼叫道：「月光下何人敢來探我洞庭，快快說明，饒爾不死。」答道：「抓水石黃豹！」李昌聞言，只說黃豹前來索命，嚇得魂魄俱失，口中叫聲：「打鬼！」回頭便跑，正是：

爲人未作昧心事，豈能聞聲便着驚？

且言黃豹見李昌回頭就跑，大叫：「水賊今日冤家相逢，你往那裏走？」此時也不管三級，手提朴刀，在後追趕，只駭得三級不敢向前，在此等候。再言金鈞李昌，不顧生死，拚命向洞庭跑去，黃豹後面，將猴毛一提，騰在空中，如飛而至，手提朴刀，大叫：「水賊看刀！」金鈞急了，口念咒語，借水遁而去。黃豹一見，欲借水遁追去，只見湖中波浪滔天，浪中現出一物，是龍非龍，是魚非魚，龍頭魚尾，渾身金甲，在水望着黃豹，龍鬚直豎，怒目而視。黃豹一驚，方知李昌乃是金鯨，就不敢下水，各自回頭轉來，望三級言明其故，亦不勝詫異，二人只得同回清營，日後自有復仇之期，正是：

得放手時須放手，能饒人處且饒人。

再言李昌此處命不該絕，故本命金鯨出現，方逃脫性命，回了生門，早已東方發白，中軍常和與乾兒龍登高，尙在等候，見明公回轉，上前接着歸坐，二人同聲問道：「明公今晚打探清營，爲甚滿面愁容，爲了何事？」李昌便把湖岸偶遇黃豹，只說前來索命，是孤心中害怕，回頭便跑，他在後面追來，其行如飛，看看來至湖邊，伊在後用刀砍來，爲君急了，方借水遁，隱住身軀，那賊趕至湖邊，兩眼照着水面，把頭點了數下，便自去了。孤在水內，看見此人一雙眼睛，如閃電一般，兩足已全，定得異人醫好，而今此賊已有眼足，我洞庭恐難清靜，二公何計安之？」登高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明公曉諭各寨首領，作一準備，做過以逸待勞，有何妨礙？」昌道：「甚善！」即時傳出將令，調各頭目中軍議話，到了午時，衆人畢集，上前見水主，兩旁分班坐了。昌道：「今請各位賢弟，非爲別事。」就

將昨晚之事言明，「清營既有黃豹，各寨俱要用心防守，恐伊前來劫寨，不可疏忽！晚下派人查尋沿湖一帶，更宜多派精細水軍，扮就各行買賣，去清營探聽，如施不全到來，速回報知。」衆人應聲遵令，昌即吩咐擺宴，今朝吃個大家團圓之慶，各各入座暢飲，飲畢告別，各自回寨去了。李昌亦吃得酩酊大醉，退入寢室，倒臥在床，入黑酣鄉裏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五回 施仕倫收妖回朝 鐵梭兒盟誓還鄉

却說施公在熱河收妖之後，住扎河中府，直至七月初旬，起身回京，不過半月，已至北京後宰門，衆文武早已得信，一同迎接，齊至朝房敘坐。張相動問熱河之事，施公即便將如何降妖，如何朝皇樓被刺，蒙黃衰相救，原原委委，逐一說明。衆文武贊嘆千歲，佩服黃衰。張相等正在談敘契闊，耳聽得朝王鼓响，康熙聖主駕坐文華殿，張相領着一班文武，上殿見駕。張相捧旨：「主上口詔下，施仕倫上殿朝參。」施公聞宣，即帶馬劉二人，至九龍口參駕，自己步上金鑾見駕。聖主道：「皇兄遠受風塵，歸班賜坐。」施公道：「謝恩。」坐下。即將奏摺呈上御覽，聖上看罷，知施公險些受刺，又收妖有功，欲封官居王位，只有欽賜紫疆，紫金城起馬，少保劉慶馬奎，均加陞三級。施公各各謝恩。主上命：「排御宴，與皇兄洗塵。」席前施公奏道：「臣回京日久，恐邊有事，請主上增兵，爲臣帶岳少保馬奎劉慶三人，三日後出京，以好早至岳州，督兵三打洞庭。」聖主聞奏，既就席標本，親交施公言道：「皇兄爲孤江山，不辭勞瘁，真是股肱之臣，社稷之幸，三日後出京，可以不必陛見，俟太平班師，孤當擺駕遠迎。」轉面向張相及文武道：「卿等可於是日與孤代勞，長亭餞行。」傳旨已畢，擺駕回宮，文武散朝不表。且言施公帶領少保三人，同回西爾府，命施達擺宴迎賓館，四人落坐，酒過三巡，施公起身說道：「失陪。」步進二堂，早有夫人公子小姐，一同接着，夫人問好，兒女請坐酒宴，早已擺好，親丁四人入坐。夫人言道：「王爺降妖之事，可對

妾身一言！」施公即把降妖被刺，詳細言明。夫人又驚又喜，施公又問兒女詩書，兄妹站立答道：「朝日琢磨，窗未能曠功。」公點首稱善，向夫人道：「才得相逢，又要遠別，本藩爲國勤勞，家中之事，全靠夫人料理，教誨一雙兒女，真把夫人苦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王爺話說那裏去了，持家教子，乃妾分內之事，何言辛苦？想王爺數年在外，征勦水寇，受盡風霜驚恐，何曾清閒一刻？」施公道：「夫人爲國忘身，也說不得。」夫妻談敘一番，各自安宿。次日起身，命少保三人，戶兵二部，將糧草備好，精兵三萬，器械馬匹，揀選停當，明日起程。馬奎先鋒，少保押糧，劉慶後隊，施公自將中軍，一夜無書。次日天明，施公起身，梳洗已畢，囑托夫人，吩咐兒女，各各洒淚而別。出了王師，施達牽過黑驢，扶持王爺，上了鞍蹬，一直來至長亭，囑咐張相，向各王爺文武拱手言別，帶着少保馬奎劉慶三人，一路秋毫無犯，直向岳州而去，不表。再言索伯美閒坐家中，聞聽施公回朝，未見鐵棧兒信息，心中好不詫異，命人四處探聽，杳無蹤跡。老賊不料棧兒行刺施公，被黃衰一神石打去，回頭駕着黑風而逃，黃衰後面追趕，直至百里之外，方把鐵棧趕着口中吐出龍舌劍，要取棧兒首級。此時棧兒知黃衰利害，自知非敵手，無奈跪地哀求，甘願棄邪從正，永不助索賊爲惡，如下次再犯，恁憑誅戮。那黃衰乃行俠尚義之人，豈肯多傷人性命，見棧兒跪地哀求，似有改悔之心，向棧兒道：「汝既改過，可對天盟誓，放你回鄉。」棧兒無奈，對天說道：「皇天在上，鐵棧如再助奸爲惡，定遭天譴。」盟誓已畢，叩頭起身，回大龍山，父子團圓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六回 岳少保府衙省親 洞庭君埋伏四面

却說彭華自護理帥印，日夜精心，惟恐有誤軍情，辜負施公一番美意，算來不覺三旬，未知千歲何時方回岳州。府日日盼望，一日獨坐中軍帥旂，無風自動，忽見旂牌稟道：「啓大人，施親王前站馬大人兵到湖山，候大人示下。」彭華即傳各營將士，知會軍師，擺齊隊伍，至湖山與馬奎相見。少時漢陽鎮李東山，岳州府知府官岳

倫，均到彼此寒暄，問問京中各事，不多時刻，大隊已到，彭華等各將手本交施達手中，稟明千歲。施公道：「少時大營面見。」衆人一同先至大營等候。又見小軍稟道：「東營黃豹迎接千歲。」施公聞言，怒道：「黃豹乃失目之人，何人與他報信，勞他前來？」汪廉說道：「千歲不知，此刻黃豹眼足皆全，故能迎接前來。」施公劉慶各皆詫異，世間那有這等奇事，快請來只聽應道：「某家來矣。」施公用目一看，只見黃豹雙目如電，有光兩足未曾落地，容顏比昔時大不相同，明知被仙人醫好。那黃豹行至面前，雙手抱拳，口稱：「見過千歲。」施公用手一揚，將軍不必行禮，可站立敘話。請問將軍眼足從何得來，又是如何醫好？豹道：「千歲勳問此事，連某也不知道。」施公道：「國家將興，必出禎祥，此乃天子洪福，故使將軍瞽目重明，斷足復生，將軍奇遇，可喜可賀。」即命分隊起行，不一刻到了大營，彭華領諸將兵丁等，迎接千歲，同進中軍，各各打參，衆人兩旁敘坐。施公道：「彭大人軍師，自本藩回京去之後，洞庭軍務如何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有千歲去後，水賊並未出戰，八寨皆有防備。」施公道：「那就甚好，等將士養息些幾日，再議出兵攻打。」彭華即將帥印，雙手捧交施達，吩咐大營排接風酒宴，諸將陪千歲一樂，衆軍各賞羊羔酒。汪廉席上，問千歲回京之事。施公道：「京中各節情事，皆是索家父女之過。」即把少保朝宮索妃用計打壞，死了一名宮女，將少保捆綁上殿，午門問斬，衆親王保本，丟入刑部，索賊誑奏，張相教策不嚴，亦打入天牢受科罪，本藩回朝辨本，方將師生放出，索妃打入冷宮，老賊父子貶職，然後熱河收妖，被刺黃衰打救，逐一說明。汪廉等稱頌施公佩服黃衰，大罵奸賊。酒宴已畢，彭華告辭，仍回泰山島而去。衆將亦散。施公又命岳少保至岳州府，看望雙親，少保領命，帶着家丁，直向岳州城去。將至東關，早有岳州府同城官員，文武生監縉耆糧戶，皆知本府太守公子，紅雁烏救了施親王，解水寇回朝，皇上見喜，拜爲御兒殿下，太子太保。此時同親王洞庭立功，回府看望雙親，衆人仰慕太守清廉，故齊至東關，迎接太保。岳少保已到，家丁上前稟明，少保隨即下馬，向衆一拱，連稱：「不敢有勞玉趾，改日登府謝步。」說畢一拱上馬，回府進了二堂，上前參見。

媽，言道：「孩兒遠離膝下，久違甘旨，怨兒不孝之罪！」岳爺道：「孩兒忠孝不能兩全，豈能怪汝。」即命擺宴，圍圓家宴，席前少保把京中之事，一一稟明雙親，次日仍回清營銷假。且說汪廉是日回了後營，吩咐周龍四人，去洞庭探聽虛實，速來回報。四將奉命去了，不提。再言洞庭君金鈞、李昌、聚集衆家英雄，常和龍登高、水府君岳剛、水眼賊吳雄、開海蛟王勇、海底鯨陳彩，大力怪胡剛、瘦面熊毛元明、瘦面虎毛元昌、金毛吼葉三清、金錢豹田三級等，在生門中軍帳落坐，大家正在會議，不知施仕倫何日至此。只見前番派去探子，陸續回營，稟報李昌、施仕倫已回大營，隨帶精兵數萬，大將十員，糧草無數，東營現出「黃」字旗號，休息數日，然後發兵。昌道：「與爾等記功，再探再報。」探軍去了，李昌便向衆弟兄常和龍登高言道：「施仕倫此次添足兵將糧草，這戰爭必然不小，各位何計安之？」常和龍言道：「明公不必憂慮，古人言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依老朽鄙見，將五湖六島，大小戰船，把連調洞庭，一船接一船，一隻連一隻，頭尾相連，用鐵鍊鎖住，上面用木板蓋好，船內用黃土壩實，週圍扎下水寨，猶如平陽大壩一般，羔戰步戰，皆方便，使水軍四面埋伏，只留生門一條獨路，命四將把守，東西南北四寨，又命三將鎮守乾門坎門死門老朽父子同毛氏昆仲，保護明公鎮守生門，提調中軍大事。他營如求交戰，勝則不言，敗則誘向生門，而奔中軍，毛氏四雄，各帶水兵數百，埋伏生門左右，聽中軍號炮，一齊殺出後，切斷歸路，總有能為，恐難展翅而飛，愚意已如此，請明公主裁。」李昌聞聽常和龍之言，不禁大喜，說道：「相爺真有濟世之才，這番議論，正合孤意。」即吩咐衆家兄弟回寨，速速整備，以好等候清兵，衆人奉辭別，各幹各事而去。不知清兵攻打洞庭，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七回 汪廉卜課焚珍珠香 敖仙指迷贈蓮花瓶

却說汪廉前日命得周龍等探聽洞庭消息，回報軍師，廉道：「把爾等辛苦了，各去歇息！」四人辭別，汪廉心

中一想，猶恐四人未曾探明，待我親身前去，查看虛實。到了初更以後，換了一身素服，步出後營，行至湖岸，找一高阜之地，仰觀乾向，只見洞庭一帶，鬼哭神嚎，陰風慘慘。口稱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這一場殺氣，不知要傷許多生命！此乃天數註定，在劫難逃，人力豈能挽回罷罷！我不如早早起身，尋一名山古洞，隱身修煉，也免犯此殺戒。」掉頭望着清營，叫聲：「千歲！此事怪不得貧道了。」正欲駕着遁術而去，忽然掉轉念頭，說道：「差矣，差矣！貧道險些把此事錯爲，想前番找印在仙山之時，吾師賜我天書金錢寶香，何等言語吩咐，叫我伏助施千歲，平復洞庭。依這般看來，弟子焉敢違背師命，還是回營，拜求天書，看此次勝敗。」想罷，抽身回至後營，正是二鼓之時，即把直袋取出，仍至外面，焚香祝告，拜罷起身，進了寢室，打開天書一看，憂中轉喜，各自收拾安宿，再等衆將士卒兵精神復元，方來調度出兵。數日無書。一日清晨，聽得中軍金鼓連催，只見旂牌前來，言：「千歲有請軍師，中軍會議。」汪廉點頭，即起身帶了四將，步進中軍，與施公見禮，坐下言道：「千歲今日聚衆將，不知爲了何事？」施公道：「請先生來，非爲別事，衆兵已休息數日，看先生何時發兵？」汪廉道：「欲要交兵，還有一件大事，未曾辦妥。」施公道：「兵精糧足，這就是一件大事。」廉道：「千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貧道已命人偵探明白，那金鈞水賊皆有防備，東西南北乾坎生死八寨，只留生門一條獨路，這七門皆有埋伏，我兵若要生門討戰，七門伏兵圍住，如向七寨，他等閉門，並且水賊會水兵丁甚多，我營之兵，未習水性，若由水路駕船進攻，伊等水兵，隱於水內，各執利器，批破船底，那時如何了得？白日交兵，難操必勝之權，如晚下交兵，恐難行走，若用火把，海風又大，進退皆難，千歲三思。」這一番言語，說得施公諸將，啞口無言。施公失神，半晌言道：「先生依這般說來，本藩將帥旂砍倒，帶領兵將各至回京，這場干戈罷休便了。」廉道：「焉有息兵之理，此事要尙大哥程賢弟辛苦一番，不知可願去否？」二人言道：「軍師差遣，乃軍中大事，怎敢推辭。」廉道：「既二位願去，急刻動身，上四川省峨嵋山，自山上之時，先過大石橋，走紅春亭，過蛇到，退往捨身巖，至老九洞，洞中有蓮花寶油，盜得此油，軍務方才太平。」

盜不到此油，這場干戈，不知何日了息？二人聽得此言，心中好不失悔，若不應酬，大丈夫焉有悔口之理？若去盜不得寶油回來，也是一場笑話。只得向汪廉道：「二哥想這寶油，必是仙子所造，有人看守，我弟兄二人，乃是凡夫俗子，豈能去得？」汪廉笑道：「尚大哥，程賢弟不必着急，可近身來，爲兄有密言相告。」二人走至汪廉面前，廉附耳說道：「如此如此！」弟兄聞聽此言，點首會意，隨即辭別千歲軍師，回在自己營中，將各事托附登雲，履烈暴收拾衣裝，直奔四川省嘉定府峨嵋山而去。汪廉吩咐各營嚴加防守，候二人回營，再議出兵。傳令已畢，各自散去不提。回書再言尚陳二人，由旱道直向四川而行，不過二十日之久，已至峨眉山界，並無旅店，看看天色黃昏，又在何地安宿，心中埋怨汪廉，此處並無前人來，再指點仰首向四方一看，忽見樹林之中，現出燈光，尚艾向程恩道：「軍師之言，果然不錯，我二人同進林中。」彼時二人步進林內，見石岩上坐一道長，頭戴九梁巾，身穿八卦道袍，手執拂塵，左右樹上各掛紅燈一盞，只聽道長言道：「來人莫非尚艾程恩乎？」二人聞聽呼名，仰面細看，哎呀一聲，雙膝跪地，口稱：「師尊弟子二人，不知師尊，望祈慈悲。」教仙口稱善哉，各自起去，二人謝過，站立左右。老祖向二人言道：「爲師這有蓮花寶瓶，贈到於你，可放在豹皮袋中去，至九老洞，洞中須黑，自有燈光射出，大胆進去，走至三層石洞止步，空中懸一朵蓮花，好似烈火一盆，下面有一花缸，五色皆備，滿缸蓮花寶油，顆顆成珠，一人執瓶，一人雙手捧缸，插入瓶內，若無人阻擋，則能有人阻擋，捨身與他交戰，切記不可損壞寶瓶，若到危急之時，自有異人扶助，爲師之言，不可忘記去罷。」二人低頭叩拜，起身一看，祖師不知去向，只得前行。不過一日，已至峨嵋山，二人不辭辛苦，直至九老洞，見洞門朽壤，如若進去，此石落下，如何得出？想我尚艾有破石法，又何懼哉，放開大胆，走進洞去，果有燈光，亦無阻擋，直至三層洞中，向上一看，果然掛些蓮花，猶如萬盞燈光，照耀如白晝一般，往下一看，一口五色蓮花缸，缸內滿滿蓮花油，四面一照，並無一人，弟兄心中大喜，正欲摘油，只聽程恩：「大哥可惜了！」尚艾一驚，不知可惜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八回 九老洞二將盜寶油 洞庭湖衆賊慶中秋

却說嘉定府峨嵋山九老洞，乃敖金龍之妹，敖金娘修煉之處，這寶油係金娘所煉，前日金龍已命玉金子法帖，知會金娘，娘娘看法帖，知尚程二人乃地煞星一轉，兄妹二人，湊他成功，候他取油出洞之時，假意阻擋，與他交戰，送出洞外，金龍外面救應，送回清營。至於敖金龍蓮花寶瓶，乃親身所煉，此瓶能大能細，能寬能窄，真是仙家之寶，變化無窮，尚程二人焉知其中妙用，故爾口稱可惜，尚艾問道：「賢弟可惜什麼？」程道：「大哥這一缸油，百斤有多，小小一個瓶兒，能容若干？故爾口稱可惜。」尚道：「管他多少，把瓶裝滿便了。」於是程恩捧瓶，尚艾舉缸，見瓶口如蛋大，缸口像水篩，那油如一般線粗，直向瓶中，不歪不偏流去，缸內蓮花油流淨，此瓶未滿，二人方佩服仙家之物，不可輕視，忙將瓶口封好，放入豹皮袋中，正欲出外，耳聽後面大罵：「何方賊子，胆敢私盜仙家蓮花寶油，不要走，仙姑來也。」程恩一見，不管尚艾好歹，抽身便走，那尚艾面前，提劍便刺，尚艾舉刀相迎，一面招架，向洞外敗走，金娘步步緊追，追出洞外，用劍尖向尚艾面上一指，尚艾倒退數步，程恩正在後面，欲上前接應，被尚艾一撞，二人叮咚一聲，倒於地下。敖金龍急將二人提上雲頭，送回清營之外，假意高聲喊叫：「水賊偷營！」即抽身回山去了不提。再言清營諸將，聽喚偷營，急將燈球火把，趕出營外，一個個重重圍住，用火一照，才知尚程二人，倒於塵埃，即時喚醒二人，尚程二人起身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適才與道姑交戰，忽然昏迷，爲何醒來，却在營之外？」沈吟片刻，心中明白，定是吾師送回，即望空而拜，同進中軍。早見千歲軍師，已在帳中，弟兄上前見禮，分坐左右。汪廉道：「尚大哥，程賢弟蓮花油可曾得着？」尚道：「幸不辱命！」程恩取出，放於地上。施公見小小一瓶，光華奪目，即問尚艾道：「此油如何盜回，說與本藩一聽。」尚艾道：「仙機不可洩，洩則招譴。」正

在言談，只見旂牌稟道：「啓千歲軍師，外面來了數人，口稱前來報效！」各有手本，呈上公案。施公汪廉一同觀看，乃七盤山牛山超左耳普黃天霸三人，又有水裏燕周善，前來投營。心中大喜，即時請見，四人進營，參見千歲。然後衆弟兄相見。施公卽命擺宴，與四位英雄，尙程二人賀功，不一刻酒席擺好，各各入坐，酒飲三巡。施公向汪廉道：「先生此刻衆英雄，並事事週全，先生期於何日出兵？」汪廉道：「今乃八月十二，後日十五上吉之辰，又是中秋佳節，洞庭水賊，見我營一向並未出兵，是日必不防備，各寨首領，必要至中軍慶賀，李昌大排筵宴在中軍，俱各歡飲，八寨兵丁，亦有賞賜，那時我夜點兵攻打，出其不意，一鼓而擒。」施公稱善，酒宴已畢，汪廉領了三千人馬，交與飛虎大將牛三超掌管，周善黃天霸左耳普三人，扎在一處，另安新營。候至八月十四日，三更造飯，五鼓發兵，不等天明，將台聽點，吩咐已畢，各歸各營。且說李昌四面埋伏好了，只說萬無一失，到了八月十五，聚集七寨首領，並衆弟兄，說道：「今乃中秋佳節，天色清明，爲兄設宴，與弟等賀賀月色。」各水兵均賜羊酒，大家一樂。少時酒席齊備，均各入坐，歡呼暢飲，只吃到三鼓，不料夜間清營出兵，有此一場惡戰。欲知交兵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零九回 施王點兵三打洞庭 軍師遣將八面埋伏

却說清營衆將，前日已奉軍師密令，至十四晚上，各事停妥，至五更時，齊至台下等候。少時施千歲汪軍師一同到來，下了征駒，步上將台，公案坐下，諸將同衆英雄，上前參見，兩旁站立，候軍師差遣。施達將軍冊簿展開，汪廉提筆，先點押糧官索仁，言道：「此番戰事，不比往日，須得十路運送糧食，如有違誤，軍法從事。」索仁唯唯而退，各自分派去了。又命「飛虎牛三超黃天霸左耳普幾人，隨帶三千精兵，掩旂息鼓，去至洞庭東西南北四寨外面埋伏，不可攻打，候有人出戰，交手之時，只准勝，不准敗！」三人口稱得令，各自去了。又點「周龍吳虎鄭海

王強四將，帶領三千人馬，去至乾坎死三門埋伏，若有人交戰，有勝無敗！」四將亦各自去了。又差「尙艾程恩弟兄二人，不帶一兵一卒，去在生門埋伏，我營有人前來討戰，水寇必有人出敵，賊後若無接應，則可有接應，望賢弟分動海水，使他流入生門，尙大哥手執蓮花寶瓶，將油傾在水面，現出滿海蓮花燈，飛騰空中，照耀一下，猶如白晝一般！」弟兄得令而去。又命「水裏燕周善，不帶兵士一人，獨向生門討戰，若不遇岳剛，則罷，若逢岳剛，非弟不能對敵，因岳剛有神箭傷人，射將出來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萬，化賢弟昔年亦遇異人，贈你水燕兒，此物亦能變化，岳剛神箭，非燕兒不能破之。」周善領命去了。又叫「烈暴，你可將波浪履穿上，隨帶拐扒子，獨一人去生門，扶助尙艾程恩。」又點馬奎帶三千士卒，埋伏生門三里之遙，後面接應。田三級帶四旗兵丁，在湖山茂林埋伏，金鈞敗至此處，公子迎敵。岳少保押解熟糧，湖山聽用。黃豹賢弟，可至湖山頂上，等候金鈞至此，難敵令妹丈，必向山頂而逃，賢弟好報挖眼足之仇。然後方命劉慶：「今番賢弟一人，立此大功，去在生門罵陣，指名要李昌出馬，別人前去，他要防備，爲賢弟使他不防。」劉慶道：「二哥小弟前番誘他，怎麼去得？」廉道：「今日用兵，上是天羅，下是地網，左有龍潭，右有虎穴，只管大胆前去，仍將水賊引至湖山，自有能人收伏。」劉慶會意去了。施公道：「本藩那路差遣？」廉道：「千歲乃是文人，又係國家樑柱，身居一字親王，招討大元帥，豈可身臨險地？只有鎮守大營，貧道隨帶十旗兵丁，前去掠陣。」言畢，直向洞庭去了。施公方下將台，回至大營，吩咐謹守各處不表。回言劉慶，獨自一人，一路觀看，直至生門，逢着尙艾程恩，烈暴三人，問劉慶道：「吾弟公差何地？」劉慶便把軍師之言，向三人說明，三人點首道：「各幹其事！」劉慶走至生門，逢着尙艾一將一兵，靜靜悄悄，不知這起水寇，正在中軍陪宴，玩賞中秋，故無一人。劉慶只得高聲大叫：「內面聽着，汝等快快進去，金鈞李鬚子出來，劉爺交兵，來是君子，不來是小人！」此刻衆水兵亦在飲酒，只有幾個守更小兵，出外一看，得見劉慶一人，急忙至中軍，將劉慶討戰之事，報與李昌。衆賊聞報，人人着忙，此時皆已帶酒，金鈞吩咐，各回汛地，振頓埋

伏，衆人紛紛散去。然後囑毛氏四雄，好生保住常和。明公自己提起金背刀，不帶一兵，獨自出了中軍，生門之外，睜開醉眼，向對面一看，並無動靜。只有劉慶一人，也不在意，即忙金背刀一舞，罵聲：「劉慶匹夫，那裏來交兵，明明送死罷了！明公念當初結拜之情，不忍殺你，爾快回去，對那汪廉潑道說，另差一員大將來，與明公對敵。」劉道：「金鈞水賊，你提那一拜之交，爾等盡是人面狼心，你欺我無有本領，此次我辭別祖宗，討令而來，前回被你逃走，今番定要活捉你這水賊，方遂吾願。」這些言語，只氣得李昌七竅生煙，兩眼出火，叫聲：「匹夫領死！」手提金背刀砍去，劉慶舉刀相迎，戰未三合，口叫利害，掉頭往湖山敗去。金鈞後面追趕，過了馬奎伏處，劉慶回身站着，言道：「明公休趕，你中了軍師四面埋伏之計，回頭觀看。」金鈞聞言，掉頭一看，後面一標人馬，扎斷歸路，洞庭湖金鼓號炮，不絕於耳，雖有月光，看不分明，諒無歸期，言道：「罷了罷了！」回身提刀，向劉慶便砍，劉慶向林中逃去。金鈞捨命追進森林，不知劉慶何方去了。心中正在狐疑，只聽四面喚殺之聲，有人叫道：「水賊學生等候多時！」金鈞聞言，抬頭向前面一看，就是前番擒我那個書生田三級，不禁提刀砍去，三級用劍相迎，暗暗取出寶筆，向頭上一點，金鈞知此物利害，不敢對敵，回身往下就敗，又逢岳少保阻住，欲借土遁，那寶筆有指地成鋼之力，只得敗上山頂，站立高處，向下一看，並無追兵，往洞庭湖那方一看，只見無數燈光，或上或下，滿湖如白晝一般，不知是何情弊，心中好不詫異，獨自一人，只落得進退兩難，正在嗟嘆，耳聽後面怪叫一聲：「金鈞你死期到了！」金鈞一驚，掉頭一看，却是黃豹提刀砍下，即用刀相還，哎呀一聲，血光直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回 五當山李昌修煉 洞庭湖岳剛被擒

却說李昌正在高山嗟嘆，忽見黃豹提刀砍來，招架不過，言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早有鐵板道人將他提起，用法水化血噴了黃豹一臉，帶着金鈞回轉五當山鐵瓦殿，命他苦修苦煉，每日誦經，以消劫運，日後主人施仕倫歸

位，爾方同返天宮，金鈞之事，此處完結，從此不提。再言黃豹見金鈞背地嗟息，在後面大聲叫道：「水賊看刀！」一刀砍去，只見鮮血直冲面門，兩眼一閉，耳聽風聲响亮，將眼一睜，不見李昌尸首，只說滾下高岩去了。罷罷罷！人死仇散，提刀下了山頂，與田劉岳三人，說明其故，合兵出林，路中得會汪廉周龍等，大家嗟惜金鈞一番，同去四處接應不表。再言那波浪履烈暴尙艾程恩三人，見生門出來接應金鈞，程恩即念分水神咒，將湖水湧淹生門之內，同烈暴步上水面，殺進生門，尙艾忙將瓶口打開，傾出寶油，到於水內，少時三刻，千盞蓮花燈，升上落下，如白日一般。毛氏弟兄，見不是頭路，奔回生門，見湖水湧進生門，即時保定常和父兒，逃至死門，約會了洪金南二人，一同向君山逃去。再言東西南北四寨首領岳剛胡剛陳彩三人，帶領三千水兵，排開長蛇大陣，施營頭隊黃天霸上前，胡剛接住，戰未數合，胡剛大敗，陳彩出來，早有左爾普上前交手，戰了二十餘合，左爾普抵敵不住，敗回本陣。牛三超手提兩柄筆燕抓，跳出陣外，一抓，捉去陳彩，招架不住，中了一抓，敗下去了。那水府君岳剛，手提銀鎗，腰插刁翎，大吼一聲，冲出旗門，牛三超正欲提抓相迎，忙了周善，胸掛直袋，袋內放一磁盒，盒內裝着燕兒，在牛三超後面跟着，不離左右。再說岳剛牛三超二人，真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恰恰一個平手，正是：

兩雄對敵分勝敗，二虎相爭各逞能。

且說水府君岳剛，與飛虎牛三超，二人大戰四十四合，不分勝敗。岳剛想道：「這般戰法，何時息止，不如詐敗，以神箭誅之。」說道：「戰你不過，休來追趕。」抽身便走。牛三超不捨，後面追來，片刻之間，哭聲大起，周善即忙放出燕兒，飛騰空中，仰面一看，滿天皆是刁翎，直射清兵，却也奇怪，那水燕在空中，唳呀一叫，也變出無數燕兒，各啣刁翎一枝，將神箭一概收完。不過一刻，只聽空中迅雷一聲，被紫燕真人將二物收回仙山去了。衆人聞聽雷聲，抬頭一看，燕兒刁翎，兩皆不見。那飛虎周善手中磁盒，亦不知去向，清營諸將，知有仙真收去，各皆大喜，招回兵丁，一擁向前，陳彩胡剛知事不妙，各自逃生去了。岳剛見空中响噓，恐神箭有失，即口中念咒，欲收回刁翎，

未曾防着，却被黃左牛周四人，生擒活捉，用繩索捆綁，等後衆人成功，一同報功。不覺東方發白，一日一夜，三打洞庭，各兵皆已困疲，大衆將軍，會同軍師，至生門會齊，見岳剛已擒，金鈞已死，各皆大喜！不一刻，索仁早餐已至，大家在此飽用戰飯，再回營賀功。且說施公得報告大獲全勝，即親出門外迎接，至辰刻光景，只見一隊隊旌旗飄搖，一個個喜氣揚揚，直向大營而來。早有小軍報與後面軍師，及衆軍將，言：「王爺親在營外迎接！」汪廉下令兵士兩旁分立，自同衆將，加上一鞭，冲至大營不遠，翻鞍下馬，同至施公面前請安道喜。施公慰勞一番，同進中軍，升堂下令，各兵回營休息，改日有賞，又將功勞簿，上了各人功苦。牛三超上前言道：「活捉岳剛！」施公大喜，叫：「抓進來！」軍校即步出中軍，黃豹向千歲言道：「金鈞已被某湖山殺死，屍首跌下岩去，杳無踪跡。」施公聞言，欣喜不已，說道：「仇恨已報，洞庭永無後患。」正言之間，只見軍校已將岳剛抓進中軍，施公把他一看，頭纏五色湖縐號頭，身穿對巾，排扣青綢打衣，腰拴藍綢絲帶，下穿青綢腿褲，藍縐草履，滿臉怒容，身軀雄壯，真是一位英雄。站在中軍，立而不跪。有心想收伏此人，問道：「好漢，你便是洞庭岳剛？本藩與你會過數面，那時各位其主，今日被擒，有何話說？」岳剛道：「既知岳爺各爲其主，何必多言。」施公道：「好漢，本藩有幾句言語，相勸，想好漢乃烈烈英雄，堂堂丈夫，前期錯投其王，不過一時大意，聽本藩相愛之言，投誠本藩，扶助大清主子，候這場干戈甯靜，狼煙少除，太平回朝，論功升賞，得授一官半職，封妻蔭子，光耀門庭，何等不美？你且看這位少年將軍，與你同宗，安徽人氏，他父現任本府太守，因他有功於朝，官封太子太保，榮及三代，本藩乃金石良言，好漢三思。」岳剛怒目答道：「施不全休得多言，想你乃六根不全的殘廢人，昏君瞎眼，用你爲帥，你這醜鬼有何本事，要挖投你，除非日出西方，快快將俺殺了，自有人發兵前來，活捉醜鬼，將心致祭，與俺報仇。」岳剛一番言語，惱怒施公，大罵：「匹夫！不聽忠告之言，辱罵本藩，有甚說的？推出營門梟首！」不知斬了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一回 水府君清營訴往事 抓水石長亭報前仇

却說岳剛被施公問斬，廠口大笑三聲，然後嚎啕大哭，又觸動施公，一番意思，吩咐：「與我招轉來！」岳剛扭回頭來，罵：「醜鬼！怎的不殺？」施公道：「非是本藩不殺，本藩先前當你個英雄，此刻看來，乃諂媚小人，你笑莫非笑本藩無才，你哭莫非貪生怕死？」岳剛聞言，叫了一聲：「施元帥王爺，我笑汪廉無能，用埋伏之計，笑牛三超左爾普周善黃天雷等，枉爲早道英雄，凡軍陣之上，只有一人戰一人，那有圍攻之理，俺一着未防，故被四人所擒，因此發笑。」施公道：「笑得有理，又爲甚啼哭？」答道：「王爺請聽，我母親幼年將我愛惜，母親又聽信旁言，我將路走錯，害了我一生大事。」施公道：「好漢，這是你不孝之言，古人道：『臣不道君之過，子不言親之非。』自己走錯，怨親何來？」剛道：「千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皆因我父早喪，單丟母子二人，既無伯叔，終鮮兄弟，家資富有，我那時年方十二，白日習武，晚間作文，謹守遺業，以奉老母，不料小莫壩萬担坪，有一大龍山，山上有莊院，院內一戶人家，姓鐵，名大龍，膝下二男一女，一名梭兒，一名鑾兒，女名鐵叉，自稱河南教主，其人武藝精通，霸佔此山，這山左山右一帶，百姓聽他約束，每年四季，供給他父子糧草，爲我岳家莊，素未侵犯，忽一日，母子獨坐草堂，莊丁來報，鐵教主拜訪，母親命我迎接，不敢違背母命，即出莊迎接，伊帶蠻兵四人，莊外等候，隨我進了草堂，家母起身相迎，煙茶已畢，母親向鐵教主道：『向不賜步，今日光降寒門，有何貴事？』伊答道：『巡查各處地方，路過貴莊，特來晉謁安人。』母親回言：『豈敢！』即命家丁擺宴，命我陪坐，我母獨坐一旁，酒過三巡，教主開言問母：『安人令郎何名？』母親答道：『單名一個剛字，乳名大郎。』教主道：『令郎青春，若干所習何業？』母道：『小兒一十二歲，每日操習弓馬，未遇名師指教。』施千歲我母這幾句言語，把俺害了！那鐵大龍教主聽吾母之言，哈哈大笑，將俺誇獎一番，言道：『可惜了！可惜了！可惜令郎無有明師指授，後來若有高人與令郎爲師，必成大器。』吾母出其無意，說道：『老師既愛吾兒，不如拜在膝下爲徒。』教主聞母之言，滿心歡喜，我母命我草堂拜見，咱來本欲不願，只得遵母訓，只得上前拜過，誰知我那老師，當時要我一路回山，我母也未推辭。」

即吩咐俺隨老師一路，在大龍山，學了八年武藝，恰恰二十歲那年，一日莊丁來報，有人下書，隨即命來人漁見，拆書一看，乃洞庭李昌薦大二師兄，索府保標，一面求老師出山，幫助洞庭。吾師方命隨來人去在洞庭，李昌手下効力，以盡友誼，我亦不知好歹，欣然同往，只說一件好事，誰知坑陷一十三載，到了此時，落得這般光景，雖則千歲愛將，命俺投降，豈不聞好馬不戀雙鞍，忠臣不事二主，李昌待俺甚厚，焉能背主求榮？我臨死哭泣，並非懼死，心想我母若以去世，冥府之中，母子或者相逢。若老母尚在，豈不落了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葬不能祭，祭不能哀，衣冠中之禽獸，塵世上罪人。施王爺！施千歲！你叫俺怎的不悲？說罷，嚔啣大哭，正是：

人不傷心不吊淚，事到臨危悔也遲。

且說岳剛這一哭，哭得那諸將無不悲切，施公亦嘆息不已，言道：「好漢也不必悲泣，既是思鄉，本藩放你高堂奉母，意下如何？」岳剛聞言，「恩主既有開籠放鳥之意，若得侍奉老母，合家惟有朝夕焚香頌祝，若我日後再有從逆之事，皇天鑒察，不得其死。」施公道：「改禍呈祥！」即親自解其繩索，隨命備宴，十里長亭，諸位將軍同本藩等送一程，衆將應命，惟有黃豹心中不服，想我前番被他所擒，挖眼剔足之仇未報，今番千歲一句不提，將他釋放，此恨難消，不如暗帶匕首，敬酒之時，將他刺死便了。想罷，悄悄回至東營，取出匕首，放於袖內，隨即趕上，衆人各騎快馬，不時間早到長亭，各各下了坐騎，施達手托紅膝盤子，內安三個杯兒，滿滿斟了三杯，遞與施公。施公接過，賜與岳剛，岳剛端遞一杯，達謝皇天厚土，二杯報達君王，三杯報父母劬勞，然後掉身跪施公面前，謝千歲不殺之恩。施公雙手扶起，言道：「前途保重！」岳道：「敬謝千歲！」然後汪廉同英雄各敬一杯，岳剛一飲畢，言道：「俺承厚愛不殺，又蒙千歲賜宴，累衆哥弟並各位將軍，勞動遠送，岳剛後來如有機會，再來圖報。」兩手一拱，正欲上馬，只見黃豹上前擋着，言道：「賢弟且慢，白虎廟結拜之情，此日分手，不知何日方會，爲兄再敬一杯，願吾弟沿途順適，早歸家見母，共敘天倫之樂。」即叫「劉賢弟看酒來。」慶即將酒瓶交與黃豹，把

壺向岳剛一幌，剛將頭一仰，豹即將匕首刺去，岳剛叮咚倒在地下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二回 解冤仇岳剛歸故里 求救兵馬育助洞庭

却說黃豹欲報前仇，暗地手執匕首，向岳剛咽喉刺去，尙艾早知豹意，飛步上前，兩手一分，岳剛倒於地下，尙艾擋開黃豹匕首，方將岳剛扶起，施公即將黃豹右手扯住，言道：「本藩放他還鄉，你爲何暗地行刺，是何道理？」黃豹答道：「難道千歲不知小某挖眼剔足之事，因此心中忿恨難消，刺死水賊。」尙艾汪廉向豹言道：「黃二弟！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看在元帥面上，弟若將他刺死，豈不使伯母望子，性命攸關，常言道得好，人之父母，如己之父母，二弟你其心何忍，還要三思。」黃豹聽此言語，心中思來想去，言道：「罷了罷了，看在千歲與弟兄替我二家解釋，小弟無不准情，不知他人如何？」岳剛退遠，答道：「黃二弟！想前番之事，明公一人所爲，難怪小弟，則兄長懷恨行刺，小弟並未受傷，此刻二哥開恩釋却前隙，放弟回鄉奉母，小弟還敢計較。」衆英雄聞聽岳剛這番言語，皆稱善點首。尙艾回頭叫聲：「黃二弟！把匕首呈來，爲兄與你二人刀斷仇解。」豹即送過匕首，尙艾接來，一折兩段，黃岳對面一揖，衆弟兄與二人道喜，岳剛拜了施公，又向衆哥弟拱手辭別，言道：「千歲諸位兄弟，今日一別，後會有期，俺岳剛去了。」正是：

從此分手難聚首，今朝一別各東西。

且說施公見岳剛上馬，將鞭一揚，回轉建南去了；方帶同衆將，各回清營，擺設賀功酒宴，並稿賞三軍，一面命偵探洞庭消息，再議出兵不提。回書再言洞庭常和龍登高，同一衆水賊，招這一場大敗，嚇得魄落魂飛，聚集忠義堂前，七言八語，鬧住一堆，言道：「此回大戰，失却七寨糧草，戰船器械無數，水兵傷數千，况明公已亡，岳剛被擒還鄉，古語云：將無主不行，兵缺糧散，不如大家分手，各尋事業，後有機會，再來團聚便了。」大家一口同聲，祇

常和父子不願，因他二人家眷皆住洞庭，倘衆人一散，又在何地安身？急向衆人說道：「諸位將軍，不必如此，若你們枉爲英雄，使明公在九泉之下，心亦難安。况現在各處隘口，皆有清兵把守，你我又向何地而去？現在洞庭雖敗，還有黃龍寺那住持僧月照，又與水寇交好，不免命一人在寺內，搬求救兵，伊如來時，立他爲主，重整事業，豈不爲美？」衆人聞聽，心中大喜，言道：「若非明公提及，大家尚在夢中，事不宜遲，那位兄弟前去？」聽一人應聲：「小弟願往！」衆人一看，却是鬼眼金同，說道：「吾弟願去，就此動身。」金同辭別，由東山口向黃龍寺，不多時刻，到了寺門，靜靜悄悄，正要舉步進內，出來兩個小沙彌，金同拱手言道：「煩二位少師父，報與住持，洞庭有人下書。」二沙彌道：「稍待！」進內片刻出來，言：「老師爺在請！」金同跟隨入內，只見大雄殿，三僧一道起身迎接，金同拱手上殿，分賓落坐，金同道了姓名，呈上書信，月照拆開一看，方知三次大敗，李昌已亡，這是衆人前來求救，看罷，心中暗想：「朝中索家父子，開缺無權，失了內助，施仕倫行兵，又有神算子汪廉，用兵如神，還有衆英雄扶助，我每夜觀看天色，大清當與洞庭當滅，諒也難成大事，不如幾句言語，推送與他。」叫聲：「金好漢，枉自空走了一遭，自我么弟徒亡，故寺內並無一兵一將，况我們出家人，那有許多糧草好漢回寨，多拜常明公，言敝寺無力幫奏。」金同聞言，一場沒趣，正欲告辭，旁邊道者叫聲：「且慢！貧道湊你一背之力。」你說道：道者何人？姓馬名育，原本梟鳥一轉，拜青雲子爲師，那青雲子係一青蛙修成，在羅浮山羅浮洞苦修九百餘年，能興雲吐霧，撒豆成兵，自稱青雲仙翁，算就李昌已去，定來黃龍搬兵，特命馬育來此等候。因見月照不允，故上前擋住，因說道：「廟內無力相助，貧道代住持之勞，走上一遭。」金同道：「有勞仙長慈悲，何時方去？」馬育道：「將軍先回報信，明日午時三刻，自然到來。」金同稱謝，回至洞庭，說與常和人等。常和知月照不來，另有一道者願來相助，命人明日預備酒宴等候，若道長到了，速來報知。吩咐已畢，擺下酒宴，衆人各依次序坐下，歡呼暢飲，因十五夜戰，困倦已極，正欲各散，又得馬仙長明日前來，洞庭大約興旺，皆各放量而飲，大醉而睡去了一夜無書，不知此風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 重整干戈常和爲帥 四打洞庭汪廉發兵

直至次日早晨，衆賊陸續起身，梳洗完畢，用了早膳，整頓衣冠，常和龍登高陳彩胡剛丁紅劉南毛氏四雄等，坐在忠義堂守候，外面兒郎排隊相待，將至午時初刻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把各處旂杆折段，衆人大喫一驚，不知此風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却說常和人等，洞庭忠義堂等候馬育，恰至午時，狂風大作，風過後金童來報：「仙長到了！」常和卽命擺對迎接，同至忠義堂落坐，常和拱手問道：「仙長那坐名山令師何人？是何法號？請道其詳。」馬育答道：「貧道姓馬名育，吾師何人仙真在羅浮山洞居修道，仰觀天象，洞庭復興，清營不久自退，特命貧道下山輔助。」衆人聞聽大喜，只說真仙下界，不料左道旁門。常和道：「承祖師慈悲，命仙長下山，普救羣生，實洞庭之萬幸！」馬育道：「此刻誰人執掌兵符？將令先將內事佈好，方有專責，然後再訪敵人，乃有同一之心，庶免臨時錯誤。」陳彩等道：「常明公有將相之才，立他爲主，仙長爲軍師，提兵調將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育道：「甚好！」衆人卽將印信，送與常和，兵符令劍，送交馬育，二人並不推辭。常和自稱洞庭君，龍登高爲參謀，命人造大旂二杆，一杆斗大，「常」字，一杆「馬」字，插出死門，隨命人大排筵宴，慶賀新主，兼與軍師接風。酒飲三巡，馬育向常和道：「明公可命人偵探否？」和道：「常有探子回報，清營兵山將海，兼之汪廉用兵，神機莫測。」馬育聽得汪廉二字，大罵：「騷道！有何得爲？小小一點見識，明公懼他，難道馬育懼他不成？現在天時正好交兵，明日命人去下戰書，約期開戰，殺他片甲不還，活捉汪廉，方消吾恨。」衆人稱揚一番，各自散去不提。且說汪廉那日，稿賞三軍，回至後營，忽然心驚肉跳，卽焚香卜課，翻天書一看，覺得國運不祥，又出了一個妖邪，擾亂三楚，這也是天數所定，我汪廉還要了此劫運，方能脫離苦海。正是：

要想爲人豈自在欲思自在枉爲人。

且言汪廉心中煩悶，獨坐後營觀書，至次日辰刻，來至中軍，打動衆將鼓，請出施公坐下，不一時諸將皆至，上前參過，列坐東西，施公問汪廉道：「今日聚將爲了何事？」廉道：「千歲各將軍不知，探子回報，洞庭死門立出一杆『馬』字旗，不知又是誰人故集衆會議。」正言間，旂牌稟告：「洞庭來下戰書。」施公大怒，叫：「抓進來！」廉道：「不可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即命：「田三級岳少保，一文一武，少年威風，出外見事生情。」二人領命而出，站立營門問道：「何人來此？」那人道：「丁紅奉軍師之命，來下戰書。」一將道：「交兵之際，兒不懼死乎？」丁道：「刀快不斬自來人！」即把戰書呈交，抽身而去。田岳二人接書，回至中軍，呈與汪廉，拆書一觀，滿面不悅，對衆言道：「洞庭來一妖道，姓馬名育，自稱羅浮山青雲仙弟子，奉天承運，恢復洞庭，三日後交兵，不與別將交鋒，指名要會貧道，決一雌雄。」只見波浪履烈暴，抓水石黃豹二人道：「軍師免慮，臨期弟等代勞。」廉道：「正要各位出力！」施公即命設宴，與先生歡飲，酒終各散。轉盼三日戰期，汪廉同施公升坐，諸將齊集，手執大令，命黃豹烈暴二人如此如此，命馬奎劉慶隨定爲兄。周吳四將，各帶五百兵丁，分前後左右四面迎敵。廉即腰掛寶劍，手執拂塵，去至湖岸，只聽洞庭炮响三聲，一隊人馬，上了湖岸，旂門內出來一位道者，頭挽雙髻，一字巾，面如烏金，濃眉大眼，耳小鼻立，嘴似雷公，胸掛直袋，口稱：「善哉！你莫非汪廉？」答道：「然也！」隨叫聲：「馬育！貧道與你無仇，指名與我決戰，師爺未曾失信，來來分個上下！」馬育道：「潑道看劍！」照汪廉頭上砍來，廉即用劍架開，一來一往，只聽戰鼓喧天，人聲震地，殺了二十餘合，馬育雖則武藝高強，仍然邪不勝正，看看難敵，只得架起黑風，膝行而上。汪廉仰首一看，只見黑霧中飛來一物，只奔命門，汪廉說聲：「不好！」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四回 九頭鳥斬去五首 衆英雄各顯一能

却說前回馬育與汪廉交戰，騰在空中，用黑殺神石，向汪廉打去，汪廉把頭一遍，遁入土中，回營去了。那馬育見未打着，用手招石，石未入手，只聽身後叫道：「妖道胆敢用暗器傷人，快來領死！」此時烈暴足穿登雲鞋，在此守着，見馬育上來，手執神拐，扒一扒打去，打中育背，負痛逃向洞庭，烈暴落下，同馬劉周吳六人，追殺洞庭水兵。再言馬育被神拐扒打中脊背，逃至湖岸，早有黃豹看見，把飛毛一扯，升至空中，用神石打去，馬育未曾防備，一石打落下地，烈馬劉三人一見，上前活捉，繩網索綁，解回大營交令。此時汪廉已在中軍，同施公敘話，只見黃豹等大勝而回，上前稟道：「啓千歲軍師，活捉馬育。」施公聞言大喜，吩咐：「抓進來！」馬奎即出外面，將馬育推至中軍，立而不跪，破口大罵，施公汪廉，施公抬頭一看，見馬育形像，大吃一驚，急速傳令，推出斬首，本藩親身監斬。施公出營，上了黑驢，衆將擁隨至一里之遠，停住，馬奎手執利刃，向項上一刀砍去，只見人頭滾下，片時烏天黑地，走石飛沙，一朵黑雲，升在空中，內面立一道人，披頭散髮，而似硃砂，大罵汪廉，馬師爺首級甚多，忽見岳少保搜的一箭，直向道人射去，一個斛斗，滾下地來。劉慶忙步上前，哎呀一刀，頭分兩段，鮮血直流，片地狂風，尸身忽動，一朵陰雲，起在空中。施公衆將一驚，言道：「這妖道甚爲利害！」又見黃豹一神石打去，又跌下來，一連五次，取了五顆首級，第六次如紅棍一根，升至空中。四次田三級，魁星筆，五次烈暴神拐，六次汪廉定身法，故而不能更變。施公一旁暗想：「妖道如此法力，不是天子洪福，諸將能爲，怎能取他許多頭首？」即命兵丁，把首級掛在高處示衆，帶諸將回營，排宴賀功。且表洞庭敗殘水兵，逃回死門，報告常和等，聞報嚇得魂魄俱喪，叫聲：「各位將軍，我寨累敗，馬仙翁被擒，諸位有何良策？」問得衆人目定口呆，忽小卒報道：「馬仙長回寨！」衆人憂中變喜，站立迎接，把馬育一看，面更凶惡，腦後吊一肉色，四角顏色不一，只嚇得心中跳躍不止，雖則懼怕，不敢得罪於他，笑顏相迎，坐下問道：「仙長因何成了這個模樣？」馬育見問，羞愧難當，只得東支西吾，遮掩過去。衆人言道：「仙長變化無窮，玄機莫測，實乃真仙降世，仙長休息一刻，再議大事。」即命排宴。馬育道：「且慢汪廉

與我一天二地之仇，此刻暫且罷休，免戰掛出，各門緊閉，待貧道回羅浮山洞中，拜懇吾師，吾師若親下山相助，清營必然大敗，捲旂而逃，那時方雪吾恨。」常和道：「甚好！但不知此去何日方回？」育道：「多則十餘天，少則不上七八日，出家人不能失信。」常和命小童看酒來，與先生餞行，親斟三杯，馬育一飲而盡，合掌告辭拜別去，拂塵一展，隨駕黑白二色之雲，升起空中，向着廣東省香山而去。衆人見馬育去了，即將免戰牌掛出，等候舒音歸來不表。正是：

無能休誇口，何必強出頭？

再說汪廉命人打聽洞庭免戰高懸，閒坐無事，白日看書，晚上自湖山頂上，仰觀天象，每至三更以後，滿天陰雲，將清營遮掩，忽一夜得見從北方有幾道白光，射入陰雲之中，盡把這陰雲冲至洞庭之上，將八百里湖面遮完，只聽鬼泣神嚎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汪廉口稱：「善哉！清營必定轉禍爲福。」心中甚喜，自下山回營，等候出兵不表。不知馬育回山，青雲子能否下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 青雲子巧弄唇舌 龍海山妖言入耳

却說九頭蟲那日，洞庭告別常和人等，架起黑雲，向羅浮山而行，一路無事，一日到了古洞，只見兩個道童，在那石盤下棋，上前叫聲稽首，二道童掉頭一看，即起身叫道：「師兄回山來了！」收拾棋子，進洞稟明師尊。馬師兄回洞，青雲子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童子出洞言道：「師兄請進！」馬育行至雲床前，口稱：「師尊，弟子馬育頓首，願師聖壽無疆。」青雲子叫聲起去，謝過侍立。然後師尊言道：「爾下山扶助洞庭，因何成了這個模樣？」馬育假意悲啼，言道：「弟子與洞庭復仇，被施不全汪廉殺敗，險些不能會師，現在危急，故弟子回山哀懇師尊，湊弟子一臂之力。」青雲子罵道：「造孽徒，爲師雖命你下山，暗奏洞庭，不過擾亂三楚，以應劫運，大清晦氣。」

已過，萬里洪基，歸成一統。不料孽徒惹出這般大事，想爲師對天盟過誓願，永不犯紅塵殺戒，各自回轉洞庭，把這磨劫過了，收你回山。」馬育聞聽師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在洞庭，誇下海口，此時不肯下山，反說我尚有數年磨折，這才叫我進退皆難，又何計安之？」想了片刻，心生一計，口稱：「師尊，弟子還有下情，因在軍陣之上，汪廉罵弟子是九難蟲，有何本領，敢與祖師交戰，快回羅浮山，喚那青雲子前來，他說師尊乃青蛙修成，我們師徒是畜類一轉，吾師若去，定要捉住，將皮肉割開，蒙個三弦子，無事之時，俾作消悶。」師尊那時把弟子真氣死。青雲子道：「孽徒！你這番言語，激怒爲師，是也不是？」馬育道：「弟子怎敢假言，師如不信，可下山對執。」青雲子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汝可先回報信言爲師三日後便來。」馬育心中暗喜，叩別師尊，回洞庭而去。再言敖髯獨坐洞中，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，知道青雲子犯了殺戒，口稱善哉善哉，回頭叫玉金子，去荷花池，把你龍師兄喚來。不上片刻，龍飛龍來到雲牀口，稱：「弟子叩見師尊，弟子正在蓮花池度修，不知呼喚何事？」敖仙道：「因羅浮山青雲子，他乃九百五十年青蛙一轉，修成人形，能與雲吐霧，變化莫測，把蛙皮煉成一件道袍，名曰遮天蓋地袍，兩足之度，名曰桶天袋，口中能吐白光，見光內一珠，名曰打仙珠，私去洞庭，助賊爲惡，故命爾下山，扶助清營立功，回山以贖前愆，今賜爾萬衆寶台，能破天地袍，雌雄袋兩根，能破統天袋，雌雄劍一對，以作兵刃，成功早退，切莫貪戀紅塵。」龍飛龍收拾各寶起身，拜辭出洞，駕上金光而去。再言青雲子在洞中，帶了各件法寶，出了羅浮洞，騰上黑雲，不過幾個時辰，得見西方金光冉冉，青雲知是飛龍，看看相近，青雲打個稽首：「仙童何往？」飛龍見黑雲上一位道長，亦口稱：「無量佛！問道仙長，那坐名山，是何法號，欲向何往？」青雲子道：「吾乃羅浮山青雲仙真，洞庭當與大清數盡，故下山了此劫運，仙童莫非姓龍，令師敖髯，此時命你下山扶清，是也不是？」飛龍心中一驚，說道：「你我各爲其主，請了！」青雲道：「可笑！」飛龍止住金光，問道：「可笑何來？」青道：「可笑爾癡迷不悟，想那汪廉與你結下仇恨，他現在清營爲軍師，執掌將令，你去投他，如稍不是，懷恨前仇，他還容你過嗎？」

「飛龍聞言提醒，心中一想不錯，言道：『奉命下山，難道回去不成？』青雲子道：『何必回山，同我去至洞庭，打下戰書，指名汪廉，他若出戰，我暗暗助你，將他誅戮，那時你去清營，我回古洞，方無妨礙，我乃金石之言，你須三思。』飛龍仔細一想，點頭不錯，言道：『蒙仙長指示迷途，願隨座下。』青雲見飛龍反教，不禁大喜，各駕雲光，向洞庭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 施仕倫五打洞庭 青蛙道三面受攻

却說馬育激怒青雲子，回至洞庭，說明三日後便至，常和大喜，至三日之期，皆在死門候等，早有吳雄王明，進中軍稟道：『外面來了二位道長，請明公快快迎接。』常和馬育衆將，接進中軍，敘禮分坐，各通姓名，擺下迎風酒宴，各分次序坐下。青雲子問清營洞庭之事，常和言道：『清營並無動靜，惟各口隘把守甚緊，但我洞庭三番四次大敗，望仙長慈悲，與洞庭復仇，今既二位仙長同來，則兵符令箭，交與青雲仙長執掌。』青雲子並不推辭，接過手來，吩咐新造旂子四杆，上寫「青雲龍馬」，立於死門，另立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寨，令陳彩胡剛等各守一寨，以死門爲中軍，分派已畢，酒宴以終，撤席散坐，打開硃盒，提筆寫道：『青雲神真爲徒馬育五劫之仇，與諸將無干，專要施仕倫出馬，決一勝負。』又寫「龍飛龍爲四十戒棍之仇，指名汪廉潑道，與他人無干，來者君子，不來小人。』寫畢封好，命馬育送去。馬育接過戰書，駕起黑雲，直向清營。此時正當午刻，忽然烏雲遮了清營，合營無不詫異。黃豹即上望哨樓去看一看，那火眼金睛，看透黑雲之中，却是馬育妖道，大吼一聲：『黃二老子抓水石來了！』此言無非嚇他，那馬育吃過虧的，將戰書丟下，慌忙回洞庭去了。黃豹只一喊，滿營皆知，內有一名小卒，拾得一封書，呈與施公。施公交與汪廉拆開，朗誦一遍。施公言道：『妖道好生無理，欺負本藩，是一殘疾之人，真正氣殺我也！』汪廉道：『千歲不必作惱，臨期自有安排。』說畢散隊。汪廉回至後營，請來黃豹，烈暴

田三級馬奎劉慶，設下酒宴，五人一同入坐，淺斟慢飲。汪廉言道：『今請田公子同衆弟前來，無有別事，因爲青雲子這個妖道，指名千歲出馬，若不去，被他恥笑，若去，千歲不會對敵，臨戰之期，公子黃豹二弟，在千歲馬前，左右保護，劉賢弟駕起縮地金光，同馬二弟帶三千人馬，在百步之遠，妖道若敗，必是馬育接應，可與他決一死戰。今日說明，以免到期遺誤。』田三級同道：『軍師吩示，我等應命。』宴終各散不提。再言馬育回洞庭交令，師徒二人，同飛龍至蘆棚飲酒。青雲子後日戰期，龍道友與汪廉交手，我師徒活捉施仕倫，上陣之時，各顯法術，商議停妥，各去坐功，次日無書。三日天明，洞庭戰鼓喧天，諸將聚集死門中軍，向前參見，兩旁侍立，青雲子手執將令，命飛龍領兵往東，貧道與弟子往西，常明公帶領毛氏弟兄，把守死門，其餘八寨之將，各回汛地，不勞你們接應。看我三人一戰成功，活捉二人，與李昌報仇，衆人大喜，各自回寨聽信。青雲子隨即起身，兵分兩股，向湖岸而去。有清營探子，報進中軍，諸將早已侍候。汪廉聞報，向着施公言道：『千歲可願去否？』施公答道：『忠臣豈懼死，懼死非忠臣，事到臨頭，說不得了，本藩願去。』那黃烈劉馬田五人上前，同聲言道：『千歲放心，末將等願助千歲。』施公道：『很好，難得諸位將軍熱心，本藩有何懼哉！』即命施達揀選精兵四十名，步將一千，將驢兒牽出，施公起身，將絲帶收緊，挂了上方劍，步出營門，上了黑驢，黃田烈三人，擁於左右，劉馬二人，各自埋伏去了。汪廉又令牛三超黃天霸左爾普周善四人，各帶一千五百人馬，向洞庭四面埋伏，以防接應。又令周龍吳虎鄭海王強四人，帶領五百名水兵，隨着山人，又令尙艾程恩各帶兵丁一旅，壓住陣頭陣尾。岳太保巡查各營，以防沖突。索仁保守糧台，須要留心。分派停妥，然後身掛佩劍，手執拂塵，出營上馬，帶同四將，直向洞庭而行。且說施公帶了三將，來至戰地，只見洞庭旂門之下，站一道人，頭小頸縮，耳尖鼻大，眼如黃豆，口似蝦蟆，面色好像烏金，身軀肥而短小，渾身穿着綠色，手提青鋒劍，胸挂直袋，即大罵道：『你這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快把出身說明，劍下領死。』青雲子聞言，罵聲：『醜鬼，你聽祖師乃羅浮山青雲仙真，奉天承運，下山掃滅胡兒，爾屢犯洞庭，今特來捉你。』

「隨將青鋒劍迎面刺來，施公把上方劍，向上一迎，震得兩手酸麻，烈暴即將神拐向青雲一拐，黃豹又將猴毛一提，叫聲：『妖道領死！』施公即把韁繩一提，那黑驢能通人性，即掉頭退回本陣。青雲子被二人夾攻，不能取勝，忽然田三級一馬沖出，罵聲妖道：『田公子來了！』將魁星筆一揚，放出五色毫光，直冲青雲子，青雲一見此筆，頭目昏花，知難取勝，只得棄馬而逃。黃豹三級也不追趕，保護施公得勝而回。且言馬育見師敗走，帶領人馬冲出接應，方交數個回合，馬育抵敵不住，敗回洞庭，將至掉身，又被劉慶大殺一陣，無奈駕動黑風而逃，二人也不追趕，回營交令，不知汪廉與飛龍交手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 二將軍疆場喪命 三道人現寶逞能

却說汪廉帶領一哨人馬，來至湖山，向對面一看，果是龍飛龍，滿臉陪笑上前，口稱：『師兄弟在此稽首了。』飛龍答道：『今日把同門之情，拿來丟開，想那年回山之事，難道你忘記了？今日下來，特來報仇，有甚說的？』手提萬象台，照汪廉打去，廉知此物利害，早已防備，順着一倒，借土遁去了。只聽鄭海王強，哎呀一聲，被台打死，又打死汪廉坐馬，周吳二人亦不敢收尸，敗回本陣。那尚艾程恩埋伏前後，見軍師敗陣，妖道用的法寶，尚艾即用滾地法，至馬腳邊一刀，砍斷馬足，飛龍倒地，程恩趕攏，二人一同提刀刺去，飛龍隨遁金光而逃，二人亦不追趕，回本陣見了軍將，一路回營，恰逢施公得五人之力，也算小勝，同至中軍坐下，汪廉問施公勝敗，施公一一說明，轉問先生今日之事，汪廉哭道：『千歲洞庭戰事，未有今日勝敗事小，打死了二將，真為可惜！』公道：『先生不必啼哭，兩人雖死，日後奏明主上，定有追封。』汪廉點頭稱是，施公即命擺宴，與諸將慶功，一面與先生押驚，各出陣之兵，皆賜羊酒，各人依敘而坐。席上施公言道：『先生看看狼煙掃盡，又被三個妖道，阻我之兵，不知妖道所用何寶，如此利害，先生可能認識？』汪廉道：『不能認識！』施公道：『先生這樣說來，何日方能太平？』廉道：『千歲莫憂，貧道自有主裁。』劉慶言道：『二哥既有定見，何不早為安排？』汪廉看了一眼，思量正要利用他，此人乃是本朝福將，並無死災，口稱：『劉賢弟！今夜命你去至賊營，探聽伊等動靜，可願去否？』慶道：『願去不辭！』如此撒席，汪廉手挽劉慶，來至小營坐下，說道：『今晚命弟前去，非為別事，暗聽伊等有何言語，牢牢記住，切不可貪他便宜，恐受災死。』慶道：『領命！』退至營外，駕上金光，直向洞庭而去。再言飛龍等師徒三人，收兵回營，常和接應坐下，問及戰場之事，飛龍誇口說道：『用寶物傷他二將一馬。』青雲亦以敗為勝，殺了施仕倫，眾人大喜，把三人誇獎一番，天色將晚，隨命設宴賀功。飛龍青雲坐上，常和相陪，餘人各自依序，另設落坐酒飲三杯，常和開言問道：『二位仙長軍陣之上，有那樣至寶，能退清兵乞言其故。』青雲子言道：『出家人有一件寶物，隨在直袋內取出一抖，眾人一看，乃是一張皮子，不過數寸長短，五顏六色。青雲子用手一拋，即成一件道袍，挂在門上。此時劉慶恰至在縮地金光之上，隱住，見青雲正在誇耀寶物，又聽常和問道：『此寶何名？』雲道：『天地水火袍，上遮青天，下蓋黃土，能避水火。』常和道：『可有制伏？』雲道：『萬寶不怕，只有一物可治。』常道：『又是何物？』青雲子本不肯說，因此有些酒意，失口言道：『只有開海珠方能制伏。』常和又問飛龍，龍即取出萬象台，上有三十六眼，周圍一十八空，上通三十三天，下通十八地獄，萬寶不能破他，若要制伏，非子午乾坤針不可。常和等聽罷，心中大喜，恭敬二人，各飲三杯，歡呼暢飲。再言那劉慶在金光之內，聽得分明，說得清楚，方欲回營，劉慶心中一想，我好不差想，只兩寶，一名水火天地袍，要開海珠方破，又在那裏找此二物，制伏於他，不如將此水火袍萬象台盜去，豈不大妙想罷，即指定金光灣身下去，正欲伸手去取，剛刀墜地一响，驚動飛龍，抬頭看見金光，知有奸細，即將雌雄劍照金光上一送，只聽哎呀一聲，言道：『我命休矣！』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 六攻洞庭兩路遣將 三道被擒九頭遭誅

却說飛龍青雲正在賣弄寶物，不防清營有人私探，欲想竊此二物，被雌雄劍刺落塵埃，衆將一擁上前，將燈一照，不見人形，只有兩口寶劍，即忙呈上，飛龍收了雌雄劍，知是汪廉差來之人，方能逃脫，亦不說明，各將寶物收了，以後處處留心，各回蘆棚不提。再言劉慶見飛龍用寶劍刺來，假言我命休矣，早駕金光，逃出虎穴，雖則未傷性命，吃驚不小，心中失悔，不該違背軍師言語，以後不敢亂起貪心，回去交令便了。不過一刻，天色已明，回至本營，用了早膳，方至中軍交令。汪廉把劉慶面上一看，晦氣散完，就問道：「吾弟昨晨探聽之事如何？」劉慶就把各事一一說明。施公道：「這兩件至寶，又向何處去尋？尋不着此寶，妖道如何收伏？」汪廉道：「千歲免慮，稍等二三日，自有能人收伏。」回頭向衆將言道：「各位將軍，晚下須要留心，謹防劫寨。」說罷，各回本營。汪廉是晚，至後營焚香祝告，打開天書，現出兩句密言：「事到臨危，自有結局。」汪廉一時難以解開，只得收拾安宿。恰至天色黎明，只聽遠遠戰鼓之聲，汪廉即起身，帶了周吳二人，到了中軍，只見探子紛紛報進：「洞庭發來三路大兵，打着浮馬龍三字旗號，頭隊龍字旗，已列開陣勢，請示定奪。」汪廉心中一想，天書折解不開，又如何發兵罷罷，事有前定，即令馬奎劉慶當先敵住一隊，黃豹烈暴迎敵二隊，本軍師掠陣吩咐已畢，馬奎帶兵行至湖山，也不答話，見面前就與飛龍一刀砍去，龍即把雌雄劍送出，此劍不攏馬奎，嗖的一聲，飛向空中，無影無形。劉慶一見，飛步夾攻，飛龍用拂塵一架，祭起萬象台打去，只聽空中雷哼之耳，亦直向空中飛去。嚇得飛龍魂魄俱失，情知不妙，借金光便走，只聽有人叫聲：「畜生往那裏走！」飛龍一驚，墜下塵埃，却被周馬二人生擒活捉。汪廉一見，捉住飛龍，即催兵接應黃豹去了，行至面前，得見師尊在此，已將青雲子師徒捉住，方明白天書言語二句，忙上前叩見，合兵一處，將三人押着，同回清營。施公聞報，親出迎接，挽手進了中軍，敘禮落坐，衆門人上前參見，侍立兩旁。施公道：「仙長光降紅塵，有污鶴駕，我施仕倫未曾遠迎。」金龍答道：「千歲乃朝廷柱石，受此磨劫，出家人不過應天順人，何敢遠接。」施公道：「三個妖道，仙長如何收伏？請言其故。」金龍道：「出家人算

就，故帶了鬧海珠子午針前來，隱在空中，收了萬象台水火袍等，擒了三個孽障，千歲發落。」施公道：「還是仙長施行。」敖仙點頭，命將青雲子推進帳來，片刻之間，青雲子來至中軍，見了敖仙，跪地痛哭求饒，馬育立而不跪，一言不吐。施公同衆將，見二人各有一番心事，看祖師如何了結。那敖仙見師徒一跪一立，跪者求生，立者求死，暗自沉思，青雲子苦修九百多年，方成人身，誤聽馬育慫恿，了此一劫，雖入旁門，尚有悔過之心，跪地求饒，難道我無有慈悲，不能超脫於他。隨問青雲子道：「你爲何不守仙元正道，私犯紅塵殺戒，縱徒爲惡，你說。」青雲子口稱祖師道：「是弟子教徒不嚴之過，哀求祖師慈悲，放弟子回山，再犯殺戒，萬劫不能超生。」敖仙道：「爾可向千歲求饒，看爾超化。」青雲子掉身向施公跪着，痛哭求恩，公亦心中不忍，仙長已發慈悲，言道：「罷了，饒你一死。」敖仙回頭叫田黃烈劉近身，附耳如此，四人會意，把馬育推出後，命汪廉監斬。馬育本九頭蟲，前去五首，今被四人各執一刀，斬去四個首級，九劫以過，狂風大作，一朵烏雲，託定此怪，只聽噉噉喳喳，向西方去了。不知青雲子可否回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 青蛙蒙恩歸古洞 飛龍被釋鎖蓮池

却說汪廉奉師命監斬馬育，回中軍復命。施公向敖仙道：「馬育斬首，只青雲子，仙長莫非帶回仙山？」敖仙道：「非也，千歲功德，出家人慈悲，况他對天盟誓，永不犯戒，放他回山去罷。」施公道：「甚好。」敖仙叫聲：「青雲子，各自去罷。」青雲就地拜謝，敖仙率衆門人，與施公一同出外，至營門數十里之遠，衆門人兩旁侍立，敖仙施公居中，向衆言道：「只青雲乃是一只青蛙修成，在羅浮山，煉了九百餘年道性，可惜入了旁門，千歲不信，掉頭親看。」手執拂塵，向青雲子一指，口念：「無量壽佛，爾自去罷。」只見青雲子跌倒在地，一時狂風大作，現出一物，有米篩大小，現了原相，一陣狂風，向羅浮山苦修去了。施公自言：「真也仙家作用。」即同回中軍，令飛龍

推進。飛龍見了祖師，跪地哭道：『弟子被青雲妖道迷了七竅，到反清營，弟子罪該萬死，望師慈悲。』敖仙也不言語，回首向施公道：『出家人教徒失德，請千歲將他斬首。』施公聞聽，心想此事，他自己徒弟，不好赦宥，我不如做個人情，口稱：『仙長本藩要只人情，以戒下次。』敖仙點頭回首大罵：『孽畜！你的造化。』隨用手抓定飛龍，往外便走。施公等亦隨同出外，只見敖仙手中拂塵，向空一揚，口稱：『奉請接地金剛，將孽徒拿回古洞，用金鎖鎖在蓮花池。』衆人看見空中下來三四個奇形怪像，把飛龍提上空中，霎時不見。敖仙告辭，衆人苦留，敖仙只得與施公同返中軍。施公即命設宴，敖仙阻道：『出家人久斷人間煙火。』施公道：『敢問仙長，只場軍務，何日方能太平，久後別地還有煙塵否？望祈指示一二。』敖仙道：『千歲可謂愛國，但朝廷爵祿，你一人也難吃盡。若問太平，此時尚早，千歲目下還有四十幾日大難臨頭，恐有性命之憂，須靜坐營中，過了四十九日，方保無事。那時再來重整干戈。』施公道：『仙長何不明，雖死無恨。』敖仙道：『千歲存記，熱河收妖，啞兒無過，千歲刺他一劍，只四十九日之內，好生防備。』說畢告辭，施公起身相送，敖阻止說道：『不勞千歲，可命黃豹、汪廉代送便了。』用手合掌告辭而出。走有一里之遙，取出書信，交與汪廉，過了四十一天，照書行事，又囑咐黃豹，過了四十九日之後，凡逢姓荆之人，不可與他交手，如不信，恐眼足有失。汪廉不可差他，爲師之言，謹記勿忘。說畢，駕上金光，回日月山古佛洞不提。且言弟兄回營，只見施公滿面淚痕，上前勸慰一番。施公點頭言道：『罷了！只是本藩命中造化，註定生死。』隨即吩咐把「施」字棋竿砍了，各營免戰高挂，若本藩躲過此災，再來與兵滅賊，說罷，進內營去了。正是：

誤刺啞兒結下仇，此時冤家遇對頭。

且說清營之事，有便長，無書即短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到了四十一天。汪廉拆書觀看，心中大喜，施公絕處逢生，即忙曉諭旂牌，命人在大營之外，造一土台，高一丈三尺，寬一丈八尺，台上四角立柱，上蓋蘆蓆，淨用

黃色，下面窖缸，缸內將水裝滿，限三日完工，不得有誤。分派已畢，只候臨期應用，不表造台之事。且言施公知災厄已至，只四十餘日，與田三級岳少保，一日一醉，二人也不分左右，一面保護，一面勸解，皆暗暗焦愁。不知四十九日，施公生死存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 獨角獸遺啞兒報仇 敖金龍命門人救災

却說熱河內萬年得道獨角獸，六年前，將啞兒荆傷治好，帶回水府，此時一十六歲，一日水獸指一算，洞庭無人，正好命啞兒前去相助。命雲童喚荆傷前來，不上片刻，荆傷來至宮殿參拜，口稱：『老師喚弟子何事？』水獸道：『你可知出身否？』荆道：『弟子不知。』水獸道：『你名荆傷，啞兒背父所生，你母做一豆腐店，撫你九年，乃白虎星降世，因施仕倫來熱河，無故刺你一劍，又火焚蓋海猴，挖取二目，別中兩足，燒死弟子無數，爲師打救于你，將蓋海猴之精魂，附在你身，帶回水府，修煉六年，今日是你報仇之期，可去洞庭住足，以報一劍之仇，火焚之冤。軍陣之上，若遇黃衰，不可交手，他本劍仙首領，又是你的舅父，你母被他安頓河中府享福，那清營之內，五遁能人甚多，不可對敵，冤仇報了，早回水府，爲師賜爾幾件寶物，以作臨危之用。』即命雲童取來，不上一刻，取來三件寶物，水獸指道：『第一件名曰天靈寶蓋，只是百年尸骸頭上頂骨，爲師煉成此寶，蓋上三十六眼，上通天罡，周圍七十二孔，孔透地煞，危急之時，拋在空中，自有有效。』荆傷道：『此寶可有制伏？』答道：『萬寶難治，只有二物可破，出在西方天竺國雷音寺，掌教大和尚執掌，一名日月陰陽旂，天靈寶蓋傷了性命，有了此旂，死中得生，如要收伏，此蓋要那喪門地煞旂，但此二旂，怎能得到。二件名萬年圖畫，乃是爲師的本命，若逢大難，將此圖拋向空中，大叫：吾師何在？爲師頃刻而去，湊你成功。三件名白虎鞭，正是你所用之物，汝須好好收存，謹記吾言，去罷。』荆傷隨把天靈寶蓋帶在頭上，身背萬年圖，手執白虎鞭，水獸手掌分水珠，送上岸去，荆叩別老師。

上了雲頭，向清營而去不提。再言施公到了四十九日之期，便即沐浴更衣待死，早見汪廉進帳，把書內情由稟明。施公道：「承得令師慈悲打救！」汪廉即把施公毛辮打開，披頭赤足，內穿龍件，外套黃緞馬褂，項繞朝珠，出營至土台上正坐，金童星田三級，手執寶筆，站立身後，前面福將劉慶，執刀等着，左有抓水石黃豹，運轉水缸，右有黑虎星烈暴，手執神拐，四面保護。汪廉身披法衣，披髮仗劍，步罡挽訣，向台上四角畫符。岳少保帶五百名弓弩手，在台下四方候令。其餘諸將，在四十步之外，搖旗吶喊。分派已畢，不過片刻，正當午初之時，猛然狂風大作，由北方上，一片烏雲，奔至台上，將台遮滿半天，迅雷之聲，震動屋宇。施公一驚，泥丸宮回出本命。此時黃豹用火眼往烏雲一看，口叫：「好妖精休走！」隨用抓水神石，連連打去。後面田三級，魁星寶筆，向那烏雲內面，恍來恍去，足穿登雲鞋，手執朴刀神拐，朝內打去。汪廉口念無量佛，岳少保命五百弓弩手，直向烏雲射去，四面吶喊，各件寶物，金光燦爛，亦直向烏雲，足有半個時辰，只聽大叫一聲：「實爲利害！」一股黑氣，奔回洞庭去了。此時雲開日朗，汪廉上前，叫聲：「千歲台上諸人道喜！」衆將台下打參。施公道：「今日脫了大難，皆諸位之功，不知妖道捉住否？」廉道：「逃回洞庭去了！」施公道：「如此又有一場大戰。」說罷，起身冠帶，諸將排隊回營，擺設慶賀筵席，諸人暢飲，犒賞三軍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一回 荆傷約戰五日限期 張雲報効七打洞庭

說甚能征慣戰，休誇智勇無雙，一人顯榮萬人亡，許多鬼魂飄蕩。韓信未央斬首，霸王自刎烏江，古來英雄莫下場，到頭閻君不放。

（右調西江月）

却說荆傷奉獨角獸之命，去至清營行刺施公，欲報一劍之仇，不料清營早有防備，能人甚多，難以下手，掉頭向洞庭奔去，至死門，下了雲頭，向小校言道：「快去通報，你說道人拜訪！」水軍答道：「少站！」即至中軍稟明。

常和聞聽又來一個道人，欲待不見，洞庭無有能人，欲見恐效馬育之故，思量一番，也不出迎，只言一個「請」字，水軍出外，請進荆傷，到了忠義堂，衆水寇一看，與前番那個道人迥然不同，不敢怠慢，一同起身，拱手相迎，荆傷打了稽首，大衆坐下。常和言道：「仙長那座名山修煉，法號怎麼稱呼？」荆傷道：「吾師永壽真人，我名荆傷，圓背山古洞修真，奉命下山，特來扶助洞庭，掃滅清兵。」衆人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有勞仙長鶴駕惠臨，實我等之幸。」常和仍然把令旂親手奉上道：「請仙長執掌洞庭大事。」荆傷亦不推辭，擺宴接風，盡歡而散。次日命人將戰書送至清營不表。且說清營門軍，將戰書送至中軍，呈與施公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施仕倫親展。」施公隨即聚集衆將，拆開觀看，只見寫着：

施仕倫如面，貧道下山，非爲別事，因你前在熱河，刺我一劍，火焚我教門人，結下深仇，故而前來取爾之命，與滿營諸將無干。限五日之內，爾可將大事附托他人，到期親自前來領死，如若懼死不來，吾略施小術，馬踏你營中此及。

圓背山熱河荆傷手書

施公朗誦一遍，闔營皆聽明白，內有黃豹聽得荆傷二字，悄至回東營去了。衆人皆不知何意，惟有汪廉明白，知是前番祖師囑咐之言，故爾不辭而去。再言施公看罷戰書，心中不甚忿恨，大怒言道：「諸位將軍，又是本藩災星到了，想自征水寇，未曾一日清閑，將近十載，受了許多魔障，五日期來，本藩親帶一哨人馬，與他對敵，命不該喪，自得生還，倘有不測，戰死沙場，也落得名垂竹帛。先生你說好否？」汪廉正欲回答，只見旂牌手中拿大紅柬帖幾封，廉即接手，看了，乃是定軍山牛白川柳占雄、宋洪康、廉胡虎、紹保、周白用七人，那三人走鋼鞭張雲、同淨山鮑豐、周全。汪廉見來了十人，心中大喜，即叫請進牛白川等同至中軍，上前參過施公，又與汪廉及衆英雄一一相見，兩旁分坐。施公言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來得甚好，五日之後，我營有一場大戰。」牛白川各道：「千歲洞庭行兵如何？」施公把從前之事略提一二，又將荆傷戰表遞與衆人一看，內有一人口稱：「恩公勿慮，想我張

雲前在王府，蒙千歲提拔，今日前來，原替千歲出馬，生擒妖道。施公道：『甚好！』汪廉即命設宴，與十位英雄接風，與千歲賀喜。席上無非談論洞庭之事，酒畢，席散。汪廉向牛白川七人道：『你們弟兄各領兵五百名，扎一營，張雲三人亦各帶五百，同扎一處。』分派已畢，眾人各散。三日無事，至第四日，汪廉暗暗曉諭各營，今夜三更造飲，四鼓齊集中軍，聽候差遣。至是晚五鼓，隨帶周龍、吳虎來至中軍，與施公一同升坐，手執令旗，向張雲道：『賢弟後面接應，鮑豐周全二人，攻打頭陣。』三人領令去了。又命索仁、押蓋、糧草、湖山聽用。又點牛白川、帶領六個弟兄，攻打二陣。周鮑若敗，上前決一死戰。岳少保押糧隨後，八人接令而去。又命劉慶、高阜觀陣，或勝或敗，早回報知。尚艾、程恩、牛三超、黃天霸、左爾普、周善，各處巡查，以免意外之事。田三級、馬奎、保護施公，只有黃豹一人，未曾領兵。因與荆傷會不得面，汪廉分派已畢，帶了周龍、吳虎，遠遠望陣不表。再說荆傷約戰五日之期，不料汪廉四日上發兵，洞庭水軍，即忙報進忠義堂。『啓稟寨主清營發來無數人馬，湖岸討戰，請令定奪。』衆賊聞報，嚇得目瞪口呆。正是：

猶如帶傷猛獸，恰似受彈飛禽。

再說荆傷見得衆人只般神情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言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早日來領死，明公不必憂心，可同諸將至望哨樓，看貧道活捉他營之。』常和應允，同衆賊去了。荆傷隨身來，帶了二旂水兵三件寶物，出了忠義堂，來至軍陣之上，擺下八字形之勢，向對陣一看，乃是一字長蛇之形，全是步戰。有二位將官，立於旂門之下。荆傷向清營道：『爲爺師原定五日之期，汝等失約，今日發兵，想則死期已至。』正是：

閻王註定三更喪，怎能留得到五更？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二回 柳占雄六人喪命 牛白川三將被擒

却說清營鮑豐周全，聽得對陣有人叫喊，抬頭一看，有一道者，龍眉虎目，天圓地方，鼻如懸胆，口似血盆，頭戴不知何物，手提打虎銅鞭。二人大聲罵道：『爾便是荆傷妖道否？』荆傷道：『然也，爾等何人，快快回去，叫施仕倫前來領死，與爾二人無干。』周全叫聲：『妖道施千歲，乃國家柱石，豈能與你交鋒，依我相勸，不如棄暗投明，千歲開恩，既往不咎，豈不爲然，不然，仍歸古洞，苦煉虔修，也是一條生路。若不聽良言，執迷不悟，我却能容，恐手中之物，認你不得。』荆傷聞言大怒道：『你兩個該死匹夫，快通名來，仙童之鞭，不死無名之輩。』鮑周二入怪叫一聲：『妖道！好生聽着，一姓鮑名豐，二姓周名全。』兩人一面報告，隨手提刀向荆傷砍去，荆傷即用白虎鞭向刀鞭一架，未曾用力，不敢違背師命，二人不知其情，只說荆傷劫敵分心，一刀刺去，此時怒惱荆傷性情，手中白虎鞭，向二人頭上一指，一股白光，直奔命門，鮑周二入，哎呀一聲，栽倒在地，一命嗚呼。衆兵不顧生死，將二人尸首搶回清營。荆傷正欲收兵，只見一隊人馬，叫喊上前，叫聲：『妖道休走，張雲來也。』上前舉鞭便打，荆傷白虎鞭相迎，叫聲：『張將軍！我二人無仇，不忍傷你，出家人去了。』張雲不捨，隨後趕去，不過半里之遙，耳聽空中雷响之聲，情知不妙，也是張雲命不該劫，故而未迷七竅，收兵回營，忽聽後面叫殺之聲，掉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柳占雄、周白、用、宋、廉、四入，因在旁邊，見鮑豐周全喪命，張雲兵敗，切齒怒恨，一湧追趕上前，荆傷得見又有接應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『死不盡狂奴，報名上來。』柳占雄四人各通名姓，荆傷心想：『打人，不如先下手。』將身騰上雲頭，用天靈寶蓋，向四人一拋，只見四人倒地，不多一刻，尸骨化爲濃血而亡。隨帶步兵十成，亦死去二三，其餘兵丁拚命而逃。後面牛白川、胡虎、紹保三人，心中如刀刺一般，正是：

只爲求榮方投効，誰知畢命在江場？

且說牛白川三人，各提兵刀，一齊上前，三面夾攻，罵聲：『妖道！一連傷我等兄弟數個，爺等與你誓不兩立。』刀劍齊下，荆傷用刀迎敵，戰了三四回合，惱了性情，左手放出掌心雷，一聲振動，三人站立不住，猶如木偶一般。

隨行兵丁，死去一半，未死者各自逃生。洞庭水軍，把三人繩網索縛，同荆傷一路回至死門。衆水寇擺隊迎接，至忠義堂落坐，衆人稱贊一番，即把三人推進帳來。此刻三人甦醒，已知被擒，並排站在帳中，破口大罵：「你只一起水賊，同着妖道，把爺們拿來，要殺開刀，有甚說的？」常和怒道：「你只狗男子，想你清營，每每欺負洞庭，今日陣上打死你營七人，難道你三人尚不怯死？何不屈膝求生，不跪老常，跪在仙長面前，定發慈悲，饒爾不死。」牛白川罵道：「老匹夫，今日被你所擒，有死而已，要爺等屈膝，萬萬不能。」常和聞聽，叫推去梟首。荆傷道：「不可！只三人貧道，要他之命，三河軍陣，早已死了，我何拿得回忠義堂候山人將施仕倫捉了，一同問斬。此時且將三人丟入土牢，每日兩餐稀粥，度活性命。」常和不敢違命，即把三人打入牢中，命擺宴賀功酒。正是：

結義情重，那管生死，身作浮囚，土牢受困。

再表汪廉掠陣，見死去六人，雖知數不可逃，亦不禁嘆息。只見張雲、劉慶二人，帶着敗兵轉來，知牛白川三人被擒，知無大害，一同回營。早有探子報告，施公聞聽，不禁兩眼吊淚，見汪廉叫道：「先生本藩自行兵已來，未有今日之敗，死了六位英雄，三位被擒，不知生死，先生何計安之？」廉道：「千歲免慮！少坐片時，隨吩咐牛三超之營，張雲一并代理，將周全、鮑豐二人之屍，用白綾裹定，入棺閉殮，然後高搭孝堂，設了靈位，分派已畢，方向施公言道：「千歲貧道排設香案，千歲誠虔拈香，敬求文王卦爻，以定吉凶。」施公點頭說好，即時擺好香案，施公上香四叩，衆英雄後面行禮，一齊俯伏。汪廉案左搖動金錢六次，以畢，打開天書一看，現出幾行字跡，心中領會，收拾天書，施公等起身，拆去香案，向衆言道：「明日不過午後，定有高人前來扶幫，被擒三人，無有死災，千歲放心。」衆人半信半疑，各自散去。汪廉同張雲去至新營，上香祭奠，安慰張雲一番，便去看望東營黃豹，接去敘坐。汪廉便把今日戰事，擒去三人，打死二人，惟柳占雄四尸化膿血而亡，不知所用何物，只等利害，只說得黃豹咬牙切齒，口稱：「穹蒼恨我黃豹，惟師命所迫，不能出戰，實可恨耳！軍師你又如何報仇？」汪廉便把卦爻之事，

說了一番，黃豹勉強丟心。汪廉起身辭去，一夜無事，次日天明，各營早餐已畢，聽中軍起鼓，衆英雄一同至帳，與汪廉千歲見禮坐下，專望佳音。不過一時之久，只見外面來了，不知來的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三回 八打洞庭黃衰討令 兩發神石荆傷念情

却說清營衆人，正在帥堂等候着，有何人到來，忽見外面旗牌稟道：「中軍營外，來了一人，好似田舍翁一般，裝束，自稱黃衰，前來面見王爺軍師，特請示下。」施公聞聽黃衰到來，心中大喜，汪廉率同衆英雄，出外迎接，拱手齊稱：「大哥弟等久違了，快快請進。」黃衰將手一拱，同汪廉前行，衆英雄尾隨在後，行至中軍帳，早見施公降階相迎，黃衰即搶步上前，與施公請安。施公一手挽定，連稱不敢，同進帥堂，重新見禮，分賓坐下，衆人上前，彼此寒暄，敘坐兩旁。施公道：「義士駕至，本帥未曾遠迎，尚希原諒。」衰道：「千歲乃朝廷之股肱，國家之棟樑，豈敢有勞貴步？」施公道：「此番熱河之事，非義士相救，本帥險喪好人之手，不知可曾擒獲否？此人姓名誰爲何行刺？乞道其詳。」衰道：「此事已過數秋，問他何來？」施公點頭道：「那時恨未識荆，不是所留柬帖，尚在夢中所囑之言，已將令姐接至河中府，囑托總兵，買了一所莊院，奴僕小使，件件皆全，令姐之事，到可不必掛念。」衰道：「蒙千歲如此用意，不知何日得酬？」施公道：「義士言重，不過聊表救命之恩於萬一，尚何言謝？」衰道：「現在洞庭之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那洞庭之事，甚是猖獗，我營昨日六人喪命，三人被擒，所損兵不少。」衰道：「又是何人如此利害？」施公道：「姓荆名傷，乃義士外甥。」衰道：「千歲此言差矣，外男荆傷，是殘疾之人，不能站立，兼是啞子，他何能用武？」施公便把被妖道治好病疾，誘去煉道，說明黃衰如夢初醒，心中不勝忿怒，掉首向汪廉道：「賢弟快傳將令，爲兄前去，會這奴才。」廉道：「今日天色不早，大哥要去，明日早晨不遲。」衰道：「二弟不要阻撓，爲兄把火夜戰。」汪廉道：「既是大哥去心甚堅，要帶多少人馬？」衰道：「兩旂兵丁，執火

把足矣！廉卽選精兵二百名，隨帶燈球火把，周龍吳虎掠陣，分派已畢，將令交與黃衰去了。又命劉慶仍去湖山看陣，自己帶幾十名兵，後面督陣，餘人保守大營。黃衰奔至死門不遠，天色早已黃昏，只見洞庭燈亮如星，上面黑色布滿，回頭叫周吳二人退百步之遠，若勝上前捆綁，敗各營報告。衆兵早把燈火發齊，週圍照耀了，黃衰口吐龍泉劍，執在手中，大叫：「荆傷打陣來！」早有水軍報進：「啓軍哨，門外來了一軍人馬，要與將帥把火夜戰。」衆賊排宴，與荆傷暢飲，聞報大驚。荆傷道：「何必如此，你等仍至望哨樓觀看，待我前去捉來。」隨帶三件寶物，衆水軍火把齊明，一直出了死門，向對陣一看，不過二百多兵丁，前面站立一人，隨身衣服與常人無異，面上一看，器宇不凡，開言問道：「來者何名，報明領死。」衰道：「北京黃衰。」荆傷聽了，知是舅父到了，不敢交手，口稱利害，回頭就走。正是：

親親之誼不敢忘，甥舅交鋒恐損傷。

且說黃衰不捨，隨後追來，用抓虺神石打中天靈寶蓋，毫無損傷，荆傷站定，口稱：「舅父且慢，兒是荆傷，甥舅情如父子，兒不敢交手，請回清營，休管閑事，你兒捉住施仕倫，報了從前之仇，再與舅父賠罪。然後回去仙山，永不犯紅塵殺戒。」黃衰罵道：「何方妖道，口稱外甥，想我外甥荆傷，我曾見過，乃是啞子，豈能瞞哄於我？」荆傷言道：「舅父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就把如何被施仕倫刺一劍，火焚老猿，挖眼肘足之後，被老仙獨角獸，與兒去了啞骨，說兒只有仙緣根本，故而帶回仙府修煉，此時奉命下山報仇，不過借此安身，以好捉拿施仕倫，兒不敢助賊爲惡，多喪生命，况兒既出家，以慈悲爲本，體天地好生之德，舅父還須三思。」黃衰問道：「爾母現在何方？爾可知道？况爾並無三兄四弟，背父生爾一人，受不盡苦，方撫爾成人，不思根本，竟自拋家棄母而去，世間那有不孝神仙，你只忤逆之子，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還講仙緣根本，根在何處？本在何方？你說你講！」這一篇話問得荆傷啞口無言。黃衰又道：「你說慈悲爲本，只與施不全，乃是對頭，不能安殺一人，那清營死了六將，捉了三

人，難道也是你的慈悲？」荆傷道：「舅父責備不錯，兒還有下情稟明，兒與下去戰書，指名要施仕倫，與諸將無干；是日軍陣上來了六人，兒再三不肯交手，叫他回營，喚施不全前來，兒用良言相勸，伊等反出惡言，六人夾攻，因此將兒激惱，方用天靈蓋傷了性命，那時也是不得已而爲兒。兒正欲回轉，又來三人，阻撓兒的歸路，便一問了姓名，乃是牛白川、胡虎、紹保，兒又問三人可識舅父？伊等答道：曾與舅父結盟，故不忍心傷害，用法術擒回，候大事完全，仍然放回。話在明了，舅父請回，免傷甥舅之情，兒要去了。」黃衰說道：「爾盡是一派假言，豈能瞞哄於我，要想生還，除非二世投胎。」一面說道，隨用手抓風神石打去，聽吱啞一聲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四回 二受暗器怒捉黃衰 九發洞庭差遣程恩

却說黃衰用神石打去，仍未打着荆傷，打死旁邊小卒，荆傷冷笑一聲，言道：「舅父太欺心了，兒是看尊長分上，未肯還手，還是回營爲妙。」黃衰見二次未曾傷着，聽他只番言語，明知難敵，但是討令而來，怎好回去，不如用好言相勸，叫聲：「外甥爲舅有幾句良言，可愿聽否？」荆道：「請講。」衰道：「依舅父相勸，把所擒三人放出，外甥同我去到清營，向施公說明，與你請罪，把只冤仇拿來解釋罷了。古人云：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賢外甥意下如何？」荆傷聞言，臉色一變，叫道：「舅父穩言，此仇非同小可，要兒干休，除非他死我亡，萬難遵命！兒再苦勸舅父，莫管此事罷了。」正是：

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若未聞。

且言黃衰進退兩難，又知天靈蓋利害，急中生智，言道：「外甥不能拋此冤仇也罷，但是爲舅父清營誇口，怎好回去？」荆傷道：「只也不難，舅甥假戰數合，你兒敗回洞庭，舅父得勝而去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衰道：「甚好。」各提兵刀，荆傷白虎鞭虛打，未念真言，黃衰龍舌劍相迎，不離咒語，荆傷察言觀色，知舅父不懷好意，不如敗下

去罷。口說：『真真是第一天下英雄，名不虛傳，殺得貧道大敗。』比數句言語，不過替黃衰表揚之意。說罷抽身，敗回。黃衰一見，使他不防，用抓風神石打去，未中天靈蓋，雖不及死，也疼苦難當，惱了性情，白虎鞭一指，口中念咒，將黃衰定住，水軍上前捆綁。荆傷吩咐：『不可傷害，好好抬回洞庭。』打起得勝鼓，向死門而去。早有望哨樓常和等，見得大勝，忙至門外迎接，同赴忠義堂。常和得意揚揚，打鼓步隊叫喊：『推進帳來！』指住黃衰罵道：『你只狗才有何本領，敢來把火夜戰，今被仙童所捉，推去斬了。』只聽荆傷怪叫一聲：『誰人敢斬！』衆賊一驚，不知何意。荆傷言道：『常明公昨日三人都未斬他，何況黃衰乃貧道舅父，在山河軍陣，好言相勸不聽，苦苦與我交手，死不能容，方用定身法擒回，磨疲性情，豈能問斬。』常和聞聽，方才明白，言道：『不知仙童令舅，多有得罪，任憑仙童自便。』荆傷方始點頭，吩咐水軍，送下土牢。此時黃衰心中明白，到了牢中，見了牛白川三人，細談衷曲，正是：

英雄被困在深潭，愁人難將愁人言！

且說周龍、吳虎見黃衰被擒，亦不敢救。劉慶觀見，心中作急，亦莫可如何，只得一同回報。施公聞聽黃衰被擒，心中十分愁慮，向汪廉道：『先生如此挫損，挫失十位英雄，有何良策，以安本藩之心。』汪廉言道：『千歲諸將不必作急，古人道：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待貧道今晚出營探聽四人消息，再爲會議。』施公點頭各散。汪廉回至後營，換了道袍，假言出巡，悄悄去到晴湖二山，仰看天象，移星轉斗，足有兩個時辰，並無動靜，正欲下山，忽見正北天河有幾顆明星，飛去串來，別無吉星，看了半晌，便回後營，恰恰四鼓已過，正欲坐下，只見周龍稟道：『洞庭發來四起人馬，走乾坎艮震四門而入。』汪廉聞聽，即到帥堂，把令交與尚艾、程恩、黃豹、馬奎四人，每人帶一千五百名精兵，白布號頭，白布旗，各執哭喪棒，分四路迎敵，只准勝，不准敗。四人領命而去。又派索仁運糧聽用，自帶周、吳二人，後面掠陣。單言尚艾等去至晴山，見對陣兵分四路，馬奎上前，與陳彩交手，烈暴胡剛對敵，尚艾、吳

雄冲鋒，程恩、吳勇斷殺，八位英雄，一場好戰。正是：

八個好漢顯奇能，四對英雄逞奇能。

且言尚艾等與洞庭陳彩四人，由早晨戰至午時，未分勝負，兩陣鳴金，罷戰收兵各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五回 大清營同胞聚首 青雲洞四俠隱身

却說前面洞庭出戰，爲何荆傷不來，因荆傷連勝衆賊，恐滅了洞庭之威，暗與常和相商，私出一陣，以增本寨光彩，雖未取勝，幸亦未敗，荆傷明知其情，故而不肯出外接應，見伊等回來，方命人另下戰書不提。再表尚艾四人，掌起得勝鼓回營，將才交令，又接得荆傷戰書，施公汪廉正在商議，明日無人對敵，只見旂牌報道：『外面來了四人口稱劉翼、馬雄、焦遼、焦鑾，候示定奪。』衆人聽見言道：『好了！不怕妖道，有人對敵他了。』只見汪廉施公起身，一同出外，迎接四人。馬奎會着胞兄，見他穿白戴孝，知道母親已故，此時不暇細談。施公上前，手挽劉翼，到了帥堂，見禮，兩旁列坐，各敘寒溫。馬奎問及兄長家中之事，馬雄便把母親死安葬，一一說明。不一刻，旂牌稟道：『酒宴已齊。』施公敘坐，酒過二巡，劉翼問洞庭交戰之事，汪廉便把施公帶兵起，說道：『今日下戰書止，此別無人對敵，不料四位老長兄仙風吹至，以解災厄，諒無推辭。』劉翼道：『小小荆傷，何足懼哉！杯水豈能成巨浪，井蛙焉敢吞太陽，莫言爲兄自誇，白日不與他交戰，今黃昏爲兄四人，不用一兵一將，去至洞庭，活捉荆傷，只在掌握之中。』汪廉見劉翼願去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『既是如此，那就有勞四位老長兄。』四人起身，先別施公，後別汪廉，及衆弟兄，惟有馬奎送他，兄再出營，弟兄分手，不忍分離，馬雄勉強忍着眼淚，說道：『賢弟，你的後事甚好。』奎道：『哥哥！小弟那年來，此數載有餘，家中之事，多虧哥哥，弟成了生不養，死不葬，忘了根本，日後還有甚好處。』

雄道：『賢弟休如此說，聽兄一言，今夜兄同劉大哥前去交兵，回與不同，亦難預定？這有柬帖一封，吾弟好生保存，就是後來好處。』馬奎接書，洒淚而別。正是：

弟兄本是同根生，纔得相逢又分形。

且言馬奎與兄馬雄分手，回至清營，汪廉見他兩眼淚痕，心知其事，也不言明。即命劉慶湖山觀陣，有何動靜，速回報知。劉慶奉命而去。汪廉在營，專等回音不表。且言劉翼四人在清營與衆將分手，心中之事，不好言明。同直奔死門，恰至初更，劉翼叫衆兄弟退後，見機而作。鼻內一呼，吐出鼻息劍，執在手中，大叫：『荆傷打陣來！』未過片時，只見一派火光，湧出一個道童，氣相不死，問道：『來者莫非荆傷否？』荆傷聞言，向對陣一看，見四人奇形異像，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『你們那裏來的？姓甚名誰？』劉翼一指點名姓，前來捉你。荆傷言道：『我看四位，乃高人一派，不知我荆傷與施不全，只段冤仇，聽我說明。』就把施公熱河之事，打死六人，生擒四人，一一訴明。劉翼四人心中暗想：『難怪內有許多曲情，多蒙真人點化，不然我等犯此殺戒，險些糊塗死了。』問道：『令師何人？小小年紀，有如此道性。』荆道：『道性甚小，全憑天靈蓋，此物萬寶難敵。』四人一看，萬道光霞，劉翼臉色一遞，口稱：『荆傷適時才言黃衰是你舅父，爲何忍心害他？』荆道：『我也不敢亂爲，各位放心，請回，休管閑事。』四人稱：『罷了！』拱手向正南而去。荆傷亦自收兵不表。且言劉翼馬雄焦氏昆仲，既在清營誇口，活捉荆傷，爲甚來至戰地，被荆傷一番言語，竟至不戰而去。因弟兄來時，途遇柳真人指點，此時功程圓滿，休犯殺戒，可至南方青雲嶺青雲洞，候着黃衰，他此刻被擒，磨障已滿，收後扶荆傷之時，仍歸青雲洞，弟兄相逢，受皇上勅封，劍仙領袖。故清營相別，各位英雄依依不捨，衆人不知其意。此時表過，要皇上三朝南海，方能出世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六回 卜神課天書現詩句 求寶旂奉命奔程途

却說劉慶湖山觀陣，看得他如癡如呆，心中悽然，想起早道三十六位弟兄，只有黃衰劉翼馬雄焦氏昆仲五位兄長爲首，此時黃衰大哥被困，只四位貪生怕死，不顧弟兄之情，借事脫逃，看看早道，弟兄士崩瓦解，只怕這場軍務，不知弄到何年何月，慢慢抽身，回營向汪廉說明，嘆息不已。一夜無書，次晨汪廉約集衆將，至帥堂參見施公，吩咐營外，免戰高懸，忽見索仁報告，只有十日之糧，施公即發催文，各府州縣速即運送，如延聽究，公事已畢，各人回營，汪廉回至本營，獨坐暗想：『今日千歲見免戰牌，出一言不發，心中必然怪我，又以何計安之？』思去想來，無有別法，還是今晚叩求天書，向日無事，至晚下二更，去後營外，焚香卜課，叩拜已畢，打開天書一看，上面有數首詩句，一一記熟，收拾各物，回營參詳，靜坐逐句分解理會。正是：

早知明燈就是火，釜中飯熟許多時。

且說汪廉把天書之事，了然心中，耳聽恰至三更，即命周龍去東營，單把黃豹請來。周龍去不多時，與黃豹到來，汪廉接進坐下，即叫周吳同兵丁退出。黃豹道：『二哥此時呼喚何事？』廉道：『因荆傷阻擋我兵，四位兄弟陷身洞庭，今番劉翼大哥馬雄焦氏兄弟，貪生怕死，暗地而逃，現在無將可使，特請二弟助兄一臂之力，捉獲荆傷，功莫大焉。』黃豹答說：『二哥此言差矣，從前老祖師吩咐，姓荆之人，切莫交手，尤恐眼足有失，師尊亦曾言過，難說二哥忘了？况荆傷有邪術傷人，今夜二弟命弟前去送死。』廉道：『二弟適才爲兄叩求天書，說明妖道用的天靈蓋。』黃豹說：『難道無有制伏？』廉道：『要收此寶，非日月陰陽旂，喪門地傷不可旂。』豹道：『此二旂出於何地？怎能到手？』廉說：『出在西方天竺國雷音寺牟尼文佛日月寶瓶之內。』豹道：『既知出於西方，就該命人前去請來。』廉道：『請弟前來，就爲此事，欲勞二弟一往。』豹道：『弟乃凡夫，怎能得到？』廉道：『二弟不比當初，你如今換骨脫胎，有這一雙火眼，千年毛腿，五行遁法，一生未娶，如何去之不得？』豹點頭會意，答道：『願去不辭！』正是：

老龍困睡深潭裏，一言提醒夢中人。

且表汪廉見黃豹應允，即取出一頂一字巾，黃色道袍，紫色鞋草鞋，直袋，一柄拂塵，焚起香案，與黃豹冠巾挽簪，又給饅頭九個，每日一餐，只食一枚，食完隔天，不遠若途中逢凶僧阻路，任他辱罵，二弟跪地哀懇，不可動氣，你現已出家，總宜耐煩化氣，自然得二旂，惟兄言牢牢慎記。黃豹便答道：「遵命，二哥少坐，小弟回營，與妹弟說知。」汪廉道：「此事危急，豈能耽誤片刻？東營之事，自有爲兄料理。」豹道：「如此小弟去了！」汪廉送出後營，再三囑咐，各自拱手而別。汪廉去至東營，向田三級說明，不可洩漏，過二十七日自有好音。正在言談，天色將明，耳聽中軍聚將鼓响，二人挽手同行，行至中軍，與千歲稽首，衆將上前打參，兩旁列坐，施公滿面怒容，向汪廉道：「先生！黃衰義士等久困洞庭，此刻不知生死？劉翼等又借故而去，你又袖手不管，延遲時日，還談什麼義氣？爲什麼軍師今日聚集衆將，你又如何安排？」汪廉冷笑道：「千歲請放寬心，何必作惱，出家人雖無德無才，千歲總要寬容一二，聽貧道一言，昨夜湖山仰觀乾向，限定二十七日，自有高人收伏荆傷，救回四人，若果無人，願刎首級。」施公見汪廉說出此話，忙陪笑臉，口稱：「先生適纔言語唐突，尚希原宥！」衆將各散，且候佳音。不知求出二旂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七回 抓水石中途受險 墮火坑西方見佛

却說黃豹奉了汪廉之命，到雷音寺求旂，駕動飛毛，日行千里，每日食饅頭一枚，並不飢餓，九日食盡，以後不食不餓，晝夜兼程，直向西方行去。一日行至一處，前面一座高山，阻住去路，向四面一看，並無別徑可通，雖有飛毛，亦難越過此山，正在無法，猛聽阿彌陀佛之聲，四週一看，只見石岩之上，坐一僧人，面如古銅，火色袈裟，光頭赤足，手執錫杖，大叫：「黃豹！我在此等你多時，你還認得我否？」豹說：「不能認識！」僧人罵道：「你就認不得

了，我乃黃龍寺碧眼禪師，爲師父之仇，江夏行刺，被妹子壞了佛門道德，今日遇你，有何話說？快來領死。」黃豹聞這惡言，本待論個英雄，因軍師已囑咐過，途逢惡僧，定要忍氣哀懇，看來軍師有先知之能，忙跪岩下，口稱：「禪師！舍妹本是女流，我願替妹賠罪，望禪師大發慈悲之心，將此事罷休。」僧人怒道：「要禪師寬恕，那却不能。」向西大叫一聲：「接地金剛，將這畜生拋入火坑去罷。」黃豹還在好言相求，忽見從空下來四位天神，將己身抓在空中，黃豹用眼一看，滿山烈火，惟有領死，正是：

只說有緣求佛祖，真正半路遇凶僧。

且言石岩僧人，並非碧眼，乃是接引佛，奉如來之命，變化試驗，除去惡念否？見黃豹跪地哀求，並無殺機，又用烈火考他胆量，後命心印佛帶進雷音寺，黃豹何能知曉，只說身落火坑，忽聽無數人聲，口念：「南無！」睜眼一看，有何火坑，只見有一小沙彌，叫聲：「黃豹！快隨我來。」此時黃豹心如明燈，進了雷音寺大殿，向上一看，上坐牟尼文佛，前有阿羅五百，後有湧誦三千，擁護於蓮台之下，真是天垂寶蓋，地湧金蓮，好一個極樂世界。即低頭跪下，口稱：「玄門黃豹參見我佛如來，非爲別事，因荆傷妖道所用之物，名曰天靈寶蓋，打死大清六將，捉去四人，小玄門奉命到此，求借日月陰陽旂，喪門地喪旂，懇祈如來大發慈悲之心，廣闡禪門之德，揭伏荆傷，以救衆生，而收浩劫。」牟尼佛微笑道：「黃豹乃一小毛團，敢來在此，借甚寶旂，擾亂佛家寂靜壇場，四位金剛何在，將這毛畜打下輪迴。」金剛領命，將黃豹抓起，由殿後而出。黃豹雖有金睛，只見萬道毫光，看不分明，且聽言說：「黃豹猴兒，你莫非有孫悟空能耐，來此求旂？」說畢從空擲下黃豹，口稱：「跌死我也！」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八回 帶二旂收妖下紅塵 第十次掃滅洞庭寇

却說黃豹西天求旂，被金剛打下，只說墮落輪迴，忽聽喊殺之聲，睜眼一看，面前無數火把，不知何故？此乃清營將士因巡哨至此，見空中來一道者，恐是荆傷偷營，一聲喊殺，上前用燈一看，乃是黃豹，又是道家裝束，心中一想，纔半月未會，為何出了家？上前叫聲：「黃二哥！幾時出的家？為甚回來掠營？」豹道：「不必動問，同進帥堂，便知分曉。」衆人擁隨而進，到了帳前，參見千歲，見過軍師，一旁坐下。施公把他一看，道者打扮，便問：「黃將軍幾時在何地出家？誰人與你冠巾領教一二？」汪廉接口，便把上天竺雷音寺求取寶旂，方與他挽募之事說明。施公說道：「好緣法，誰人能及？怪道滿面仙緣。」衆人亦慕羨不已。汪廉向黃豹道：「二弟可把求旂之事，向兄一言。」豹道：「二哥莫提此事，真正枉費心機，險些難回大營。」便把途遇惡僧，拋下火坑，西方見如來，如何言誤，如何被金剛從空打下，方回大營，逐一細說一遍。汪廉聞言，好不詫異，天書言得明白，為何又求不來？此旂是何曲曲？心中正在狐疑，只見旂牌報道：「外面和尚請見。」汪廉情知有異，即同黃豹出外，只見一僧，面如傅粉，五官清秀，頭戴毘盧帽，脚登絨鞋，身披火色袈裟，手提錫杖，背背磁瓶，你道何人？乃極樂男心印佛，奉命到此，收伏荆傷。此時施公亦已迎出，和尚手換施公，同進中軍，先與施公合掌，口念南無公亦即忙答禮。汪黃二人，亦向前與和尚稽首兩旁，敝坐。施公開言道：「請問大和尚法駕光臨敝營，有何事故？請教上下什麼稱呼？」和尚合掌答道：「大護法不知，僧人奉師命至此收妖，上心下印，便是法名。不要遲延，五更之時，便好行兵。」便在袖中取出字帖一張，交與汪廉，照此行事。汪廉接過手來，請大和尚蘆棚打坐。施公阻擋，且慢，中軍擺宴，與大和尚接風。心印佛道：「非為飲食而來，不勞過謙。」說畢向後面去了。汪廉與施公升坐，滿營諸將，參堂已畢，兩旁侍立聽候差遣。廉即照字帖看明，照上面發兵，即點牛三超、左爾普、黃天霸、尚艾、程恩五人，共領五千人馬，息鼓捲旂，至洞庭死門外，四面埋伏，候荆傷出敵。你們五人殺進死門，至土牢救出四人，就算你們之功。差張雲、周龍、吳虎，領兵三千，聽死門喊殺聲，便向各寨殺去，只可迎敵，不可追趕。命馬奎帶兵三千，各處接應。命索仁催糧聽用。黃

豹烈暴去蘆棚侍候禪師，一路聽其差遣。劉慶獨自一人，前去引陣，准敗不准勝，敗至湖山，自有湖山接應。又命水裏燕周善各營巡哨。田三級、岳少保、中軍保護施公，自帶兩層隊伍，後面掠陣，吩咐已畢，各將領兵去了。黃豹烈暴至蘆棚，拜見和尚，心印佛道：「二位將軍，要膽大細心，不必害怕，隨帶之兵，擺成一字長蛇陣，一人陣頭，一人陣尾，老僧居中，一同湖山埋伏，專候荆傷來到。」再言劉慶討戰，指名仙長出馬，傷問衆賊：「此人本領如何？」答道：「本事平常！」傷聞言哈哈大笑，既無本領，敢來討陣，隨來清營，劉慶奉了將令，至死門引陣，行至斯處，只見靜靜悄悄，大叫一聲：「荆傷快打陣來！」死門的水軍，便急忙報進陣，荆傷帶三件寶物，獨自一人，出了死門，衆賊仍回望哨樓看陣。荆傷來至陣前，向對陣一看，見劉慶身體肥大，高不滿五尺，手提雙刀，品格不凡，傷道：「爾是劉慶？」答道：「然也！」荆道：「來此何為？」慶道：「你捉我營四人，快快放出，萬事干休，不然爾便是刀頭之鬼。」荆傷冷笑道：「仙童不忍害於你，各自回去，如再饒舌，難以生還。」劉慶便大怒，即舉雙刀砍下，荆傷白虎鞭一架，劉慶即用縮地金光敗去，荆傷大叫一聲：「往那裏走！」一直追下陣去，不知追到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九回 心印佛顯法燒水獸 柳真人解怨救荆傷

却說劉慶與荆傷交手，一刀砍去，傷用白虎鞭相迎，劉慶恐招不測，即虛幌一刀，駕起縮地金光法，敗下去了。傷不料劉慶有如此本領，即速追去，猶恐中計，不追被衆賊恥笑，心中一想，我有三件寶物，怕他何來？手提白虎鞭，向湖上追去，大罵：「劉慶往那裏走，仙童來也！」看看追到湖山，不見劉慶蹤跡，站立觀看，忽見戰鼓頻催，現出一標人馬，擺成一字長蛇陣，陣中出來一個和尚，荆傷一見，大罵：「何處妖僧，敢來阻擋去路？」心印佛道：「你這小小妖道，瞎了狗眼，西方佛祖到來，胆敢狂言亂道，勸你早早回山，與你師尊言明，休犯紅塵殺戒，不聽老

僧之言，難逃輪迴之苦。」荆傷大罵惡僧，手提白虎鞭打去，心印禪杖相迎，不過三四合，白虎鞭折為兩段，荆傷大吃一驚，即將天靈蓋往空中一拋，心印佛即便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寶瓶內飛出一旂，直上半空，雷聲大作，此旂變成一百零杆，忽然烈火直射天靈蓋，頃刻間燒得無影無形，火光內現出「喪門地傷旂」幾字。那心印佛用手一招，此旂一股黃煙飛入寶瓶之內，荆傷見天靈蓋被火焚化，即騰上黑氣，取下萬年寶書，向空一拋，口稱：「吾師何在？」忽而狂風大作，烏天黑地，現出一物，其大如牛，是象非象，是牛非牛，首生獨角，眼如雙燈，口似血盆，遍身鱗甲，張開大口，直奔和尚。心印佛用禪杖便打，此物不懼，心印佛騰上金光，獨角獸亦飛身而上，心印佛口吐烈火，火燒此獸毛衣，墜下塵埃，滾滾來去，命在旦夕。心印佛一見心中不忍，姑念他萬年道性，口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各自去罷。再若犯殺戒，孽畜必遭天誅。」水獸在地一滾，昂首向心印佛點首三下，猶如叩謝一般，扭轉身軀，飛沙走石，駕起黑風，直扑向蒙古熱河而去。這正是：

不是佛家慈悲大，怎能熱河再修真。

再言荆傷見師尊敗走，只嚇得胆戰心驚，不敢戀戰，抽身欲回洞庭，心印佛大叫一聲：「往那裏走？二將還不立功，等待何時？」烈暴穿上登雲鞋，追趕上去，黃豹扯動飛毛腿，埋伏湖邊，荆傷落下雲頭，黃豹神石打去，烈暴亦也趕到，二將活捉荆傷，汪廉已至，合兵一處。心印佛用禪杖一指，口念定身咒，將荆傷定住，繩網索綁，帶回大營。汪廉帶同二將接應死門，此刻尙艾五人，早已殺進死門，常和等在望哨樓，看見火焚寶蓋，清營無數人馬，向各寨撲來，又有一標人馬，朝死門而來，情知洞庭難保，即回君山，收拾細軟，帶了丁紅，保住常龍，二家眷屬，向後門逃至恆門，各寨扎住，此乃清南地界，陳彩等打敗，亦逃至此，合兵一處，久後慢慢招兵屯糧，重整干戈，表過不提。再言尙艾等亦不追趕，汪廉黃豹等已到，命程恩牛三超左爾普黃天霸四人，收拾各寨糧草器械，投誠免死，插旂改邪歸正，不降者略給路費，各散。自帶尙艾黃豹烈暴，至後面土牢，救出四人，黃衰等人事不省，寸步難移。

此乃荆傷定身法之故。用四輛車子，送回大營，途逢張雲吳虎周龍，殺敗乾坎艮震四寨之賊，眾人會同一處，火焚各寨，掌起得勝號令，緩緩回營。施公問報大喜，出外迎接，大和尚同進了帥堂，列坐，汪廉命鋪下四條紅毡，把黃衰四人，抬放毡上，心印佛念動真言，瓶內取日月陰陽旗，向四人頭上，撓來撓去，運轉真陽，口稱佛號，汪廉黃豹口念：「無量佛！」片刻之間，四人死中得生，站起身來，一望上面有一和尚，與千歲同坐，即問汪廉，廉即把頭上之事言明，向心印一指道：「就是大和尚救你四人之命。」黃衰四人上前叩拜救命之恩，和尚口稱善哉，黃衰又問：「此刻荆傷何在？」答道：「現已活捉。」衰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千歲將孽子斬首。」施公命人推進帳來，荆傷明知活捉，立而不跪，破口大罵，施公大怒，便要問斬，忽聽報道：「柳真人到來。」眾英雄大喜，忙出營外，口稱：「祖師！」接入中軍，施公起身相迎，真人與心印佛彼此打了問訊，又與施稽首，然後小門人一齊去膝拜過了。祖師施公問道：「仙長降臨，有何指示？」真人道：「來與大護法解熱河一箭之仇。」施公一驚，想起六年前之事，即謝道：「那時若非仙真賜圖，怎敢收妖，可惜此圖燒了。」真人道：「此圖已令收回，不必過慮。」又問：「黃豹你還認得我不？」豹道：「認得祖師！」真人點頭，回問施公：「王爺今刻把荆傷如何處治？」施公道：「傷害我營六將，把他取斬，以報此仇。」真人道：「不可，此事只怪水獸，扭天行事，况冤家宜解，此子與我有師徒之分，帶回五子山，改邪歸正，後六年與千歲效力，以報此恩。」施公道：「聽憑仙真。」真人叫聲：「荆傷爾明白未曾？」荆傷跪地哭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望師慈悲。」真人道：「如此起來。」即取出柬帖一封，交與黃衰，無人之時，拆看，黃衰接過，真人起身告別，帶着荆傷，回五子山而去。眾人送至外面而別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回 心印佛留贈錦囊 岳少保解開詩句

却說柳真人救了荆傷，收為弟子，辭別施公，心印佛等，帶荆傷回了五子山，六年之後，下山扶清，掃滅湖南，後

九門將功折罪，此是後話不表。且說清營心印佛，起身作別，施公上前，阻道：「大和尚留步，本藩還有幾件大事，領教。」心印佛道：「請講。」公道：「大清基業氣數，還有許久，洞庭軍務，何日太平？本藩壽元，那時方盡。」心印佛道：「鴻圖鞏固，尚還綿遠，洞庭軍務，刻難太平。若問王爺春秋，自有定數。這有錦囊一封，王爺收下，三更人盡之時，燈下拆看，王爺不可久住邊庭，朝內無人，恐有不測，悔之已晚。」說畢告辭，施公同諸將送出營外，心印佛合掌南無，駕雲向西，方而回。諸將三軍，各回汎池，休息。黃衰回營，私下拆書一看，上寫：「不久戀紅塵，南方青雲山洞中，有人等候。」看罷，不辭而去。等汪廉方至後營，設下酒宴，命人請各營首領，命衆英雄暢飲，衆人皆已到，來未見黃衰，問及方知悄悄隱去。汪廉明知祖師所囑之故，亦不言明。回言施公走至內營，囑施達擺下酒菜，今晚無事，主僕一樂。施達橫坐斟酒，飲至二更，命施達撤席安寢。施公將小營關好，然後對燭而坐，將心印佛所贈錦囊拆開，從頭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八句道：

一字離朝閣，別君十年多。久霸邊朝地，君臣會難看。速砍帥字旗，搬帥歸舊寓。殺了陰山虎，同唱太平歌。施公看罷，仔細推詳，七句皆已明明白白，惟有陰山虎此句不解，再等明天，問問軍師諸將，再作商量。一夜無話。次日清晨，開一明單，交施達去請，然後吩咐備辦酒宴。施達奉命，出了大營，將名單一看，盡是旱道英雄，並無本營諸將，不知王爺有何事來會議，只得照單去知會衆英雄。只說施公飲太平席宴，人人欣喜，齊赴中營。施公早已預備停妥，各英雄上前打參，兩旁列坐。公二目圓睜，向兩旁一看，人人皆至，單單不見黃衰，回頭罵聲：「施達狗奴才，爲何不請黃衰義士？」施達道：「奴才各處尋找，皆道不知，他未另扎營寨，故而未請。」施公猛然想上心來，柳真人臨行，賜有柬帖，想另有別事，也就不提。汪廉道：「千歲翰墨相邀，有何機密大事？」施公道：「本藩迎請無別，因洞庭戰事就緒，特備粗饋水酒，與衆位同醉。」酒席已設，衆人敘次而坐，酒飲數巡，施公道：「先生昨日心印佛所贈錦囊，內有八句言語，本藩難解，古人云：一人不敵二人智，今日衆將軍皆在此地，大家替本藩參詳。」說罷，遞於汪廉朗誦一篇，各人低首尋思，惟陰山虎一句，難以解透。衆人想來想去，仍然無效。忽岳少保言道：「王爺不要憂愁，諸位將軍不必心焦，依我愚見，想那後兩句，殺了陰山虎，同唱太平歌，陰乃陰陽之陰，必然應在婦人身旁，前番奉千歲之命，押解水寇李昌回京，蒙皇上天恩，官拜太子太保，又蒙正宮主母尹國太詔遊三宮，那時至西宮之內，賤妃起意謀害，是我心中作慌，故欲打死奸妃，以身殉難，彼時用流星打去，奸妃倒去，不見形影，只見一隻花斑虎，向我撲來，陰山虎必是在那奸妃，不知是與不是，請千歲並各位英雄定評。」少保只一篇言語，說得施公衆人點首稱善，言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怪道大和尚勸千歲回朝，朝中必有謀亂之事，千歲還須作一準備。」施公道：「諸位詳得不錯，本藩出朝已來，未曾一日清閑，既朝廷有此不測之事，也不能久紮此地，班師回朝，清理國事，看索家父女，有甚不軌之事，候內事已清，再前來平此水寇，不知各位以爲然否？」汪廉道：「千歲不可，不知汪廉何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一百三十一回 劉慶背本回朝見駕 殷鑒奉旨掛帥出征

却說施公意欲收兵回朝，汪廉阻道：「千歲不如修下本章，命人進京，奏明皇上，看欽命何人前來代兵換千歲回朝。一面探聽索家之事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施公言道：「甚好事，不宜遲，遲則生變。」正言之間，人報彭華到來，千歲命請彭華行至中軍，參見已畢，公道：「狀元公到此何幹？」華道：「啓稟千歲，卑職命人探聽常和老賊同洞庭水寇，在湖南恆門，另立九寨，乃巽離坤兌休傷景驚八門，以恆門爲中軍，插下招兵旗，買馬屯糧，黃龍寺這趕惡僧，與水寇合夥，久後必成大患，不敢隱瞞，親來報告千歲。」施公道：「我亦偵知，狀元公回營，把泰山島之兵，調回大營，合兵一處。」彭華奉令去了。施公便退回小營，修本章，命劉慶收拾，即日回京，衆將各散。劉慶回至本營，收拾衣裝，辭別馬奎，反身來至大營，接過本章文書，放於包袱內，面緊束背上，公命施達牽出黑驢，與劉慶

騎回京省，又選四十名親兵護衛，家書一封，先送西爾府，然後方去張相府投文。劉慶一一應命，帶了親兵，跨上黑驢，向施公一拱手，往北京而去。正是：

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康熙聖主，因索妃在冷宮，產生公主，故而赦出冷宮。索伯美父子，仍然入朝奉君，老賊比前更甚狠毒。只恐施公回朝，以外無所顧忌。且說劉慶不分日夜行程，一日早抵北京，直至西爾府，黑驢呼發，驚動施達之兄施通，跑出府門一看，見是劉慶，即速牽住黑驢，呼聲：「將軍回京來了！」慶翻鞍下驢，答道：「回京來了，煩管家代稟夫人。」通道：「將軍外廳少坐，待我稟報。」即將黑驢拴好，報進府內，夫人聞報，即帶施璧公子，至銀安殿坐下，請進劉慶，上前見禮，呈上家書。夫人道：「把將軍沿途辛苦，迎賓館代宴。」慶道：「不勞夫人賜宴，還要到相府投文。」隨即告辭，施公子送至府門，施通解下黑驢，慶用手一拱，上了黑驢，直至相府，傳進名帖，張相開門，有請行至二堂，敘禮落坐。張相言道：「將軍回京，有何緊急之事？」慶即呈上表章公文，張相拆開文書看畢，言道：「將軍鞍馬勞頓，請書房飲酒，明日五鼓，一同上殿。」慶即辭出了一夜無書，次日黎明，冠帶齊整，張相坐轎，劉慶乘驢，同至朝房，衆文武見慶回京，必有奏章，不上片刻，金鼓响亮，衆文武驢行，鷺序，金殿拜君，東西分班侍立。張相出班啓奏：「施仕倫差劉慶捧本回京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」聖上口詔：「愛卿引見！」又只見劉慶紅頂花翎，手捧奏章，行至九龍口，張相接過，劉慶二十四拜，俯伏金塔，皇上道：「愛卿平身！」慶謝恩，左班侍立，張相方將表章呈於龍案上，康熙聖主，拆開觀看，龍目一覽看畢，向張相道：「施皇兄血戰一十三年，平復水寇，餘寇逃至恆門，另立旗號，欲朕另差別人征剿，皇兄回朝休息，愛卿看何臣能當此任？」張相奏道：「臣保九門提督殷鑾爲正帥，彭華副帥，陳進忠押糧，主上標旨，准施仕倫回京，邊庭將士人馬器械，移交殷鑾，所有征洞庭諸將，候平復後九門班師回朝，一並升賞。」皇上聞奏大喜，當殿標本，交與劉慶，捧旨謝恩，又命殷鑾、陳進忠，尅日出

京，朝事已畢，皇上回宮，衆文武散朝，各回府中。殷元帥兵部請兵三千，陳進忠戶部領糧，整頓出京。再言劉慶出朝，至相府辭別，張相交書信一封，面呈千歲，慶即收拾身旁，辭了張相，又至西爾府，向夫人說明朝中之事。夫人道：「王爺不久回京，未修家書，劉將軍代報平安。」慶一一領諾，辭出王府，上了黑驢，直奔三楚而去。不知以後之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二回 施王奉旨中軍交令 殷帥接印北闕謝恩

却說劉慶奉旨出朝，一路無書，不日到了大營，黑驢枚聲發，驚動各營將士，知劉慶回營，同到帥堂候着；只聽外面喊道：「聖旨下來！」施公即命擺設香案，劉慶捧旨入帳，供於案上。公即命文案保九錫代讀聖旨，此乃劉慶目不識丁之故。施公整束冠帶，俯伏在地，保九錫手捧聖旨讀曰：

聖上一到旨，爲臣代拆開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皇兄施仕倫，別朕遠征，血戰一十三載，日夜勤勞，那得清閒一刻，朕每思之，深爲惋惜。今水寇既平，巨魁已誅，正宜回京靜養，以慰朕望。恆門餘匪，朕已簡放九門提督殷鑾、岳州提督彭華，爲正副元帥，陳進忠督辦糧草，抵岳之日，可將各項物件，移交殷鑾等管理。至克復洞庭諸將，仍隨營聽用，候掃滅恆門之日，班師回朝，朕當厚賜爵祿，無負朕躬。欽哉！欽哉！

宣讀已畢，施公謝恩落坐，慰勞劉慶一番，問問京中各事。劉慶一一回答，取出張相書信，交與施公，未言何人所寄，衆人只說家書。施公接過一看，信面上是張庸上言，即順手交與施達，隨命擺設酒宴，與劉慶洗塵，與衆英雄諸將賀功，各盡歡而散。汪廉回至本營，另備酒宴，請早道英雄，衆人到來，敘次而坐，酒飲三巡，汪廉言道：「各位兄長賢弟，想我們弟兄，自白虎廟結義三十六友，到而今戰死六人，又有五人隱去，只剩二十五人了，不久千歲回京，又不知帶那幾人回去也？還有未在此地的，千歲到禮賢下士，將我等一般兄弟，猶如手足，彭大人相處

多年，與我們衆位的兄弟，却也亦甚親睦，但不知殷元帥爲人如何，倘然自大，怎能相處？那時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得，古人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衆弟兄何計安之？」衆人道：「二哥何必遠慮，到那時相安則留，不聽則去，愁他何來？」說畢各自盡性大醉，大醉而別。正是：

今朝有酒今朝酒，明日之事明日言。

且說施公回至小營，施達調開杯箸，橫頭坐下，主僕同飲。施達呈上書信，公拆開一看，言道：「不愧當朝首相！」達道：「王爺看書，何稱贊張相爺？」施公道：「他叫家爺起程之後，拿索仁幾件過失，將他殺却，那時回朝，又少一患。」達道：「他押糧邊庭六年，並無欺心之事，王爺把他斬首，豈不辜負他忠心？」施公聞言，冷笑道：「小么鬼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便把索伯美父子，仍然在朝辦事，因索妃產下公主，赦出冷宮，故父子比前更甚狠毒。若不將索仁斬首回朝，如虎添翼。施達道：「該殺該殺！」說畢安寢。再表殷變，陳進忠兵糧齊備，陸續出京。陳進忠乃伯美心腹，自然有一番囑托，進忠一一應諾，隨同殷元帥起程，沿途無書，不日早抵岳州府。施公聞報，帶領十營將佐，湖山迎接，兩位元帥馬上一拱，並馬同進大營，號炮連天，鼓樂齊鳴，至帥堂下馬，敘禮升坐。諸將上前打參，兩旁分坐，寒溫已罷，早擺下迎風酒宴，與殷元帥等洗塵，偏將三軍，另賜羊酒，宴罷各散。次日，施公吩咐大振軍容，諸位英雄，滿營將士，陸續皆到，不一刻，殷元帥彭副帥陳糧台到來，施公同汪廉接進，略坐片刻，即命奏樂升炮，衆人站立升堂，施達捧出帥令印符，恭放案上，正副元帥，先拜北闕，然後拜印，拜畢，向施公一拱，口稱：「善罪！」二人同升坐公案，合營上下人等參見。文案呈上各項冊籍，大元帥略一過目，查點吩咐散隊，各營改日再點。糧草之事，陳進忠與索仁交代，施公回至公營，選好起程之期，乃五月十八日，上吉，懸牌曉諭，命黃豹馬奎劉慶護送到京，衆英雄聞聽，與三人餞行，欲知索仁的生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三回 親王借故索仁梟首 元帥傳令恆門扎兵

却說施公選了吉期，到十七日，施達早將隨身之物收拾停妥，至次日晨刻，施公早已起身，施達即把各件命人上平檣担，親兵押起先行，候千歲行裝已畢，上了黑驢，黃豹馬奎劉慶施達四人前後擁護，行至湖山，早有殷元帥彭副帥帶領滿營將士，擺隊送行，施達伏侍千歲下馬，施公即上前手挽殷變，官廳落坐，少時，餞行酒宴擺好，殷元帥請千歲登席，彼時三位元帥，一位軍師，一位糧台，五人同飲。三巡已過，施公叫聲：「殷變皇兄，想小弟克復洞庭，全憑軍師汪廉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人稱神算子，兄要以禮相待，各位英雄同諸將等，皆能征慣戰，各有奇能，亦要重用。小弟鄙言，勞勞切記！」殷變答道：「謹遵台命！」此人平素拘性，凡事自尊，口雖答應，面現不悅之色。汪廉施公皆曉其意，施公此時一見，爲甚，索仁不見心中一想：「不如借此事除却於他。」想罷，站起身來，東瞧西望，說道：「諸人皆與本藩送行，索國舅爲何不見？」劉慶在外面說道：「國舅他說帥印已交，不歸他管，送他何益？」施公怒道：「奸狗胆大，藐視本藩，爾就不得活了！」大叫：「馬奎速去吊來！」馬奎領命，飛馬奔至糧台，口稱元帥將令，押糧官隨令而行。索仁只說殷元帥速帶四十名親兵，催馬直至官廳下馬，向內而望，只見軍師元帥及各將領多在此，上前口稱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索仁打參！」低頭跪下，聽新元帥發落。忽聽千歲大罵：「國賊合營皆有將帥之情，前來送行，你眼中無有本藩，猶如欺了天子，我到容得過你，我那上方劍容你不過！」一面說着，取下上方劍，指定馬奎動手，馬奎乃殺人祖宗，會千歲之意，接過手來，一劍砍去，索仁哎喲一聲，身首各異，正是：

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，一言斷送運糧人。

却說施公殺了索仁，衆人大驚，公道：「殺得好，佩服英雄，可把首級包好，帶回朝去，尸身交江夏縣買棺裝好，暫厝在古廟。」殷變陳進忠見施公借故殺了索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施公却也會意，佯裝不知。汪廉假意言道：「千歲殺了國舅回京，恐朝上降罪，豈不辜負血戰之功？」公道：「先生你且耐煩幹軍情之事，不必担心，本藩進

京，自然呈奏，有何懼哉！汪廉道：「千歲此番回京，帶馬劉二人夠了，可留下黃豹，平復後九門，使他們郎舅首尾相顧，豈不兩全其美！」施公道：「甚好！」殷鑒接口道：「吾弟今日斬了索仁，尤恐不吉，不如明日再行，意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不必阻我，今日起程殺賊，乃大吉之兆！」回頭又安慰黃豹田三級一番，方與殷元帥彭副元帥一拱，拌鞍上驢，帶着馬奎劉慶施達，揚鞭而去。正是：

督戰邊疆十三年，爲國那得半日閑？而今卸甲回朝去，羣奸一見胆心寒。

施公回京路遙，暫且不表。回書再言殷元帥彭副帥，送了施公，次日聚集合營大小將佐，旂牌兵丁，至辰時候，正副元帥放炮升坐中軍，汪廉上前，稽首坐下，然後衆英雄滿營將佐，一齊參見，兩旁侍立。殷帥打開冊子，用硃筆點明，把各營諸將大小頭目兵等，一點畢，方清查糧草馬匹，弓弩器械諸事完畢，也不與汪廉相商，便請彭華帶三千人馬，去至湖州離九門三十里扎營，多派偵探。彭元帥領兵去了，吩咐了連營在此養精蓄銳，休息十日，再行操練。分派已畢，各自散隊，欲知是何日出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四回 洒頭陀改期刺駕 索太師疑斬老僕

却說索伯美在金殿之上，見皇上降旨，請施公回朝，心中十分憂慮，亦不敢阻本，回得府去，喚出幾個兒子，言道：「今日早朝，昏君下詔，請施仕倫回朝，想施索二家，累結深仇，那賊回朝，見我父子開復，豈肯干休，一定有場煩惱，兒等有何良策？」索義言道：「爹爹素與藏龍寺方丈有約，私造皇衣皇帽，各樣物件，存放他處，不如命人請他前來相商，看是如何？」伯美道好，即命心腹家丁，前去奉請，不過十餘里，早到藏龍寺，向值日沙彌言明其故，沙彌回身去了。再表藏龍寺住持洒頭陀，乃順治老王替度僧人，係伯美保荐，此僧法術高妙，能看星斗，知伯美乃蛇精一轉，擾亂大清國家，晦氣一散，伯美必招殺戮，與他代造禁物，亦不過難却伯美保荐之情。候伯美惡

此乃荆傷定身法之故。用四輛車子，送回大營，途逢張雲吳虎周龍，殺敗乾坎艮震四寨之賊，衆人會同一處，火焚各寨，掌起得勝號令，緩緩回營。施公問報大喜，出外迎接，大和尚同進了帥堂，列坐，汪廉命鋪下四條紅毡，把黃衰四人，抬放毡上，心印佛念動真言，瓶內取日月陰陽旗，向四人頭上，撓來撓去，運轉真陽，口稱佛號，汪廉黃豹口念：「無量佛！」片刻之間，四人死中得生，站起身來，一望上面有一和尚，與千歲同坐，即問汪廉，廉即把頭上之事言明。向心印一指道：「就是大和尚救你四人之命！」黃衰四人，上前叩拜救命之恩，和尚口稱善哉。黃衰又問：「此刻荆傷何在？」答道：「現已活捉！」衰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千歲將孽子斬首！」施公命人推進帳來，荆傷明知活捉，立而不跪，破口大罵，施公大怒，便要問斬，忽聽報道：「柳真人到來！」衆英雄大喜，忙出營外，口稱：「祖師！」接入中軍，施公起身相迎，真人與心印佛，彼此打了問訊，又與施稽首，然後小門人一齊去，膝拜過了。祖師施公問道：「仙長降臨，有何指示？」真人道：「來與大護法解熱河一箭之仇。」施公一驚，想起六年前之事，即謝道：「那時若非仙真賜圖，怎敢收妖，可惜此圖燒了！」真人道：「此圖已令收回，不必過慮！」又問：「黃豹你還認得我否？」豹道：「認得祖師！」真人點頭，回問施公：「王爺今刻把荆傷如何處治？」施公道：「傷害我營六將，把他取斬，以報此仇。」真人道：「不可，此事只怪水獸，扭天行事，况冤家宜解，此子與我有師徒之分，帶回五子山，改邪歸正，後六年與千歲效力，以報此恩。」施公道：「聽憑仙真！」真人叫聲：「荆傷爾明白未曾？」荆傷跪地哭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望師慈悲！」真人道：「如此起來！」即取出柬帖一封，交與黃衰，無人之時，拆看。黃衰接過，真人起身告別，帶着荆傷，回五子山而去。衆人送至外面而別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回 心印佛留贈錦囊 岳少保解開詩句

却說柳真人救了荆傷，收爲弟子，辭別施公，心印佛等，帶荆傷回了五子山，六年之後，下山扶清，掃滅湖南，後

九門將功折罪，此是後話不表。且說清營心印佛，起身作別，施公上前，阻道：「大和尚留步，本藩還有幾件大事，領教。」心印佛道：「請講。」公道：「大清基業氣數，還有許久，洞庭軍務，何日太平？本藩壽元，那時方盡。」心印佛道：「鴻圖鞏固，尚還綿遠，洞庭軍務，刻難太平；若問王爺春秋，自有定數，這有錦囊一封，王爺收下，三更人盡之時，燈下拆看，王爺不可久住邊庭，朝內無人，恐有不測，悔之已晚。」說畢，告辭。施公同諸將送出營外，心印佛合掌南無，駕雲向西方而回。諸將三軍，各回汎池，休息。黃衰回營，私下拆書一看，上寫：「不久戀紅塵，南方青雲山洞中，有人等候。」看罷，不辭而去。等汪廉方至後營，設下酒宴，命人請各營首領，命衆英雄暢飲，衆人皆已到，來，未見黃衰，問及方知悄悄隱去。汪廉明知祖師所囑之故，亦不言明，回言施公走至內營，囑施達擺下酒菜，今晚無事，主僕一樂，施達橫坐斟酒，飲至二更，命施達撤席安寢。施公將小營關好，然後對燭而坐，將心印佛所贈錦囊拆開，從頭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八句道：

一字離朝閣，別君十年多；久霸邊朝地，君臣會難看！速砍帥字旗，搬帥歸舊寓；殺了陰山虎，同唱太平歌。施公看罷，仔細推詳，七句皆已明明白白，惟有陰山虎此句不解，再等明天，問問軍師諸將，再作商量。一夜無話。次日清晨，開一明單，交施達去請，然後吩咐備辦酒宴。施達奉命，出了大營，將名單一看，盡是旱道英雄，並無本營諸將，不知王爺有何事來會議，只得照單去知會衆英雄。只說施公飲太平席宴，人人欣喜，齊赴中營，施公早已預備停妥，各英雄上前打參，兩旁列坐。公二目圓睜，向兩旁一看，人人皆至，單單不見黃衰，回頭罵聲：「施達狗奴才，爲何不請黃衰義士？」施達道：「奴才各處尋找，皆道不知，他未另扎營寨，故而未請。」施公猛然想上心來，柳真人臨行，賜有柬帖，想另有別事，也就不提。汪廉道：「千歲翰墨相邀，有何機密大事？」施公道：「本藩迎請無別，因洞庭戰事就緒，特備粗餚水酒，與衆位同醉。」酒席已設，衆人敘次而坐，酒飲數巡，施公道：「先生昨日心印佛所贈錦囊，內有八句言語，本藩難解，古人云：一人不敵二人智，今日衆將軍皆在此地，大家替本

藩參詳。」說罷，遞於汪廉朗誦一篇，各人低首尋思，惟陰山虎一句，難以解透。衆人想來想去，仍然無效，忽岳少保言道：「王爺不要憂愁，諸位將軍不必心焦，依我愚見，想那後兩句，殺了陰山虎，同唱太平歌，陰乃陰陽之陰，必然應在婦人身旁，前番奉千歲之命，押解水寇李昌回京，蒙皇上天恩，官拜太子太保，又蒙正宮主母尹國太，詔遊三宮，那時至西宮之內，賤妃起意謀害，是我心中作慌，故欲打死奸妃，以身殉難，彼時用流星打去，奸妃倒去，不見形影，只見一隻花斑虎，向我撲來，陰山虎必是在那奸妃，不知是與不是？請千歲並各位英雄定評。」少保只一篇言語，說得施公衆人點首稱善，言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怪道大和尚勸千歲回朝，朝中必有謀亂之事，千歲還須作一準備。」施公道：「諸位詳得不錯，本藩出朝已來，未曾一日清閑，既朝廷有此不測之事，也不能久紮此地，班師回朝，清理國事，看索家父女，有甚不軌之事，候內事已清，再前來平此水寇，不知各位以爲然否？」汪廉道：「千歲不可！」不知汪廉何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一回 劉慶背本回朝見駕 殷鑒奉旨掛帥出征

却說施公意欲收兵回朝，汪廉阻道：「千歲不如修下本章，命人進京，奏明皇上，看欽命何人前來代兵換千歲回朝。一面探聽索家之事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施公言道：「甚好事，不宜遲，遲則生變。」正言之間，人報彭華到來，千歲命請彭華行至中軍，參見已畢，公道：「狀元公到此何幹？」華道：「啓稟千歲，卑職命人探聽常和老賊，同洞庭水寇，在湖南恆門，另立九寨，乃巽離坤兌休傷景驚八門，以恆門爲中軍，插下招兵旗，買馬屯糧，黃龍寺這趕惡僧，與水寇合夥，久後必成大患，不敢隱瞞，親來報告千歲。」施公道：「我亦偵知，狀元公回營，把泰山島之兵，調回大營，合兵一處。」彭華奉令去了。施公便退回小營，修本章，命劉慶收拾，即日回京，衆將各散。劉慶回至本營，收拾衣裝，辭別馬奎，反身來至大營，接過本章文書，放於包袱內，面繫束背上，公命施達，牽出黑驢，與劉慶

騎回京省，又選四十名親兵護衛，家書一封，先送西爾府，然後方去張相府投文。劉慶一一應命，帶了親兵，跨上黑驢，向施公一拱手，往北京而去。正是：

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康熙聖主，因索妃在冷宮，產生公主，故而赦出冷宮。索伯美父子，仍然入朝奉君，老賊比前更甚狠毒。只恐施公回朝，以外無所顧忌。且說劉慶不分日夜行程，一日早抵北京，直至西爾府，黑驢呼發，驚動施達之兄施通，跑出府門一看，見是劉慶，即速牽住黑驢，呼聲：「將軍回京來了！」慶翻鞍下驢，答道：「回京來了，煩管家代稟夫人。」通道：「將軍外廳少坐，待我稟報。」即將黑驢拴好，報進府內，夫人聞報，即帶施璧公子，至銀安殿坐下，請進劉慶，上前見禮，呈上家書。夫人道：「把將軍沿途辛苦，迎賓館代宴。」慶道：「不勞夫人賜宴，還要到相府投文。」隨即告辭，施公子送至府門，施通解下黑驢，慶用手一拱，上了黑驢，直至相府，傳進名帖，張相開門，有請，行至二堂，敘禮落坐。張相言道：「將軍回京，有何緊急之事？」慶即呈上表章公文，張相拆開文書看畢，言道：「將軍鞍馬勞頓，請書房飲酒，明日五鼓，一同上殿。」慶即辭出了一夜無書，次日黎明，冠帶齊整，張相坐轎，劉慶乘驢，同至朝房，衆文武見慶回京，必有奏章，不上片刻，金鼓响亮，衆文武驢行，金殿拜君，東西分班侍立。張相出班啓奏：「施仕倫差劉慶捧本回京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」聖上口詔：「愛卿引見！」又只見劉慶紅頂花翎，手捧奏章，行至九龍口，張相接過，劉慶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階，皇上道：「愛卿平身！」慶謝恩，左班侍立，張相方將表章呈於龍案上，康熙聖主拆開觀看，龍目一覽看畢，向張相道：「施皇兄血戰一十三年，平復水寇，餘寇逃至恆門，另立旗號，欲朕另差別人征剿，皇兄回朝休息，愛卿看何臣能當此任？」張相奏道：「臣保九門提督殷鑾爲正帥，彭華副帥，陳進忠押糧，主上標旨，准施仕倫回京，邊庭將士，人馬器械，移交殷鑾，所有征洞庭諸將，候平復後九門班師回朝，一並升賞。」皇上聞奏大喜，當殿標本，交與劉慶，捧旨謝恩，又命殷鑾、陳進忠，尅日出

京，朝事已畢，皇上回宮，衆文武散朝，各回府中。殷元帥兵部請兵三千，陳進忠戶部領糧，整頓出京。再言劉慶出朝，至相府辭別，張相交書信一封，面呈千歲，慶即收拾身旁，辭了張相，又至西爾府，向夫人說明朝中之事。夫人道：「王爺不久回京，未修家書，劉將軍代報平安。」慶一一領諾，辭出王府，上了黑驢，直奔三楚而去。不知以後之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二回 施王奉旨中軍交令 殷帥接印北闕謝恩

却說劉慶奉旨出朝，一路無書，不日到了大營，黑驢枚聲發，驚動各營將士，知劉慶回營，同到帥堂候着，只聽外面喊道：「聖旨下來！」施公即命擺設香案，劉慶捧旨入帳，供於案上。公即命文案保九錫代讀聖旨，此乃劉慶目不識丁之故。施公整束冠帶，俯伏在地，保九錫手捧聖旨讀曰：

聖上一到旨，爲臣代拆開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皇兄施仕倫，別朕遠征，血戰一十三載，日夜勤勞，那得清閒一刻，朕每思之，深爲惋惜。今水寇既平，巨魁已誅，正宜回京靜養，以慰朕望。恆門餘匪，朕已簡放九門提督殷鑾、岳州提督彭華，爲正副元帥，陳進忠督辦糧草，抵岳之日，可將各項物件，移交殷鑾等管理。至克復洞庭諸將，仍隨營聽用，候掃滅恆門之日，班師回朝，朕當厚賜爵祿，無負朕躬。欽哉！欽哉！

宣讀已畢，施公謝恩落坐，慰勞劉慶一番，問問京中各事。劉慶一一回答，取出張相書信，交與施公，未言何人所寄，衆人只說家書。施公接過一看，信面上是張庸上言，即順手交與施達，隨命擺設酒宴，與劉慶洗塵，與衆英雄諸將賀功，各盡歡而散。汪廉回至本營，另備酒宴，請早道英雄，衆人到來，敘次而坐，酒飲三巡，汪廉言道：「各位兄長賢弟，想我們弟兄，自白虎廟結義三十六友，到而今戰死六人，又有五人隱去，只剩二十五人了，不久千歲回京，又不知帶那幾人回去也？還有未在此地的，千歲到禮賢下士，將我等一般兄弟，猶如手足，彭大人相處

多年，與我們衆位的兄弟，却也亦甚親睦，但不知殷元帥爲人如何，倘然自大，怎能相處？那時欲進不能，欲退不得，古人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衆弟兄何計安之？」衆人道：「二哥何必遠慮，到那時相安則留，不聽則去，愁他何來？」說畢各自盡性大醉，大醉而別。只正是：

今朝有酒今朝酒，明日之事明日言。

且說施公回至小營，施達調開杯箸，橫頭坐下，主僕同飲。施達呈上書信，公拆開一看，言道：「不愧當朝首相！」達道：「王爺看書，何稱贊張相爺？」施公道：「他叫家爺起程之後，拿索仁幾件過失，將他殺却，那時回朝，又少一患。」達道：「他押糧邊庭六年，並無欺心之事，王爺把他斬首，豈不辜負他忠心？」施公聞言，冷笑道：「小么鬼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便把索伯美父子，仍然在朝辦事，因索妃產下公主，赦出冷宮，故父子比前更甚狠毒，若不將索仁斬首回朝，如虎添翼。施達道：「該殺該殺！」說畢安寢。再表殷變陳進忠兵糧齊備，陛辭出京。陳進忠乃伯美心腹，自然有一番囑托，進忠一一應諾，隨同殷元帥起程，沿途無書。不日早抵岳州府，施公聞報，帶領十營將佐，湖山迎接，兩位元帥馬上一拱，並馬同進大營，號炮連天，鼓樂齊鳴，至帥堂下馬，敘禮升坐。諸將上前打參，兩旁分坐，寒溫已罷，早擺下迎風酒宴，與殷元帥等洗塵，偏將三軍，另賜羊酒，宴罷各散。次日施公吩咐大振軍容，諸位英雄，滿營將士，陸續皆到，不一刻，殷元帥彭副帥陳糧台到來，施公同汪廉接進，略坐片刻，即命奏樂升炮，衆人站立升堂，施達捧出帥令印符，恭放案上，正副元帥，牛拜北闕，然後拜印，拜畢，向施公一拱，口稱：「善罪！」二人同升坐公案，合營上下人等參見。文案呈上各項冊籍，大元帥略一過目，查點吩咐散隊，各營改日再點糧草之事，陳進忠與索仁交代，施公回至公營，選好起程之期，乃五月十八日上吉，懸牌曉諭，命黃豹馬奎劉慶護送到京，衆英雄聞聽，與三人餞行，欲知索仁的生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三回

親王借故索仁梟首 元帥傳令恆門扎兵

却說施公選了吉期，到十七日，施達早將隨身之物收拾停妥，至次日晨刻，施公早已起身，施達即把各件命人上平楨担，親兵押起先行，候千歲行裝已畢，上了黑驢，黃豹馬奎劉慶施達四人，前後擁護，行至湖山，早有殷元帥彭副帥帶領滿營將士，擺隊送行，施達伏侍千歲下馬，施公即上前，手挽殷變官廳落坐，少時餞行酒宴擺好，殷元帥請千歲登席，彼時三位元帥，一位軍師，一位糧台，五人同飲。三巡已過，施公叫聲：「殷變皇兄，想小弟克復洞庭，全憑軍師汪廉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人稱神算子，兄要以禮相待，各位英雄同諸將等，皆能征慣戰，各有奇能，亦要重用。小弟鄙言，勞勞切記。」殷變答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此人平素拘性，凡事自專，口雖答應，面現不悅之色，汪廉施公皆曉其意。施公此時一見，爲甚索仁不見心中一想：「不如借此事除却於他。」想罷，站起身來，東瞧西望，說道：「諸人皆與本藩送行，索國舅爲何不見？」劉慶在外面說道：「國舅他說帥印已交，不歸他管，送他何益？」施公怒道：「奸狗胆大，藐視本藩，爾就不得活了！」大叫：「馬奎速去吊來！」馬奎領命，飛馬奔至糧台，口稱元帥將令，押糧官隨令而行。索仁只說殷元帥速帶四十名親兵，催馬直至官廳下馬，向內而望，只見軍師元帥及各將領多在此，上前口稱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索仁打參！」低頭跪下，聽新元帥發落。忽聽千歲大罵：「國賊合營皆有將帥之情，前來送行，你眼中無有本藩，猶如欺了天子，我到容得過你，我那上方劍容你不過！」一面說着，取下上方劍，指定馬奎動手，馬奎乃殺人祖宗，會千歲之意，接過手來，一劍砍去，索仁哎喲一聲，身首各異，正是：

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，一言斷送運糧人。

却說施公殺了索仁，衆人大驚，公道：「殺得好，佩服英雄，可把首級包好，帶回朝去，尸身交江夏縣買棺裝好，暫厝在古廟。」殷變陳進忠見施公借故殺了索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施公却也意伴裝不知。汪廉假意言道：「千歲殺了國舅回京，恐朝上降罪，豈不辜負血戰之功？」公道：「先生你且耐煩，幹軍情之事，不必担心，本藩進

京自然呈奏，有何懼哉！汪廉道：「千歲此番回京，帶馬劉二人夠了，可留下黃豹，平復後九門，使他們郎舅首尾相顧，豈不兩全其美！」施公道：「甚好！」殷鑾接口道：「吾弟今日斬了索仁，尤恐不吉，不如明日再行，意下如何？」施公道：「不必阻我，今日起程殺賊，乃大吉之兆！」回頭又安慰黃豹田三級一番，方與殷元帥彭副元帥一拱，拌鞍上驢，帶着馬奎劉慶施達，揚鞭而去。正是：

督戰邊疆十三年，爲國那得半日閑，而今卸甲回朝去，羣奸一見胆心寒。

施公回京路遙，暫且不表。回書再言殷元帥彭副帥，送了施公，次日聚集合營大小將佐，旂牌兵丁，至辰時候，正副元帥放炮升坐中軍，汪廉上前稽首坐下，然後衆英雄滿營將佐，一齊參見，兩旁侍立。殷帥打開册子，用硃筆點明，把各營諸將大小頭目兵等，一點畢，方清查糧草馬匹，弓弩器械諸事完畢，也不與汪廉相商，便請彭華帶三千人馬，去至湖州離九門三十里扎營，多派偵探。彭元帥領兵去了，吩咐了連營在此養精蓄銳，休息十日，再行操練。分派已畢，各自散隊。欲知是何日出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四回 洒頭陀改期刺駕 索太師疑斬老僕

却說索伯美在金殿之上，見皇上降旨，請施公回朝，心中十分憂慮，亦不敢阻本，回得府去，喚出幾個兒子言道：「今日早朝，昏君下詔，請施仕倫回朝，想施索二家，累結深仇，那賊回朝，見我父子開復，豈肯干休，一定有場煩惱，兒等有何良策？」索義言道：「爹爹素與藏龍寺方丈有約，私造皇衣皇帽，各樣物件，存放他處，不如命人請他前來相商，看是如何？」伯美道好，即命心腹家丁，前去奉請，不過十餘里，早到藏龍寺，向值日沙彌言明其故，沙彌回身去了。再表藏龍寺住持洒頭陀，乃順治老王替度僧人，係伯美保荐，此僧法術高妙，能看星斗，知伯美乃蛇精一轉，擾亂大清國家，晦氣一散，伯美必招殺戮，與他代造禁物，亦不過難却伯美保荐之情。候伯美惡

貫滿盈之時，即抽身隱去。此時正在午課之時，忽然沙彌報告：「索太師命人下書！」洒道：「喚他進來！」沙彌出外引進，呈上書信，洒頭陀看畢，道：「管家先回，隨後即到。」家丁辭出，頭陀隨帶兩個徒弟，共車而行，來至索府頭門，名帖傳進，父子聞報，廠開中門，同至滴水外，迎接至東書房，敘禮分賓坐下。伯美道：「大禪師駕至，老夫未曾遠迎，恕罪。」和尚道：「來得不恭，太師海涵。」伯美道：「好說！」即命擺宴，父子同陪酒過三巡，和尚道：「呼喚貧道，有何相商？」伯美道：「非爲別事，因皇上詔施仕倫回朝，八月初旬，一定抵京，你我所謀之事，乃八月十五慶賀中秋，刺殺昏王，那賊回朝，此事又成畫餅。」和尚道：「不難，不如改在七月十五日刺駕，即日登位，等那人到京之時，大事已成，懼他何來？」伯美道：「此乃蘭盆勝會之期，恐怕不吉。」和尚道：「太師免慮，貧僧改期，萬無一失。」伯美道：「聽憑禪師。」言語已畢，天色將晚，即命撤席，和尚告辭而去。伯美轉至上房，老管家索清掌上燈亮，伯美坐下，掉頭觀看，見索清滿臉赤發，心中一動，想到此人與老夫同年月日時，老夫上四刻，此人下四刻，一命生人，貴賤懸殊，兼之同鄉共里，此人平素正直，常常相勸老夫，想到適才相商，七月十五之事，他心中不服，故而形之於面，待我問過，便知分曉。叫聲：「索清！」清道：「老奴侍候家爺。」美道：「老夫與禪師席前，面商七月半之事，爾是深知，看你顏色大改，莫非心中不悅，是也不是？」索清聽得此言，嚇得胆戰心驚，其面更赤，雙膝下跪，口稱：「家爺息怒，聽老奴告稟，想老僕同里同庚，年登六十，單三歲，還有許多歲月，况家爺待奴，明是主僕，暗如手足，恩重如山，適才所言之事，老奴豈敢不佩服，望家爺詳查。」說罷，叩頭不已。伯美聞言，冷笑三聲，罵聲：「老奴！古人云：大事壞於小人手。」隨抽佩劍，將索清首級割下，慌忙起身，倒退了幾步，罵一聲：「老奴才，悔也不悔！」便即打開房門，叫聲：「五子，衆國舅進房，一看見老奴刀死在地，問道：『爹爹此是何故？』伯美便那索清不服之事，恐其洩漏，故而斬之。汝弟兄可將老狗才尸首，丟去花園枯井之中，用黃土填好，上面蓋青石板，石板上安放花盆，免人用井。又喚索福索祿，打掃血跡，吩咐不可走漏消息，如有失言，效索清之故。衆人應

聲不敢依命所辦不提。再表索清被老賊殺死，此乃天數所定，早洩機謀，那索清雖死，精魂不散，每至夜間，在那花園，悽悽慘慘，心想老賊做此欺天滅地之事，將我誤殺，不爲要緊，惟聖天子文武，得知七月十五謀駕之事，我又計將安在，聞聽得施千歲回朝，不免前去伸冤雪恨，要報此仇，非他無此胆量，話便如此，待我追趕上前去。欲知索清陰魂如何喊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五回 岳州府施公起馬 黃草關索清顯魂

世事猶如一局棋，何必弄巧使心機；圖謀不軌欲稱帝，剗頭難保項上級。

却說施公自五月十八日，由岳州府動身，馬奎前站，至黃草關，早是七月初三了，此地守將聞信，即出關十里迎接，至辰時，施公已到，進了行台，守將上前打恭，隨送來酒席，公即同馬奎劉慶入席。早餐畢，馬奎稟道：「千歲末將欲告假一日，到先母坟台拜掃，以盡人子之道，候千歲示下。」施公聞言喜道：「將軍果算得在家言孝，在國言忠，可敬可敬！」即吩咐驛宰速辦祭禮，不一刻送來三牲炮燭，奎即用八台總兵官誥，紅頂花翎，坐了坐騎，前面四十名親兵排隊，用盒抬着祭物，向坟塋而去。至午後方回，至施公前銷假。是日宿於行台，夜宴已畢，各自歸寢。施公在上房，正欲寬衣，忽然心神恍惚，渾身猶如火燒，心中一想，什麼原故？古人云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立時禍福。」不如取古書觀看，坐以待旦，想罷，即開箱取出一看，乃是宋朝精忠傳，順手一翻，恰是岳武穆王被奸相秦檜所害，東窗修本，將武穆風波亭絞廢命，此時年方三十九歲。施公看到此處，不禁悽然淚下，口稱：「武穆將軍，你乃是宋室忠良，被秦檜老賊陷害，雖然慘死，得人王封，名垂千古，我施仕倫，自後要比穆將軍萬萬不能，想此時我朝索伯美老賊，比秦檜更甚。」正在嗟嘆，忽然一股冷氣，吹透肌骨，遍體皆寒，桌上銀燈，不明不暗，片刻之間，風平，只聽屋角頂上，微微有聲，口稱：「冤枉，求親王伸冤！」施公一驚，站起身來，剔明燈亮，手執上方

劍，向四週一看，並無形迹，仗劍問道：「何人在此攪擾，速現汝形，或是刺客，或劍俠？」答道：「非也！」施公道：「非刺非俠，你莫不是怪？」答道：「我乃是一名冤鬼！」公問是鬼毛骨悚然，即忙按定心神道：「汝既是鬼，前來尋着本藩何意？」答道：「鬼魂有滿腹含冤，特來向王爺伸訴！」公道：「你是何人何方人氏，不向地方官控告何也？」鬼道：「對頭大了，難以拌動，王爺乃忠正之臣，不懼權貴，判了許多奇案，非王爺不可！」公問是言，心中明白，不知何人來做出喪天害理之事，待我問明，便知分曉。即道：「汝既有滿腹冤苦，可將汝住居何處，姓甚名誰，如何被人謀害，可一一向本藩言明，代爾伸冤。」鬼魂道：「我名索清，在索伯美府中爲奴，與老賊同庚，只賊內通索妃，外結羣奸，久懷謀篡之心，私造王衣王帽，爪金月斧，先是八月中旬，借慶賀刺駕，因聞王爺不久回京，知道那時必有能人同行，恐難下手，豈不成了畫虎不成反累大故，改期七月十五，謀取大清基業，此時小人盡知，心中不悅，不料形之於面，老賊見此情形，尤恐洩漏奸謀，不念主僕同庚同鄉，六十三年之情，將我一劍斬之，小人特來此地，稟明王爺，速回京省，君臣尚有會期，如遲恐江山不保！」訴畢，陰風一起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老賊無有主僕意，怨鬼洩漏謀反情。

且說施公又問道：「爾主既有不臣之事，又與宮內誰人同黨，所造禁物等件，收於何地？再向本藩訴來，不要累及好人，待本藩星夜回京，奏明聖上，請旨去老賊府中，收出各樣憑證，回復上命，拿捉羣奸，以正國法。朝事清後，與你一個追封，你說！」連問數聲，並不聞言語，心中一想，大約去了，叫聲：「索清，你來控告，就該訴完方是你今去了，本藩如何呈奏？若不奏，負爾一片忠心，若奏收不出證據，豈不害了本藩反受老賊之害？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六回 衆親王行台接元帥 馬義士金殿封地仙

却說施公見索清鬼魂前來鳴冤，不得不信，看看天色微明，命施達傳話出去，收拾起程，馬奎劉慶即整頓隊伍，候施公出了行台，前後擁護，離了黃草關，行至午刻，已至八里橋行台扎住，早有本地將佐迎接打恭，方才坐下。施達上前稟道：「啓王爺！今有張相尹王恩王戚王肅王吏兵二部禮部尚書前來迎接。」施公吩咐有請，施達開中門，張相衆王爺尚書同進中門，施公降階相迎，言道：「本藩回京，何敢勞丞相皇兄各位大人遠接。」衆人同道：「理當！」二堂落坐，正是：

恰似久旱逢甘露，猶如撥雲見青天。

且說施公道：「諸公駕至，未曾遠迎，恕罪。」答道：「冒闖行台，尚希原宥！」施公道：「好說了，請問各位現在朝內之事如何？」張相道：「自千歲熱河收妖，二次出朝，不久索娘娘冷宮之事，產生公主，皇上大喜，乃還西宮，因此赦却伯美父子，依就朝中辦事，比從前更甚狠毒，勢耀越大。」公道：「丞相諸公可知道出了新皇帝？」衆人聞言，大吃一驚，向公言道：「千歲遠隔數千里，今日方回，如何知有此事？究係何人弟等皆不知曉。」公道：「不但如此，宮內還有一隻陰山虎。」衆人更爲詫異道：「宮廷禁地，豈有此事？」張相道：「千歲出京數載，又何以知道只些奇異之事？何妨明言其故，以釋羣疑。」公笑道：「我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，衆公不要細問，明日金殿便知。」張相等即起身告辭而去。八里橋守將送來酒宴，劉慶馬奎同施公暢飲，馬奎席上問道：「千歲適才所言新皇帝之事，此話從何地而來？」施公道：「將軍此時休問，明日自有分曉。」宴畢各散，且言馬奎回房，將門關上，正欲寬衣就寢，忽見燈光發彩，房朝上落下一張字帖，檢起燈光下一看，心中不勝之喜，不料我馬奎有如此之事，再等上殿定奪，只見燈光一爆，落於紙上，化成灰燼，此時馬奎難以就寢，恨不得金雞三唱，即刻進京，正是：

心中有事難睡穩，怎能金雞報曉聲？

且說次日天曙，施公起身上了黑驢，帶了馬劉二人，正肅隊伍，進了彭儀門，滿朝文武，在此迎接，回至朝房落坐，都堂太監早至宮內啓奏，此刻皇上正在西宮，聽說施仕倫回朝，又喜又憂，喜的太平回朝，憂的索家父子之事，必有一番呈奏。只見索妃跪在塵埃奏道：「陛下施仕倫回朝，又是君妃割恩斷愛之時了！」皇上用好言安慰，「御妻不必如此，千斤重担，寡人承担。」言畢登輦，臨朝駕坐金殿，今日大朝之期，滿漢文武，各位親王一同上殿，三呼歸班，落坐侍立。張相出班奏道：「施仕倫馬奎劉慶回朝，午門候旨。」皇上下旨：「先宣施仕倫上殿。」張相領旨下殿：「皇上口詔下施仕倫上殿朝參。」施公聞旨，頭戴紅纓涼帽，上安大寶石頂，三眼花翎，身穿五龍盤金花衣，外套黃馬褂，項戴珊瑚朝珠，足穿青緞朝靴，腰懸上方寶劍，手捧朝王象簡，張朋格前面引見，施公一躑一跛，步上品級台，攏於書案，口稱：「施仕倫見駕，願主上千秋。」皇上用目一觀，見施仕倫容顏，雖是滿臉風塵，威嚴更甚從前，即微微抬身，龍爪袍，言道：「皇兄平身，錦墩賜坐。」施公謝恩歸位。皇上道：「皇兄遠征洞庭，平服水寇，代朕分憂，可將戰事細奏朕知。」施公承旨，便把三拿李昌，此賊墜岩而死，尸骨杳無蹤跡，看看洞庭指日克復，又來妖道青雲子馬育師徒，扶助水寇，後蒙敖仙翁收伏，只說太平，又遇荆傷，與我營連戰數陣，用寶傷了六位英雄，兩員將士，生擒四人，臣束手無策，軍師汪廉，命黃豹西天求取日月陰陽旗，喪門地傷旂，佛主發慈悲，命心印佛帶旂臨凡，方把荆傷寶物收了，活捉回營，正欲斬首，忽然插花柳真人來營，與荆傷却言有師徒之分，帶回仙山修煉，方將洞庭勦滅，餘賊俱逃至恆門，故請旨另放元戎，逐一奏明。皇上聞奏大喜，言道：「皇兄真是孤股肱之臣，國之棟樑，皇兄聽封前授一字親王，今日加封並肩王，同掌山河社稷之臣，上殿不拜，無事不朝，每年加俸加祿，在西爾府消閑歲月。」施公謝恩歸坐，又宣劉慶上殿，三呼叩罷，俯伏金塔，加封「九龍提督」，慶謝恩歸班。方詔馬奎朝參，奎原授過提督職銜，此刻奉詔，也未冠誥，光頭常服，隨旨上殿，行至九龍口前，三呼萬歲，口稱：「微臣馬奎見駕。」俯伏在地，天子同兩班文武，各皆駭異，不知馬奎何意，這樣見駕，爲有施

公劉慶見他如此，更加作急。只聽皇上問道：「馬愛卿為何常服見孤，是何情由？」奎奏道：「草毛下臣，前次進宮見駕，大鬧法場，蒙天恩赦宥，此時將臣洞庭之功，以贖前愆，為臣繳爵官誥，不能食王爵祿，保主社稷，伏望皇上開恩。」聖主道：「卿不願受職，莫非想成仙否？」馬奎聞封，忙謝：「龍恩萬歲！」起身向施公劉慶文武一拱，霎時金光四射，馬奎蹤跡不見。不知馬奎向何方而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七回

康熙主憶念忠義士

施親王面奏篡逆臣

却說馬奎不願為官，受了皇上勅封，駕着金光而去。此時劉慶見馬奎不辭而去，大叫：「馬三哥！馬將軍！兄弟結拜，猶如同胞共母，洞庭立功，同保社稷，萬不想今日分手，竟自為仙去了！不知弟兄還有會期之面否？」施公亦望空中，心中亦難割捨，口內嗟嘆，如失手足。兩班文武，亦羨慕馬奎修道。皇上道：「衆卿馬奎討了朕的封贈成地仙，只是孤家無福，却失了忠義之臣，衆卿不必如此羨慕。今日孤設御宴，與施王兄洗塵，一則解憂，大家同飲。」施公奏道：「主上且慢，為臣遠征邊廷，一十三載，未曾清理國政，今得生還，正好料理一二，豈為御宴而回？」皇上道：「皇兄邊廷受苦，此日回京，正宜靜養數月，調和神氣，況朝中無語，乃君臣歡娛之日，改期再議不遲。」公道：「為臣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豈敢苟安偷閑歲月，效那等佞臣所為？古人云：為人不自在，自在豈成人！現在洞庭雖平，餘黨未清，朝出奸佞，內患未除，豈君臣宴樂之時？」主上三思。」天子聞奏，沉吟半晌，口稱：「皇兄有本，與孤奏來。」施公起身奏道：「索娘娘暗害忠良，方才貶入冷宮，為何三番兩次赦出，只是何故？」皇上道：「皇兄不知，因索妃冷宮產一雛鳳，不便調理，故而赦回西宮。」施公道：「主上乃英明之主，念在公主身旁，赦却娘娘，只是母以女貴，那索太師官居原位，他又有何功勞？」皇上道：「因他父兒改邪歸正，皇天不加悔罪之人，因此將他赦却，依然在朝，扶朕江山。」施公微微發笑道：「主上果算有道之君，痛愛功臣，臣還有短本呈奏，這

也是有功之臣。」皇上道：「奏來！」施公道：「今有三國舅索仁，見臣交卸之日，私運糧草，暗濟常和，被臣拿獲斬首，請主定奪。」衆文武聞之大喜，只有伯美父子，兩眼吊淚，敢怒不敢言。皇上也不問實，言道：「此等佞臣，斬之不屈。」公又奏道：「臣在外面，聽說七月十五，新主登基，臣想儲君幼小，不知傳位何人？」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怒，言道：「皇兄此本因何而奏？想孤王在年富之時，亦無退位之理，古語云：天無有二日，一國豈有二君？孤無此旨，皇兄你遠隔邊廷，從何地知曉？」施公道：「主上不知。」向兩班文武道：「衆公可知此事？」一面再問冷眼觀瞧衆文武，皆道：「不知。」惟索家父子，滿臉失顏，行止不安，一言不吐。見施公瞧着他父子，心中不勝惡志，老賊猶恐看出破綻，假裝笑容，撩袍出班，向施公言道：「王爺乃是掌天玉柱，跨海金樑，今又平寇回朝，有功於國，正是千歲治國之時，既知朝中此事，上奏明主，何必指東說西？」想這老賊自己所做之事，難道忘懷，反轉胆大上前追問，因見施公不十分了然，亦因知道，也難收出證據，收之不出，何人敢來質對，故而把話唐突，施公使他不敢執迷，殊不知施公亦因索清鬼魂告訴，未曾明言，王衣王帽，金爪月斧，藏在何地，欲奏明，由恐收之不得，正在兩難之際，見老賊越班強說，故為遮掩，心中大怒：「你諒我不敢明，奏老賊你就錯了！」正是：

來說是非者，必非是非人！

且說施公離了金交椅，手把龍書案，「臣奏主子，所說新皇便是索伯美，久懷不臣之心，私造王衣王帽等禁物，藏在賊府，定於八月十五，因知臣現已奉旨回京，改期七月十五日，刺殺你這昏君，是臣得知此信，不分星夜，先期赴回京城，奏明主上，暗晚防備，使老賊知悔，將各物銷滅，改過自新。老賊不知進退，請主上拿問。」皇上聞奏，同兩班文武大吃一驚，欲知天子如何降旨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八回

並肩王承旨搜府

索太師奉詔書押

却說伯美見施公奏明刺駕之事，慌忙俯伏金塔：「臣奏主上，施仕倫每每與臣不和，被他讒害，今又誑奏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老臣亦參列皇親，豈有違背之理？拿賊拿賊，施仕倫信口亂奏，萬歲作主。」施公亦俯伏奏道：「臣奏陛下，伯美府中有一義僕索清，與他同庚，不離左右，知老賊做此事，乃欺天大逆，好言規勸，老賊忠言逆耳，恐他洩漏此事，將他殺之，以滅其口。主上傳旨，命他帶僕上殿，如有此人，為臣假造謠言，陷害大臣，若無索清義僕，此事不虛，望主上聖裁。」索伯美搶奏道：「為臣有僕索清，係染病身故，念其同庚同鄉，送回蒙古宗瑩安葬，叫臣從那裏帶來見駕？」老賊這一奏，施公同衆文武，情知不虛，各皆點頭，看天子如何定奪。正是分清濁之時，只聽皇上言道：「二卿平身歸班，孤自有分辨。」回頭問張朋格道：「卿為左班首相，有何本奏？」正是：

聰明不過聖天子，難分清濁問宰臣。

且說張相承旨俯伏奏道：「適才索太師所奏索清病故，主上也不管病故見在，均是一件小事；既施親王所奏，私造王衣王帽等件，依為臣想來，太師未必此事，未必施親王得了心疾，說有此事，又未搜出憑證，為臣保奏主上傳旨，將並肩王之職，暫押龍書案上，降為檢查官，去至太師府中搜之，搜查得出，太師全家問斬，搜之不出，施親王滿門皆誅，他們索施二家，當有主上立下花押，以免翻悔。」皇上點首稱善，愛卿歸班，即命施仕倫索伯美二人當殿花押，各書互相掉換，呈上龍案。皇上向施索二家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限期百日，不准挾仇暗害，滿期之日，孤家自有主裁。」張相又奏道：「二家花押，主上不可執掌。」皇上道：「朕貴為天子，掌鴻基，富有四海，鎮華夷，難道不能執掌花押對單？」張相道：「主上休怪為臣，那太師乃與主上是翁婿，施王又是皇親，並且為臣的不能做主，恐招人議論，事出又是血表之親，定必復庇，國法何在？請主上三思。」只一本奏得皇上龍顏大悅，即將花押交與張相，起駕回宮。衆文武朝散，索伯美回至府中，吩咐衆家兒子，三日之後，施仕倫前來，不可輕慢。古語云：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備辦酒宴，好言相勸，將此事罷休，以免後日之患。索義弟兄，唯唯而退不表。且言施

公一班親信之臣，退於朝房，敘禮坐下，張相對施公道：「適纔金殿保奏不恭，千歲海涵。」施公答道：「保奏不差，真不愧左班首相之才。」只見戚親王一旁問道：「妹弟你遠在邊廷，你又如何知道索伯美老賊府中有如此一段大事？怎知索清被老賊殺死？可向我等說明。」施公便把回京夜宿草黃關行台之中，三更時分，索清鬼魂前來鳴冤，控告老賊，將他殺死，因為謀駕之事，先期八月十五見主上召我回京，改期七月十五，原原委委，說個明白。衆人聞聽，大吃一惊，心中皆怪施公此事太無把握，替他耽憂不已，惟張朋格魂魄已失，媿呀一聲，正是：

說出鬼魂鳴冤事，嚇殺忠直畢輔臣。

且說張相問施公道：「千歲可曾問他，各物放在何處？」施公道：「正往下追問，那索清竟自去了。」張相道：「千歲這般說來，恰似水上浮萍，未曾落根，想千歲做事，每每慎謹，為何今番做事，如此恍惚，早知如此，胆敢保奏去搜，豈不自害己身？」施公聞言，大笑不已，口稱：「丞相你胆太小了，常言道得好，己身做事己身當，豈肯連累你身旁；丞相各公，不必憂慮，我施仕倫自有道理。」言畢，各皆拱手而別，不知搜出未曾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十九回 施士倫初搜索府 索伯美巧言奉承

却說施公與各大臣，拱手一拱，施達驢子牽定，伏侍施公上了鞍轡，劉慶排隊前行，施達騎馬隨後，直向圓門園行去。此時正是黃昏之時，衆百姓懸燈結彩，擺設香案，皆言施公是本朝一尊活佛，故而戶戶迎接。行程不久，早至西爾府前府門升炮，兩廊奏樂，施達上前，摻扶下了黑驢，公即上前，手挽劉慶，上了銀安殿，劉慶參拜已畢，施公請劉慶迎賓館住宿，一面命酒宴等候，退入三堂。戚夫人施璧，公子素珠小姐，一同起身迎接，夫妻見禮對坐，公子小姐上前請安，兩旁侍立。夫人道：「請問王爺，太平回朝復旨，天子如何傳詔？今日一家團聚，為何反帶愁容？」施公未曾開言，嘆氣一口，便把金殿之事說明，三日之後，要去索府搜賊，倘若收之不得，如何了息夫人

道：「王爺食君之祿，當思報本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憂愁怎的？」施公道：「夫人之言很善！」又問公子小女：「爾兄妹詩書！」璧應聲道：「多蒙雙親教養！」夫人一口接過道：「王爺你我的兒子施璧，現已補廩了。」施公聞言大喜道：「這是夫人治家有方，教子成名，本藩得內助之賢多矣！」夫人正欲回言，施達上前：「稟王爺宴齊。」公即起身，施璧道：「父王兒要前去，拜會劉將軍。」施公點頭，帶領公子，來至迎賓館，劉慶起身迎接，與公子見禮。見公子神清骨秀，五官相配，不愧忠良之後，將來國家又多一棟樑。施璧看劉慶天庭豐滿，地庫富厚，對面不見兩耳，身軀雄偉，真是一員福將。二人彼此羨慕。三人依序入席，暢飲酒至半酣，公道：「劉將軍後日至索府去了，王府之事，煩將軍照料。」慶說：「何勞王爺囑咐，末將無不盡心，每夜還要至索府暗查。」公道：「有勞將軍了！」回頭叫聲：「璧兒，爲父索府去後，王府外事，可與劉將軍商量，不可自主。」施璧應聲遵命，說畢父子挽手，同進三堂，另擺家宴，直飲至三更方散。次日無書，至第三日清晨，施公梳洗冠帶，早餐已畢，隨帶四十名遼兵，出離王府，劉慶送至園明園城外御街，而別。施公又叮嚀一番，方催動黑驢，一直奔至索府門前，帶定絲轡，施達執帖上前，交與門官，門官口稱：「旂牌老爺少帖！」即進內稟報，不一刻，中門大開，伯美父子，降階相迎，施公將黑驢一帶，四十名遼兵，擁至銀安殿。施公方下驢，一高一矮，上了台階。老賊父子，見公帶遼兵，乘驢由中門直闖銀安殿，心中氣煞，不敢言語，只得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王爺請！」施公也不還禮，答道：「不勞！」步上殿來，老賊父子行禮落坐，滿臉笑容，口稱：「王爺駕至，愚父子未曾遠迎，恕罪。」公道：「誰要你接？」伯美道：「王爺奉旨而來，老夫備有薄酒，請王爺升坐。」公亦不謙，首位坐定，索父子陪坐，公掉頭見施達站在身後，向伯美道：「老賊好不輕慢本藩！」伯美一看，還有旂牌在此，回頭罵道：「狗奴才！旂牌老爺設席何處？」衆人道：「迎賓館。」伯美向施達一看，口稱：「恕罪，請旂牌上席。」達道：「不勞，俺要侍候王爺。」公道：「不必侍候！」達回謝過王爺，各自去了。伯美開言：「老夫有幾句鄙言，王爺喜聽否？」公道：「當言則言，不當言則止。」美道：「千歲你我乃八族

之列，同殿奉君，素來親睦，不知何人造謠？古人云：「殘言敗壞真君子，冷箭射死大丈夫。」千歲莫聽旁言，傷了和氣，老夫並無謀害朝廷之心。」施公道：「老賊花言巧語，難哄本藩，快把私造各物獻出，抄得老賊滿門，方休此事。」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莫非耍搜？」施公道：「奉旨而來，如何不搜？」大叫：「施達走來！」施達帶領遼兵，一擁而至，公命把守前後門，不許一人出入，扭定伯美袍袖，令施達遼兵進內搜尋，不知搜出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回 彭副帥面呈機宜 汪軍師意存觀望

却說殷元帥前命彭華副帥，帶兵至湖南後九門，查探地理，彭華查明，備文書飛報大營，殷帥接得文書，拆開一看，方知「洞庭後九門，隔四十里之遙，有一白虎堂，乃是李昌從前七十二人結拜之所，此地正好安營，廟前十里一山，名曰人頭骨，左有一山青龍嶺，右有一山白虎坡，廟後一山名曰機頭山，此時恆門爲水寇中軍，另分八門，乃休傷驚景異離坤兌，插了招兵旂，夾地連營，稟元帥定奪。」殷變看畢，正欲請汪廉會議，忽然想起施公囑咐之言，誇他們早道之能，本待與汪廉商議，豈不失了本帥面了？況這小丑跳梁，何須要他調兵提將，本帥自主便了。忽見小校報道：「外面來了投軍之人，自稱郭正有，淮安人氏。」田三級黃豹二人聞言大喜，元帥傳令隨旂而進，正有進帳，與元帥打參，又與諸將見禮，上了冊簿，撥與黃豹一營，正是：

昔年分袂各東西，今日團聚正枕機。

且說殷元帥獨行自專，點陳進忠押運糧草先行，東營黃豹田三級郭正有爲頭隊，第二隊穿山甲尙艾，分水蛇程恩，三隊馬奎劉慶回京，單點波浪履烈暴，四隊水裏燕周善，走鋼鞭張雲，五隊牛白川蒲虎紹保，六隊黃天霸左爾普牛三超，七隊岳少保，八隊各營官哨官，九隊殷元帥，帶領各武職十隊汪廉，帶周龍吳虎隨後督隊，十隊人馬，分派已定，到起程之日，漢陽鎮協台李東山，岳州府知府岳仁，卽荊州府江夏縣辰州府永州府黃州府

武昌府襄陽府長沙府各文武將，前來送行，在長亭官廳，彼此落坐。元帥向李東山各府文武官道：「諸公湖北雖則太平，恐有餘匪，本帥去後，諸公還是認真稽查，並且黃龍寺只趕禿驢，也是朝廷之患，如有暴動，即速行文通知本帥，即當調兵征勦。」李東山同各府皆道：「謹遵鈞諭。」言畢起行。正是：

送君千里終須別，跨上驕鞍往上行。

且說殷元帥囑託一番，各自帶領人馬，向湖南而去。不日到了湘潭縣，彭華早帶兵在此迎接，合兵一處，即向大元帥面呈機宜，在此托兵。一日調動人馬，不過四五日，早至白虎廟地，此作為大營，糧草分於左右屯積。尚艾程恩人頭骨山上，彭副帥離白虎廟五里另扎營寨，其餘衆將，或扎山上，或扎平地，各隊皆有分派。惟汪廉後隊，只且不提。汪廉也不言語，帶領周吳二人本部人馬，去機頭山扎營，安排已畢，擺設酒宴，同周吳二人閑談飲酒。周龍言道：「先生元帥自呈其能，必有什麼心意？」吳虎接言道：「他自高自大，我等不如將兵帶回北京，向千歲言明，討個官職，何必在此受氣？」汪廉擺手道：「二位將軍，須要謹言，他既不與出家人相商，你我也不求他，落得清閒自在，暗地多探探子，探聽他的行為調度，有何本領，出家人在此，但將兩眼觀螃蟹，看他橫行到幾時？」再言尚艾程恩，見元帥不用汪廉，心中不悅，備宴相待，衆家英雄過營會議，不一刻衆人皆到，序次入席。黃豹問道：「尚大哥叫弟等何事？」尚道：「有勞各弟賜坐，不為別事，元帥自大，不與軍師同心，弟等有何主見？」牛白川道：「各位賢弟，你我隱坐釣台，不必作忙，看元帥差那一營，那營便去，我看汪二哥之心，兵機扎頭山，不過坐觀成敗而已。」衆人皆道：「不錯。」大家盡歡而散。再表殷元帥次日曉諭各營，一齊免戰高懸，不准私自出戰，違令者斬。一面暗暗與彭華陳進忠探聽後九門虛實，進出道路，再來四面派兵，一網打盡。欲知殷變行兵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一回 搜索府捕風捉影 繳聖命以罪抵功

却說施公自從奉旨搜索賊贓物，一日收尋一次，上至天樓，下至地板，內外前後，皆來尋獲一件，限期已滿，明日如何復命？是晚一人獨對銀燈，忿恨索清：「你這冤鬼，既來訴冤，為甚不指出各物放于何地？以好拿問老賊，與國除害，代爾伸冤，因含糊而坐，正是怨恨，忽聞叩門之聲。」千歲開門來：「施公聽是劉慶，開了房門，慶即一步奔進，將門關好。」公道：「此時將軍二鼓以後，各房緊閉，從何地而來？」慶道：「別人不知，難道千歲不曉？」公道：「莫非借金光來的？」慶道：「不但今夜，每夜皆來私探老奸動靜，各處找尋，並無一點蹤跡，不知王爺有下落否？」公道：「未曾。」慶道：「明日限滿，老賊豈肯干休，難免金殿一死，千歲早作準備。」公道：「將軍不必憂慮，本藩有十二道免死金牌，諒那昏君亦莫如之何，不過貶職罰俸足矣。夜已深了，將軍請回王府，明日早至朝房再見。」劉慶抽身而去。施公閉上房門，也不安宿了，閉目凝神，坐以待旦。這正是：

限期已滿難就枕，坐待五鼓待聖君。

且表伯美次日五鼓，仍擺酒宴，請施公上堂，言道：「千歲在敝府簡慢，望祈原宥，今日限期已滿，並未收出一件違禁之物，此時千歲心願已足，諒然老夫無過，就是壞各物，亦不能深怪千歲，少時面聖之時，把花押當殿燒了，你我依然和好，兩家並無害傷，千歲意下如何？」公道：「老賊休要多言，本藩既未搜出，乃是你父子之福，本藩之禍，你講什麼和好？難道我仕倫怕死不成？」正是：

浩然之氣貫金石，忠心赤胆鎮乾坤。

再表施公命施達侍候，即起身說道：「老賊請了。」隨上黑驢入朝。索家父子滿心歡喜，即忙冠帶坐上青紗，亦向朝房擁去。此刻天已黎明，各王文武皆已畢集，只見施索二家前來，知限期已滿，不知搜着未着？看伯美面容，情知不妙，老賊揚奉舞蹈，命黃門官敲金鐘，請駕臨朝，不過片刻，駕坐武英殿，文武朝參已畢，張朋格戰兢兢，出班奏道：「今有施仕倫索伯美，扭袍面聖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」天子傳詔上殿朝參，父子六人，扭定施公袍袖，上

了九龍口，一同俯伏金塔，將奏摺交與太監，呈上龍案，親目一看，並無王衣王帽謀王之事，損壞玉石屏風，拆去銀安殿，萬歲與老臣作主。皇上覽奏，說道：「索卿父子平身！」老賊等謝恩，歸班落坐，心中好不高興。皇上龍目往品級台一看，見施仕倫端然跪定，叫了聲：「施皇兄！寡人前番勸你，索皇親父子忠正，並無陷害之事，你那時迷而不悟，到而今皇兄有何話說？」施公奏道：「為臣迷竅，未安江山，為臣糊塗，為的社稷，此刻有罪朝廷，還有何說？主上快傳聖旨，將臣取斬，以為忠直者戒。」皇上道：「皇兄不必如此執拗，朕想君臣血表之親，屢次平寇，立下不世之功，既未搜出，兩皆不損，朕與皇兄將功折罪，把此事就此了息，無負朕望。」施公雖跪金塔，候旨問斬，不料皇上痛念功臣，只得將計就計，謝恩歸班。皇上正欲傳旨擺宴，張相出班，將兩家花押，呈上龍案，施公一見，即忙阻擋：「且慢！此花押對單，丞相暫且檢着，本藩還有本奏。」張相聞言，即把花押收入袍袖，歸班而坐。施公起身，口稱：「主上！臣還有短本冒奏天顏，此事雖蒙天恩赦宥，為臣心中尚是不甘。想那府廷比武英殿，更加寬大，所帶四十名遼兵，不敷聽用，為臣搜前，他便移後，你叫為臣如何搜之得出？祈皇上降旨，還要再搜。」只一本奏，得驚天動地，天子啞口無言，不知再搜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十二回 一搜索府張相承保 五人密議白用刺公

却說施公呈奏，要二搜索府，眾文武實在詫異，不知施公有何用意？皇上呆看施公，不言不語，施公再三奏請，皇上無奈，言道：「皇兄豈不成了出乎爾反乎爾？莫言孤殺你不了，不過念你平伏洞庭有功，故而赦却，你還要請旨二搜，此本萬不能准。」施公又奏道：「君不准本，請君殺臣，若不殺臣，速即下旨，如若不然，昏君難以回宮。」早有張相見施公賴奏，想必胸有成見，出班奏道：「皇上若不准本，辜負施仕倫一片忠心。」天子見張相出班，做一個順水推舟，向張相道：「愛卿本奏有理，但雖花押保他二次搜府，搜之得出，殺奸治國，搜之不出，朕不降罪于施仕倫，要拿問愛卿全家，卿如願保，連書花押上來。」張相聞言一呆，正是：

是非只因多開口，斯時欲休難罷休。

且表張相俯伏金塔，「臣甘愿書押承保，若有不測，主上依律問罪。」便把保奏花押呈交聖上執掌，皇上方肯降旨：「施皇兄二搜索府，增加遼兵八十名，除索府內室之外，任隨檢察，不得阻擋，乃限期百日。」傳旨已畢，退回後宮，文武朝散各回。伯美父子見施公請旨再搜，心中暗笑不已，回府等施仕倫前來，再聽下落。且言施公與一班忠臣，至朝房暫坐，張相道：「千歲請旨二次搜查，定有什麼把柄？」公道：「並無把柄，不過心中疑惑，此次再搜不出，方能斷了此念。」張相道：「千歲屢次行險，此刻猶如水流三秋，不能回頭了，今番須要着意留心，方免後悔。」公道：「自然在意，總不能連累丞相。」說畢拱手而別。施公回至府中，進了二堂，夫人兒女接着一同坐下，便把索府金殿之事，二次請旨再搜，張相保奏，一一說明。夫人聞言，又喜又驚，喜的天子有了恩，憂的二次搜之不出，恐皇上不能赦免，只得用好言安慰。施公點首出外，與劉慶飲酒，又囑咐一番，方回上房安息。一夜無書，次日起身沐浴，公即出了二堂，上了黑驢，前面八十名遼兵擺隊，施達騎馬後隨，不多一刻，早至索府。伯美父子，仍然依禮相待，找了一月，仍然子虛。施公日夜不安，刻刻憂慮不表。再言伯美父子，暗自商議：這醜鬼屢次欺人，爾弟兄有何良謀？眾人道：「依兒等之見，不如把這匹夫殺却，替三位兄長報仇，一人抵三命，也不為過。」伯美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又命何人行刺此賊？」索義道：「不如請地字號標客晉白用前去。」美道：「甚好！」即命索祿相請，頃刻之間，晉白用來至銀安殿，頂禮落坐。伯美便把心事，向他言明白，用滿口應承，候今晚三更行刺不表。再說施公在索府一月有餘，心中失悔，不該請旨再搜，若到限期，依然無有證據搜出，我又如何復命？未必昏君還能寬恕？縱然不問斬罪，從輕發落，那老賊父子豈肯干休？况我現住他府，倘伊父子起心陷害，暗地命人行刺，我又難防備。噯！只是我性情拘上，不懼生死，凡事皆要干涉，自惹其災，怪得誰人正是：

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爲強出頭。

且說施公正在自嘆自嗟之時，劉慶早至索府，各處尋找一遍，來至客房，耳聽愁恨之聲，英雄亦代施公嘆息。方欲舉步，忽見一股黑氣，嗖的一聲，向客房梁上滾進內面去了。劉慶一驚，大奔一步，上了台階，用舌舐破窗紙，向內一看，見施公身後不遠，站一道裝之人，手提白亮亮鋼刀一柄，劉慶心中疑惑，你說他前來刺殺，因何站立不動？你說保護千歲，何爲不上前會面？只是什麼原故？我不如在此瞧看，你如有歹意，我自主意殺他，怕他何來。即屏氣息聲，目不轉睛瞧看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